## 张爱玲文集卷三

张爱玲

编者 金宏达 于青

学习测试文档,不得用于商业目的, 谢绝从事电子书商业活动的网站转载。

张爱玲文集第三卷 编者 金宏达 于青

等 桂花蒸 阿小悲秋 留情 鸿鸾禧

相见欢 色·戒

五四遗事

编者前言

金宏达

张爱玲是成名于本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的一位女作家,五十年代初移居国外。多年来,她的作品,不甚为国内读者所知,而在海外华人读者中,则有大批为之倾倒的"张迷"。

八十年代以来,介绍、研究张爱玲的文章时见于 国内报刊,张爱玲的作品也重新印行,她又引起了国 内读者的注意。

张爱玲的成名作——《传奇》与《流言》, 也是 她的代表作,属于中国现代文学范围。

要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应当了解张爱玲的创作。

张爱玲一九二一年出生于上海。她的家庭门第曾颇煊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著名"清流派"人物,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后又被李鸿章招为女婿。其父是典型的遗少,旧习气既深,性情又甚坏,而其母则颇受西方文化薰染,几度与小姑联袂赴法,伉俪二人不和,终至离异。不久,其父又娶后母。张爱玲自童年时代起,就生活在这样一种家庭氛围之中。

透过封建家庭的衰败、腐朽的景况,她对古老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有了较深切的体认,世态人情的悲凉,生存的无奈与哀伤,也深深浸润了她的心灵,对她日后的创作影响甚大。

另一方面,置身于这样的家庭,张爱玲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的陶冶(古典文学的训练,以及传统文化风习的耳濡目染——包括封建家庭的礼仪、习俗、服饰、器物等,在《金锁记》等作品中,可以看到她是何等熟稔!),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自小即在中西文化

方面打下了较宽厚的底子。从收入《流言》的许多文章中,随处可见她对诗、小说、电影、美术、音乐、舞蹈和中国戏曲,均有较高的鉴赏力、感受力,和丰富、活泼的知识。她很早就爱画画,也学过音乐,尝试写过各种类型的小说。关于这方面情况,可参看她的《天才梦》一文。她在这篇自叙传一开头就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她的这份天才终于在文学上得到充分的发展。

张爱玲中学就读于圣玛利亚女校,在这里,她首次在校刊《国光》上发表习作:小说《牛》、历史小说《霸王别姬》,以及一些书评,其文思、笔致、才情,令人瞩目。

经过一段刻苦学习,她考上伦敦大学,受阻于战争,未能到英国,而进了香港大学。在那里,她遇到许多外国学生和华侨商人,这些人物后来都成为她的小说的描写对象。一九四二年,又因战事返回上海,开始了文学生涯。

## 其文学生涯,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 是张爱玲成名的时期,也是她创作上收获最丰的时 期。从《沉香屑》第一炉香》发表后,她的一系列小 说和散文就在《紫罗兰》、《杂志》、《万象》、《天地》、 《小天地》、《苦竹》、《古今》等刊物上陆续面世。到 一九四四年九月,小说结集为《传奇》出版,共收小 说十篇(《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沉 香屑 第一炉香》、《沉香屑 第二炉香》、《琉璃瓦》、 《心经》、《年青的时候》、《花凋》、《封锁》),凡二十 四万字。一九四五年初散文集《流言》出版,共收散 文三十篇 ,大约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以前刊出的散文均 收在其中(略有遗漏)。一九四七年《传奇》增订本 出版 , 增收《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 《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国的日夜》,共五十万字, 均为一九四五年以内的创作。另外,这一时期还有两 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连环套》与《创世纪》。

关于这些作品的特色,下文谈到海内外研究情况 时将予介绍,这里值得提出的是:1。

这一时期,张爱玲初登文坛,崭露头角,引起关注和惊异程度甚高,曾被人目为"奇迹",因而名噪一时。2。这一时期也是作家张爱玲的主要创作时期,时间虽短,产量颇高,且大都较精粹,而其时她才二十出头年纪,在文学史上诚属少见。3。张爱玲不仅在创作上有自己独特的路数,而且对各种文学体裁的驾驭,都颇具功力,不仅小说写得好,散文也写得好;小说中也不只是写短篇小说,《传奇》中相当一部分作品从规模看已是中篇,另外她也着手写长篇,充分展示了她作为小说家的才能。

(二)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至全国解放初期(一九五二年张爱玲出国之前)。这一时期,中国大地上正发生地覆天翻的历史性变迁,张爱玲的创作不再引起注意,然而,她也并未辍笔,甚至还可以说相当勤奋。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十八春》,中篇小说《小艾》、《多少恨》(据电影剧本《不了情》改写),

散文《华丽缘》, 电影剧本《不了情》、《南北和》、《太太万岁》以及其它一些作品等。

由于张爱玲自己创作起点较高,这一时期作品无明显突破,但若认为她的起点即是终点,似可商榷,因为这一时期的创作表明,她是有若干进展的,例如,以往她主要写作中、短篇小说,《连环套》等长篇小说创作中途夭折,《十八春》则是她第一个完整的长篇小说,此外,她还着手于电影剧本的创作。又如,《十八春》、《小艾》等作品均可见当时进步潮流的某种影响,一面加强了对旧中国黑暗的揭露,一面也借人物的命运转捩,展现了新生活的曙光,虽然这种影响后来又为她否定,但在创作上毕竟客观存在过。

(三)一九五二年去香港后至六十年代到美国定居前。在香港美国新闻处工作期间,她写了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小说,虽也被海外某些评论者揄扬有加,无论作者,还是评论者,文字中都无可否认地带有明显的政治偏见,用以观察、表现、评价解放初期中国社会生活,必然与真实相忤。而与真实相忤的作品,其价值就值得怀疑。此间也偶

有其它创作,如《五四遗事》(一九五七年),虽是短篇,却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感,文字也由绚丽归于平淡。 从总的方面看,她在创作上已渐呈罢手之势,是由于源泉枯竭,抑心境转换,尚不得而详。

(四)六十年代到美国定居至今。这一时期可称之为张爱玲创作活动的后期,其文学工作颇有"善后"的特点,先后将旧作《十八春》改写成《半生缘》(后改名为《惘然记》)

,将《金锁记》改写成《怨女》,出版了网罗旧作的《张看》与《惘然记》二书,也有一些小说、散文新作,如《色。戒》、《谈读书》、《谈读书后记》、《忆胡适之》等,但数量甚少。另一方面,重点似已转移至学术研究与翻译。一九七七年,二十万字的《红楼梦魇》出版,内收"五详"《红楼梦》论文,是一部对《红楼梦》做精深研究的书,显示了她长期致力于此的造诣。她除从事一些英译汉的工作外,又将清代小说《海上花列传》译成英文。

张爱玲在美国深居简出,杜门谢客,她的情况也很少为人所知。

张爱玲甫登文坛其创作就不同凡响。这样的作家 不可能不引起评论界的关注,和研究者持久的兴趣。 这里,拟简要介绍一些对张爱玲创作的主要评价,以 资参考。

一九四四年发表的署名"迅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系著名翻译家傅雷的手笔。此文至今在张爱玲研究中仍是很有分量的一篇。它首先从回顾当时文坛的缺陷角度,肯定了张爱玲的成就,称赞《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在这篇作品中,情欲得到了深刻的勾勒,其作用亦显得很重要,主角曹七巧的悲剧令人感到惆怅和悲哀。"结构,节奏,色彩,在这件作品里不用说有了最幸运的成就。"在心理分析方面,张爱玲善于"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人物"每一个举动,每一缕思维,每一段对话,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每

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使在没有动作没有言语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 又说:"新旧文学的糅和,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 里正是恰到好处。……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 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像在 这篇里那样的尽其效用。"文章还对《连环套》予以 严肃批评,并指出张爱玲创作题材偏窄,局限于男女 间的事情,同时又有一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情调"。

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在这里值得一提,它不 仅是对傅雷的批评的回应,而且由于其中阐明了她的 审美观点与创作见解,对评价其作品相当重要。在这 篇文章中,她宣称自己喜欢有更深长的问味的"苍 凉",喜欢像"葱绿配桃红"的"参差的对照","不 喜欢采取善与恶 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 的写法",不那么强调主题,而是"让故事自身给它 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也不把虑 伪与直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 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直实,浮华之中有素朴"。 她虽然喜欢素朴,却"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 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文章虽或过于华靡, 心所向往的还是海水一般"饱蓄着洪涛大浪的气象"。 虽然"只是写男女间的小事情",却是意在写出人性的素朴与放恣,并有意于"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 要了解她的凄迷、惝\*w的小说世界,不可不细读她的这篇文章。

海外兴起"张爱玲热",与夏志清在《中国现代 小说史》中为她辟专童,并给予极高评价直接有关。 夏氏称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称《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说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牛乐趣的襟怀,可 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 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 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 物"。张爱玲创作的特色包括:(一)意象繁复、丰富, "《传奇》里所描写的世界,上起清末,下讫中日战 争:这世界里面的房屋、家具、服装等等,都整齐而 完备。她的视觉的想象,有时候可以达到济慈那样华 丽的程度。"(二)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三)处理人 情风俗十分熟练,对人的性格揭示深刻,"对于人和

人之间的微妙复杂的关系,把握得也十分稳定"。一 方面受弗洛依德和西洋小说的影响,心理描写细腻, 日能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得 益于旧小说,对白圆熟,和摸透了中国人的脾气。"《传 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 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 夏志清还指出,"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 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 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在她的若干作 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 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巧妙的融合,使得这些 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

在夏志清评论之后,海外研究张爱玲的论著出了不少。一部分致力于对张爱玲作品进行深入探究与赏析,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水晶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一书中所收论文,如在《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中,他分析张爱玲对意象娴熟而巧妙的运用,为读者打开了观看张爱玲小说世界的又一视境。《试论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神话结构》虽为大胆的假想分析,却也别具只眼,富有新意,开掘出了作品中形象意蕴的繁

复层面。《潜望镜下一男性——我读红白玫瑰》一文对《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人物心理描写更是有精彩的解析,以郁达夫的不足作对照,或有扬此抑彼之嫌,但听水晶细细道来,使人对张爱玲洞察人物心理之深与表现技巧之高,不能不佩服。水晶的评论,能引起读者对张爱玲作品更为浓厚的兴趣。还有一些研究论著评析了以往评论中较少谈到的作品,以及张爱玲的近作,扩大了对张爱玲的了解。

另一部分则是对张爱玲创作有不同看法,并展开了交锋。

对张爱玲创作持批评态度的评论者可以唐文标为代表。唐文标认为张爱玲是一个"活在新时代中的租界上海的旧作家",是"没落的上海世界的最好和最后的代言人"。在《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早期小说长论》一文中,他从张爱玲的小说世界及其构建的角度,指出张爱玲的世界是荒凉的,"死"的,里面的人物也都在走着死亡的路,"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在他看来,这都是与时代脱节的,而且缺乏积极的社会作用。唐文标与一些持

相同意见的人都认为张爱玲创作题材狭窄,人物平凡,有趣味主义倾向。

唐文标等人的意见遭到朱西宁等人的猛烈抨击, 被认为是"题材决定论"和狭隘功利主义。

对具体作品评价也有见仁见智,看法各异的,例如,有人对《怨女》和《金锁记》进行比较,认为《怨女》在情节上,欠缺《金锁记》那种复杂与深入,也缺乏深度和严谨的结构(王拓:《〈怨女〉和〈金锁记〉的比较》)。也有人认为,《怨女》削除了女主角的女儿,减低了悲剧的力量;但在结构和文字表现方面,《怨女》处处胜过《金锁记》(李元贞:《文学论评一一古典与现代》)。

应该指出,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虽然也喜爱张爱玲的作品,赞同对张爱玲的小说成就及其创作才能予以较高评价,却不同意盲目推崇,这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

国内对张爱玲的介绍和研究,是从八十年代初再度开始的,张葆莘的《张爱玲传奇》(《文汇月刊》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和柯灵的《遥寄张爱玲》(《读书》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以散文的笔调介绍了张爱玲的牛平与创作,特别 是后一篇,作者以张爱玲老友与历史见证人身份,夹 叙夹议,写来真情动人,评品允当。 陆续发布的研究 文章,有的看重张爱玲独特的艺术表现领域,认为: "她的作品对沪港畸形社会及其历史渊源的探索,很 能体现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独特的一角,一定 程度地把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的 **媾合所缔造的文化畸形儿的特点作了传神的勾勒。这** —幅幅旧中国的社会风情画及其道德性极强的主题 .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较少为人涉及 因而有其不容 忽视的价值。"(丁尔纲:《"龙"的生活与"龙"的艺 术——读张爱玲的〈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九八 五年第四期)。也有的看重她"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 义的某些表现手法和特点溶于一炉,把小说写得华美 而又悲哀,富丽而又苍凉;充满缤纷的意象和朦胧的暗示,而又力求作真实、精细的刻绘;强调启示和联想,而又不摒弃传统小说的路数",走的是一条"中西合璧"的道路,对小说艺术形式的创新,对小说的现代化和民族化会有启发。(金宏达:《张爱玲短篇小说选。前言》)还有人感兴趣的是:"一方面,是小说十足的'现代气息',在她精心营构的艺术世界里所展示的地道文化人意识实现了对以往小说镜子般反映生活模式的超越,……

另一方面,却是小说的平民化表现。"(王嘉良:《贵族艺术的平民化表现》,《天津社会科学》一九九。年第一期)。也还有些研究文章试图从不同角度切入张爱玲的创作,如从作为创作主体的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对创作的影响来理解她的作品(宋家宏:《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创作》,《文学评论》一九八八年第一期),对张爱玲的作品与《红楼梦》作具体的比较研究(吕启祥:《〈金锁记〉与〈红楼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九八七年第一期),以及从女性文学演进的角度阐述张爱玲作品的思想内涵(于

青:《女奴时代的谢幕》,《安徽教育学院学报》一九九一年第二期)。

所有这些研究都显示,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是有着 众多幽丽、迷人的景观值得发现和欣赏的。

 $\equiv$ 

关于张爱玲著作出版情况:《传奇》最早于一九四四年九月由上海杂志社出版,同月再版,加上一篇序言。《传奇》增订本一九四七年由上海山河图书公司出版。《流言》则于一九四五年由中国科学公司出版。《十八春》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由上海亦报社出单行本。一九五四年,《传奇》在香港由天风出版社出版,改名为《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依一九四七年版印,加一篇再版序。另外,《秧歌》与《赤地之恋》,也在香港出版英文本和中文本。

一九六八年,台北皇冠出版社重印和新印张氏作品:《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流言》、《秧歌》、《怨女》、《半生缘》、《赤地之恋》。一九七六年,《张看》由皇

冠出版社出版,内收《连环套》、《创世纪》、《姑姑语录》、《忆胡适之》、《谈看书》、《谈看书后记》、《论写作》、《天才梦》,另有自序一篇。一九七七年,皇冠出版社出版《红楼梦魇》,一九八三年,又出版《惘然记》,内收旧作小说及《五四遗事》和《色。戒》(《惘然记》系《半生缘》改名)等。

近年来,国内主要有上海书店影印旧版《传奇》、 《流言》发行,也有一些出版社出了不同的选本。

由于特殊的历史情况,虽然张爱玲本人尚在世,其旧作亦需进行发掘,台湾唐文标教授钩沉辑供,用力甚勤,先后出版了《张爱玲卷》、《张爱玲资料大全集》,收集了张爱玲许多旧作佚文,以及与张爱玲有关的资料,有助于人们了解张爱玲文学生涯的全貌。近来国内又有陈子善同志陆续发现张爱玲的一些旧作,如中篇小说《小艾》及短篇小说《牛》、《霸王别姬》等。

本文集就是在张爱玲的旧作佚文不断发现的基础上进行编辑的,目的在于帮助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

及其它。打散了以往各书的编排,以往旧作佚文补入, 且对体裁作较合理的划分,一般以三万字左右定为中篇,十万字以上定为长篇,均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 以见其创作轨迹。本文集主收张爱玲在国内期间的创作,故其学术论著如《红楼梦魇》、校注、译文等均不收入,其在海外的创作少量酌收,其它大都作存目处理。

张爱玲的创作。全集分四卷,第一卷是短篇小说,第 二卷是中篇小说,第三卷是长篇小说,第四卷是散文

这种编辑方式仅为尝试,错误之处,敬希指正。

一九九一年元月

禄兴衔着旱烟管, 叉着腰站在门口。雨才停,屋顶上的湿茅草亮晶晶地在滴水。地下,高高低低的黄泥潭子, 汪着绿水。水心里疏疏几根狗尾草, 随着水涡, 轻轻摇着浅栗色的穗子。迎面吹来的风, 仍然是冰凉地从鼻尖擦过, 不过似乎比冬天多了一点青草香。

禄兴在板门上磕了磕烟灰,紧了一紧束腰的带子,向牛栏走去。在那边,初晴的稀薄的太阳穿过栅栏,在泥地上匀铺着长方形的影和光,两只瘦怯怯的小黄鸡抖着粘湿的翅膀,走来走去啄食吃,牛栏里面,积灰尘的空水槽寂寞地躺着,上面铺了一层纸,晒着干菜。角落里,干草屑还存在。栅栏有一面磨擦得发白,那是从前牛吃饱了草颈项发痒时磨的。禄兴轻轻地把手放在磨坏的栅栏上,抚摸着粗糙的木头,鼻梁上一缕辛酸味慢慢向上爬,堵住了咽喉,泪水泛满了眼睛。

他吃了一惊——听见背后粗重的呼吸声,当他回头去看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禄兴娘子已经立在他身后,一样也在直瞪瞪望着空的牛栏,头发被风吹得稀乱,下巴颏微微发抖,泪珠在眼里乱转。他不响,她也不响,然而他们各人心里的话大家看得雪亮。

瘦怯怯的小鸡在狗尾草窝里簌簌踏过,四下里静得很。太阳晒到干菜上,随风飘出一种温和的臭味。

"到底打定主意怎样?"她兜起蓝围裙来揩眼。

".....不怎样。"

"不怎样!眼见就要立春了,家家牵了牛上田, 我们的牛呢?"

"明天我上三婶娘家去借,去借!"他不耐烦地 将烟管托托敲着栏。 "是的,说白话倒容易!三婶娘同我们本是好亲好邻的,去年人家来借几升米,你不肯,现在反过来求人,人家倒肯?"

他的不耐烦显然是增进了,越恨她揭他这个忏悔过的痛疮,她偏要揭。说起来原该怪他自己得罪了一向好说话的三婶娘,然而她竟捉住了这个屡次作嘲讽的把柄——"明天找蒋天贵去!"他背过身去,表示不愿意多搭话,然而她仿佛永远不能将他的答复认为满足似的——"天贵娘子当众说过的,要借牛,先付租钱。"

他垂下眼去,弯腰把小鸡捉在手中,翻来覆去验看它突出的肋骨和细瘦的腿;小鸡在他的掌心里吱吱地叫。

"不,不!"她激动地喊着,她已经领会到他无言的暗示了。她这时似乎显得比平时更苍老一点,虽然她只是三十岁才满的人,她那棕色的柔驯的眼睛,用那种惊惶和恳求的眼色看着他,"这一趟我无论如何不答应了!天哪!先是我那牛……我那牛……活活

给人牵去了,又是银簪子……又该轮到这两只小鸡了!你一个男子汉,只会打算我的东西——我问你,小鸡是谁忍冻忍饿省下钱来买的?我问你哪——"她完全失掉了自制力,把蓝布围裙蒙着脸哭起来。

"闹着要借牛也是你,舍不得鸡也是你!"禄兴 背过脸去吸烟,拈了一块干菜在手里,嗅了嗅,仍旧 放在水槽上。

"就我一人舍不得——"她从禄兴肩膀后面竭力地把脸伸过来。"你——你大气,你把房子送人也舍得!我才犯不着呢!

何苦来,吃辛吃苦为人家把家握产,只落得这一句话!皇天在上头——先抢走我那牛,又是银簪子,又该轮到鸡了!依你的意思,不如拿把刀来记我身上肉一片片剁下去送人倒干净!省得下次又出新花样!

禄兴不做声,抬起头来望着黄泥墙头上淡淡的斜阳影子,他知道女人的话是不必认真的,不到太阳落

山她就会软化起来。到底借牛是正经事——不耕田, 难道活等饿死吗?这个,她虽然是女人,也懂得的。

黄黄的月亮斜挂在茅屋烟囱口上,湿茅草照成一片清冷的白色。烟囱里正蓬蓬地冒炊烟,薰得月色迷迷镑镑,鸡已经关在笼里了,低低地,吱吱咯咯叫着。

茅屋里门半开着,漏出一线桔红的油灯光,一个高大的人影站在门口把整个的门全塞满了,那是禄兴,叉着腰在吸旱烟,他在想,明天,同样的晚上,少了鸡群吱吱咯咯的叫声,该是多么寂寞的一晚啊!

后天的早上,鸡没有叫,禄兴娘子就起身把灶上点了火,禄兴跟着也起身,吃了一顿热气蓬蓬的煨南瓜,把红布缚了两只鸡的脚,倒提在手里,兴兴头头向蒋家走去。

黎明的天上才漏出美丽的雨过天青色,树枝才喷绿芽,露珠亮晶晶地,一碰洒人一身。

树丛中露出一个个圆圆的土馒头,牵牛花缠绕着 坟尖,把它那粉紫色的小喇叭直伸进暴露在黄泥外的 破烂棺材里去。一个个牵了牛扛了锄头的人唱着歌经 过它们。

蒋家的牛是一只雄伟漂亮的黑水牛,温柔的大眼睛在两只壮健的牛角的阴影下斜瞟着陌生的禄兴,在禄兴的眼里,它是一个极尊贵的王子,值得牺牲十只鸡的,虽然它颈项上的皮被轭圈磨得稀烂。他俨然感到自己是王子的护卫统领,一种新的喜悦和骄傲充塞了他的心,使他一路上高声吹着口哨。

到了目的地的时候,放牛的孩子负着主人的使命再三叮咛他,又立在一边监视他为牛架上犁耙,然后离开了他们。他开始赶牛了。然而,牛似乎有意开玩笑,才走了三步便身子一沉,伏在地上不肯起来,任凭他用尽了种种手段,它只在那粗牛角的阴影下狡猾地斜睨着他。太阳光热热地照在他棉袄上,使他浑身都出了汗。远处的田埂上,农人顺利地赶着牛,唱着歌,在他的焦躁的心头掠过时都带有一种讥嘲的滋味。

"杂种畜牲!欺负你老子,单单欺负你老子!" 他焦躁地骂,刷地抽了它一鞭子。"你——你——你 杂种的畜牲,还敢欺负你老子不敢?"

牛的瞳仁突然放大了,翻着眼望他,鼻孔涨大了,嘘嘘地吐着气,它那么慢慢地,威严地站了起来,使禄兴很迅速地嗅着了空气中的危机。一种剧烈的恐怖的阴影突然落到他的心头。他一斜身躲过那两只向他冲来的巨角,很快地躺下地去和身一滚,骨碌碌直滚下斜坡的田陇去。一面滚,他一面听见那涨大的牛鼻孔里咻咻的喘息声,觉得那一双狰狞的大眼睛越逼越近,越近越大——和车轮一样大,后来他觉得一阵刀刺似的剧痛,又咸又腥的血流进口腔里去——他失去了知觉,耳边似乎远远地听见牛的咻咻声和众人的喧嚷声。

又是一个黄昏的时候,禄兴娘子披麻戴孝,送着一个两人抬的黑棺材出门。她再三把脸贴在冰凉的棺材板上,用她披散的乱发揉擦着半干的封漆。她那柔

驯的战抖的棕色大眼睛里面塞满了眼泪;她低低地用 打颤的声音告诉:

"先是……先是我那牛……我那会吃会做的壮牛……活活给牵走了……银簪子……陪嫁的九成银,亮晶晶的银簪子……接着是我的鸡……还有你……还有你也给人抬去了……"她哭得打噎——她觉得她一生中遇到的可恋的东西都长了翅膀在凉润的晚风中渐渐地飞去。

黄黄的月亮斜挂在烟囱,被炊烟薰得迷迷镑镑,牵牛花在乱坟堆里张开粉紫的小喇叭,狗尾草簌簌地摇着栗色的穗子。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生命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啊!

(一九三六年)

## 霸王别姬

夜风丝溜溜地吹过,把帐篷顶上的帅字旗吹得豁 喇喇乱卷。

在帐篷里,一支红蜡烛,烛油淋淋漓漓地淌下来, 淌满了古铜高柄烛台的浮雕的碟子。

在淡青色的火焰中,一股一股乳白色的含着稀薄的呛人的臭味的烟袅袅上升。项羽,那驰名天下的江东叛军领袖,巍然地跽在虎皮毯上,腰略向前俯,用左肘撑着膝盖,右手握着一块蘸了漆的木片,在一方素帛上沙沙地画着。他有一张粗线条的脸庞,皮肤微黑,阔大,坚毅的方下巴。那高傲的薄薄的嘴唇紧紧抿着,从嘴角的微涡起,两条疲倦的皱纹深深地切过两腮,一直延长到下颔。他那黝黑的眼睛,虽然轻轻蒙上了一层忧郁的纱,但当他抬起脸来的时候,那乌黑的大眼睛里却跳出了只有孩子的天真的眼睛里才有的焰焰的火花。

"米九石,玉蜀黍八袋,杂粮十袋。虞姬!"他转过脸向那静静地立在帷帐前拭抹着佩剑上的血渍的虞姬,他眼睛里爆裂的火花照亮了她的正在帐帷的阴影中的脸。"是的,我们还能够支持两天。我们那些江东子弟兵是顶聪明的。虽然垓下这贫瘠的小土堆没有丰富的食料可寻,他们会网麻雀,也会掘起地下的蚯蚓。让我看——从垓下到渭州大约要一天,从渭州到颍城,如果换一匹新马的话,一天半也许可以赶到了。

两天半……虞姬,三天之后,我们江东的屯兵会 来解围的。"

"一定,一定会来解围的。" 虞姬用团扇轻轻赶散了蜡烛上的青烟。"大王,我们只有一千人,他们却有十万……"

"啊,他们号称十万,然而今天经我们痛痛快快一阵大杀,据我估计,决不会超过七万五的数目了。" 他伸了个懒腰。 "今天这一阵厮杀,无论如何,总挫了他们一点锐气。我猜他们这两天不敢冲上来挑战了。——哦,想起来了,你吩咐过军曹预备滚木和擂石了没有?"

"大王倦了,先休息一会吧,一切已经照您所嘱咐的做去了。"

她依照着每晚固定的工作做去。侍候他睡了之后,就披上一件斗篷,一只手拿了烛台,另一只手护住了烛光,悄悄地出了帐篷。

夜是静静的,在迷镑的薄雾中,小小的淡白色的篷帐缀遍了这土坡,在帐子缝里漏出一点一点的火光,正像夏夜里遍山开满的红心白瓣的野豆花一般。战马呜呜悲啸的声音卷在风里远远传过来,守夜人一下一下敲着更,绕着营盘用单调的步伐走着。

虞姬裹紧了斗篷,把宽大的袖口遮住了那一点烛光,防它被风吹灭了。在黑暗中,守兵的长矛闪闪地发出微光。马粪的气味,血腥,干草香,静静地在清澄的夜的空气中飘荡。

她停在一座营帐前,细听里面的声音。

两个兵士赌骰子,用他们明天的军粮打赌,一个梦呓的老军呢喃地描画他家乡的香稻米的滋味。

虞姬轻轻地离开了他们。

她第二次停住的地方是在前线的木栅栏前面。杂乱地,斜坡上堆满了砍下来的树根,木椿,沙袋,石块,粘土。哨兵擎着蛇矛来往踱着,红灯笼在残破的雉堞的缺口里摇晃着,把半边天都染上一层淡淡的红光。她小心地吹熄了蜡烛,把手弯支在木栅栏上,向山下望过去;那一点一点密密猛猛的火光,闪闪烁烁,多得如同夏天草窝里的萤火虫——那就是汉王与他所招集的四方诸侯的十万雄兵云屯雨集的大营。

虞姬托着腮凝想着。冷冷的风迎面吹来,把她肩 上的飘带吹得瑟瑟乱颤。

她突然觉得冷,又觉得空虚,正像每一次她离开 了项王的感觉一样。如果他是那炽热的,充满了烨烨 的光彩,喷出耀眼欲花的ambition的火焰的 太阳,她便是那承受着,反射着他的光和力的月亮。 她像影子一般地跟随他,经过漆黑的暴风雨之夜,经 过战场上非人的恐怖, 也经过饥饿, 疲劳, 颠沛, 永 风似地驰过的时候,江东的八千子弟总能够看到后面 跟随着虞姬,那苍白,微笑的女人,紧紧控着马缰绳, 淡绯色的织锦斗篷在风中鼓荡。十余年来,她以他的 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 苦为她的痛苦。然而,每逢他睡了,她独自掌了蜡烛 出来巡营的时候,她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来了。她怀 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他活着,为了他的壮志而活着。他知道怎样运用他的佩刀,他的长矛,和他的江东子弟去获得他的皇冕。然而她呢?她仅仅是他的高吭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渐渐轻下去,轻下去,终于死寂了。如果他的壮志成功的话——远远地,在山下汉军的营盘里一个哨兵低低地吹起画角来,那幽幽的,凄楚的

角声,单调、笨拙,然而却充满了沙场上的哀愁的角声,在澄静的夜空底下回荡着。天上的一颗大星渐渐地暗了下去。她觉得一颗滚热的泪珠落在她自己的手背上。

——啊,假如他成功了的话,她得到些什么呢? 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 禁的处分。她将穿上宫妆,整日关在昭华殿的阴沉古 黯的房子里,领略窗子外面的月色,花香,和窗子里 面的寂寞。她要老了,于是他厌倦了她,于是其他的 数不清的灿烂的流星飞进他和她享有的天宇,隔绝了 她十余年来沐浴着的阳光。她不再反射他照在她身上 的光辉,她成了一个被蚀的明月,阴暗、忧愁、郁结, 发狂。当她结束了她这为了他而活着的生命的时候, 他们会送给她一个"端淑贵妃"或"贤穆贵妃"的谥 号,一只锦绣装裹的沉香木棺椁,和三四个殉葬的奴 隶。这就是她的牛命的冠冕。

她又厌恶又惧怕她自己的思想。

"不,不,我今晚想得太多了!捺住它,快些捺住我的思潮!"她低下了头,握住拳头,指甲深深地掐到肉里去,她那小小的,尖下颏的脸发青而且微颤像风中的杏叶。"回去吧!

只要看一看他的熟睡的脸,也许我就不会再胡思 乱想了。"

她拿起蜡烛台,招呼近旁的哨兵过来用他的灯笼点亮了她的蜡烛。正当她兜紧了风帔和斗篷预备转身的时候,她突然停住了。

从山脚下的敌兵的营垒里传出低低的,幽闲的,懒洋洋的唱小调的歌声。很远,很远,咬字也不大清晰,然而,风正朝山上吹,听得清清楚楚的楚国乡村中流行的民歌《罗敷姐》。

先是只有一只颤抖的,孤零的喉咙在唱,但,也 许是士兵的怀乡症被淡淡的月色勾了上来了吧,四面 的营盘里都合唱起来了。《罗敷姐》唱完了,一阵低 低的喧笑,接着又唱起《哭长城》来。 虞姬木然站着,她先是略略有些惶惑。

"他们常唱这个么?"她问那替她燃蜡烛的哨兵。

"是的,"那老兵在灯笼底下霎了霎眼,微微笑着。"我们都有些不信那班北方汉子有这般好的喉咙哩。"

虞姬不说话,手里的烛台索索地乱颤。扑地一声,灯笼和蜡烛都被风吹熄了。在昏暗中,她的一双黑眼珠直瞪瞪向前望着,像猫眼石一般地微微放光,她看到了这可怖的事实。

等那哨兵再给她点亮了蜡烛的时候,她匆匆地回 到有着帅字旗的帐篷里去。

她高举着蜡烛站在项王的榻前。他睡得很熟,身体微微蜷着,手塞在枕头底下,紧紧抓着一把金缕小刀。他是那种永远年轻的人们中的一个;虽然他那纷披在额前的乱发已经有几茎灰白色的,并且光阴的利

刃已经在他坚凝的前额上划了几条深深的皱痕,他的睡熟的脸依旧含着一个婴孩的坦白和固执。他的粗眉毛微微皱着,鼻子带着倔强的神气,高贵的嘴唇略微下垂,仿佛是为了发命令而生的。

虞姬看着他——不,不,她不能叫醒他告诉他悲惨的一切。他现在至少是愉快的;他在梦到援兵的来临,也许他还梦见内外夹攻把刘邦的大队杀得四散崩溃,也许他还梦见自己重新做了诸侯的领袖,梦见跨了乌骓整队进了咸阳,那不太残酷了么,假如他突然明白过来援军是永远不会来了?

虞姬脸上凝结了一颗一颗大汗珠。她瞥见了布篷上悬挂着的那把佩剑——如果——如果他在梦到未来的光荣的时候忽然停止了呼吸——譬如说,那把宝剑忽然从篷顶上跌下来

刺进了他的胸膛——她被她自己的思想骇住了。 汗珠顺着她的美丽的青白色的面颊向下流。红烛的火 光缩得只有蚕豆小。项王在床上翻了个身。 "大王,大王……"她听见她自己沙哑的声音在叫。

项王骨碌一声坐了起来,霍地一下把小刀拔出鞘来。

"怎么了,虞姬?有人来劫营了么?"

"没有,没有。可是有比这个更可怕的。大王,你听。"

他们立在帐篷的门边。《罗敷姐》已经成了尾声, 然而合唱的兵士更多了,那悲哀的,简单的节拍从四 面山脚下悠悠扬扬地传过来。

"是江东的俘虏在怀念着家乡?"在一阵沉默之 后,项王说。

"大王,这歌声是从四面传来的。"

"啊,汉军中的楚人这样——这样多么?"

在一阵死一般的沉寂里,只有远远的几声马嘶。

"难道——难道刘邦已经尽得楚地了?"

虞姬的心在绞痛,当她看见项王倔强的嘴唇转成了白色,他的眼珠发出冷冷的玻璃一样的光辉,那双眼睛向前瞪着的神气是那样的可怕,使她忍不住用她宽大的袖子去掩住它。她能够觉得他的睫毛在她的掌心急促地翼翼扇动,她又觉得一串冰凉的泪珠从她手里一直滚到她的臂弯里,这是她第一次知道那英雄的叛徒也是会流泪的动物。

"可怜的……可怜的……"底下的话听不出了,她的苍白的嘴唇轻轻翕动着。

他甩掉她的手,拖着沉重的脚步,歪歪斜斜走回 帐篷里。 她跟了进来,看见他伛偻着腰坐在榻上,双手捧着头。蜡烛只点剩了拇指长的一截。残晓的清光已经诱进了帷幔。"给我点酒。"他抬起眼来说。

当他提着满泛了琥珀的流光的酒盏在手里的时候,他把手撑在膝盖上,微笑地看着她。

"虞姬,我们完了。我早就有些怀疑,为什么江东没有运粮到垓下来。过去的事多说也无益。我们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做——冲出去。看这情形,我们是注定了要做被包围的困兽了,可是我们不要做被猎的,我们要做猎人。明天——啊,不,今天——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的行猎了。我要冲出一条血路,从汉军的军盔上面踏过去!哼,那刘邦,他以为我已经被他关进笼子里了吗?我至少还有一次畅快的围猎的机会,也许我的猎枪会刺穿他的心,像我刺穿一只贵重的紫貂一样。虞姬,披上你的波斯软甲,你得跟随我,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都要死在马背上。"

"大王,我想你是懂得我的,"虞姬低着头,用 手理着项王枕边的小刀的流苏。"这是你最后一次上 战场,我愿意您充分地发挥你的神威,充分地享受屠杀的快乐。我不会跟在您的背后,让您分心,顾虑我,保护我,使得江东的子弟兵讪笑您为了一个女人失去了战斗的能力。"

"噢,那你就留在后方,让汉军的士兵发现你, 去把你献给刘邦吧!"

虞姬微笑。她很迅速地把小刀抽出了鞘,只一刺,就深深地刺进了她的胸膛。

项羽冲过去托住她的腰,她的手还紧紧抓着那镶金的刀柄,项羽俯下他的含泪的火一般光明的大眼睛紧紧瞅着她。她张开她的眼,然后,仿佛受不住这样强烈的阳光似的,她又合上了它们。项羽把耳朵凑到她的颤动的唇边,他听见她在说一句他所不懂的话:

"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

等她的身体渐渐冷了之后,项王把她胸脯上的刀拔了出来,在他的军衣上揩抹掉血渍。

然后,咬着牙,用一种沙嗄的野猪的吼声似的声音,他喊叫:

"军曹,吹起画角!吩咐备马,我们要冲下山去!"

## (一九三七年)

沉香屑 第二炉香克荔门婷兴奋地告诉我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正在图书馆里阅读马卡德耐爵士出使中国谒见乾隆的记载。那乌木长台;那影沉沉的书架子;那略带一些冷香的书卷气;那些大臣的奏章;那象牙签,锦套子里装着的清代礼服五色图版;那阴森幽寂的空气,与克荔门婷这爱尔兰女孩子不甚谐和。

克荔门婷有顽劣的稻黄色的头发,烫得不大好,像一担柴似的堆在肩上。满脸的粉刺,尖锐的长鼻子底下有一张凹进去的小薄片嘴,但是她的小蓝眼睛是活泼的,也许她再过两年会好看些。她穿着海绿的花绸子衣服,袖子边缘钉着浆硬的小白花边。她翻弄着

书,假装不介意的样子,用说笑话的口气说道:"我姊姊昨天给了我一些性教育。"我说:"是吗?"

克荔门婷道:"是的。……我说,真是……不可能的!"除了望着她微笑之外,似乎没有第二种适当的反应。对于性爱公开地表示兴趣的现代女孩子很多很多,但是我诧异克荔门婷今天和我谈论到这个,因为她同我还是顶生疏的朋友。她跟下去说:"我真吓了一跳!你觉得么?一个人有了这种知识之后,根本不能够谈恋爱。一切美的幻想全毁了!现实是这么污秽!"我做出漠然的样子说:"我很奇怪,你知道得这么晚!"

她是十九岁。我又说:"多数的中国女孩子们很早就晓得了,也就无所谓神秘。我们的小说书比你们的直爽,我们看到这一类书的机会也比你们多些。"

说到秽亵的故事,克荔门婷似乎正有一个要告诉我,但是我知道结果那一定不是秽亵的,而是一个悲哀的故事。人生往往是如此——不彻底。克荔门婷采取了冷静的,纯粹客观的,中年人的态度,但是在那

万紫千红的粉刺底下,她的脸也微红了。她把胳膊支在《马卡德耐使华记》上面,说:

"有一件事,香港社交圈里谈论得很厉害的。我 先是不大懂,现在我悟出来了。"……

一个脏的故事,可是人总是脏的;沾着人就沾着脏。在这图书馆的昏黄的一角,堆着几百年的书——都是人的故事,可是没有人的气味。悠长的年月,给它们薰上了书卷的寒香;这里是感情的冷藏室。在这里听克荔门婷的故事,我有一种不应当的感觉,仿佛云端里看厮杀似的,有些残酷。但是无论如何,请你点上你的香,少少地撮上一些沉香屑;因为克荔门婷的故事是比较短的。

起先,我们看见罗杰安白登在开汽车。也许那是个晴天,也许是阴的;对于罗杰,那是个淡色的,高音的世界,到处是光与音乐。他的庞大的快乐,在他的烧热的耳朵里正像夏天正午的蝉一般,无休无歇地叫着:"吱......吱......"

一阵子清烈的歌声,细,细得要断了;然而震得人发聋。罗杰安白登开着车横冲直撞,他的驾驶法简直不合一个四十岁的大学教授的身份,可是他深信他绝对不会出乱子,他有一种安全的感觉。今天,他是一位重要人物,谁都得让他三分,因为今天下午两点钟,他将和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结婚了。

他的新娘的头发是轻金色的 将手放在她的头发 里面,手背上仿佛吹讨沙漠的风,风里含着一蓬一蓬 的金沙,干爽的,温柔的,扑在人身上痒痒地。她的 头发的波纹里永远有一阵风,同时,她那蜜褐色的皮 肤又是那么澄净,静得像死。她叫愫细——愫细蜜秋 儿。罗杰啃着他的下嘴唇微笑着。他是一个罗曼谛克 的傻子——在华南大学教了十五年的化学物理,做了 四年的理科主任与舍监,并不曾影响到他;归根究底, 他还是一个罗曼谛克的傻子。为什么不用较近现实的 眼光去审察他的婚姻呢?他一个月挣一千八百元港 币,住宅由学校当局供给;是一个相当优美的但是没 有多大前途的职业。

愫细年纪还轻得很,为她着想,她应当选择一个 有未来的丈夫。但是她母亲蜜秋儿太太早年就守了 寡,没有能力带她的三个女儿回国去。在香港这一隅 之地,可能的丈夫不多;罗杰,这安静而平凡的独身 汉,也是不可轻视的。于是蜜秋儿太太容许罗杰到她 们家里来:很容易地,愫细白以为她爱上了他。和她 玩的多数是年轻的军官,她看不起他们,觉得她自己 的智力年龄比他们高,只有罗杰是与众不同的,后来 她就答应嫁给罗杰.....罗杰不愿意这么想。这是他对 干这局面的合理的估计,但是这合理的估计只适用干 普诵的人。愫细是愫细啊!直到去年她碰见了罗杰, 爱上了他, 先前她从来没有过结婚的念头。

蜜秋儿太太的家教是这么的严明,愫细虽然是二十一岁的人了,依旧是一个纯洁的孩子,天真得使人不能相信。她姊姊靡丽笙在天津结婚,给了她一个重大的打击,她舍不得她姊姊。靡丽笙的婚姻是不幸的,传说那男子是个反常的禽兽,靡丽笙很快的离了婚。因为天津伤心的回忆太多了,她自己愿意离开天津,蜜秋儿太太便带了靡丽笙和底下的两个女儿,移家到香港来。现在愫细又要结婚了。也许她太小了;由于

她的特殊的环境,她的心理的发育也没有成熟,但是她的惊人的美貌不能容许她晚婚。

罗杰紧紧地踏着马达,车子迅疾地向山上射去。他是一个傻子,娶这么一个稚气的夫人!傻就傻吧,人生只有这么一回!他爱她!他爱她!在今天下午行礼之前,无论如何要去探望她一次。她好好地在那里活着么?她会在礼拜堂里准时出现么?蜜秋儿太太不会让他见到愫细的,因为办喜事的这一天,婚礼举行之前,新郎不应当看见新娘的,看见了就不吉利。

而且他今天上午已经和蜜秋儿家里通过两次电话了,再去,要给她们笑话。他得找寻一些借口:那并不是容易的事。新房里的一切早已布置完备了,男傧相女傧相都活泼泼地没有丝毫生病的象征,结婚戒指没有被失落,行过婚礼后他们将在女家招待亲友,所以香槟酒和茶点完全用不着他来操心。……哦,对了,只有一件:新娘和女傧相的花束都已定购,但是他可以去买半打贵重的热带兰花送给蜜秋儿太太和靡丽笙佩戴。照理,他应当打电话去询问她们预备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可是他觉得那种白色与水晶紫的兰

花是最容易配颜色的,冒昧买了,决没有大错。于是在他的车子经过"山顶缆车"的车站的时候,他便停下来了,到车站里附属的花店里买了花,挟着盒子,重新上了车,向"高街"驶来。这"高街"之所以得名,是因为街身比沿街的房屋高出数丈,那也是香港地面崎岖的特殊现象之一。

蜜秋儿太太住的是一座古老的小红砖房屋,二层楼的窗台正对着街沿的毛茸茸的绿草。

窗户里挑出一根竹竿来,正好搭在水泥路上,竹竿上晾着白褥单,橙色的窗帘,还有愫细的妹妹凯丝玲的学生制服,天青裙子,垂着背带。凯丝玲正在街心溜冰,老远的就喊:"罗杰!罗杰!"罗杰煞住了车,向她挥了挥手,笑道:"哈罗,凯丝玲!"凯丝玲嗤啦嗤拉摇摇摆摆向这边滑了过来,今天下午她要做拎花篮的小女孩,早已打扮好了,齐齐整整地穿着粉蓝薄纱的荷叶边衣裙,头上系着蝴蝶结。罗杰笑道:"你小心把衣服弄脏了,她们不让你进礼拜堂去!"凯丝玲撇了撇嘴道:"不让我进去!少了我,你们结不成婚!"罗杰笑了,因问道:"她们在做什么?忙得很

吧?"凯丝玲悄悄说道:"快别进去。她们在哭呢!" 罗杰惊道:

"愫细在哭么?"凯丝玲道:"愫细也哭,妈妈也哭。靡丽笙也哭。靡丽笙是先哭的,后来愫细也哭了,妈妈也给她们引哭了。只有我不想哭,在里面呆着,有些不好意思,所以我出来了。"罗杰半晌不言语。凯丝玲弯下腰去整理溜冰鞋的鞋带,把短裙子一掀掀到脖子背后去,露出裤子上面一截光脊梁,脊梁上稀稀地印着爽身粉的白迹子。

罗杰望着那冷落的街衢。街那边,一个印度女人, 兜着玫瑰紫的披风,下面露出柠檬黄的莲蓬式裤脚管,走进一所灰色的破烂洋房里面去了。那房子背后, 一点遮拦也没有,就是藕色的天与海。天是热而闷, 说不上来是晴还是阴的。罗杰把胳膊支在车门上,手 托住了头……哭泣!在结婚的日子!

当然,那是在情理之中。一个女孩子初次离开家与母亲......

微带一些感伤的气氛,那是合式的,甚至于是必 需的。 但是发平情,止乎礼,这样的齐打伙儿举起哀 来,似乎讨分了一些。无论如何,这到底不是初民社 会里的劫掠婚姻,把女儿嫁到另一个部落里去,生离 死别永远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他一面这么想着,一 而却深深觉得自己的自私。 蜜秋儿太太是除了这三个 女儿之外,一无所有的人。她们母女间的关系,自然 分外密切。现在他要把愫细带走了,这最后数小时的 话别,他还吝于给她们么?然而他是一个英国人,对 干仟何感情的流露,除非是绝对必要的,他总觉得有 些多余。他怕真正的,血与肉的人生。不幸,人是活 的,但是我们越少提起这件事越好。不幸,他爱愫细, 但是他很知道那是多么**傻的一回**事。

只有今天,他可以纵容他自己这么傻——如他刚才告诉自己的话一般,傻就傻吧!—生只有这么一天! 屋里的女人们哭尽管哭,他得去问候愫细一下,即使不能够见她一面,也可以得到她的一些消息。

他跳下车来,带了花,走下一截纤长的石级,去 揿蜜秋儿家门上的铃,仆欧给他开了门。为了要请客,

那间阴暗宽绰的客厅今天是收拾清楚了 狗和孩子都 没有放进来过,显得有点空洞洞地。瓶里插了苍兰与 百合,穹门那边的餐室里,放着整台的雪亮的香槟酒 杯,与一叠叠的五彩盘龙碟子,大盘里的夹心面包用 爱尔兰细麻布的置子盖得严严地。罗杰在他常坐的那 张绿漆藤椅上坐下了。才坐下,窜秋儿太太就讲来了; 大热天,根本就不宜干动感情;如果人再胖一些,那 就更为吃力。 蜜秋儿太太的人中上满是汗,像牛了一 嘴的银白胡子茬儿。她的眼圈还是红红的,两手互握 着,搁在心口上,问道:"罗杰,你怎么这个时候跑 来了?出了什么事么?"

罗杰站起身来笑道:"没有什么,买了些花送来给你和靡丽笙,希望颜色不犯冲;早些儿想着就好了!"他向来不大注意女人穿的衣服的,但是现在特地看了蜜秋儿太太一眼。她已经把衣服穿好了,是一件枣红色的,但是蜜秋儿太太一向穿惯了黑,她的个性里大量吸入了一般守礼谨严的寡妇们的黑沉沉的气氛,随便她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总似乎是一身黑,胖虽胖,依然楚楚可怜。她打开了花盒子,哟了一声道:"瞧你这浪费的孩子!"说着,便过来吻了他一下,

眼圈儿更红了。罗杰道:"愫细觉得怎么样,还好么?" 蜜秋儿太太勉强笑道:

"她在收拾头发呢。我看你,不必在这里多坐了,她这会子心里乱得很,哪里匀得出工夫来应酬你?就有工夫,也不成;那是规矩如此。如果你已经吃过了午饭,也就可以去换衣服了。"

罗杰被她一句话提醒了,依稀记得,在正午十二点到一点半的时候,普通人似乎是有这么一个吃饭的习惯。便道:"我不饿,我早上才吃过东西。"蜜秋儿太太道:"可了不得!

你连饭也不要吃了,那可不行!"罗杰只得拿起他的帽子道:"我这就到饭馆子里去。"蜜秋儿太太道:"我不相信你真会去。我亲爱的罗杰,你把人饿虚了,神经过度紧张,在礼拜堂里要失仪的。你还是在这儿等一会,我去弄些冷的给你吃。"便匆匆地出去了。

被她这一张罗,罗杰忽然觉得他的神经的确有松 弛一下的必要;他靠在藤椅子上,把腿伸直了,两只 手插在裤袋里。

轻轻地吹着口哨。吹了一半,发现他吹的是婚礼进行曲,连忙停住了。只见门一开,靡丽笙抱着一只电风扇走了进来。靡丽笙大约是不知道客厅里有人;脸上湿漉漉地还挂着泪珠儿,赤褐色的头发乱蓬蓬地披在腮颊上。身上穿着一件半旧的雪青绉纱挖领短衫,象牙白山东绸裙。也许在一部分人的眼光里看来,靡丽笙是和愫细一样的美,只是她的脸庞过于瘦削。

她和愫细一般的有着厚沉沉的双眼皮,但是她的 眼角微微下垂,别有一种凄楚的韵致。

罗杰跳起身来笑道:"早安,靡丽笙。"靡丽笙站住了脚道:"啊,你来了!"她把电风扇搁在地上,迅疾地向他走来,走到他跟前,她把一只手按在她袒露的咽喉上,低低地叫了一声"罗杰!"罗杰感到非常的不安,他把身背后的藤椅子推开了一些,人就跟着向后让了一让,问道:"靡丽笙,你有些不舒服么?"

靡丽笙突然扳住了他的肩膀,另一只手捧住了脸,呜 咽地说道:"罗杰,请你好好的当心愫细!" 罗杰微笑 道:"你放心,我爱她,我不会不当心她的!"一面说, 一面轻轻地移开了她搁在他肩头的那只手,自己又向 藤椅的一旁退了一步。靡丽笙颓然地把手支在藤椅背 上,人也就摇摇晃晃地向藤椅子上倒了下去。罗杰急 了,连声问道:"你怎么了?你怎么了?靡丽笙?" 靡丽笙扭过身子,伏在椅背上,放声哭了起来,一头 哭,一头说,罗杰听不清她说些什么,只得弯下腰去 柔声说:"对不起,靡丽笙,你再说一遍。" 靡丽笙抬 起头来,睁开了一双空落落的蓝灰的大眼睛,入了迷 似地凝视着地上的电风扇,断断续续说道:"你爱 她……我的丈夫也是爱我的,但是他……他待我…

…他待我的态度,比禽兽……还不如!他简直不 拿我当人看,因为……

他说是因为他爱我……"罗杰站直了身子,背过脸去道:'靡丽笙,你不应当把这些话告诉我。我没有资格与闻你的家庭秘密。'靡丽笙道:'是的,我不应当把这种可耻的事说给你听,使你窘。凭什么你要

给我同情?"罗杰背对着她,皱了眉毛,捏紧了两只 拳头,轻轻地互击着,用庄重的,略微有些僵僵的声 音说道:"我对于你的不幸,充分的抱着同情。"靡丽 笙颤声道 :" 你别误会了我的意思 : 我……我并不是为 了要你的同情而告诉你。我是为愫细害怕。男人…… 都是一样的——"罗杰满心不快地笑了一声,打断她 的话道:"这一点,你错了:像你丈夫那么的人,很 少很少。"靡丽笙把她那尖尖的下巴颏儿抵在手背上, 惨惨戚戚地瞅着他,道 "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少数中 的一个?我的丈夫外表是一个极正常的人。你也许还 没有发觉你和旁人有什么不同:这是你第一次结婚。

罗杰对于他自己突然失去了控制力,他掉过身来,向靡丽笙大声道:"是的,这是我第一次结婚!请你记得,再过两小时,我就要结婚了!你这些丧气话,什么时候不可以对我讲,偏偏要拣在今天?"靡丽笙哭道:"请你原谅我,我都是为了愫细——"罗杰道:"为了愫细!即使我是一个最正常的人,也要给你逼疯了!你这是为愫细打算么?"靡丽笙抽噎着答道:

"我是为愫细害怕……"罗杰猛力摇撼着她的肩膀,嘎声问道:

"愫细知道你的离婚的实情么?"靡丽笙被他摇得泪花四溅,答不出话来。罗杰道:"你说!你说!你把这些话告诉过你妹妹没有?"那该在愫细的脑子里留下多么坏的印象!他怎么能够克服愫细的恐怖呢!靡丽笙叫道:"罗杰,快住手,我受不了!"

罗杰松了她的肩膀,把她砰的一声摔在椅背上,道:"你告诉我:你的事,你母亲自然是知道得很清楚,你妹妹呢?"靡丽笙疲乏地答道:"她不知道。你想我母亲会容许她知道么?连我们所读的报纸,也要经母亲检查过才让我们看的。"罗杰一口气渐渐缓了过来,他也觉得异常的疲倦。他抓起了帽子想走,趁着还有时候,他要回去喝两杯威士忌,提一提神,然后换上礼服。他早已忘了他在这儿等些什么。

正在这当儿,蜜秋儿太太系着一条白底滚红边的桃花围裙,端着一只食盘,颤巍巍地进来了;一眼看

见靡丽笙,便是一怔。罗杰干咳了一声,解释道:"靡丽笙送了风扇下来,忽然发起晕来,不会是中了暑吧?"蜜秋儿太太叹了一声道:

"越是忙,越是给人添出麻烦来!你快给我上去 躺一会儿吧。"

她把靡丽笙扶了起来,送到门口,靡丽笙道:"行了,我自己能走。"便娇怯怯的上楼去了。这里蜜秋儿太太逼着罗杰吃她给他预备的冷牛肝和罐头芦笋汤。罗杰吃着,不做声。

蜜秋儿太太在一旁坐下,慢慢地问道:"靡丽笙 和你说了些什么?"

罗杰拿起饭巾来揩了揩嘴,答道:"关于她的丈夫的事。"这一句话才出口,屋子里仿佛一阵阴风飒飒吹过,蜜秋儿太太半晌没说话。罗杰把那饭巾狠狠地团成一团,放在食盘里,看它渐渐地松开了,又伸手去把它团皱了,捏得紧紧地不放,蜜秋儿太太轻轻地把手搁在他手背上,低声下气道:"她不该单拣今

天告诉你这个,可是,我想你一定能够懂得,今天,她心里特别的不好受......愫细同你太美满了,她看着有些刺激。

你知道的,她是一个伤心人……"罗杰又把饭巾 拿起来,扯了一角,擦了擦嘴,淡淡的一笑。当然, 靡丽笙是可怜的,蜜秋儿太太也是可怜的;愫细也是 可怜的:这样的姿容,这样的年纪,一辈子埋没在这 阴湿, 郁热, 异邦人的小城里, 嫁给他这样一个活了 半世无功无过庸庸碌碌的人。他自己也是可怜,爱她 爱得那么厉害,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老是怕自己做 出一些非英国式的傻事来,也许他会淌下眼泪来,吻 她的手,吻她的脚。无论谁,爱无论谁,爱到那个地 步,总该是可怜的.....人,谁不是可怜的,可怜不了 那么许多!他应当对蜜秋儿太太说两句同情的,愤慨 的话,靡丽笙等于是他的姊姊,自己的姊姊为人欺负 了,不能不表示痛心疾首,但是他不能够。今天,他 是一个自私的人,他是新郎,一切人的注意的集中点。 谁都应当体谅他,安慰他,取笑他,贺他,吊他失去 的自由。为什么今天他尽遇着自私的人,人人都被包 围在他们自身的悲剧空气里?

哪!蜜秋儿太太又哭了,她说:"为什么我这孩 子也跟我一样的命苦!谁想得到.....索性像了我倒也 罢了。 蜜秋儿先牛死了, 丢下三个孩子, 跟着我千辛 万苦地过日子,那是人间常有的事,不比她这样…… 稀奇的变卦!说出去也难听,叫靡丽笙以后怎样做人 呢?"她扭过身去找手绢子,罗杰看着她,她肋下汗 湿了一大片,背上也汗湿了,枣红色的衣衫变成了黑 的。眼泪与汗!眼泪与汗!阴阴的,炎热的天——结 婚的一天!他突然一阵恶心。无疑地,蜜秋儿太太与 靡丽笙两人都有充分的悲哀的理由。罗杰安白登就是 理由之一。为了他, 蜜秋儿太太失去了愫细。为了愫 细和他今天结婚,靡丽笙触动了自己的心事。 罗杰应 当觉得抱歉,心虚,然而他对她们只有极强烈的憎厌。 谁不憎厌他们自己待亏了的人?罗杰很知道他在这 一刹那是一个野蛮的、无可理喻的动物。他站起身来, 戴上了帽子就走。出了房门,方才想起来,重新探头 讲去说了一句:"我想我该去了。" 蜜秋儿太太被泪水 糊住了眼睛,像盲人似地摸索着手绢子,鼻子里吸了 两吸,沙声道:

"去吧,亲爱的,愿你幸福!"罗杰道:"谢谢你。" 他到外边,上了车,街上有一些淡淡的太阳影子。凯 丝玲站在一个卖木瓜的摊子前面,背着手闲看着,见 他出来了,向他喊:"走了么,罗杰?"罗杰并不向 她看,只挥了一挥手,就把车子开走了。

一个多钟头后,在教堂里,他的心境略趋平和。一排一排的白蜡烛的火光,在织金帐幔前跳跃着。风琴上的音乐,如同洪大的风,吹得烛光直向一边飘。圣坛两旁的长窗,是紫色的玻璃。主教站在上面,粉红色的头皮,一头雪白的短头发楂子,很像蘸了糖的杨梅。窗子里反映进来的紫色,却给他加上了一匝青莲色的顶上圆光。一切都是欢愉的,合理化的。罗杰愿意他的母亲在这儿;她年纪太大了,不然他也许会把她从英国接来,参加这婚礼。……

音乐的调子一变, 愫细来了。他把身子略微侧一侧, 就可以看见她。用不着看, 她的脸庞和身段上每一个细微的雕镂线条, 他都是熟悉的——熟悉的; 同时又有些渺茫, 仿佛她是他前生画的一张图——不, 他想画而没画成的一张图。现在, 他前生所做的这个

梦,向他缓缓地走过来了;裹着银白的纱,云里雾里,向他走过来了。走过玫瑰色的窗子,她变了玫瑰色; 走过蓝色的窗子,她变了蓝色;走过金黄色的窗子, 她和她的头发燃烧起来了。

……随后就是婚礼中的对答,主教的宣讲,新郎新娘和全体证人到里面的小房间里签了字,走出来,宾客向他们抛洒米粒和红绿纸屑。去拍照时,他同愫细单独坐一辆车;这时耳边没有教堂的音乐与喧嚷的人声,一切都静了下来,他又觉得不安起来。愫细隔着喜纱向他微笑着,像玻璃纸包扎着的一个贵重的大洋娃娃,窝在一堆卷曲的小白纸条里。他问道:

"累了么?"愫细摇摇头,他凑近了些,低声道: "如果你不累,我希望你回答我一句话。"愫细笑道: "又来了!你问过我多少遍了?"罗杰道:"是的, 这是最后一次我问你。现在已经太晚了一些,可是...... 还来得及。"愫细把两只手托住了他的脸,柔声道: "滑稽的人!"罗杰道:"愫细,你为什么喜欢我?" 愫细把两只拇指顺着他的眉毛慢慢地抹过去,道:"因为你的眉毛……这样。"又顺着他的眼眶慢慢抹过去,道:"因为你的眼睛……这样。"罗杰抓住她的手吻了一下,然后去吻她的嘴。过了一会,他又问道:"你喜欢我到和我结婚的程度么?

我的意思是……你确实知道你喜欢我到这个程度么?"她重复了一句道:"滑稽的人!"他们又吻了。再过了一会,愫细发觉罗杰仍旧在那里眼睁睁地望着她,若有所思,便笑着,撮尖的嘴唇,向他的眼睛里吹了一口气,罗杰只得闭上眼睛。两人重新吻了起来。他们拍了照片,然后到蜜秋儿宅里去招待贺客,一直闹到晚上,人方才渐渐散去,他们回到罗杰的寓所的时候,已近午夜了。

罗杰因为是华南大学男生宿舍的舍监,因此他的 住宅与宿舍距离极近,便于照应一切。

房屋的后部与学生的网球场相通,前门临着倾斜的,窄窄的汽车道;那条水泥路,两旁沿着铁栏杆, 纡回曲折地下山去了。那时候,夜深了,月光照得地 上碧清;铁栏杆外,挨挨挤挤长着墨绿的木槿树;地底下喷出来的热气,凝结成了一朵朵多大的绯红的花。木槿花是南洋种,充满了热带森林中的回忆——回忆里有眼睛亮晶晶的黑色的怪兽,也有半开化的人们的爱。木槿树下面,枝枝叶叶,不多的空隙里,生着各种的草花,都是毒辣的黄色,紫色,深粉红——火山的涎沫。还有一种背对背开的并蒂莲花,白的,上面有老虎黄的斑纹。在这些花木之间,又有无数的昆虫,蠕蠕地爬动,唧唧地叫唤着,再加上银色的小四脚蛇,阁阁作响的青蛙,造成一片怔忡不宁的庞大而不彻底的寂静。

忽然水泥路上一阵脚步响,一个人踏着拖鞋,拍搭拍搭地往下狂奔,后面又追来了一个人,叫道:"愫细!愫细!" 愫细的拖鞋比人去得快,她赤着一只脚,一溜溜下一大截子路,在铁栏杆转弯的地方,人赶上了鞋,给鞋子一绊,她急忙抱住了栏杆,身子往下一挫,就不见了。罗杰吓呆了,站住了脚,站了一会,方才继续跑下去。到了转弯的地方,找不到她;一直到路的尽头,连一个人影子也没有,他一阵阵地冒汗,把一套条纹布的睡衣,全湿透了。他站在一棵树底下,

身边就是一个白来水井,水潺潺地往地道里流。他明 知道井里再也淹不死人,还是忍不住要弯下腰向井里 张望,月光照得里面雪亮,分明藏不了人。这一定是 一个梦——一个噩梦!他也不知道自己在那里站了多 少时候。他听见马路上有人说着话,走上山来了,是 两个中国学生。他们知道舍监今天才结婚,没有人管 束他们,所以玩得这么晚才回宿舍来。罗杰连忙一闪, 闪在阴影里,让他们走过;如果他让他们看见了,他 们一定诧异得很,加上许多推测,沸沸扬扬地传说开 去。他向来是小心谨慎爱惜名誉的一个人。他们走过 了,他怕后面还有比他们回来得更晚的。因此他也就 悄悄跟着 上来,回到他自己的屋子里去了。

华南大学的学生,并不是个个都利用舍监疏防的机会出去跳舞的。有一个医科六年生,是印度人,名唤摩兴德拉,正在那里孜孜程程预备毕业考试,漆黑的躺在床上,开了手电筒看书。忽然听见有人敲门。他正当神经疲倦到了极点的时候,经不起一些震动,便吓得跳起身来,坐在枕头上问道:

"谁啊?"门呀的一声开了,显然有人走了讲来。 摩兴德拉连忙把手电筒扫射过去 ,那电筒笔直的一道 光,到了目的物的身上,突然溶化了,成为一汗一汗 的迷糊的晶莹的雾,因为它照耀着的形体整个是软 的,酥的,弧线的,半透明的;是一个女孩子紧紧把 背贴在门上。她穿着一件晚礼服式的精美睡衣,珠灰 的"稀纺",肩膀裸露在外面:松松——头的苗头发全 搅乱了,披在前面。她把脖子向前面紧张地探着,不 住地打着干噎,白肩膀一耸一耸,撞在门上,格登格 登的响,摩兴德拉大吃一惊,手一软,手里的电筒骨 碌碌跌下地去,滚得老远。他重新问道:"你是谁?" 愫细把头发向后一摔,露出脸来,看了他一看,又别 转头去,向门外张了一张,仿佛是极端恐怖的样子, 使劲咽下一口气,嗄声叫道:"对不起——对不起— ——你必得帮我的忙!"一面说,一面朝他奔了过来。

摩兴德拉慌得连爬带跌离了床。他床上吊着圆顶珠罗纱蚊帐,愫细一把揪住了那帐子,顺势把它扭了几扭,绞得和石柱一般结实;她就昏沉沉地抱住了这柱子。究竟帐子是悬空的,禁不起全身的重量这一压,她就跟着帐子一同左右地摇摆着。摩兴德拉扎煞着两

只手望着她。他虽然没有去参加今天舍监的婚礼,却也认得愫细,她和他们的舍监的罗曼史是学生们普遍的谈话资料,他们的订婚照片也在《南中国日报》上登载过。摩兴德拉战战兢兢地问道:"你——你是安白登太太么?"

这一句话,愫细听了,异常刺耳。她哪里禁得住 思前想后一下,早已嚎啕大哭起来。一面哭,一面蹬 脚,脚上只有一只金缎拖鞋。那一只光着的脚划破了 许多处,全是血迹子。

她这一闹,便惊动了左邻右舍,大批的学生,趿上鞋子,睡眼惺忪地拥到摩兴德拉的房门口来。一开门,只见屋里暗暗的,只有书桌底下一只手电筒的光,横射出来,照亮了一个女人的轻纱睡衣里面两只粉嘟嘟的玉腿,在擂鼓一般跳动。

离她三尺来远,站着摩兴德拉的两条黑腿,又瘦 又长,踏在姜黄色的皮拖鞋里。门口越发人声嘈杂起来,有一个人问道:

"摩兴德拉,我们可以讲来么?"摩兴德拉越急 越张口结舌的,答不出话来。 有一个学生伸手捻开了 电灯,摩兴德拉如同见了亲人一般,向他们这边飞跑 过来,叫道:"你们看,这是怎么一回事?安白登太 太......" 有人笑道:"怎么一回事?我们正要问你呢!" 摩兴德拉急得要动武道:"怎么要问我?你——你不 要血口喷人!" 旁边有一个人劝住了他道:"又没有说 你什么。" 摩兴德拉把手插在头发里一阵搔,恨恨道: "这不是闹着玩的!你们说话没有分寸不要紧,我的 毕业文凭也许要生问题!我念书念得正出神,安白登 太太撞讲来了,讲来了就哭!"众人听了,面面相觑。 内中有一个提议道:"安白登先牛不知道哪儿去了? 我们去把他找来。"愫细听了,脸也青了,把牙一咬, 顿脚道:"谁敢去找他?"没有人回答。她又提高了 喉咙尖叫道:"谁敢去找他?" 大家沉默了一会,有 一个学生说道:"安白登太太,您要原谅我们不知道 里面的细情,不晓得应该怎么样处置……" 愫细把脸 埋在帐子里,呜呜咽咽哭了起来道:"我求你们不要 问我……我求你们!但是,你们得答应我别去找他。 我不愿意见他:我受不了。他是个畜牛!"众人都怔 住了, 半晌不敢出声。他们都是年青的人, 眼看着这

么一个美丽而悲哀的女孩子,一个个心酸起来,又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去端了一只椅子来,劝道:"您先坐下来歇歇!"愫细一歪身坐下了,上半身兀自伏在摩兴德拉的帐子上,哭得天昏地黑,腰一软,椅子坐不稳,竟溜到地上去,双膝跪在地上。众学生商议道:"这时候几点钟了?……横竖天也快要亮了,我们可以去把校长请来,或是请教务主任。"摩兴德拉只求卸责,忙道:"我们快快就去;去晚了,反而要被他们见怪。"愫细伸出一只萎顿的手来,摆了一摆,止住了他们;良久,她才挣出了一句话道:"我要回家!"摩兴德拉追问道:

"您家里电话号码是几号?要打电话叫人来接么?" 愫细摇头拭泪道:"方才我就打算回去的,我预备下山去打电话,或是叫一辆车子。后来,我又想:不,我不能够……我母亲……

为了我……累了这些天……这时好容易忙定了, 我还不让她休息一晚?……我可怜的母亲,我将怎样 告诉她呢?"有一个学生嘴快,接上去问道:安白 登先生他……"愫细锐叫道: "不要提起他的名字!"一个架着玳瑁框眼镜的 文科学生冷冷地叹了一口气道:"越是道貌岸然的人, 私生活越是不检点。

我早觉得安白登这个人太规矩了,恐怕要发生变 杰心理。"有几个年纪小些的男孩子们,七嘴八舌地 查问,被几个大的撵出去了,说他们不够资格与闻这 种事。一个足球健将叉着腰,义愤填胸地道:"安白 登太太,我们陪您见校长去,管教他香港立不住脚! "大家哄然道:"这种人,也配做我们的教授,也配 做我们的舍监!"一齐怂恿着愫细,立时就要去找校 长。还是那文科学生心细,说道:"半夜三更的,把 老头子喊醒了,他纵然碍在女太太面上,不好意思发 脾气,决不会怎样的热心帮忙。我看还是再待几个钟 头,安白登太太可以在这屋里休息一下,摩兴德拉到 我那屋子里去睡好了。"那体育健将皱着眉毛,向他 耳语道:" 计她一个人在这里,不大妥当;看她那样 子.刺激受得很深了。我们不能给她一个机会寻短见。

那文科学生便向愫细道:"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们留四五个人在这屋里照顾您,也给您壮壮胆。" 愫细低声道:"谢谢你们,请不要为了我费事。"学生们又商议了一会,把愫细安置在一张藤椅子上,他们公推了四个人,连摩兴德拉在内,胡乱靠在床上,睡了几个钟头。

愫细坐在藤椅上,身上兜了一条毛巾被,只露出 一张苍白的脸,人一动也不动,眼睛却始终静静地睁 着。摩兴德拉的窗子外面,斜切过山麓的黑影子,山 后头的天是冻结了的湖的冰蓝色,大半个月亮,不规 则的圆形,如同冰破处的银灿灿的一汗水。不久,月 亮就不见了,整个的天全冻住了;还是淡淡的蓝色, 可是已经是早晨。夏天的早晨温度很低,摩兴德拉借 了一件白外套给愫细穿在睡衣外面, 但是愫细觉得这 样去见校长,太不成模样,表示她愿意回到安白登宅 里去取一件衣服来换上。就有人自告奋勇到那儿去探 风声。他走过安白登的汽车间,看见两扇门大开着, 汽车不见了,显然是安白登已离开了家。那学生绕到 大门前去揿铃,说有要紧事找安白登先生:仆欧同说 主人还没有起来,那学生坚执着说有急事:仆欧先是 不肯去搅扰安白登,讨个没趣,被他磨得没法,只得进去了。过了一会,满面惊讶地出来了,反问那学生究竟有什么事要见安白登先生。那学生看这情形,知道安白登的确是不在家,便随意扯了个谎,搪塞了过去,一溜烟奔回宿舍来报信。这里全体学生便护送着愫细,浩浩荡荡向安宅走来;仆欧见了愫细,好生奇怪,却又摸不着头脑,愫细也不睬他,自去换上了一件黑纱便服,又用一条黑色"累丝"网巾,束上她的黄头发。学生们陪着她爬山越岭,抄近路来到校长宅里。

愫细回过身来向他们做了一个手势,仿佛预备要求他们等在外面,让她独自进去。学生们到了那里,本来就有点胆寒,不等她开口,早就在台阶上坐了下来;这一等就等了几个时辰。愫细再出来的时候,太阳黄黄地照在门前的藤萝架上,架上爬着许多浓蓝色的牵牛花,紫色的也有。学生们抬起头来静静地望着她,急于要听她叙说校长的反应。愫细微微张着嘴,把一只手指缓缓摸着嘴角,沉默了一会。她说话的时候,声音也很平淡,她说:"巴克先生很同情我,很同情我,但是他劝我回到罗杰那儿去。"她采了一朵

深蓝色的牵牛花,向花心吹了一口气。她记起昨天从教堂里出来的时候,在汽车里,他那样眼睁睁地看着她,她向他的眼睛里吹了一口气,使他闭上了眼。罗杰安白登的眼睛是蓝的——虽然很少人注意到这件事实,其实并不很蓝,但是愫细每逢感情冲动时,往往能够幻想它们是这朵牵牛花的颜色。她又吹吹那朵花,笑了一笑,把它放在手心里,两只手拍了一下,把花压扁了。

有一个学生咳了一声道:"安白登平时对巴克拍马屁,显然是拍到家了!"又有一个说道:"巴克怕闹出去于学校的名誉不好听。" 愫细掷去了那朵扁的牵牛花。学校的名誉!那么个破学堂!毁了它又怎样?罗杰——他把她所有的理想都给毁了。她问道:"你们的教务主任是毛立士?" 学生们答道:

"是的。" 愫细道:"我记得他是个和善的老头子, 顶爱跟女孩子们说笑话。……走,我们去见他去。" 学 生们道:"现在不很早了,毛立士大约已经到学校里 去了,我们可以直接到他的办公室里去。" 这一次,学生们毫无顾忌地拥在两扇半截的活络的百叶门外面,与闻他们的谈话,连教务主任的书记在内。听到后来,校役,花匠,医科工科文科的办公人员,全来凑热闹。愫细和毛立士都把喉咙放得低低的,因此只听见毛立士一句句地问,愫细一句半句地答,回答的内容却听不清楚。问到后来,愫细不回答了,只是哽咽着。

毛立士打了个电话给蜜秋儿太太,叫她立刻来接 愫细。不多一刻,蜜秋儿太太和靡丽笙两个慌慌张张, 衣冠不整地坐了出差汽车赶来了。毛立士把一只手臂 兜住愫细的肩膀,把她珍重地送了出来,扶上了车。 学生们见了毛立士,连忙三三五五散了开去。自去谈 论这回事。他们目前注意的焦点,便是安白登的下落, 有的说他一定是没脸见人,躲了起来;有的说他是到 湾仔去找能够使他满足的女人去了;有的说他隐伏在 下意识内的神经病发作了;因为神经病患者的初期病 症之一,往往是色情狂。

罗杰安白登自己痛苦固然痛苦,却没有想象到有这么许多人关心他。头一天晚上,他悄悄地回到他的

卧室里,坐在床上看墙上挂着的愫细的照片。照片在暗影里,看不清。他伸手把那盏旧式的活动挂灯拉得低低的,把光对准了照片的镜架,灯是旧的,可是那嵌白暗龙仿古的瓷灯罩子,是愫细新近给他挑选的。强烈的光在照片的玻璃上,愫细的脸像浮在水面上的一朵白荷花。他突然发现他自己像一个孩子似地跪在矮橱上,怎样会爬上去的,他一点也不记得。双手捧着照相框子,吻着愫细的脸。隔在他们中间的只有冰凉的玻璃。

不,不是玻璃,是他的火烫的嘴唇隔开了他们。 愫细和他是相爱的,但是他的过度的热情把他们隔绝 了。那么,是他不对?不,不,还有一层……他再度 躺到床上去的时候,像轰雷掣电一般,他悟到了这一 点:原来靡丽笙的丈夫是一个顶普通的人!和他一模 一样的一个普通的人!他仰面睡着,把两只手垫在头 颈底下,那盏电灯离他不到一尺远,七十五支光,正 照在他的脸上,他觉也不觉得。

天亮了,灯光渐渐地淡了下去。他一骨碌坐起身来。他得离开这里,快快的。他不愿意看见仆欧们;

当然他用不着解释给他们听为什么他的新太太失踪了,但是......他不愿意看见他们。他匆匆地跑到汽车间里,在黎明中把车子开了出来。愫细......黑夜里在山上乱跑,不会出了什么事吧?至少他应当打电话到蜜秋儿宅里去问她回了家没有?如果没有,他应当四面八方到亲友处去探访消息,报告巡捕房,报告水上侦缉队,报告轮船公司......他迎着风笑了。应当!在新婚的第一个早晨,她应当使他这么痛苦么?

一个觉得比死还要难受的人,对于随便谁都不负任何的责任。他一口气把车子开了十多里路,来到海岸上,他和几个独身的朋友们共同组织的小俱乐部里。今天不是周末,朋友们都工作着,因此那简单的绿漆小木屋里,只有他一个人。

他坐在海滩上,在太阳,沙,与海水的蒸热之中,过了一个上午,又是一个下午。整个的世界像一个蛀空了的牙齿,麻木木的,倒也不觉得什么,只是风来的时候,隐隐的有一些酸痛。

等到他自己相信他已经恢复了控制力的时候,他 重新驾了车回来,仆欧们见了他,并不敢问起什么。 他打电话给蜜秋儿太太。蜜秋儿太太道:"哪!你是 罗杰......" 罗杰道:

"愫细在您那儿么?"蜜秋儿太太顿了一顿道: "在这儿。"罗杰道:"我马上就来!"蜜秋儿太太又 顿了一顿道:"好,你来!"

罗杰把听筒拿在手里且不挂。听见那边也是静静 地把听筒拿在手里,仿佛是发了一回子怔,方才橐的 一声挂断了。

罗杰坐车往高街去,一路想着,他对于这件事,看得太严重了,怕羞是女孩子的常态,愫细生长在特殊的环境下,也许比别人更为糊涂一些;他们的同居生活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目前的香港是昨天的不愉快的回忆的背景,但是他们可以一同到日本或是夏威夷度蜜月去,在那辽远的美丽的地方,他可以试着给她一些爱的教育。爱的教育!那一类的肉麻的名词永远引起他的反感。在那一刹那,他几乎愿望他所娶

的是一个较近人情的富有经验的坏女人 ,一个不需要 "爱的教育"的女人。

他到了高街,蜜秋儿太太自己来开了门,笑道:"这个时候才来,罗杰!把我们急坏了。你们两个人都是小孩子脾气,闹的简直不象话!"罗杰问道:"愫细在哪儿?"蜜秋儿太太道:

"在后楼的阳台上。"她在前面引路上楼。罗杰觉得她虽然勉强做出轻快的开玩笑的态度,脸上却红一阵白一阵,神色不定。她似乎有一些怕他,又仿佛有点儿不乐意,怪他不道歉。

罗杰把嘴唇抿紧了;凭什么他要道歉?他做错了什么事?到了楼梯口,蜜秋儿太太站住了脚,把一只手按住罗杰的手臂,迟疑地道:"罗杰……"罗杰道:"我知道!"他单独地向后楼走去。蜜秋儿太太手扶着楼梯笑道:"愿你运气好!"罗杰才走了几步路,猛然停住了。昨天中午,在行婚礼之前,像诅咒似的,她也曾经为他们祝福……他皱着眉,把眼睛很快地闭

了一下,又睁开了。他没有回过头来,草草地说了一声:

"谢谢你!"就进了房。

那是凯丝玲的卧室,暗沉沉地没点灯,空气里飘着爽身粉的气味。玻璃门开着,愫细大约是刚洗过澡,披着白绸的晨衣,背对着他坐在小阳台的铁栏杆上。阳台底下的街道,地势倾斜,拖泥带草猛跌下十来丈去,因此一眼望出去,空无所有,只看见黄昏的海,九龙对岸,一串串碧绿的汽油灯,一闪一闪地霎着眼睛。罗杰站在玻璃门口,低低地叫了一声"愫细!"愫细一动也不动,可是她管不住她的白绸衫被风卷着豁喇喇拍着栏杆,罗杰也管不住他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他走到愫细背后,想把手搁在她肩膀上,可是两手在空中虚虚地比画了一下,又垂了下来。他说:"愫细,请你原宥我!"

他违反了他的本心说出这句话,因为他现在原宥了她的天真。

愫细扭过身来,捉住了他的手,放在她的腮边, 哭道:

"我原宥你!我原宥你!呵,罗杰,你为什么不早一些给我一个机会说这句话?我恨了你一整天!"罗杰道:"亲爱的!"她把身子旋过来就着他,很有滑下栏杆去的危险。他待要凑近一些让她靠住他,又仿佛……更危险。他踌躇了一会,从栏杆底下钻了过去,面朝里坐在第二格栏杆上。两个人跟孩子似的面对面坐着。罗杰道:"我们明天就度蜜月去。"愫细诧异道:"你不是说要等下一个月,大考结束之后么?"罗杰道:

"不,明天!日本,夏威夷,马尼拉,随你拣。" 愫细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昨天,罗杰对她的态 度是不对的,但是,经过了这一些波折,他现在知道 忏悔了。这是她给他的"爱的教育"的第一步。日本, 夏威夷……在异邦的神秘的月色下,她可以完成她的 "爱的教育"。她说:"你想他们肯放你走么?"罗杰笑道:"他们管得了我么?无论如何,我在这里做了十五年的事,这一点总可以通融。"愫细道:"我们可以去多久?六个礼拜?两个月?"罗杰道:"整个的暑假。"愫细又把他的手紧了一紧。天暗了,风也紧了。罗杰坐的地位比较低,愫细的衣角,给风吹着,直窜到他的脸上去。她笑着用两只手去护住他的脸颊;她的拇指又徐徐地顺着他的盾毛抹过去,顺着他的眼皮抹过去。这一次,她没说什么,但是他不由得记起了她的温馨的言语。他说:"我们该回去了吧?"

她点点头。他们挽着手臂,穿过凯丝玲的房间, 走了出来。

蜜秋儿太太依旧立在她原来的地方,在楼上的楼梯口。楼下的楼梯口,立着靡丽笙,赤褐色的头发乱蓬蓬披着,脸色雪白,眼眶底下有些肿,头抬着,尖下巴极力向前伸出,似乎和楼上的蜜秋儿太太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辩。罗杰道:"晚安,靡丽笙!"靡丽笙不答。她直直地垂着两只手臂,手指揸开了又团紧了。蜜秋儿太太蹬蹬蹬三步并做两步赶在他们前面奔下

楼去,抱住了靡丽笙,直把她向墙上推,仿佛怕她有什么举动似的。罗杰看见这个情形,不禁变色。愫细把头靠在他的手臂上,细声说道:"夏威夷……"是的,明天他们要到夏威夷去了,远远地离开了靡丽笙,蜜秋儿太太,仆欧……知道他们的事的人多虽不多,已经够使人难堪的。当然,等他们旅行回来之后,依旧要见到这些人,但是那时候,他们有了真正的密切的结合,一切的猜疑都泯灭了,他们谁也不怕了。

罗杰向愫细微微一笑,两个人依旧挽着手走下楼 去。走过靡丽笙前面,虽然是初夏的晚上,温度突然 下降,罗杰可以觉得靡丽笙呼吸间一阵阵的白气,喷 在他的颈项上。他回过头去向蜜秋儿太太说道:"再 会,妈!"愫细也说:"妈,明天见!"蜜秋儿太太道: "明天见,亲爱的!"靡丽笙轻轻地哼了一声,也不 知道她是笑还是呻吟。她说:"妈,到底愫细比我勇 敢。我后来没跟佛兰克在电话上说过一句话。" 她提 到她丈夫佛兰克的名字的时候, 蓮蓮的嘴唇向上一 掀,露出一排小小的牙齿来,在灯光下,白得发蓝, 小蓝牙齿……罗杰打了个寒噤。蜜秋儿太太道:"来, 靡丽笙,我们到阳台上乘凉去。"

罗杰和愫细出门上了车,在车上很少说话,说的都是关于明天买船票的种种手续。愫细打算一到家就去整理行装;到了家,罗杰吩咐仆欧们预备晚饭。仆欧们似乎依旧有些皇皇然,失魂落魄似的。卧室也没有给他们收拾过;那盏灯还是扯得低低的,离床不到一尺远。罗杰抬头望了一望愫细的照片,又低头望了一望愫细,简直不能相信她真的在这间屋子里。他把手扶着灯罩子,对准了光,直向她脸上照过来。愫细睁不开眼睛,一面笑一面锐叫道:"喂,喂!你这是做什么?"

她把两只手掩住了眼睛,头向后仰着,笑的时候露出一排小小的牙齿,白得发蓝。......

小蓝牙齿!但是多么美!灯影里飘着她的松松的淡金色的头发。长着这样轻柔的头发的人,脑子里总该充满着轻柔的梦罢?梦里总该有他罢?

他丢开了那盏灯,灯低低地摇晃着,满屋子里摇晃着他们的庞大的黑影。他想吻她,她说:"现在你

先吻我的腮,待会儿,我们说晚安的时候,也许我让你吻我的嘴。"后来,他预备将灯推上去,归还原处,她说:"不,让它去,我喜欢这些影子。"罗杰笑道:"影子使我有些发慌;我们顶小的动作全给他们放大了十几倍,在屋顶上表演出来。"愫细道:"依我说,放得还不够大。呵,罗杰,我要人人都知道,我多么爱你。我要人人都知道你是多么可爱的一个人!"罗杰又想吻她。仆欧敲门进来报道:"巴克先生来了。"愫细噘着嘴道:

"你瞧,你还没有去向校长请假,他倒先来拦阻你了!"罗杰笑道:"哪有这样的话?

他来得正好,省得我明天去找他。"便匆匆地到 客室里来。

巴克背着手,面向着外,站在窗前。他是个细高个子,背有些驼,鬓边还留着两撮子雪白的头发,头顶正中却只余下光荡荡的鲜红的脑勺子,像一只喜蛋。罗杰笑道:"晚上好,巴克先生,我正要找你呢。我们明天要到夏威夷去,虽然学校里还没有放假,我

想请你原谅我先走一步了。麦菲生可以代替我批批考卷,宿舍里的事,我想你可以交给兰勃脱。" 巴克掉转身来看着他 慢慢地说道:"哦……你要到夏威夷去。

……你太太预备一同去么?"罗杰打了个哈哈, 笑道:"照普通的习惯,度蜜月的时候,太太总是跟 着去的吧?不见得带烧饭的仆欧一同去!"巴克并不 附和着他笑,仍旧跟下去问道:

"你太太很高兴去么?"罗杰诧异地望着他,换了一副喉咙答道:"当然!"巴克涨红了脸,似乎生了气,再转念一想,叹了一声道:"安白登,你知道,她还是个孩子……一个任性的孩子……"罗杰不言语,只睁着眼望着他。巴克待要说下去,似乎有些局促不安,重新背过身子,面对着窗子,轻轻地咳嗽了一下,道:"安白登,我们在一起工作,已经有十五年了。

在这十五年里,我认为你的办事精神,种种方面使我们满意,至于你的私生活,我们没有干涉的权利。即使在有限的范围内我们有干涉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

罗杰走到窗口,问道:"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巴克?请你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们这么熟的朋友, 还用得着客气么?"巴克对他的眼睛里深深地看了一 眼,仿佛是疑心他装傻。罗杰粗声道:"到底是怎么 一回事?"巴克又咳嗽了一声,咬文嚼字地道:"我 觉得你这一次对于你自己的情感管束得欠严一些,对 于你太太的行为也管束得欠严一些,以致将把柄落在 与你不睦的人的手里……"罗杰从牙齿缝里迸出一句 话来道:"你告诉我,巴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巴克道:"昨天晚上两点钟,你太太跑到男生宿舍里, 看样子是……受了些惊吓。她对他们讲得不多,但 是……很够作他们胡思乱想的资料了。今天早上,她 来看我,叫我出来替她作主。我自然是很为难,想出 了几句话把她打发走了。想不到她一不做,二不休, 就此去找毛立士。你知道毛立士为了上次开除那两个 学生的事,很有些不高兴你。他明知她没有充分的离 婚理由:可是他一口答应为她找律师,要把这件事间 大一点。下午,你的岳母带了女儿四下里去拜访朋友, 尤其是你的同事们。现在差不多香港中等以上的英国 人家,全都知道了这件事。"

罗杰听了这些话,脸青了,可是依旧做出很安闲 的样子,人靠在窗口上,两只大拇指插在裤袋里,露 在外面的手指轻轻地拍着大腿。听到末一句,他仿佛 是忍不住了,失声笑了起来道:"这件事?……我还是 要问你,这件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犯了法 么?"巴克躲躲闪闪地答道:"在法律上......自然 是……当然是没有法律问题……"罗杰的笑的尾声, 有一些像呜咽。他突然发现他是有口难辩:就连对于 最亲信的朋友,譬如巴克,他也没有法子解释那误会。 至于其他的人,香港中等以上的英国社会,对于那些 人,他有什么话可说呢?那些人,男的像一只一只白 铁小闹钟,按着时候吃饭,喝茶,坐马桶,坐公事房, 脑筋里除了钟摆的滴嗒之外什么都没有:也许因为东 方炎热的气候的影响,钟不大准了,可是一架钟还是 一架钟。女的,成天的结绒线,茸茸的毛脸也像了拉 毛的绒线衫……他能够对这些人解释愫细的家庭教育 的缺陷么?罗杰自己喜欢做一个普通的人。现在,环 境逼迫他,把他推到大众的圈子外面去了,他才感觉 到圈子里面的愚蠢——愚蠢的残忍......圈子外面又 何尝不可怕?小蓝牙齿,庞大的黑影子在头顶上晃

动,指指戳戳……许许多多冷酷的思想像新织的蛛丝网一般地飘粘在他脸上,他摇摇头,竭力把那网子摆脱了。

他把一只手放在巴克的肩上,道:"我真是抱歉, 使你这样的为难。我明天就辞职!"

巴克道:"你打算上哪儿去?"罗杰耸了耸肩道:"可去的地方多着呢。上海,南京,北京,汉口,厦门,新加坡,有的是大学校。在中国的英国人,该不会失业罢?"巴克道:"上海我劝你不要去,那儿的大学多半是教会主办的,你知道他们对于教授的人选是特别的苛刻……我的意思是,你知道他们习常的偏见。至于北京之类的地方,学校里教会的气氛也是相当的浓厚……"罗杰笑道:

"别替我担忧了,巴克,你使我更加的过意不去。那么,明天见罢,谢谢你来告诉我这一切。"巴克道:"我真是抱歉,但是我想你一定懂得我的不得已……"罗杰笑道:"明天见!"巴克道:"十五年了,安白登……"罗杰道:"明天见!"

巴克走了之后,罗杰老是呆木木地,面向着窗外站着,依然是把两只大拇指插在裤袋里,其余的手指轻轻地拍着大腿。

跟着手上的节奏,脚跟也在地上磕笃磕笃踮动。 他借着这声浪, 盖住了他自己断断续续的抽噎。他不 能让他自己听见他自己哭泣!其实也不是哭,只是一 口气一时诱不过来。他在这种情形下不过一两分钟, 后来就好了。他要离开香港了,——香港,昨天他称 呼它为一个阴湿,郁热,异邦人的小城;今天他知道 它是他唯一的故乡。他还有母亲在英国,但是他每隔 四五年回家去一次的时候,总觉得过不惯。可是,究 竟东方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不是他的工作。 十五年前 他初到华南大学来教书的时候,他是一个热心爱着他 的工作的年青人,工作的时候,他有时也用脑子思索 一下。但是华南大学的空气不是宜于思想的。春天, 满山的杜鹃花在缠绵雨里红着,簌簌落落,落不完地 落,红不断地红。夏天,你爬过黄土的垄子去上课, 夹道开着红而热的木槿花,像许多烧残的小太阳。秋 天和冬天,空气脆而甜润,像夹心饼干。山风,海风,

呜呜吹着棕绿的,苍银色的树。你只想带着几头狗, 呼啸着去爬山,做一些不用脑子的剧烈的运动。时间 就这样过去了。十五年来,他没有换过他的讲义:物 理化学的研究是日新月异地在那里讲步着,但是他从 来不看新出的科学书籍与杂志:连以前读过的也忘了 一大半。他直到现在用的还是十万年前他所采用的教 科书。二十年前他在英国读书时,听讲的笔记,他仍 旧用作补充材料,偶然在课堂里说两句笑话,那也是 十五年来一直在讲着的。氮气的那一课有氮气的笑 话, 氢气有氢气的笑话, 氢气有氢气的笑话。这样的 一个人,只要他懂得一点点幽默,总不能够过分地看 得起自己吧?他不很看得起自己,对于他半生所致力 的大学教育,也没有多少信心。但是,无论如何,把 一千来个悠闲的年青人聚集在美丽的环境里,即使你 不去理会他们的智识与性灵一类的麻烦的东西,总也 是一件不坏的事。好也罢, 坏也罢, 他照那个方式活 了十五年了,他并没有碍着谁,他只是一个安分守己 的人,为什么愫细,那黄头发的女孩子,不让他照这 样子活下去?

想到愫细,他就到房里去找愫细。 她蹲在地上理 着箱子,膝盖上贴着挖花小茶托,身边堆着预备化装 跳舞时用的中国天青缎子补服与大红平金裙子。听见 他的脚步响,她抬起头来,但她的眼睛被低垂的灯盏 照耀得眩晕了,她看不见他。她笑道:"去了那么久!" 他不说话,只站在门口,他的巨大的影子置住了整个 屋顶。愫细以为他又像方才那么渴望地凝视着她,她 决定慷慨一点。她微微偏着头,打了个呵欠,蓝阴阴 的双眼皮,迷朦地要阖下来,笑道:"我要睡了。现 在你可以吻我一下,只一下!"罗杰听了这话,突然 觉得他的两只手臂异常沉重,被气力充满了,坠得酸 痛。他也许真的会打她。

他没有,当然他没有,他只把头向后仰着,嘿嘿地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像一串鞭炮上面炸得稀碎的小红布条子,跳在空中蹦回到他脸上,抽打他的面颊。 愫细吃了一惊,身子蹲不稳,一坐坐在地上,愕然地望着他。他好容易止住了笑,仿佛有话和她说,向她一看,又笑了起来,一路笑,一路朝外走。那天晚上,他就宿在旅馆里。 第二天,他到校长的办公处去交呈一封正式辞职的书信。

巴克玩弄着那张信纸,慢慢地问道:"当然,你 预备按照我们原来的合同上的约定,在提出辞职后, 仍旧帮我们一个月的忙?"罗杰道:"那个……如果你 认为那是绝对必要的…

…我知道,这一个月学校里是特别的忙,但是, 麦菲生可以代我批考卷,还有兰勃脱,你也表示过你 觉得他是相当的可靠……"巴克道:"无论他是怎样的 可靠,这是大考的时候,你知道这儿少不了你。"罗 杰不语。经过了这一番捣乱,他怎么能够继续和这里 的教授,助教,书记们共事?他怎么能够管束宿舍里 的学生?他很知道他们将他当做怎样的一个下流坯 子!巴克又道:"我很了解你这一次的辞职是有特殊 的原因。

在这种情形下,我不能够坚持要求你履行当初的条件。但是我仍然希望你肯在这儿多待三个礼拜,为了我们多年的交情......我昨天已经说过了,今天我愿

意再说一遍:这回的事,我是万分的对你不起。种种的地方委屈了你,我真是说不出的抱歉。也许你觉得我不够朋友。如果为了这回事我失去了你这么一个友人,那么我对我自己更感到抱歉了。但是,安白登,我想你是知道的,为了职务而对不起自己,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罗杰为他这几句话说动了心。他是巴克特别赏识的人。在过去的十五年,他办事向来是循规蹈矩,一丝不乱的,现在他应当有始有终才对。他考虑了一会,决定了道:

"好吧,我等考试完毕,开过了教职员会议再走。" 巴克站起身来和他握了握手道:"谢谢你!"罗杰也站 起身来,和他道了再会,就离开了校长室。

他早就预料到他所担任下来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事实比他所想的还要复杂。他是理科主任兼舍监。在大考期间,他和学生之间极多含有个人性质的接触。考试方面有口试,实验;在宿舍里,他不能容许他们有开夜车等等越轨行动;精神过分紧张的学生们,往往会为了一些小事争吵起来,闹到舍监跟前去;有一部分学生提前考完,心情一经松弛,必定要

有猛烈的反应 罗杰不能让他们在宿舍里举行狂欢的 集会,搅扰了其他的人。罗杰怕极了这一类的交涉, 因为学生们都是年少气盛的,不善于掩藏他们的内 心。他管理宿舍已经多年,平时得罪他们的地方自然 不少,他们向来对于他就没有好感,只是在积威之下, 不敢作任何表示。现在他自己行为不端,失去了他的 尊严,他们也就不顾体面,当着他的面出言不逊.他 一转身, 便公开地嘲笑他, 罗杰在人从中来去总觉得 背上汗湿了一大块,白外套稀皱地黏在身上。至于教 职员,他们当然比较学生们富于涵养,在表面上不但 若无其事,而且对于他特别的体贴,他们从来不提及 他的寓所的迁移,仿佛他这些年来一直住在旅馆里一 般。他们也不谈学校里的事,因为未来的计划里没有 他,也许他有些惘然。他们避免一切道德问题:小说 与电影之类的消闲品沾着男女的关系太多了,他们不 能当着他加以批评或介绍,他们也不像往常一般交替 着说东家长两家短,因为近来教职员圈内唯一的谈资 就是他的婚姻。连政治与世界大局他们也不敢轻易提 起,因为往往有一两个脾气躁的老头子会气吁吁地奉 劝大家不要忘了维持白种人在殖民地应有的声望 .于 是大家立刻寂然无声,回味罗杰安白登的丑史。许许

多多的话题,他们都怕他嫌忌讳,因而他们和他简直 没有话说,窘得可怜。他躲着他们,一半也是出于恻 隐之心,同时那种过于显著的圆滑,也使他非常难堪。 然而他最不能够忍耐的,还是一般女人对于他的态 度。女秘书,女打字员,女学生,教职员的太太们, 一个个睁着牛一般的愚笨而温柔的大眼睛望着他,把 脸吓得一红一白,怕他的不健康的下意识突然发作, 使他做出一些不该作的事来。她们鄙视他,憎恶他, 但是同时她们畏畏缩缩地喜欢一切犯罪的人,残暴 的,野蛮的,原始的男性。如果他在这儿耽得久了, 总有一天她们会把他逼成这么样的一个人。因为这 个,他更加急于要离开香港。

他把两天的工作并在一天做。愫细和他的事,他知道是非常的难于解决。英国的离婚律是特别的严峻,双方协议离婚,在法律上并不生效;除非一方面犯奸,疯狂,或因罪入狱,才有解约的希望。如果他们仅仅立约分居的话,他又不得不养活她。他在香港不能立足,要到别处去混饭吃,带着她走,她固然不情愿,连他也不情愿;不带着她走,他怎么有能力维持两份家?在目前这种敌视的局面下,愫细和她的母

亲肯谅解他的处境的艰难么?但是她们把他逼疯了,于她们也没有什么好处。他相信蜜秋儿太太总有办法;她是一个富有经验的岳母,靡丽笙和她的丈夫不是很顺利地离了婚么?

愫细早已回家去了, 蜜秋儿太太几次三番打电话 和托人来找罗杰。罗杰总是设法使人转达,说他正在 忙着,无论有什么事,总得过了这几天再讲。眼前这 几天,要他冷静地处置他的婚姻的纠纷,根本是不可 能的事。这一个礼拜六的下午,考试总算是告了一个 小段落。麦菲牛夫妇和巴克的长子约他去打网球。他 们四个人结伴打网球的习惯已经有了多年的历史了: 他们现在不能不照常地激请他 ,是因为不愿他觉得和 往日有什么异样,他不能不照常去,也是因为不愿他 们觉得和往日有什么异样。然而异样总有些异样的: 麦菲牛太太一上场便心不在焉,打了几盘就支持不 住,歇了手,巴克的儿子陪她坐在草坪边的长椅上, 看罗杰和麦菲牛单打。罗杰正在往来奔驰着,忽然觉 得球场外麦菲生太太身边多了一个女人,把手搭在眉 毛上,凝神看着他,一面看一面对麦菲牛太太说一些 话, 笑得直不起腰来。 麦菲生太太有些局促不安的样 子。他觉得他自己是动物园里的一头兽,他再也打不下去了,把网拍一丢,向麦菲生道:"我累了,让巴克陪你来几盘罢。"麦菲生笑道:"你认输了?"麦菲生太道:"人家肯认输,不像你。我看你早就该歇歇了。巴克给他父亲叫去有事。天也晚了,我们回去吧。"罗杰和麦菲生一同走出了球场。

罗杰认得那女人是哆玲妲,毛立士教授的填房太 色头发,浓得不可收拾,高高地堆在头上;牛着一个 厚重的鼻子,小肥下巴向后缩着。微微凸出的浅蓝色 大眼睛,只有笑起来的时候,眯紧了,有些妖娆。据 说她从前在天津曾经登台卖过艺,有一身灵活的肉; 但是她现在穿着一件宽大的葱白外衣,两只手插在口 袋里,把那件外衣绷得笔直,看不出身段来。毛立士 为了娶哆玲妲,曾经引起华南大学—般舆论的不满, 在罗杰闹出这件事之前,毛立士的婚姻也就算是数一 数二的耸人听闻的举动了。 罗杰自己就严格地批评过 毛立士。他们两人间的嫌隙,因此更加深了:现在毛 立十的报复 , 也就更为香甜。

哆玲妲自从搬进了华南大学的校区内,和罗杰认识了已经两三年,但是她从来没有对他那么注意过,她向罗杰和麦菲生含笑打了个招呼之后,便道:"我说,今天晚上请你们三位过来吃便饭。我丈夫待会儿要带好些朋友回来呢,大家凑个热闹。"麦菲生太太淡淡地道:"对不起,我有些事,怕不能够来了!"哆玲妲向麦菲生道:"你呢?我告诉你:我丈夫新近弄到了一瓶一八三○年的白兰地,我有点疑心他是上了当,你来尝尝看是真是假?"又向麦菲生太太笑道:"这些事只有他内行,你说是不是?"麦菲生太太不答,麦菲生笑道:

"谢谢,我准到。几点钟?" 哆玲妲道:"准八点。" 麦菲生道:

"要穿晚礼服么?" 哆玲妲道:"那用不着。安白登教授,你今天非来不可!你好久没到我们那儿去过了。" 罗杰道:"真是抱歉,我知道得晚了一些,先有了个约……" 他们一路说着话,一路走向山丛中的石阶去。哆玲妲道:"不行!早知道也得来,晚知道也得来!"

她走在罗杰后面,罗杰忽然觉得有一只手在他肩 膀上拍了两下,他满心憎厌着,浑身的肌肉起了一阵 细微的颤栗。回过头去一看,却不是她的手,是她脖 子上兜着的苔绿绸子围巾,被晚风卷着,一舐一舐地 翻到他身上来。他不由地联想到愫细的白绸浴衣,在 蜜秋儿家的阳台上……黄昏的海,九龙对岸的一长串 碧绿的汽油灯,一闪一闪地霎着眼睛……现在,又是 黄昏了,又是休息的时候,思想的时候,记得她的时 候……他怕。无论如何他不能够单独一个人呆在旅馆 里。他向哆玲妲微笑道:"我跟毛立士教授的朋友们 又谈不到一堆去;他们都是文人。" 麦菲牛插嘴道: "对了,今天轮到他们开他们的文艺座谈会,一定又 是每个人都喝得醉醺醺的。你怎么偏拣今天请客?" **咚玲妲噗嗤一笑道:"他们不是喝醉了来,也要喝醉** 了走,有什么分别?安白登教授,你不能不来看看毛 立士吃醉了的神气, 怪可笑的!"

罗杰想了一想:大伙儿一同喝醉了,也好。便道: "好吧,谢谢你,我来!" 哆玲妲穿着高跟鞋走那碎 石铺的阶梯,人摇摇晃晃的,不免胆寒,便把手搭在 罗杰肩上。罗杰先以为是她的围巾,后来发现是她的手,连忙用手去搀麦菲生太太,向麦菲生道:"你扶一扶毛立士太太。天黑了,怕摔跤!"哆玲妲只得收回了她的手,兜住麦菲生的臂膀。四个人一同走到三叉路口,哆玲妲和麦菲生夫妇分道回家,罗杰独自下山开了汽车回旅馆,换了衣服,也就快八点了,自去毛立士家赴宴。

毛立士和他们文艺座谈会的会员们,果然都是带 着七八分洒意,席间又灌了不少下去,饭后,大家围 电风扇坐着,大着舌头,而红耳赤地辩论印度独立问 题,眼看着就要提起"白种人在殖民地应有的声望" 那一节了。罗杰悄悄地走开了,去捻上了无线电。谁 知这架无线电需要修理了,一片"波波波,噗噗噗, 嘘嘘嘘"的怪响,排山倒海而来。罗杰连忙拍的一声 把它关上了, 背着手踱到窗子跟前, 靠窗朝外放着一 张绿缎子沙发,铺着翠绿织花马来凉席,席子上搁着 一本杂志,翻开的那一页上,恰巧有一张填字游戏图 表。罗杰一歪身坐了下来,在里襟的口袋上拔下了一 管自来水笔,就一个一个字填了起来。正填着,哆玲 妇走来笑道:"你一个人躲在这儿做什么?" 罗杰突

静的老处女,不禁满面羞惭,忙不迭地把那本杂志向 妇早已看得分明,在他的左首坐下了,笑道:"我顶 喜欢这玩意儿。来,来,来,让我看看:你该填得差 不多了吧?"便探过身子来拿这本杂志,身子坐在罗 杰的左首,手掌心支在罗杰的右首,经不起轻轻的一 滑,人就压在罗杰身上。她穿着一件淡黑银皮绉的紧 身袍子,胸口的衣服里仿佛养着两只小松鼠,在罗杰 的膝盖上沉重地摩擦着。罗杰猛然站起身子来,她便 咕咚—- 声滚下地去,罗杰第——要紧便是问过头来观察 屋子里的人有没有注意到他们, 幸而毛立士等论战正 酣,电风扇鸣鸣转动,无线电又有人开了,在波波波 的喝彩声。罗杰揩了一把汗: 当着毛立士的面和他太 太勾搭,那岂不是证实了他是一个色情狂患者,不打 白招, 变本加厉。 他低下头来看看哆玲妲,见她伏在地上,一动也 不动,可是他知道她并不是跌伤了或是晕厥过去。她

是在思想着。想些什么?这贪婪粗俗的女人,她在想

然觉得他这样的举动,孤芳白常,有点像—个幽娴贞

些什么?在这几秒钟内,他怕她怕到了极点。他怕她 回过脸来:他怕得立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她终于支 撑着翻过身来,坐在地上,把头枕在沙发沿上,抬起 脸来凝视着他。在这昏暗的角落里,她的润泽的脸庞 上,眉眼口鼻的轮廓反都镀上了一道光,像夜明表。 她用她那微带沙哑的喉咙低低说道:"不要把你自己 压制得太厉害呀,我劝你!" 但是他几时压制过他自 己来着?他不但不爱哆玲妲,她对于他连一些单纯的 性的吸引力都没有。他不喜欢她那一派的美。可是他 怎么知道他没有压制过他自己呢?关于他的下意识 的活动,似平谁都知道得比他多!经过了这些疑惧和 羞耻的经验以后,他还能够有正常的性生活么! 哆玲 妲又说了:"压制得太厉害,是危险的。你知道佛兰 克丁贝是怎样死的?"罗杰失声道:"佛兰克丁贝! 靡丽笙的丈夫——死了么?" 哆玲妲嗤的一声笑了, 答道:"他自杀了!我碰见他的时候,在天津,他找 不到事——"罗杰道:"他找不到事……" 哆玲妲道: "他找到了事又怎样?他还是一样的不会享受人生。 可怜的人——他有比别人更强烈的欲望。但是他一味 压制着自己。结果他有些疯了,你听见了没有,亲爱 的?"

她伸手兜住他的膝盖:"亲爱的,别苦了你自己!"她这个半截子话,他完全没有听懂。他心里盘来盘去只有一句话:"靡丽笙的丈夫被他们逼死了!靡丽笙的丈夫被他们逼死了!"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感到一阵洋溢的和平,起先他仿佛是点着灯在一间燥热的小屋里,睡不熟,颠颠倒倒做着怪梦,蚊子蠓虫绕着灯泡子团团急转像金的绿的云。后来他关上了灯。

黑暗,从小屋暗起,一直暗到宇宙的尽头,太古的洪荒——人的幻想,神的影子也没有留过踪迹的地方,浩浩荡荡的和平与寂灭。屋里和屋外打成了一片,宇宙的黑暗进到他屋子里来了。

他哆嗦了一下,身子冷了半截。哆玲妲攀住他的腿,他觉也不觉得。踉踉跄跄地向外走,哆玲妲被他出其不意地一扯,上半个身子又扑倒在地上。罗杰从人丛里穿过去,并没有和主人告别,一直走出门去了。众人一齐瞪着眼望着他,毛立士摇头道:"刚才喝的并不多,何至于醉得这个样子!"兰勃脱道:"去了也罢了。这个人……喝多了酒,说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来,

吓着了女士太太们,倒反而不好!" 哆玲妲这时候已经爬起身来,走到人前,看见一张椅子上正放着罗杰的帽子,便弹了一弹她的额角,笑道:"帽子也忘了拿!咳,我看这个人,病越发深了,只怕是好不了!" 她抓起了帽子,就跑出门去,在阶前追上了罗杰,喊道:"安白登教授,哪,你的帽子!" 把一顶帽子的溜溜地飞掷过来,恰巧落在罗杰的头上。

罗杰似乎是不大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且不回过身来,站定了,缓缓地伸手去捏捏帽檐,然后两只手扶着帽子,把它转,转,转,兜了整整的两个圈子,又摸索了半日,觉得戴合式了,便掉转身,摘下了帽子,向哆玲妲僵僵地微微鞠了一躬。

哆玲妲把两只茁壮的胳膊合抱在胸前,缩着肩膀向他一笑,便进去了。

罗杰并不下山去找他的汽车回旅馆去,却顺着山道,向男生的宿舍走来。这一条路,就是新婚的那晚上他的妻子愫细跑出去,他在后面追着喊着的那条路;那仿佛是几百年前的事了。这又是一个月夜,山

外的海上浮着黑色的岛屿,岛屿上的山,山外又是海,海外又是山。海上,山石上,树叶子上,到处都是呜呜咽咽笛子似的清辉;罗杰却只觉得他走到哪里,暗到哪里。路上遇到几批学生,他把手触一触帽檐,向他们点点头,他们是否跟他打招呼,他却看不清楚。也许他们根本不能够看见他。他像一个回家托梦的鬼,飘飘摇摇地走到他的住宅的门口,看看屋里漆黑的。连仆人房里也没有灯,想必是因为他多天没有回家,仆欧们偷空下乡去省亲去了。

他掏出钥匙来开了门进去,捻开了电灯。穿堂里面挂满了尘灰吊子,他摘下了帽子,挂在钩子上,衣帽架上的镜子也是昏昏的。他伸出一只食指来在镜子上抹了一抹,便向厨房里走来。厨房里的灯泡子不知为什么,被仆人摘了下去,他只得开了门,借着穿堂里的一点灯光,灌上了一壶水,在煤气炉子上烧着。在这烧沸一壶水的时间内,他站在一边,只管想着他的事。水快沸了,他把手按在壶柄上,可以感觉到那把温热的壶,一耸一耸地摇撼着,并且发出那呜呜的声音,仿佛是一个人在那里哭。他站在壶旁边只管发呆,一蓬热气直冲到他脸上去,脸上全湿了。

水沸了,他把水壶移过一边去。煤气的火光,像一朵硕大的黑心的蓝菊花,细长的花瓣向里拳曲着。他把火渐渐关小了,花瓣子渐渐的短了,短了,快没有了,只剩下一圈齐整的小蓝牙齿,牙齿也渐渐地隐去了,但是在完全消灭之前,突然向外一扑,伸为一两寸长的尖利的獠牙,只一刹那,就"拍"的一炸,化为乌有。他把煤气关了,又关了门,上了闩,然后重新开了煤气,但是这一次他没有擦火柴点上火。煤气所特有的幽幽的甜味,逐渐加浓;同时,罗杰安白登的这一炉香却渐渐地淡了下去,沉香屑烧完了,火熄了,灰冷了。

## (一九四三年五月)

茉莉香片我给您沏的这一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

您先倒上一杯茶——当心烫 您尖着嘴轻轻吹着它。在茶烟缭绕中,您可以看见香港的公共汽车顺着

柏油出道徐徐地驰下山来。开车的身后站了一个人, 抱着一大捆杜鹃花。人倚在窗口,那枝枝丫丫的杜鹃 花便伸到后面的一个玻璃窗外,红成一片。后面那一 个座位上坐着聂传庆,一个二十上下的男孩子。说他 是二十岁, 眉梢嘴角却又有点老杰。 同时他那窄窄的 肩膀和细长的脖子又似乎是十六七岁发育未完**全**的 样子。他穿了一件蓝绸子夹袍,捧着一叠书,侧着身 子坐着,头抵在玻璃窗上,蒙古型的鹅蛋脸,淡眉毛, 吊梢眼,衬着后面粉霞缎一般的花光,很有几分女性 美。惟有他的鼻子却是过分地高了一点,与那纤柔的 脸庞犯了冲。他嘴里衔着一张桃红色的车票,人仿佛 是盹着了。

车子突然停住了。他睁开眼一看,上来了一个同学,言教授的女儿言丹朱。他皱了一皱眉毛。他顶恨在公共汽车上碰见熟人,因为车子轰隆轰隆开着,他实在没法听见他们说话。

他的耳朵有点聋,是给他父亲打的。

言丹朱大约是刚洗了头发,还没干,正中挑了一条路子,电烫的发梢不很鬈了,直直地披了下来,像美国漫画里的红印度小孩。滚圆的脸,晒成了赤金色。眉眼浓秀,个子不高,可是很丰满。她一上车就向他笑着点了个头,向这边走了过来,在他身旁坐下,问道:"回家去么?"传庆凑到她跟前,方才听清楚了,答道:"嗳。"

卖票的过来要钱,传庆把手伸到袍子里去掏皮夹子,丹朱道:"我是月季票。"又道:"你这学期选了什么课?"传庆道:"跟从前差不多,没有多大变动。"丹朱笑道:"我爸爸教的文学史,你还念吗?"传庆点点头。丹朱笑道:"你知道么?

我也选了这一课。"传庆诧异道:"你打算做你爸爸的学生?"

丹朱扑嗤一笑道:"可不是!起先他不肯呢!他 弄不惯有个女儿在那里随班听讲,他怕他会觉得窘。 还有一层,他在家里跟我们玩笑惯了的,上了堂,也 许我倚仗着是自己家里人,照常的问长问短,跟他唠 叨。他又板不起脸来!结果我向他赌神罚咒说:上他的课,我无论有什么疑难的地方,绝对不开口。他这才答应了。"传庆微微地叹了一口气道:"言教授……

人是好的!"丹朱笑道:"怎么?他做先生,不好么?你不喜欢上他的课?"传庆道:"你看看我的分数单子,就知道他不喜欢我。"丹朱道:"哪儿来的话?他对你特别严,因为你是上海来的,国文程度比香港的学生高。他常常夸你来着,说你就是有点懒。"

传庆掉过头去不言语,把脸贴在玻璃上。他不能老是凑在她跟前,用全副精神听她说话。让人瞧见了,准得产生某种误会。说闲话的人已经不少了,就是因为言丹朱总是找着他。

在学校里,谁都不理他。他自己觉得不得人心, 越发的避着人,可是他躲不了丹朱。

丹朱——他不懂她的存心。她并不短少朋友。虽然她才在华南大学读了半年书,已经在校花队里有了相当的地位。凭什么她愿意和他接近?他斜着眼向她

一瞟。一件白绒线紧身背心把她的厚实的胸脯子和小小的腰塑成了石膏像。他重新别过头去,把额角在玻璃窗上揉擦着。他不爱看见女孩子,尤其是健全美丽的女孩子,因为她们对于自己分外的感到不满意。

丹朱又说话了。他摆着盾毛勉强笑道:"对不起, 没听见。"

她提高了声音又说了一遍,说了一半,他又听不仔细了。幸而他是沉默惯了的,她得不到他的答复,也就恬然不以为怪。

末后她有一句话,他却凑巧听懂了。她低下头去,只管把绒线背心往下扯,扯下去又缩上去了。她微笑着道:"前天我告诉你的关于德荃写给我的那封信,请你忘记掉它罢。只当我没有说过。"传庆道:"为什么?"丹朱道:"为什么?……那是很明显的。我不该把这种事告诉人。我太孩子气了,肚子里搁不住两句话!"传庆把身子往前探着,两肘支在膝盖上,只是笑。丹朱也跟着他向前俯着一点,郑重地问道:"传庆,你没有误会我的意思罢?

我告诉你那些话,决不是夸耀。我——我不能不跟人谈谈,因为有些话闷在心里太难受了...

...

像德荃,我拒绝了他,就失去了他那样的一个朋友。我爱和他做朋友。我爱和许多人做朋友,至于其他的问题,我们年纪太小了,根本谈不到。可是……可是他们一个个的都那么认真!"

隔了一会,她又问道:"传庆,你嫌烦么?"传庆摇摇头。

丹朱道:"我不知为什么,这些话我对谁也不说,除了你。"传庆道:"我也不懂为什么。"丹朱道:"我想是因为……因为我把你当做一个女孩子看待。"传庆酸酸地笑了一声道:"是吗?

你的女朋友也多得很,怎么单拣中了我呢?"丹 朱道:"因为只有你能够守秘密。"传庆倒抽了一口冷 气道:"是的,因为我没有朋友,没有人可告诉。"丹朱忙道:"你又误会了我的意思!"

两人半晌都没做声。丹朱叹了口气道:"我说错了话,但是……但是,传庆,为什么你不试着交几个朋友?玩儿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也有个伴。你为什么不邀我们上你家里去打网球?我知道你们有个网球场。"传庆笑道:"我们的网球场,很少有机会腾出来打网球。

多半是晾满了衣裳,天暖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煮 鸦片烟。"丹朱顿住了口,说不下去了。

传庆回过头去向着窗外。那公共汽车猛地转了一个弯,人手里的杜鹃花受了震,簌簌乱飞。传庆再看丹朱时,不禁咦了一声道:"你哭了!"丹朱道:"我哭做什么?我从来不哭的!"

然而她终于凄哽地质问道:"你……你老是使我觉得我犯了法……仿佛我没有权利这么快乐!其实,我快乐,又不碍着你什么!"

传庆取过她手里的书,把上面的水渍子擦了一擦,道:

"这是言教授新编的讲义么?我还没有买呢。你想可笑么,我跟他念了半年书,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丹朱道:"我喜欢他的名字。我常常告诉他,他的名字比人漂亮。"传庆在书面上找到了,读出来道:"言子夜……"他把书搁了下来,偏着头想了一想,又拿起来念了一遍道:"言子夜……"这一次,他有点犹疑,仿佛不大认识这几个字。丹朱道:"这名字取得不好么?"传庆笑道:"好!怎么不好!知道你有个好爸爸!什么都好,就是把你惯坏了!"丹朱轻轻地啐了一声,站起身来道:"我该下去了。再见罢!"

她走了,传庆把头靠在玻璃窗上,又仿佛盹着了似的。前面站着的抱着杜鹃花的人也下去了,窗外少了杜鹃花,只剩下灰色的街。他的脸,换了一副背景,也似乎是黄了,暗了。

车再转了个弯。棕榈树沙沙地擦着窗户,他跳起身来,拉了拉铃,车停了,他就下了车。

他家是一座大宅。他们初从上海搬来的时候,满院子的花木。没两三年的工夫,枯的枯,死的死,砍掉的砍掉,太阳光晒着,满眼的荒凉。一个打杂的,在草地上拖翻了一张藤椅子,把一壶滚水浇了上去,杀臭虫。

屋子里面,黑沉沉的穿堂,只看见那朱漆楼梯的扶手上,一线流光,回环曲折,远远的上去了。传庆蹑手蹑脚上了楼,觑人不见,一溜烟向他的卧室里奔去。不料那陈旧的地板吱吱格格一阵响,让刘妈听见了,迎面拦住道:"少爷回来了!

见过了老太太没有?"传庆道:"待会儿吃饭的时候总要见到的,忙什么?"刘妈一把揪住他的袖子道:"又来了!你别是又做了什么亏心事?鬼鬼祟祟地躲着人!趁早去罢,打个照面就完事了。不去,又是一场气!"传庆忽然年纪小了七八岁,咬紧了牙,抵死不肯去。刘妈越是推推搡搡,他越是挨挨蹭蹭。

刘妈是他母亲当初陪嫁的女佣。在家里,他憎厌刘妈,正如同在学校里他憎厌言丹朱一般。寒天里,人冻得木木的,倒也罢了。一点点的微温,更使他觉得冷的彻骨酸心。

他终于因为憎恶刘妈的缘故,只求脱身,答应去见他父亲与后母。他父亲聂介臣,汗衫外面罩着一件油渍斑斑的雪青软缎小背心,他后母蓬着头,一身黑,面对面躺在烟铺上。

他上前呼了"爸爸,妈!"两人都似理非理地哼了一声。传庆心里一块石头方才落了地,猜着今天大约没有事犯到他们手里。

他父亲问道:"学费付了?"传庆在烟榻旁边一张沙发椅上坐下,答道:"付了。"他父亲道:"选了几样什么?"传庆道:"英文历史,十九世纪英文散文——"他父亲道:"你那个英文——算了罢!跷脚驴子跟马跑,跑折了腿,也是空的!"

他后母笑道:"人家是少爷脾气。大不了,家里请个补课先生,随时给他做枪手。"他父亲道:"我可没那个闲钱给他请家庭教师。还选了什么?"传庆道:"中国文学史。"他父亲道:

"那可便宜了你!唐诗,宋词,你早读过了。" 他后母道:"别的本事没有,就会偷懒!"

传庆把头低了又低,差一点垂到地上去。身子向前伛偻着,一只手握着鞋带的尖端的小铁管,在皮鞋上轻轻刮着。他父亲在烟炕上翻过身来,捏着一卷报纸,在他颈子上刷地敲了一下,喝道:"一双手,闲着没事干,就会糟蹋东西!"他后母道:"去,去,去罢!到那边去烧几个烟泡。"

传庆坐到墙角里一只小凳上。就着矮茶几烧烟,他后母今天却是特别的兴致好,拿起描金小茶壶喝了一口茶,抿着嘴笑道:"传庆,你在学校里有女朋友没有?"他父亲道:"他呀,连男朋友都没有,也配交女朋友。"他后母笑道:"传庆,我问你,外面有人说,有个姓言的小姐,也是上海来的,在那儿追求你。

有这话没有?"传庆红了脸,道:"言丹朱——她的朋友多着呢!哪儿就会看上了我?"他父亲道:"谁说她看上你来着?还不是看上了你的钱!看上你!就凭你?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传庆想道:"我的钱?我的钱?"

总有一天罢,钱是他的,他可以任意地在支票簿上签字。

他从十二三岁起就那么盼望着,并且他曾经提早练习过了,将他的名字歪歪斜斜,急如风雨地写在一张作废的支票上,左一个,右一个,"聂传庆,聂传庆,聂传庆,英传此,雄纠纠地,"聂传庆,聂传庆。"可是他爸爸重重地打了他一个嘴巴子,劈手将支票夺了过来搓成团,向他脸上抛去。为什么?

因为那触动了他爸爸暗藏着的恐惧。钱到了他手里,他会发疯似地胡花么?这畏葸的阴沉的白痴似的孩子。他爸爸并不是有意把他训练成这样的一个人。现在他爸爸见了他,只感到愤怒与无可奈何,私下里又有点害怕。他爸爸说过的:"打了他,倒是不哭,

就那么瞪大了眼睛朝人看着。我就顶恨他朝人瞪着眼看——见了就有气!"传庆这时候,手里烧着烟,忍不住又睁大了那惶惑的眼睛,呆瞪瞪望着他父亲。总有一天……那时候,是他的天下了,可是他已经被作践得不像人。

## 奇异的胜利!

烟签上的鸦片淋到烟灯里去。传庆吃了一惊,只怕被他们瞧见了,幸而老妈子进来报说许家二姑太太来了,一混就混了过去。他爸爸向他说道:"你趁早给我出去罢!贼头鬼脑的,一点丈夫气也没有,让人家笑你,你不难为情,我还难为情呢!"他后母道:"这孩子,什么病也没有,就是骨瘦如柴,叫人家瞧着,还当我们待亏了他!成天也没有见他少吃少喝!"

传庆垂着头出了房,迎面来了女客,他一闪闪在阴影里,四顾无人,方才走进他自己的卧室,翻了一翻从学校里带回来的几本书。他记起了言丹朱屡次劝他用功的话,忽然兴起,一鼓作气地打算做点功课。满屋子雾腾腾的,是隔壁飘过来的鸦片烟香。他生在

这空气里,长在这空气里,可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闻了这气味就一阵阵的发晕,只想呕。还是楼底下客室里清净点。他夹了书向下跑,满心的烦躁。客室里有着淡淡的太阳与灰尘。霁红花瓶里插着鸡毛帚子。他在正中的红木方桌旁边坐下,伏在大理石桌面上。桌面冰凉的,像公共汽车上的玻璃窗。

窗外的杜鹃花,窗里的言丹朱……丹朱的父亲是 言子夜。

那名字,他小时候,还不大识字,就见到了。在一本破旧的《早潮》杂志封里的空页上,他曾经一个字一个字吃力地认着:

"碧落女史清玩。言子夜赠。"他的母亲的名字 是冯碧落。

他随手拖过一本教科书来,头枕在袖子上,看了几页。他仿佛又回到了从前那不大识字的年龄,一个字一个字吃力地认,也不知道念的是什么。忽见刘妈

走了进来道:"少爷,让开点。"她取下肩上搭着的桌布,铺在桌上,桌脚上缚了带。

传庆道:"怎么?要打牌?"刘妈道:"三缺一, 打了电话去请舅老爷去了。"说着,又见打杂的进来 换上一只一百支光的电灯泡子。传庆只得收拾了课 本,依旧回到楼上来。

他的卧室的角落里堆着一只大藤箱,里面全是破烂的书。

他记得有一叠《早潮》杂志在那儿。藤箱上面横缚着一根皮带,他太懒了,也不去脱掉它,就把箱子盖的一头撬了起来,把手伸进去,一阵乱掀乱翻。突然,他想了起来,《早潮》杂志在他们搬家的时候早已散失了,一本也不剩。

他就让两只手夹在箱子里,被箱子盖紧紧压着。 头垂着,颈骨仿佛折断了似的。蓝夹袍的领子直竖着, 太阳光暖烘烘地从领圈里一直晒进去,晒到颈窝里, 可是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好像天快黑了——已经黑 了。他一个人守在窗子跟前,他心里的天也跟着黑下去。说不出来的昏暗的哀愁……像梦里面似的,那守在窗子前面的人,先是他自己,一刹那间,他看清楚了,那是他母亲。她的前刘海长长地垂着,俯着头,脸庞的尖尖的下半部只是一点白影子,至于那青郁郁的眼与眉,那只是影子里面的影子。然而他肯定地知道那是他死去的母亲冯碧落。

他四岁上就没有了母亲,但是他认识她,从她的 照片上。

她婚前的照片只有一张,她穿着古式的摹本缎袄,有着小小的蝙蝠的暗花。现在,窗子前面的人像渐渐明晰,他可以看见她的秋香色摹本缎袄上的蝙蝠。她在那里等候一个人,一个消息。她明知道消息是不会来的。她心里的天,迟迟地黑了下去。……传庆的身子痛苦地抽搐了一下。他不知道那究竟是他母亲还是他自己。

至于那无名的磨人的忧郁,他现在明白了,那就 是爱——二十多年前的,绝望的爱。二十多年后,刀 子生了锈了,然而还是刀。在他母亲心里的一把刀, 又在他心里绞动了。

传庆费了大劲,方始抬起头来。一切的幻像迅速 地消灭了。刚才那一会儿,他仿佛是一个旧式的摄影师,钻在黑布里为人拍照片,在摄影机的镜子里瞥见 了他母亲。他从箱子盖底下抽出他的手,把嘴凑上去, 怔怔地吮着手背上的红痕。

关于他母亲,他知道得很少。他知道她没有爱过他父亲。

就为了这个,他父亲恨她。她死了,就迁怒到她 丢下的孩子身上。要不然,虽说有后母挑拨着,他父 亲对他也不会这么刻毒。他母亲没有爱过他父亲—— 她爱过别人么?……亲友圈中恍惚有这么一个传说。 他后母嫁到聂家来,是亲上加亲,因此他后母也有所 风闻。她当然不肯让人们忘怀了这件事,当着传庆的 面她也议论过他母亲。任何的话,到了她嘴里就不大 好听。碧落的陪嫁的女佣刘妈就是为了不能忍耐她对 于亡人的诬蔑,每每气急败坏地向其它的仆人辩白着。于是传庆有机会听到了一点他认为可靠的事实。

用现代的眼光看来,那一点事实是平淡得可怜。 冯碧落结婚的那年是十八岁。在订亲以前,她曾经有一个时期渴望着进学校读书。在冯家这样的守旧的人家,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然而她还是和几个表妹们背地偷偷地计划着。表妹们因为年纪小得多,父母又放纵些,终于如愿以偿了。她们决定投考中西女塾,请了一个远房亲戚来补课。言子夜辈分比她们小,年纪却比她们长,在大学里已经读了两年书。碧落一面艳羡着表妹们的幸运,一面对于进学校的梦依旧不甘放弃,因此对于她们投考的一切仍然是非常的关心。在表妹那儿她遇见了言子夜几次。他们始终没有单独地谈过话。

言家托了人出来说亲。碧落的母亲还没有开口回答,她祖父丢下的老姨娘坐在一旁吸水烟,先格吱一笑,插嘴道:

"现在提这件事,可太早了一点!"那媒人陪笑道:"小姐年纪也不小了——"老姨娘笑道:"我倒不是指她的年纪!常熟言家再强些也是个生意人家。他们少爷若是读书发达,再传个两三代,再到我们这儿来提亲,那还有个商量的余地。现在……可太早了!"媒人见不是话,只得去回掉了言家。言子夜辗转听到了冯家的答复,这一气非同小可,便将这事搁了下来。

然而此后他们似乎还会面过一次。那绝对不能够是偶然的机缘,因为既经提过亲,双方都要避嫌疑了。最后的短短的会晤,大约是碧落的主动。碧落暗示子夜重新再托人在她父母跟前疏通,因为她父母并没有过斩钉截铁的拒绝的表示。

但是子夜年少气盛,不愿意再三地被斥为"高攀",使他的家庭受更严重的侮辱。他告诉碧落,他不久就打算出国留学。她可以采取断然的行动,他们两个人一同走。可是碧落不能这样做。传庆回想到这一部分不能不恨他的母亲,但是他也承认,她有她的不得已。二十年前是二十年前呵!她得顾全她的家声,她得顾全子夜的前途。

子夜单身出国去了。他回来的时候,冯家早把碧落嫁给了聂介臣。子夜先后也有几段罗曼史。至于他怎样娶了丹朱的母亲,一个南国女郎,近年来怎样移家到香港,传庆却没有听见说过。

关于碧落的嫁后生涯,传庆可不敢揣想。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她死了,她完了,可是还有传庆呢?凭什么传庆要受这个罪?碧落嫁到聂家来,至少是清醒的牺牲。 传庆生在聂家,可是一点选择的权利也没有。屏风上 又添上了一只鸟,打死他也不能飞下屏风去。他跟着 他父亲二十年,已经给制造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残废, 即使给了他自由,他也跑不了。

跑不了!跑不了!索性完全没有避免的希望,倒也死心塌地了。但是他现在初次把所有的零星的传闻

与揣测,聚集在一起,拼凑一段故事,他方才知道: 二十多年前,他还是没有出世的时候,他有脱逃的希望。他母亲有嫁给言子夜的可能性。差一点,他就是 言子夜的孩子,言丹朱的哥哥。也许他就是言丹朱。 有了他,就没有她。

第二天,在学校里,上到中国文学史那一课,传 庆心里乱极了。他远远看见言丹朱抱着厚沉沉的漆皮 笔记夹子,悄悄地溜了进来,在前排的偏左,教授的 眼光射不到的地方,拣了一个座位,大约是惟恐引起 了她父亲的注意,分了他的心。

她掉过头来,向传庆微微一笑。她身边还有一个空位,传庆隔壁的一个男学生便推了传庆一下,撺掇他去坐在她身旁。传庆摇摇头。那人笑道:"就有你这样的傻子!你是怕折了你的福还是怎么着?你不去,我去!"说罢,刚刚站起身来,另有几个学生早已一拥而前,其中有一个捷足先登,占了那座位。

那时虽然还是晚春天气,业已暴热。丹朱在旗袍 上加了一件长袖子的白纱外套。她侧过身来和旁边的 人有说有笑的,一手托着腮。她那活泼的赤金色的脸和胳膊,在轻纱掩映中,像玻璃杯里滟滟的琥珀酒。然而她在传庆眼中,并不仅仅引起一种单纯的美感。他在那里想:她长得并不像言子夜。那么,她一定是像她的母亲,言子夜所娶的那南国姑娘。言子夜是苍白的,略微有点瘦削,大部分的男子的美,是要到三十岁以后方才更为显著,言子夜就是一个例子。算起来他该过了四十五岁吧?可是看上去要年轻得多。

言子夜进来了,走上了讲台。传庆仿佛觉得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一般。传庆这是第一次感觉到中国长袍的一种特殊的萧条的美。传庆自己为了经济的缘故穿着袍褂,但是像一般的青年,他是喜欢西装的。然而那宽大的灰色绸袍,那松垂的衣褶,在言子夜身上,更加显出了身材的秀拔。传庆不由地幻想着:如果他是言子夜的孩子,他长得像言子夜么?十有八九是像的,因为他是男孩子,和丹朱不同。

言子夜翻开了点名簿:"李铭光,董德基,王丽芬,王宗维,王孝贻,聂传庆……"传庆答应了一声,

自己疑心自己的声音有些异样,先把脸急红了。然而 言子夜继续叫了下去:

"秦德芬,张师贤……"一只手撑在桌面上,一只手悠闲地擎着点名簿——一个经历过世道艰难,然而生命中并不缺少一些小小的快乐的人。

传庆想着,在他的血管中,或许会流着这个人的 血。呵,如果……如果该是什么样的果子呢?该是淡 青色的晶莹多汁的果子,像荔枝而没有核,甜里面带 着点辛酸。如果……如果他母亲当初略微仟性,自私 一点 和言子夜诀别的最后一分钟 在情感的支配下 , 她或者会改变了初衷,向他说:"从前我的一切,都 是爹妈做的主。现在你......你替我做主罢。你说怎样 就怎样。"如果她不是那么瞻前顾后——顾后!她果 真顾到了未来么?她替她未来的子女设想过么?她 害了她的孩子!传庆并不是不知道他对于他母亲的谴 责是不公正的。她那时候到底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 子,有那么坚强的道德观念,已经是难得的了。任何 人遇到难解决的问题,也只能够"行其心之所安"罢 了。他能怪他的母亲么?

言教授背过身去在黑板上写字,学生都沙沙地抄写着,可是传庆的心不在书上。

吃了一个"如果",再剥一个"如果",譬如说, 他母亲和言子夜结了婚,他们的同居生活也许并不是 悠久的无瑕的快乐。传庆从刘妈那里知道碧落是一个 心细如发的善感的女人。 丹朱也曾经告诉他:言子夜 的脾气相当的"梗",而且也喜欢多心。相爱着的人 又是往往地爱闹意见,反而是漠不相干的人能够互相 容忍。同时, 碧落这样的和家庭决裂了, 也是为当时 的社会所不容许。 子夜的婚姻,不免为他的前途上的 牵累。近十年来,一般人的观念固然改变了,然而子 夜早已几经蹉跎, 灭了锐气。一个男子, 事业上不得 意,家里的种种小误会与口舌更是免不了的。那么, 这一切对于他们的孩子有不良的影响么?

不,只是好!小小的忧愁与困难可以养成严肃的 人生观。 传庆相信,如果他是子夜与碧落的孩子,他比起现在的丹朱,一定较为深沉,有思想。

同时,一个有爱情的家庭里面的孩子,不论生活如何的不安定,仍旧是富于自信心与同情——积极,进取,勇敢。丹朱的优点他想必都有,丹朱没有的他也有。

他的眼光又射到前排坐着的丹朱身上。丹朱凝神听着言教授讲书,偏着脸,嘴微微张着一点,用一支铅笔轻轻叩着小而白的门牙。她的脸庞的侧影有极流丽的线条,尤其是那孩子气的短短的鼻子。鼻子上亮莹莹地略微有点油汗,使她更加像一个喷水池里湿濡的铜像。

她在华南大学专攻科学,可是也匀出一部分的时间来读点文学史什么的。她对于任何事物都感到广泛的兴趣,对于任何人也感到广泛的兴趣。她对于同学们的一视同仁,传庆突然想出了两个字的评语:滥交。她跟谁都搭讪,然而别人有了比友谊更进一步的要求的时候,她又躲开了,理由是他们都在求学时代,没

有资格谈恋爱。那算什么?毕了业,她又能做什么事?归根究底还不是嫁人!传庆越想越觉得她的浅薄无聊。如果他有了她这么良好的家庭背景,他一定能够利用这机会,做一个完美的人。总之,他不喜欢言丹朱。

他对于丹朱的憎恨,正像他对言子夜的畸形的倾慕,与日俱增。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当然他不能够读书,学期终了的时候,他的考试结果,样样都糟,惟有文学史更为凄惨,距离及格很远,他父亲把他大骂了一顿,然而还是托了人去向学校当局关说,再给他一个机会,秋季开学后让他仍旧随班上课。

传庆重新到学校里来的时候,精神上的变态,非但没有痊愈,反而加深了,因为其中隔了一个暑假,他有无限的闲暇,从容地反省他的痛苦的根源。他和他父亲聂介臣日常接触的机会比以前更多了。他发现他有好些地方酷肖他父亲,不但是面部轮廓与五官四肢,连行步的姿态与种种小动作都像。

他深恶痛嫉那存在于他自身内的聂介臣。他有方 法可以躲避他父亲,但是他自己是永远寸步不离地跟 在身边的。

整天他伏在卧室角落里那只藤箱上做着"白日梦"。往往刘妈走过来愕然叫道:"那么辣的太阳晒在身上,觉也不觉得?

越大越糊涂,索性连冷热也不知道了!还不快坐过去!"他懒得动,就坐在地上,昏昏地把额角抵在藤箱上,许久许久,额上满是粼粼的凸凹的痕迹。

快开学的时候,他父亲把他叫去告诫了一番道: "你再不学好,用不着往下念了!念也是白念,不过 是替聂家丢人!"

他因为不愿意辍学,的确下了一番苦功。各种功课倒潦潦草草可以交代得过去了,惟有他父亲认为他应当最有把握的文学史,依旧是一蹶不振,毫无起色。如果改选其他的一课,学分又要吃亏太多,因此没奈何只得继续读下去。

照例圣诞节和新年的假期完毕后就要大考了。圣诞节的前夜,上午照常上课。言教授要想看看学生们的功课是否温习得有些眉目了,特地举行了一个非正式的口试。叫到了传庆,连叫了他两三声,传庆方才听见了,言教授先就有了三分不悦,道:"关于七言诗的起源,你告诉我们一点。"传庆乞乞缩缩站在那里,眼睛不敢望着他,嗫嚅道:"七言诗的起源…

… "满屋子静悄悄地。传庆觉得丹朱一定在那里看着他——看着他丢聂家的人。不,丢母亲的人!言子夜夫人的孩子,看着冯碧落的孩子出丑。他不能不说点什么,教室里这么静。他舔了舔嘴唇,缓缓地说道:"七言诗的起源……七言的起源……呃……呢……起源诗的七言!"

背后有人笑。连言丹朱也忍不住扑嗤一笑。有许 多男生本来没想笑,见言丹朱笑了,也都心痒痒地笑 了起来。言子夜见满屋子人笑成一片,只当做传庆有 心打趣,便沉下了脸,将书重重的向桌上一掼,冷笑 道:"哦,原来这是个笑话!对不起,我没领略到你的幽默!"

众人一个个的渐渐敛起了笑容,子夜又道:"聂传庆,我早就注意到你了。从上学期起,你就失魂落魄的。我在讲台上说的话,有一句进你的脑子去没有?

你记过一句笔记没有?——你若是不爱念书,谁 也不能逼着你念。趁早别来了,白耽搁了你的同班生 的时候,也耽搁了我的时候!"

传庆听他这口气与自己的父亲如出一辙,忍不住 哭了。他用手护着脸,然而言子夜还是看见了。子夜 生平最恨人哭,连女人的哭泣他都觉得是一种弱者的 要挟行为,至于淌眼抹泪的男子,那更是无耻之尤, 因此分外的怒上心来,厉声喝道:

"你也不怕难为情!中国的青年都像了你,中国 早该亡了!" 这句话更像锥子似地刺进传庆心里去,他索性坐下身来,伏在台上放声哭了起来,子夜道:"你要哭,到外面哭去!我不能让你搅扰了别人。我们还要上课呢!"传庆的哭,一发不可克制,呜咽的声音,一阵比一阵响。他的耳朵又有点聋,竟听不见子夜后来说的话。子夜向前走了一步,指着门,大声道:"你这就给我出去!"传庆站起身,跌跌冲冲走了出去。

当天晚上,华南大学在半山中的男生宿舍里举行圣诞夜的跳舞会。传庆是未满一年的新生,所以也照例被迫购票参加。他父亲觉得既然花钱买了票,不能不放他去,不然,白让学校占了他们一个便宜,因此竟破天荒地容许他单身赴宴。

传庆乘车来到山脚下,并不打算赴会,只管向丛山中走去。他预备走一晚上的路,消磨这狂欢的圣诞夜。在家里,他知道他不能够睡觉,心绪过于紊乱了。香港虽说是没有严寒的季节,圣诞节夜却也是够冷的。满山植着矮矮的松杉,满天堆着石青的云。云和树一般被风嘘溜溜吹着,东边浓了,西边稀了,推推挤挤,一会儿黑压压拥成了一团,一会儿又化为一蓬

绿气,散了开来。林子里的风,呜呜吼着,像捌犬的怒声。较远的还有海面上的风,因为远,就有点凄然,像哀哀的狗哭。

传庆双手筒在袖子里,缩着头,急急地顺着石级 走上来。

走过了末了一盏路灯,以后的路是漆黑的,但是他走熟了,认得出水门汀道的淡白的边缘。并且他喜欢黑。在黑暗中他可以暂时遗失了自己,脚底下的沙石嘁擦嘁擦响了。是谁?

是聂传庆么?"中国的青年都像了他,中国就要 亡了"的那个人?

就是他?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太黑了,瞧不清。

他父亲骂他为"猪,狗",再骂得厉害些也不打紧,因为他根本看不起他父亲。可是言子夜轻轻的一句话就使他痛心疾首,死也不能忘记。

他只顾往前走,也不知走了多少时辰,摸着黑,许是又绕回来了。一转弯,有一盏路灯。一群年青人说着笑着,迎面走了过来,跳舞会该是散了罢?传庆掉过头来就朝着相反的方向走。他听见言丹朱的嗓子在后面叫:"传庆!传庆!"更加走得快。丹朱追了他几步,站住了脚,又回过身来,向她的舞伴们笑道:"再会罢!我要赶上去跟我们那位爱闹蹩扭的姑娘说两句话。"众人道:"可是你总得有人送你回家!"丹朱道:"不要紧,我叫传庆送我回去,也是一样的!"众人还有些踌躇,丹朱笑道:"行!行!真的不要紧!" 说着,提起了她的衣服,就向传庆追来。

传庆见她真来了,只得放慢了脚步。丹朱跑得喘吁吁的,问道:"传庆,你怎么不来跳舞?"传庆道: "我不会跳。"丹朱又道:"你在这儿做什么?"传庆道:"不做什么。"

丹朱道:

"你送我回家,成么?"传庆不答,但是他们渐渐向山巅走去,她的家就在山巅。路还是黑的,只看见她的银白的鞋尖在地上一亮一亮。

丹朱再开口的时候,传庆觉得她说话从来没有这么的艰涩迟缓。她说:"你知道吗?今天下课后我找了你半天,你已经回去了。你家的住址我知道,可是你一向不愿意我们到你那儿来……!"传庆依旧是不赞一词。丹朱又道:"今天的事,你得原谅我父亲。他……他做事向来是太认真了,而华南大学的情形使一个认真教书的人不能不灰心——香港一般学生的中文这么糟,可又还看不起中文,不肯虚心研究,你叫他怎么不发急?只有你一个人,国文的根基比谁都强,你又使他失望,你……你想……你替他想想……"传庆只是默然。

丹朱道:"他跟你发脾气的原因,你现在明白了 罢?……

传庆,你若是原谅了他,你就得向他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近来这样的失常。你知道我爸爸是个热心 人。我相信他一定肯尽他的能力来帮助你。你告诉我, 让我来转告他?行不行?"

告诉丹朱?告诉言子夜?他还记得冯碧落么?记也许记得,可是他是见多识广的男子,一生的恋爱并不止这一次,而碧落只爱过他一个人……从前的女人,一点点小事便放在心上辗转,辗转,辗转思想着,在黄昏的窗前,在雨夜,在惨淡的黎明。呵,从前的人,……

传庆只觉得胸头充塞了吐不出来的冤郁。丹朱又 逼紧了一步,问道:"传庆,是你家里的事么?"传 庆淡淡地笑道:

## "你也太好管闲事了!"

丹朱并没有生气,反而跟着他笑了。她绝对想不到传庆当真在那里憎嫌她,因为谁都喜欢她。风刮下来的松枝子打到她头上来,她"哟!"了一声,向传庆身后一躲,趁势挽住了传庆的臂膀,柔声道:"到

底为什么?"传庆撒开了她的手道:"为什么!为什么!我倒要问问你:为什么你老是缠着我?

女孩子家,也不顾个脸面!也不替你父亲想想! "丹朱听了这话,不由得倒退了一步。

他在前面走,她在后面跟着,可是两人距离着两三尺远。

她幽幽地叹了口气道:"对不起,我又忘了,男 女有别!

我老是以为我年纪还小呢!我家里的人都拿我当孩子看待。"

传庆又跳了起来道:"三句话离不了你的家!谁不知道你有个模范家庭!就可惜你不是一个模范女儿!"丹朱道:"听你的口气,仿佛你就是见不得我似的!仿佛我的快乐,使你不快乐。——可是,传庆,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你到底——"

传庆道:"到底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我妒忌你——妒忌你美,你聪明,你有人缘!"丹朱道:"你就不肯同我说一句正经话!传庆,你知道我是你的朋友,我要你快乐——"传庆道:"你要分点快乐给我,是不是?你饱了,你把桌上的面包屑扫下来喂狗吃,是不是?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宁死也不要!"

山路转了一个弯,豁然开朗,露出整个的天与海。 路旁有一片悬空的平坦的山崖,围着一圈半圆形的铁 栏杆。传庆在前面走着,一回头,不见丹朱在后面, 再一看,她却倚在栏杆上。崖脚下的松涛,奔腾澎湃, 更有一种耐冷的树,叶子一面儿绿一面儿白,大风吹 着,满山的叶子掀腾翻覆,只看见点点银光四溅。云 开外,冬天的微黄的月亮出来了,白苍苍的天与海在 丹朱身后张开了云母石屏风, 她披着翡翠绿天鹅绒的 斗篷,上面连着风兜,风兜的里子是白色天鹅绒。在 严冬她也喜欢穿白的,因为白色和她黝暗的皮肤是鲜 明的对照。传庆从来没看见过她这么盛装过。风兜半 褪在她脑后,露出高高堆在顶上的鬈发。背着光,她 的脸看不分明,只觉得她的一双眼,灼灼地注视着他。

传庆垂下了眼睛,反剪了手,直挺挺站着。半晌, 他重新抬起头来,简截地问道:"走不走?"

她那时已经掉过身去,背对着他。风越发猖狂了,把她的斗篷涨得圆鼓鼓地,直飘到她头上去。她底下穿着一件绿阴阴的白丝绒长袍,乍一看,那斗篷浮在空中仿佛一柄偌大的降落伞,伞底下飘飘荡荡坠着她莹白的身躯——是月宫里派遣来的伞兵么?

传庆徐徐走到她身旁。丹朱在那里恋爱着他么?不能够罢?然而,她的确是再三地谋与他接近。譬如说今天晚上,深更半夜她陪着他在空山里乱跑。平时她和同学们玩是玩,笑是笑,似乎很有分寸,并不是一味放荡的人。为什么视他为例外呢?他再将她适才的言行回味了一番。在一个女孩子,那已经是很明显的表示了罢?

他恨她,可是他是一个无能的人,光是恨,有什么用?如果她爱他的话,他就有支配她的权力,可以对于她施行种种绝密的精神上的虐待。那是他唯一的报复的希望。

他颤声问道:"丹朱,你有一点儿喜欢我么?...... 一点儿?"

她真不怕冷,赤裸着的手臂从斗篷里伸出来,搁在栏杆上。他双手握住了它,伛下头去,想把脸颊偎在她的手臂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半空中停住了,眼泪纷纷地落下来。

他伏在栏杆上,枕着手臂——他自己的。

她有点儿爱他么?他不要报复,只要一点爱—— 尤其是言家的人的爱。既然言家和他没有血统关系, 那么,就是婚姻关系也行。无论如何,他要和言家有一点联系。

丹朱把飞舞的斗篷拉了下来,紧紧地箍在身上, 笑道: "不止一点儿。我不喜欢你,怎么愿意和你做朋友呢?"传庆站直了身子,咽了一口气道:"朋友!我并不要你做我的朋友。"

丹朱道:"可是你需要朋友。"传庆道:"单是朋友不够。我要父亲跟母亲。"丹朱愕然望着他。他紧紧抓住了铁栏杆,仿佛那就是她的手,热烈地说道:"丹朱,如果你同别人相爱着,对于他,你不过是一个爱人。可是对于我,你不单是一个爱人,你是一个创造者,一个父亲,母亲,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天地。你是过去与未来。你是神。"丹朱沉默了一会,悄然答道:"恐怕我没有那么大的奢望。我如果爱上了谁,至多我只能做他的爱人与妻子。至于别的,我——我不能那么自不量力。"

一阵风把传庆堵得透不过气来。他偏过脸去,双手加紧地握着栏杆,小声道:"那么,你不爱我。一点也不。"丹朱道:"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传庆道:"因为你把我当一个女孩子。"丹朱道:"不!不!真的……但是……"她先是有点窘,突然觉得烦了,皱着眉毛,疲乏地咳了一声道:"你既然不爱听这个话,

何苦逼我说呢?"传庆背过身去,咬着牙道:"你拿我当一个女孩子。你——你——你简直不拿我当人!"他对于他的喉咙失去了控制力,说到末了,简直叫喊起来。

丹朱吃了一惊,下意识地就三脚两步离开了下临深谷的栏杆边,换了一个较安全的地位。跑过去之后,又觉得自己神经过敏的可笑。定了一定神,向传庆微笑道:"你要我把你当做一个男子看待,也行。我答应你,我一定试着用另一副眼光来看你。可是你也得放出点男子气概来,不作兴这么动不动就哭了,工愁善病的——"——传庆嘿嘿地笑了几声道:

"你真会哄孩子!'好孩子别哭!多大的人了,不作兴哭的!'哈哈哈哈……"他笑道,抽身就走,自顾下山去了。

丹朱站着发了一会愣。她没有想到传庆竟会爱上了她。当然,那也在情理之中。他的四周一个亲近的人也没有,惟有她屡屡向他表示好感。她引诱了他,虽然那并不是她的本心)

,而又不能给予他满足。近来他显然是有一件事使他痛苦着。就是为了她么?那么,归根究底,一切的烦恼还是由她而起?她竭力地想帮助他,反而害了他!她不能让他这样疯疯颠颠走开了,若是闯下点什么祸,她一辈子也不能够饶恕她自己。

他的自私,他的无礼,他的不近人情处,她都原宥了他,因为他爱她。连这样一个怪僻的人也爱着她——那满足了她的虚荣心。丹朱是一个善女人,但是她终究是一个女人。

他已经走得很远了,然而她毕竟追上了他,一路喊着:

"传庆!你等一等,等一等!"传庆只做不听见。 她追到了他的身边,一时又觉得干头万绪,无从说起。 她一面喘着气,一面道:"你告诉我……你告诉我……" 传庆从牙齿缝里迸出几句话来道:"告诉你,我要你死!有了你,就没有我。有了我,就没有你。懂不懂?" 他用一只手臂紧紧挟住她的双肩,另一只手就将她的头拼命地向下按,似乎要她的头缩回到腔子里去。她根本不该生到这世上来,他要她回去。他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蛮力。不过他的手脚还是不够利落。她没有叫出声来,可是挣扎着,两人一同骨碌碌顺着石阶滚下去。传庆爬起身来,抬起腿就向地下的人一阵子踢。一面踢,一面嘴里流水似地咒骂着。话说得太快了,连他自己也听不清。大概似乎是:"你就看准了我是个烂好人!半夜里,单身和我在山上……换了一个人,你就不那么放心罢?你就看准了我不会吻你,打你,杀你,是不是?

是不是?聂传庆——不要紧的!'不要紧,传庆可以送我回家去!'……你就看准了我!"

第一脚踢上去,她低低地嗳唷了一声,从此就没有声音了。他不能不再狠狠地踢两脚,怕她还活着。可是,继续踢下去,他也怕。踢到后来,他的腿一阵阵地发软发麻。在双重恐怖的冲突下,他终于丢下了她,往山下跑。身子就像在梦魇中似的,腾云驾雾,

脚不点地,只看见月光里一层层的石阶,在眼前兔起鹘落。

跑了一大段路,他突然停住了。黑山里一个人也没有——除了他和丹朱。两个人隔了七八十码远,可是他恍惚可以听见她咻咻的艰难的呼吸声。在这一刹那间,他与她心灵相通,他知道她没有死。知道又怎样?他有这胆量再回去,结果了她?

他静静站着,不过两三秒钟,可是他以为是两三个钟点。

他又往下跑去。这一次,他一停也不停,一直奔到了山下的汽车道,有车的地方。

家里冷极了,白粉墙也冻得发了青。传庆的房间 里没有火炉,空气冷得使人呼吸间鼻子发酸。然而窗 子并没有开,长久没开了,屋子里闻得见灰尘与头发 的油腻的气味。 传庆脸朝下躺在床上。他听见隔壁他父亲对他后 母说:

"这孩子渐渐的心野了。跳舞跳得这么晚才回来。"他后母道:

"看样子,该给他娶房媳妇了。"

传庆的眼泪直淌下来。嘴部掣动了一下,仿佛想笑,可又动弹不得,脸上像冻上了一层冰壳子。身上也像冻上了一层冰壳子。

丹朱没有死。隔两天开学了,他还得在学校里见 到她。他跑不了。

## (一九四三年六月)

心 经许小寒道:"绫卿,我爸爸没有见过你,可是他背得出你的电话号码。"

她的同学段绫卿诧异道:"怎么?"

小寒道:"我爸爸记性坏透了,对于电话号码却 是例外。

我有时懒得把朋友的号码写下来,就说:爸爸, 给我登记一下。他就在他脑子里过了一过,登了记。

众人一齐笑了。小寒高高坐在白宫公寓屋顶花园 的水泥栏杆上,五个女孩子簇拥在她下面,一个小些 的伏在她腿上,其余的都倚着栏杆。那是仲夏的晚上, 莹澈的天,没有星,也没有月亮,小寒穿着孔雀蓝衬 衫与白裤子,孔雀蓝的衬衫消失在孔雀蓝的夜里,隐 约中只看见她的没有血色的玲珑的脸,底下什么也没 有,就接着两条白色的长腿。她人并不高,可是腿相 当的长,从栏杆上垂下来,分外的显得长一点。她把 两只手撑在背后,人向后仰着。她的脸,是神话里的 小孩的脸,圆鼓鼓的腮帮子,尖尖下巴。极长极长的 黑眼睛,眼角向上剔着。短而直的鼻子。薄薄的红嘴 唇,微微下垂,有一种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

她坐在栏干上,仿佛只有她一个人在那儿。背后是空旷的蓝绿色的天,蓝得一点渣子也没有——有是有的,沉淀在底下,黑漆漆,亮闪闪,烟烘烘,闹嚷嚷的一片——那就是上海。这里没有别的,只有天与上海与小寒。不,天与小寒与上海,因为小寒所坐的地位是介于天与上海之间。她把手撑在背后,压在粗糙的水泥上,时间久了,觉得痛,便坐直了身子,搓搓手掌心,笑道:"我爸爸成天闹着说不喜欢上海,要搬到乡下去。"

一个同学问道:"那对于他的事业,不大方便 罢?"

小寒道:"我说的乡下,不过是龙华江湾一带。 我爸爸这句话,自从我们搬进这公寓的时候就说起, 一住倒住了七八年了。"

又一个同学赞道:"这房子可真不错。"

小寒道:"我爸爸对于我们那几间屋子很费了一点心血哩!单为了客厅里另开了一扇门,不知跟房东打了多少吵子!"

同学们道:"为什么要添一扇门呢?"

小寒笑道:"我爸爸别的迷信没有,对于阳宅风水倒下过一点研究。"

一个同学道: "年纪大的人....."

小寒剪断她的话道:"我爸爸年纪可不大,还不到四十呢。"

同学们道:"你今天过二十岁生日……你爸爸跟你 妈一定年纪很小就结了婚罢?"

小寒扭过身去望着天,微微点了个头。许家就住 在公寓的最高层,就在屋顶花园底下。 下面的阳台有人向上喊:"小姐,这儿找您哪!您下来一趟!"小寒答应了一声,跳下栏杆,就蹬蹬蹬下楼去了。

她同学中有一个,见她去远了,便悄悄地问道: "只听见她满口的爸爸长爸爸短。她母亲呢?还在世吗?"

另一个答道: "在世。"

那一个又问道: "是她自己的母亲么?"

这一个答道: "是她自己的母亲。"

另一个又追问道:"你见过她母亲没有?"

这一个道:"那倒没有,我常来,可是她母亲似乎是不大爱见客……"

又有一个道:"我倒见过一次。"

众人忙问:"是怎样的一个人?"

那一个道:"不怎样,胖胖的。"

正在嘁嘁喳喳,小寒在底下的阳台喊道:"你们下来吃冰淇淋!自己家里摇的!"

众人一面笑,一面抓起吃剩下来的果壳向她掷 去,小寒弯腰躲着,骂道:"你们作死呢!" 众人格格 笑着,鱼贯下楼,早有仆人开着门等着。客室里,因 为是夏天,主要的色调是清冷的柠檬黄与珠灰。不多 几件桃花心木两式家具 .墙上却疏疏落落挂着几张名 人书画。在灯光下,我们可以看清楚小寒的同学们, 一个戴着金丝脚的眼镜,紫棠色脸,嘴唇染成橘黄色 的是一位南洋小姐邝彩珠。一个颀长洁白,穿一件樱 桃红鸭皮旗袍的是段绫卿。其余的三个是三姊妹,余 公使的女儿,,波兰,芬兰,米兰。波兰生着一张偌大 的粉团脸。朱口黛眉,可惜都挤在一起,局促的地方 太局促了,空的地方又太空了。芬兰米兰和她们的姊 姊眉目相仿,只是脸盘子小些,便秀丽了许多。

米兰才跨进客室,便被小寒一把揪住道:"准是你干的!

你这丫头,活得不耐烦了是怎么着?"米兰摸不着头脑,小寒攥着她一只手,把她拖到阳台上去,指着地上一摊稀烂的杨梅道:"除了你,没有别人!水果皮胡桃壳摔下来不算数,索性把这东西的溜溜望我头上抛!幸而没有弄脏我衣服,不然,仔细你的皮!

众人都跟了出来,帮着米兰叫屈。绫卿道:"屋顶花园上还有几个俄国孩子,想是他们看我们丢水果皮,也跟着凑热闹,闯了祸。"小寒叫人来扫地。彩珠笑道:"闹了半天,冰淇淋的影子也没看见。"

小寒道:"罚你们,不给你们吃了。"

正说着,只见女佣捧着银盘进来了,各人接过一些冰淇淋,一面吃,一面说笑。女学生们聚到了一堆,"言不及义",所谈的无非是吃的喝的,电影,戏剧与男朋友。波兰把一只染了胭脂的小银匙点牢了绫

卿,向众人笑道:"我知道有一个人,对绫卿有点特别感情。"

小寒道: "是今年的新学生么?"

波兰摇头道:"不是。"

彩珠道: "是我们的同班生罢?"

波兰兀自摇头。绫卿道:"波兰,少造谣言罢!"

波兰笑道:"别着急呀!我取笑你,你不会取笑 我么?"

绫卿笑道:"你要我取笑你,我偏不!"

小寒笑道:"嗳,嗳,嗳,绫卿,别那么着,扫了大家的兴!我来,我来!"便跳到波兰跟前,羞着她的脸道:"呦!呦!

.....波兰跟龚海立,波兰跟龚海立.....′

波兰抿着嘴笑道:"你打哪儿听见的?"

小寒道:"爱尔兰告诉我的。"

众人愕然道:"爱尔兰又是谁?"

小寒道: "那是我给龚海立起的绰号。"

波兰忙啐了她一口。众人哄笑道:"倒是贴切!"

彩珠道:"波兰,你不否认?"

波兰道:"随你们编派去,我才不在乎呢!" 说了这话,又低下头去笑吟吟吃她的冰淇淋。

小寒拍手道: "还是波兰大方!"

芬兰米兰却满心地不赞成她们姊姊这样的露骨 表示,觉得一个女孩子把对方没有拿稳之前,绝对不 能承认自己爱恋着对方,万一事情崩了,徒然自己贬 了千金身价。这时候,房里的无线电正在低低的报告新闻,米兰搭讪着去把机钮拨了一下,转到了一家电台,奏着中欧民间音乐。芬兰叫道:"就这个好,我喜欢这个!"两手一拍,便跳起舞来。她因为骑脚踏车,穿了一条茶青折褶绸裙,每一个褶子里衬着石榴红里子,静静立着的时候看不见,现在,跟着急急风的音乐,人飞也似地旋转着,将裙子抖成一朵奇丽的大花。众人不禁叫好。

在这一片喧嚣声中,小寒却竖起了耳朵,辨认公寓里电梯"工隆工隆"的响声。那电梯一直开上八层楼来,小寒道:

"我爸爸回来了。"

不一会,果然门一开,她父亲许峰仪探进头来望了一望,她父亲是一个高大身材,苍黑脸的人。

小寒噘着嘴道:"等你吃饭,你不来!"

峰仪笑着向众人点了个头道:"对不起,我去换件衣服。"

小寒道:"你瞧你,连外衣都汗潮了!也不知道你怎么忙来着!"

峰仪一面解外衣的钮子,一面向内室里走。众人见到了许峰仪,方才注意到钢琴上面一对暗金攒花照相架里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小寒的,一张是她父亲的。她父亲那张照片的下方,另附着一张着色的小照片,是一个粉光脂艳的十五年前的时装妇人,头发剃成男式,围着白丝巾,苹果绿水钻盘花短旗衫,手里携着玉色软缎钱袋,上面绣了一枝紫萝兰。

彩珠道:"这是伯母从前的照片么?"

小寒把手圈住了嘴,悄悄地说道:"告诉你们,你们可不准对我爸爸提起这件事!"又向四面张了一张,方才低声道,"这是我爸爸。"

众人一齐大笑起来,仔细一看,果然是她父亲化了装。

芬兰道:"我们这么大呼大叫的,伯母爱清静, 不嫌吵么?"

小寒道:"不要紧的。我母亲也喜欢热闹。她没有来招待你们,一来你们不是客,二来她觉得有长辈在场,未免总有些拘束,今儿索性让我们玩得痛快些!"

说着,她父亲又进来了。小寒奔到他身边道:"我来给你们介绍。这是段小姐,这是邝小姐,这是三位余小姐。"又挽住峰仪的胳膊道:"这是我爸爸。我要你们把他认清楚了,免得……"她格吱一笑接下去道:"免得下次你们看见他跟我在一起,又要发生误会。"

米兰不懂道:"什么误会?"

小寒道:"上次有一个同学,巴巴地来问我,跟你去看国泰的电影的那个高高的人,是你的男朋友

么?我笑了几天——一提起来就好笑!这真是……哪 儿想起来的事!"

众人都跟她笑了一阵,峰仪也在内。小寒又道:"谢天谢地,我没有这么样的一个男朋友!我难得过一次二十岁生日,他呀,礼到人不到!直等到大家饭也吃过了,玩也玩够了,他才姗姗来迟,虚应个卯儿,未免太不够交情了。"

峰仪道:"你请你的朋友们吃饭,要我这么一个 老头儿搅在里面算什么?反而拘的慌!"

小寒白了他一眼道:"得了!少在我面前搭长辈 架子!"

峰仪含笑向大家伸了伸手道:"请坐!请坐!冰 淇淋快化完了,请用罢!"

小寒道:"爸爸,你要么?"

峰仪坐下身来,带笑叹了口气道:"到我这年纪,你就不那么爱吃冰淇淋了。"

小寒道: "你今天怎么了?口口声声倚老卖老!"

峰仪向大家笑道:"你们瞧,她这样兴高采烈地过二十岁,就是把我们上一代的人往四十岁五十岁上赶呀!叫我怎么不寒心呢?"又道:"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好像听见里面有拍手的声音。是谁在这里表演什么吗?"

绫卿道:"是芬兰在跳舞。"

彩珠道:"芬兰,再跳一个!再跳一个!"

芬兰道:"我那点本事,实在是见不得人,倒是 绫卿唱个歌给我们听罢!上个月你过生日的那天唱的 那调子就好!"

峰仪道:"段小姐也是不久才过的生日么?"

绫卿含笑点点头。米兰代答道:"她也是二十岁 牛日。"

芬兰关上了无线电,又过去掀开了钢琴盖道: "来,来,绫卿,你自己弹,自己唱。"

绫卿只是推辞。

小寒道:"我陪你,好不好?我们两个人一齐唱。"

绫卿笑着走到钢琴前坐下道:"我嗓子不好,你唱罢,我弹琴。"

小寒道:"不,不,不,你得陪着我。有生人在座,我怯呢!"说着,向她父亲瞟了一眼,抿着嘴一笑,跟在绫卿后面走到钢琴边,一只手撑在琴上,一只手搭在绫卿肩上。绫卿弹唱起来,小寒嫌灯太暗了,不住地弯下腰去辨认琴谱上印的词句,头发与绫卿的头发揉擦着。峰仪所坐的沙发椅,恰巧在钢琴的左边,正对着她们俩。唱完了,大家拍手,小寒也跟着拍。

峰仪道:"咦?你怎么也拍起手来?"

小寒道:"我没唱,我不过虚虚地张张嘴,壮壮 绫卿的胆罢了……爸爸,绫卿的嗓子怎样?"

峰仪答非所问,道:"你们两个人长得有点像。"

绫卿笑道:"真的么?"两人走到一张落地大镜前面照了一照。绫卿看上去凝重些,小寒仿佛是她立在水边倒映着的影子,处处比她短一点,流动闪烁。

众人道:"倒的确有几分相像!"

小寒伸手拨弄绫卿戴的樱桃红月钩式的耳环子, 笑道:

"我要是有绫卿一半美,我早欢喜疯了!"

波兰笑道:"算了罢!你已经够疯的了!"

老妈子进来向峰仪道:"老爷,电话!"

峰仪走了出去。波兰看一看手表道:"我们该走了。"

小寒道: "忙什么?"

芬兰道:"我们住的远,在越界筑路的地方,再晚一点,太冷静了,还是趁早走罢。"

彩珠道:"我家也在越界筑路那边。你们是骑自 行车来的么?"

波兰道:"是的。可要我们送你回去?你坐在我 背后好了。"

彩珠道:"那好极了。"她们四人一同站起来告辞, 叮嘱小寒:"在伯父跟前说一声。"

小寒向绫卿道:"你多坐一会儿罢,横竖你家就 在这附近。" 绫卿立在镜子前面理头发,小寒又去抚弄她的耳 环道:

"你除下来让我戴戴试试。"

绫卿褪了下来,替她戴上了,端详了一会,道: "不错——只是使你看上去大了几岁。"

小寒连忙从耳上摘了下来道:"老气横秋的!我一辈子也不配戴这个。"

绫卿笑道:"你难道打算做一辈子小孩子?"

小寒把下颏一昂道:"我就守在家里做一辈子孩子,又怎么着?不见得我家里有谁容不得我!"

绫卿笑道:"你是因为刚才喝了那几杯寿酒吧? 怎么动不动就像跟人拌嘴似的!" 小寒低头不答。绫卿道:"我有一句话要劝你: 关于波兰……你就少逗着她罢!你明明知道龚海立对 她并没有意思。"

小寒道:"哦?是吗?他不喜欢她,他喜欢谁?"

绫卿顿了一顿道:"他喜欢你。"

小寒笑道:"什么话?"

绫卿道:"别装佯了。你早知道了!"

小寒道:"天晓得,我真正一点影子也没有。"

绫卿道:"你知道不知道,倒也没有多大的关系, 反正你不喜欢他。"

小寒笑道:"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他?"

绫卿道:"人家要你,你不要人家,闹的乌烟瘴 气,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小寒道:"怎么独独这一次,你这么关心呢?你 也有点喜欢他罢?"

绫卿摇摇头道:"你信也罢,不信也罢。我要走了。"

小寒道:"还不到十一点呢!伯母管得你这么严 么?"

绫卿叹道:"管得严,倒又好了!她老人家就坏 在当着不着的,成天只顾抽两筒烟,世事一概都不懂, 耳朵根子又软,听了我嫂子的挑唆,无缘无故就找岔 子跟人怄气!"

小寒道:"年纪大的人就是这样。别理她就完了!"

绫卿道:"我看她也可怜。我父亲死后,她辛辛 苦苦把我哥哥抚养成人,娶了媳妇,偏偏我哥哥又死 了。她只有我这一点亲骨血,凡事我不能不顺着她一 点。" 说着,两人一同走到穿堂里,绫卿从衣架上取下她的白绸外套,小寒陪着她去揿电梯的铃,不料揿了许久,不见上来。小寒笑道:"糟糕!开电梯的想必是盹着了!我送你从楼梯上走下去罢。"

楼梯上的电灯,不巧又坏了。两人只得摸着黑, 挨挨蹭蹭,一步一步相偎相傍走下去。

幸喜每一家门上都镶着一块长方形的玻璃,玻璃上也有糊着油绿描金花纸的,也有的罩着粉荷色皱褶纱幕,微微透出灯光,照出脚下仿云母石的砖地。

小寒笑道:"你觉得这楼梯有什么特点么?"

绫卿想了一想道:"特别的长……"

小寒道:"也许那也是一个原因。不知道为什么,无论谁,单独的上去或是下来,总喜欢自言自语。好几次了,我无心中听见买菜回来的阿妈与厨子,都在那里说梦话。我叫这楼梯'独白的楼梯'。"

绫卿笑道:"两个人一同走的时候,这楼梯对于他们也有神秘的影响么?"

小寒道:"想必他们比寻常要坦白一点。"

绫卿道:"我就坦白一点。关于龚海立……"

小寒笑道: "你老是忘不了他!"

绫卿道:"你不爱他,可是你要他爱你,是不是?"

小寒失声笑道:"我自己不能嫁给他,我又霸着他——天下也没有这样自私的人!"

绫卿不语。

小寒道:"你完全弄错了。你不懂得我,我可以证明我不是那样自私的人。"

绫卿还是不做声。小寒道:"我可以使他喜欢你, 我也可以使你喜欢他。"

绫卿道:"使我喜欢他,并不难。"

小寒道:"哦?你觉得他这么有吸引力么?"

续卿道:"我倒不是单单指着他说。任何人…… 当然这'人'字是代表某一阶级与年龄范围内的未婚者……在这范围内,我是'人尽可夫'的!"

小寒睁大了眼望着她,在黑暗中又看不出她的脸 色。

绫卿道:"女孩子们急于结婚,大半是因为家庭环境不好,愿意远走高飞。我……如果你到我家里来过,你就知道了。我是给逼急了……"

小寒道:"真的?你母亲,你嫂嫂——"

绫卿道:"都是好人,但是她们是寡妇,没有人,没有钱,又没受过教育。我呢,至少我有个前途。她们恨我哪,虽然她们并不知道。"

小寒又道: "真的?真有这样的事?"

绫卿笑道:"谁都像你呢,有这么一个美满的家庭!"

小寒道:"我自己也承认,像我这样的家庭,的确是少有的。"

她们走完了末一层楼。绫卿道:"你还得独自爬 上楼去?"

小寒道:"不,我叫醒开电梯的。"

绫卿笑道:"那还好。不然,你可仔细点,别在 楼梯上自言自语的,泄漏了你的心事。"

小寒笑道:"我有什么心事?"

两人分了手,小寒乘电梯上来,回到客室里,她 父亲已经换了浴衣拖鞋,坐在沙发上看晚报。小寒也 向沙发上一坐,人溜了下去,背心抵在坐垫上,腿伸 得长长的,两手塞在裤袋里。

峰仪道:"你今天吃了酒?"小寒点点头。

峰仪笑道:"女孩子们聚餐,居然喝得醉醺醺的, 成何体统?"

小寒道:"不然也不至于喝得太多——等你不来, 闷的慌。"

峰仪道:"我早告诉过你了,我今天有事。"

小寒道:"我早告诉过你了,你非来不可,人家 一辈子只过一次二十岁生日!"

峰仪握着她的手,微笑向她注视着道:"二十岁 了。"沉默了一会,他又道:"二十年了……你生下来 的时候,算命的说是○母亲,本来打算把你过继给三 舅母的,你母亲舍不得。"

小寒道:"三舅母一直住在北方……"

峰仪点头笑道:"真把你过继了出去,我们不会有机会见面的。"

小寒道:"我过二十岁生日,想必你总会来看我一次。"峰仪又点点头,两人都默然。

半晌,小寒细声道:"见了面,像外姓人似的......" 如果那时候,她真是把她母亲o坏了...

...

不,过继了出去,照说就不°了。然而……"然而"怎样?他究竟还是她的父亲,她究竟还是他的女儿,即使他没有妻,即使她姓了另外一个姓,他们两人同时下意识地向沙发的两头移了一移,坐远了一点。两人都有点羞惭。

峰仪把报纸折叠起来,放在膝盖上,人向背后一靠,缓缓地伸了个懒腰,无缘无故说道:"我老了。"

小寒又坐近了一点道:"不,你累了。"

峰仪笑道:"我真的老了。你看,白头发。"

小寒道:"在哪儿?"峰仪低下头来,小寒寻了 半日,寻到了一根,笑道:"我替你拔掉它。"

峰仪道: "别替我把一头头发全拔光了!"

小寒道:"哪儿就至于这么多?况且你头发这么厚,就拔个十根八根,也是九牛一毛!"

峰仪笑道: "好哇!你骂我!"

小寒也笑了,凑在他头发上闻了一闻,皱着眉道: "一股子雪茄烟味!谁抽的?" 峰仪道:"银行里的人。"

小寒轻轻用一只食指沿着他鼻子滑上滑下,道:"你可干万别抽上了,不然,就是个标准的摩登老太爷!"

峰仪拉住她的手臂,将她向这边拖了一拖,笑道: "我说,你对我用不着时时刻刻装出孩子气的模样, 怪累的!"

小寒道:"你嫌我做作?"

峰仪道:"我知道你为什么愿意永远不长大。"

小寒突然扑簌簌落下两行眼泪,将脸埋在他肩膀 上。

峰仪低声道:"你怕你长大了,我们就要生疏了, 是不是?" 小寒不答,只伸过一条手臂去兜住他的颈子。峰 仪道:

"别哭。别哭。"

这时夜深人静,公寓只有许家一家,厨房里还有 哗啦啦放水洗碗的声音,是小寒做寿的余波。穿堂里 一阵脚步响,峰仪道:"你母亲来了。"

他们两人仍旧维持着方才的姿势,一动也不动。 许太太开门进来,微笑望了他们一望,自去整理椅垫子,擦去钢琴上茶碗的水渍,又把所有的烟灰都折在一个盘子里,许太太穿了一件桃灰细格子绸衫,很俊秀的一张脸,只是因为胖,有点走了样。眉心更有极深的两条皱纹。她问道:"谁吃烟来着?"

小寒并不回过脸来,只咳嗽了一声,把嗓子恢复原状,方才答道:"邝彩珠和那个顶大的余小姐。"

峰仪道:"这点大的女孩子就抽烟,我顶不赞成。 你不吃罢?" 小寒道: "不。"

许太太笑道:"小寒说小也不小了,做父母的哪里管得了那么许多?二十岁的人了——"

小寒道:"妈又来了!照严格的外国计算法,我要到明年的今天才二十岁呢!"

峰仪笑道: "又犯了她的忌了!"

许太太笑道:"好好好,算你十九岁!算你九岁 也行!九岁的孩子,早该睡觉了。还不赶紧上床去!"

小寒道:"就来了。"

许太太又向峰仪道:"你的洗澡水给你预备好 了。"

峰仪道:"就来了。"

许太太把花瓶送出去换水,顺手把烟灰碟子也带了出去。

小寒抬起头来,仰面看了峰仪一看,又把脸伏在他身上。

峰仪推她道:"去睡罢!"

小寒只是不愿。良久,峰仪笑道:"已经睡着了?" 硬把她的头扶了起来,见她泪痕未干,眼皮儿抬不起来,泪珠还是不断地滚下来。峰仪用手替她拭了一下, 又道:"去睡罢!"

小寒捧着脸站起身来,绕到沙发背后去,待要走, 又弯下腰来,两只手叩住峰仪的喉咙,下颏搁在他头 上。峰仪伸出两只手来,交叠按住她的手。又过了半晌,小寒方才去了。

第二天,给小寒祝寿的几个同学,又是原班人马, 来接小寒一同去参观毕业典礼。龚海立是本年度毕业 生中的佼佼者,拿到了医科成绩最优奖,在课外活动 中他尤其出过风头,因此极为女学生们注意。小寒深知他倾心于自己,只怪她平时对于她的追求者,态度过于决裂,他是个爱面子的人,惟恐讨个没趣,所以迟迟地没有表示。这一天下午,在欢送毕业生的茶会里,小寒故意地走到龚海立跟前,伸出一只手来,握了他一下,笑道:"恭喜!"

海立道:"谢谢你。"

小寒道:"今儿你是双喜呀!听说你跟波兰…… 订婚了,是不是?"

海立道:"什么?谁说的?"

小寒拨转身来就走,仿佛是忍住两泡眼泪,不让他瞧见似的。海立呆了一呆,回过味来,赶了上去,她早钻到人丛中,一混就不见了。

她种下了这个根,静等着事情进一步发展。果然一切都不出她所料。

第二天,她父亲办公回来了,又是坐在沙发上看报,她坐在一旁,有意无意地说道:"你知道那龚海立?"

她父亲弹着额角道:"我知道,他父亲是个龚某人——名字一时记不起来了。"

小寒微笑道:"大家都以为他要跟余公使的大女儿订婚了。昨天我不该跟他开玩笑,贺了他一声,谁知他就急疯了,找我理论,我恰巧走开了。当着许多人,他抓住了波兰的妹妹,问这谣言是谁造的。亏得波兰脾气好,不然早同他翻了脸了!米兰孩子气,在旁边说:"我姊姊没着急,倒要你跳得三丈高!'他就说:"别的不要紧,这话不能吹到小寒耳朵里去!大家觉得他这话稀奇,逼着问他。他瞒不住了,老实吐了出来。这会子嚷嚷得谁都知道了。我再也想不到,他原来背地里爱着我!"

峰仪笑道: "那他就倒霉了!"

小寒斜瞟了他一眼道:"你怎见得他一定是没有 希望?"

峰仪笑道:"你若是喜欢他,你也不会把这些事源源本本告诉我了。"

小寒低头一笑,捏住一绺子垂在面前的鬈发,编 起小辫子来,编了又拆,拆了又编。

峰仪道:"来一个,丢一个,那似乎是你的一贯 政策。"

小寒道:"你就说得我那么狠。这一次,我很觉得那个人可怜。"

峰仪笑道:"那就有点危险性质。可怜是近于可爱呀!"

小寒道:"男人对于女人的怜悯,也许是近于爱。 一个女人决不会爱上一个她认为楚楚可怜的男人。女 人对于男人的爱,总得带点崇拜性。" 峰仪这时候,却不能继续看他的报了,放下了报 纸向她半皱着眉毛一笑,一半是喜悦,一半是窘。

隔了一会,他又问她道:"你可怜那姓龚的,你 打算怎样?"

小寒道:"我替他做媒,把绫卿介绍给他。"

峰仪道:"哦!为什么单拣中绫卿呢?"

小寒道:"你说过的,她像我。"

峰仪笑道:"你记性真好!……可你不觉得委屈了 绫卿么?

你把人家的心弄碎了,你要她去拾破烂,一小片一小片耐心地拾拼起来,像孩子们玩拼图游戏似的——也许拼个十年八年也拼不全。"

小寒道:"绫卿不是傻子。龚海立有家产,又有作为,刚毕业就找到了很好的事。人虽不说漂亮,也很拿得出去。只怕将来羡慕绫卿的人多着呢!"

峰仪不语。过了半日,方笑道:"我还是说:可 怜的绫卿!"

小寒咦着他道:"可是你自己说的:可怜是近于可爱!"

峰仪笑了一笑,又拿起他的报纸来,一面看,一面闲闲地道:"那龚海立,人一定是不错,连你都把他夸得一枝花似的!"小寒瞪了他一眼,他只做没看见,继续说下去道:"你把这些话告诉我,我知道你有你的用意。"

小寒低声道:"我不过要你知道我的心。"

峰仪道:"我早已知道了。"

小寒道:"可是你会忘记的,如果我不常常提醒你。男人就是这样!"

峰仪道:"我的记性不至于坏到这个田地罢?"

小寒道:"不是这么说。"她牵着他的袖子,试着把手伸进袖口里去,幽幽地道:"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要说:她为什么不结婚?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没有人爱过她!谁都这样想——也许连你也会这样想。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你记得这一切。"

峰仪郑重地掉过身来,面对面注视着她,道:"小寒,我常常使你操心么?我使你痛苦么?"

小寒道:"不,我非常快乐。"

峰仪嘘了一口气道:"那么,至少我们三个人之中,有一个是快乐的!"

小寒嗔道:"你不快乐?"

峰仪道:"我但凡有点人心,我怎么能快乐呢? 我眼看着你白耽搁了你自己。你牺牲了自己,于我又 有什么好处?"

小寒只是瞪大了眼睛望着他。他似乎是转念一想,又道:

"当然哪,你给了我精神上的安慰!" 他嘿嘿地笑了几声。

小寒锐声道:"你别这么笑!我听了,浑身的肉都紧了一紧!"她站起身来,走到阳台上去,将背靠在玻璃门上。

峰仪忽然软化了,他跟到门口去,可是两个人一个在屋子里面,一个在屋子外面。他把一只手按在玻璃门上,垂着头站着,简直不像一个在社会上混了多年的有权力有把握的人。

他嗫嚅说道:"小寒,我们不能这样下去了。我…… 我们得想个办法。我打算把你送到你三舅母那儿去住 些时……"

小寒背向着他,咬着牙微笑道:"你当初没把我过继给三舅母,现在可太晚了……你呢?你有什么新生活的计划?"

峰仪道:"我们也许到莫干山去过夏天。"

小寒道:"'我们'?你跟妈?"

峰仪不语。

小寒道:"你要是爱她,我在这儿你也一样的爱她。你要是不爱她,把我充军到西伯利亚去你也还是不爱她。"

隔着玻璃,峰仪的手按在小寒的胳膊上——象牙 黄的圆圆的手臂,袍子是幻丽的花洋纱,朱漆似的红 底子,上面印着青头白脸的孩子,无数的孩子在他的 指头缝里蠕动。小寒——那可爱的大孩子,有着丰泽的,象牙黄的肉体的大孩子……峰仪猛力掣回他的手,仿佛给火烫了一下,脸色都变了,掉过身去,不看她。

天渐渐暗了下来,阳台上还有点光,屋子里可完 全黑了。

他们背对着背说话。小寒道:"她老了,你还年 青——这也能够怪在我身上?"

峰仪低声道:"没有你在这儿比着她,处处显得她不如你,她不会老得这样快。"

小寒扭过身来,望着他笑道:"吓!你这话太不 近情理了。

她憔悴了,我使她显得憔悴,她就更憔悴了。这 未免有点不合逻辑。我也懒得跟你辩了。反正你今天 是生了我的气,怪我就怪我罢!" 峰仪斜倚坐在沙发背上,两手插在裤袋里,改用了平静的,疲倦的声音答道:"我不怪你。我谁也不怪,只怪我自己太糊涂了。"

小寒道:"听你这口气,仿佛你只怨自己上了我 的当似的!

仿佛我有意和我母亲过不去,离间了你们的爱!

峰仪道:"我并没有说过这句话。事情是怎样开 头的,我并不知道。七八年了——你才那么一点高的 时候……不知不觉的……"

啊,七八年前……那是最可留恋的时候,父女之爱的黄金时期,没有猜忌,没有试探,没有嫌疑……小寒又着两手搁在胸口,缓缓走到阳台边上。沿着铁栏杆,编着一带短短的竹篱笆,木槽里种了青藤,爬在篱笆上,开着淡白的小花。

夏季的黄昏,充满了回忆。

峰仪跟了出来,静静地道:"小寒,我决定了。你不走开,我走开。我带了你母亲走。"

小寒道: "要走我跟你们一同走。"

他不答。

她把手插到阴凉的绿叶子里去,捧着一球细碎的花,用明快的,唱歌似的嗓子,笑道:"你早该明白了,爸爸——"

她嘴里的这一声 "爸爸" 满含着轻亵与侮辱 , "我 不放弃你 , 你是不会放弃我的!"

篱上的藤努力往上爬,满心只想越过篱笆去,那边还有一个新的宽敞的世界。谁想到这不是寻常的院落,这是八层楼上的阳台。过了篱笆,什么也没有,空荡荡的,空得令人眩晕。她爸爸就是这条藤,他躲开了她又怎样?他对于她母亲的感情,早完了,一点也不剩。至于别的女人……她爸爸不是那样的人!

她回过头去看看,峰仪回到屋子里去了,屋子里 黑洞洞的。

可怜的人!为了龚海立,他今天真有点不乐意呢!他后来那些不愉快的话,无疑地,都是龚海立给招出来的!小寒决定采取高压手腕给龚海立与段绫卿做媒,免得她爸爸疑心她。

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龚海立发觉他那天误会了她的意思,正在深自忏悔,只恨他自己神经过敏,太冒失了。对于小寒,他不但没有反感,反而爱中生敬,小寒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她告诉他,他可以从绫卿那里得到安慰,他果然就觉得绫卿和她有七八分相象,绫卿那一方面自然是不成问题的,连她那脾气疙瘩的母亲与嫂子都对于这一头亲事感到几分热心。

海立在上海就职未久,他父亲又给他在汉口一个著名的医院里谋到了副主任的位置,一两个月内就要离开上海。

他父母不放心他单身出门,逼着他结了婚再动身。海立与绫卿二人,一个要娶,一个要嫁,在极短的时间里,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了。小寒这是生平第一次为人拉拢,想不到第一炮就这么的响,自然是很得意。

这一天傍晚,波兰打电话来。小寒明知波兰为了 龚海立的事,对她存了很深的介蒂。波兰那一方面, 自然是有点误会,觉得小寒玩弄了龚海立,又丢了他, 破坏了波兰与他的友谊不算,另外又介绍了一个绫卿 给他,也难怪波兰生气。波兰与小寒好久没来往过了, 两人在电话上却是格外地亲热。寒暄之下,波兰问道: "你近来看见过绫卿没有?"

小寒笑道:"她成天忙着应酬她的那一位,哪儿 腾得出时间来敷衍我们呀?"

波兰笑道:"我前天买东西碰见了她,也是在国 泰看电影。"

小寒笑道: "怎么叫'也'是?"

波兰笑道:"可真巧,你记得,你告诉过我们,你同你父亲去看电影,也是在国泰,人家以为他是你的男朋友——"

小寒道:"绫卿——她没有父亲——"

波兰笑道:"陪着她的,不是她的父亲,是你的父亲。"波兰听那边半晌没有声音,便叫道:"喂!喂!"

小寒那边也叫道:"喂!喂!怎么电话绕了线?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波兰笑道:"没说什么。你饭吃过了么?"

小寒道:"菜刚刚放在桌上。"

波兰道:"那我不耽搁你了,再会罢!有空打电话给我,别忘了!"

小寒道:"一定!一定!你来玩啊!再见!"她刚把电话挂上,又朗朗响了起来。小寒摘下耳机来一听,原来是她爸爸。他匆匆地道:"小寒么?叫你母亲来听电话。"

小寒待要和他说话,又咽了下去,向旁边的老妈 子道:

"太太的电话。"自己放下耳机,捧了一本书, 坐在一旁。

许太太挟着一卷挑花枕套进来了,一面走,一面 低着头把针插在大襟上。她拿起了听筒道:"喂!…… 噢……唔,唔……晓得了。"便挂断了。

小寒抬起头来道:"他不回来吃饭?"

许太太道:"不回来。"

小寒笑道:"这一个礼拜里,倒有五天不在家里 吃饭。" 许太太笑道: "你倒记得这么清楚!"

小寒笑道:"爸爸渐渐地学坏了!妈,你也不管 管他!"

许太太微笑道:"在外面做事的人,谁没有一点应酬!"她从身上摘掉一点线头儿,向老妈子道:"开饭罢!就是我跟小姐两个人。中上的那荷叶粉蒸肉,用不着给老爷留着了,你们吃了它罢!我们两个人都嫌腻。"

小寒当场没再说下去,以后一有了机会,她总是 劝她母亲注意她父亲的行踪。许太太只是一味地不闻 不问。有一天,小寒实在忍不住了,向许太太道:"妈, 你不趁早放出两句话来,等他的心完全野了,你要干 涉,就太迟了!你看他这两天,家里简直没看见他的 人。难得在家的时候,连脾气都变了。你看他今儿早 上,对您都是粗声大气的......" 许太太叹息道:"那算得了什么?比这个难忍的, 我也忍了这些年了。"

小寒道:"这些年?爸爸从来没有这么荒唐过。"

许太太道:"他并没有荒唐过,可是……一家有一家的难处。我要是像你们新派人脾气,跟他来一个钉头碰铁头,只怕你早就没有这个家了!"

小寒道:"他如果外头有了女人,我们还保得住这个家么?

保全了家,也不能保全家庭的快乐!我看这情形, 他外头一定有了人。"

许太太道:"女孩子家,少管这些事罢!你又懂得些什么?"

小寒赌气到自己屋里去了,偏偏仆人又来报说有一位龚先生来看她,小寒心里扑通扑通跳着,对着镜子草草用手拢了一拢头发,就出来了。

那龚海立是茁壮身材,低低的额角,黄黄的脸, 鼻直口方,虽然年纪很轻,却带着过度的严肃气氛, 背着手在客室里来回地走。见了小寒,便道:"许小姐,我是给您辞行来的。"

小寒道:"你——这么快就要走了?你一个人 走?"

海立道:"是的。"

小寒道:"绫卿……"

海立向她看了一眼,又向阳台上看了一眼。小寒见她母亲在凉棚底下捉花草上的小虫,便掉转口气来,淡淡地谈了几句。海立起身告辞。小寒道:"我跟你一块儿下去。我要去买点花。"

在电梯上,海立始终没开过口。到了街上,他推着脚踏车慢慢地走,车夹在他们两人之间。小寒心慌意乱的,路也不会走了,不住地把脚绊到车上。强烈

的初秋的太阳晒在青浩浩的长街上。已经是下午五点钟了。一座座白色的,糙黄的住宅,在蒸笼里蒸了一天,像馒头似地涨大了一些。什么都涨大了——车辆,行人,邮筒,自来水筒……街上显得异常的拥挤。小寒躲开了肥胖的绿色邮筒,躲开了红衣的胖大的俄国妇人,躲开了一辆硕大无朋的小孩子的卧车,头一阵阵的晕。

海立自言自语似地说:"你原来不知道。"

小寒舔了一舔嘴唇道:"不知道。……你跟绫卿闹翻了么?"

海立道:"闹翻倒没有闹翻。昨天我们还见面来着。她很坦白地告诉我,她爱你父亲。

他们现在忙着找房子。"

小寒把两只手沉重地按在脚踏车的扶手上,车停了,他们俩就站定了。小寒道:"她发了疯了!这...... 这不行的!你得拦阻她。" 海立道:"我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我所给她的爱, 是不完全的。她也知道。"

他这话音里的暗示,似乎是白费了。小寒简直没听见,只顾说她的:"你得拦阻她!她疯了。可怜的绫卿,她还小呢,她才跟我同年!她不懂这多么危险。她跟了我父亲,在法律上一点地位也没有,一点保障也没有......谁都看不起她!"

海立道:"我不是没劝过她,社会上像她这样的女人太多了,为了眼前的金钱的诱惑——"

小寒突然叫道:"那倒不见得!我爸爸喜欢谁, 就可以得到谁,倒用不着金钱的诱惑!"

海立想不到这句话又得罪了她,招得她如此激烈地袒护她爸爸。他被她堵得紫涨了脸道:"我……我并不是指着你父亲说的。他们也许是纯粹的爱情的结合。唯其因为这一点,我更没有权利干涉他们了,只有你母亲可以站出来说话。"

小寒道:"我母亲不行,她太软弱了。海立,你行,你有这个权利。绫卿不过是一时的糊涂,她实在是爱你的。"

海立道:"但是那只是顶浮泛的爱。她自己告诉过我,这一点爱,别的不够,结婚也许够了。许多号称恋爱结婚的男女,也不过是如此罢了。"

小寒迅速地,滔滔不绝地说道:"你信她的!我告诉你,绫卿骨子里是老实人,可是她有时候故意发惊人的论调,她以为那是时髦呢。我认识她多年了。我知道她。她爱你的!她爱你的!"

海立道:"可是……我对她……也不过如此。小寒,对于你,我一直是……"

小寒垂下头去,看着脚踏车上的铃,海立不知不 觉伸过手去掩住了铃上的太阳光,小寒便抬起眼来, 望到他眼睛里去。 海立道:"我怕你,我一直没敢对你说,因为你 是我所见到的最天真的女孩子,最纯洁的。"

小寒微笑道:"是吗?"

海立道:"还有一层,你的家庭太幸福,太合乎 理想了。

我纵使把我的生命里最好的一切献给你,恐怕也不能够使你满意。现在,你爸爸这么一来……我知道我太自私了,可是我不由得替我自己高兴,也许你愿意离开你的家……"

小寒伸出一只手去抓住他的手。她的手心里满是 汗,头发里也是汗,连嗓子里都仿佛是汗,水汪汪地 堵住了。眼睛里一阵烫,满脸都湿了。她说:"你太 好了!你待我太好了!"

海立道:"光是好,有什么用?你还是不喜欢我!"

小寒道:"不,不,我.....我真的....."

海立还有点疑疑惑惑地道:"你真的......"

小寒点点头。

海立道:"那么……"

小寒又点点头。她抬起手来擦眼泪,道:"你暂时离开了我罢。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如果在我跟前,我忍不住要哭……街上……不行……"

海立忙道:"我送你回去。"

小寒哆嗦道:"不......不......你快走!我这就要...... 管不住我自己了!"

海立连忙跨上自行车走了。小寒竭力捺住了自己,回到公寓里来,恰巧误了电梯,眼看着它冉冉上升。小寒重重地揿铃,电梯又下来了。门一开,她倒退了一步,里面的乘客原来是她父亲!她木木地走进电梯,在黯黄的灯光下,她看不见他脸上任何表情。

这些天了,他老是躲着她,不给她一个机会与他单独 谈话。她不能错过了这一刹那。二楼……三楼……四 楼。她低低地向他道:"爸爸,我跟龚海立订婚了。"

他的回答也是顶低顶低的,仅仅是嘴唇的翕动, 他们从前常常在人丛中用这方式进行他们的秘密谈 话。他道:"你不爱他。你再仔细想想。"

小寒道:"我爱他。我一直瞒着人爱着他。"

峰仪道:"你再考虑一下。"

八楼。开电梯的哗喇喇拉开了铁栅栏,峰仪很快地走了出去,掏出钥匙来开门。小寒赶上去,急促地道:"我早考虑过了。我需要一点健康的,正常的爱。"

峰仪淡淡地道:"我是极其赞成健康的,正常的爱。"一面说,一面走了进去,穿过客堂,往他的书房里去了。

小寒站在门口,愣了一会,也走进客室里来。阳台上还晒着半边太阳,她母亲还蹲在凉棚底下修剪盆景。小寒三脚二步奔到阳台上,唿朗一声,把那绿瓷花盆踢到水沟里去。许太太吃了一惊,扎煞着两手望着她,还没说出话来,小寒顺着这一踢的势子,倒在竹篱笆上,待要哭,却哭不出来,脸挣得通红,只是干咽气。

许太太站起身来,大怒道:"你这是算什么?"

小寒回过一口气来,咬牙道:"你好!你纵容得 他们好!

爸爸跟段绫卿同居了,你知道不知道?"

许太太道:"我知道不知道,关你什么事?我不 管,轮得着你来管?"

小寒把两臂反剪在背后,颤声道:"你别得意! 别以为你帮着他们来欺负我,你就报了仇——" 许太太听了这话,脸也变了,刷地打了她一个嘴 巴子,骂道:"你胡说些什么?你犯了失心疯了?你 这是对你母亲说话么?"

小寒挨了打,心地却清楚了一些,只是嘴唇还是雪白的,上牙忒楞楞打着下牙。她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她母亲这样发脾气,因此一时也想不到抗拒。两手捧住腮颊,闭了一会眼睛,再一看,母亲不在阳台上,也不在客室里。她走进屋里去,想到书房里去见她父亲,又没有勇气。她知道他还在里面,因为有人在隔壁赶赶咐咐翻抽斗,清理文件。

她正在犹疑,她父亲提了一只皮包从书房里走了出来。小寒很快地抢先跑到门前,把背抵在门上。峰 仪便站住了脚。

小寒望着他。都是为了他,她受了这许多委屈!她不由得滚下泪来。在他们之间,隔着地板,隔着柠檬黄与珠灰方格子的地席,隔着睡熟的狸花猫,痰盂,小撮的烟灰,零乱的早上的报纸......她的粉碎了的

家!……短短的距离,然而满地似乎都是玻璃屑,尖 利的玻璃片,她不能够奔过去。她不能够近他的身。

她说:"你以为绫卿真的爱上了你?她告诉过我的,她是'人尽可夫'!"

峰仪笑了,像是感到了兴趣,把皮包放在沙发上 道:"哦?

是吗?她有过这话?"

小寒道:"她说她急于结婚,因为她不能够忍受家庭里的痛苦。她嫁人的目的不过是换个环境,碰到谁就是谁!"

峰仪笑道: "但是她现在碰到了我!"

小寒道:"她先遇见了龚海立,后遇见了你。你 比他有钱,有地位——" 峰仪道:"但是我有妻子!她不爱我到很深的程度,她肯不顾一切地跟我么?她敢冒这个险么?"

小寒道:"啊,原来你自己也知道你多么对不起 绫卿!你不打算娶她。你爱她,你不能害了她!"

峰仪笑道:"你放心。现在的社会上的一般人不像从前那么严格了。绫卿不会怎样吃苦的。你刚刚说过:我有钱,我有地位。你如果为绫卿担忧的话,大可以不必了!"

小寒道:"我才不为她担忧呢!她是多么有手段的人!我认识她多年了,我知道她,你别以为她是个天真的女孩子!"

峰仪微笑道:"也许她不是一个天真的女孩子。 天下的天真的女孩子,大约都跟你差不多罢!"

小寒跳脚道:"我有什么不好?我犯了什么法? 我不该爱我父亲,可是我是纯洁的!" 峰仪道:"我没说你不纯洁呀!"

小寒哭道:"你看不起我,因为我爱你!你哪里还有点人心哪——你是个禽兽!你——你看不起我!"

她扑到他身上去,打他,用指甲抓他。峰仪捉住她的手,把她摔到地上去。她在挣扎中,尖尖的长指甲划过了她自己的腮,血往下直滴。穿堂里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峰仪沙声道:

"你母亲来了。"

小寒在迎面的落地大镜中瞥见了她自己,失声叫道:"我的脸!"她脸上又红又肿,泪痕狼藉,再加上那鲜明的血迹子。

峰仪道:"快点!"他把她从地上曳过这边来,使她伏在他膝盖上,遮没了她的面庞。

许太太推门进来,问峰仪道:"你今儿回家吃晚饭么?"

峰仪道:"我正要告诉你呢。我有点事要上天津 去一趟,耽搁多少时候却说不定。"

许太太道:"噢。几时动身?"

峰仪道:"今儿晚上就走。我说,我不在这儿的时候,你有什么事,可以找行里的李慕仁,或是我的书记。"

许太太道:"知道了。我去给你打点行李去。"

峰仪道:"你别费事了,让张妈她们动手好了。"

许太太道:"别的没有什么,最要紧的就是医生给你配的那些药,左一样,右一样,以后没人按时弄给你吃,只怕你自己未必记得。我还得把药方子跟服法一样一样交代给你。整理好了,你不能不过一过目。"

峰仪道:"我就来了。"

许太太出去之后,小寒把脸揿在她父亲腿上,虽然极力抑制着,依旧肩膀微微耸动着,在那里静静地啜泣。峰仪把她的头搬到沙发上,站起身来,抹了一抹裤子上的皱纹,提起皮包,就走了出去。

小寒伏在沙发上,许久许久,忽然跳起身来。炉台上的钟指着七点半。她决定去找绫卿的母亲,这是她最后的一着。

绫卿曾经告诉过她,段老太太是怎样的一个人——糊涂而又暴躁,固执起来非常的固执。既然绫卿的嫂子能够支配这老太太,未见得小寒不能够支配她!她十有八九没有知道绫卿最近的行动。知道了,她决不会答应的。绫卿虽然看穿了她的为人,母女的感情还是很深。

她的话一定有相当的力量。

小寒匆匆地找到她的皮夹子,一刻也不耽搁,就 出门去了。她父亲想必早离开了家。母亲大约在厨房 里,满屋子鸦雀无声,只隐隐听见厨房里油锅的爆炸。

小寒赶上了一部公共汽车。绫卿的家,远虽不远, 却是落荒的地方。小寒在暮色苍茫中一家一家挨次看 过,认门牌认了半天,好容易寻着了。是一座阴惨惨 的灰泥住宅,洋铁水管上生满了青黯的霉苔。只有一 扇窗里露出灯光,灯上置着破报纸,仿佛屋里有病人 似的。小寒到了这里,却踌躇起来,把要说的话,在 心上盘算了又盘算。天黑了,忽然下起雨来,那雨势 来得猛,哗哗泼到地上,地上起了一层白烟。小寒回 头一看,雨打了她一脸,呛得她透不过气来,她掏出 手绢子来擦干了一只手,举手揿铃。揿不了一会,手 又是湿淋淋的。她怕触电,只得重新揩干了手,再揿。 铃想必坏了,没有人来开门。小寒正待敲门,段家的 门口来了一辆黄包车。一个妇人跨出车来,车上的一 盏灯照亮了她那桃灰细格子绸衫的稀湿的下角。小寒 一呆,看清楚了是她母亲,正待闪过一边去,却来不 及了.

她母亲慌慌张张迎上前来,一把拉住了她道:"你还不跟我来!你爸爸——在医院里——"

小寒道: "怎么?汽车出了事?还是——"

她母亲点了点头,向黄包车夫道:"再给我们叫 一部。"

不料这地方偏僻,又值这倾盆大雨,竟没有第二部黄包车,车夫道:"将就点,两个人坐一部罢。"

许太太与小寒只得钻进车去,兜起了油布的篷。 小寒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爸爸怎么了?"

许太太道:"我从窗户里看见你上了公共汽车, 连忙赶了下来,跳上了一部黄包车,就追了上来。"

小寒道: "爸爸怎么会到医院里去的?"

许太太道:"他好好地在那里。我不过是要你回来,哄你的。"

小寒听了这话,心头火起,攀开了油布就要往下跳。许太太扯住了她,喝道:"你又发疯了?趁早给我安静点!"

小寒闹了一天,到了这个时候,业已精疲力尽,竟扭不过她母亲。雨下得越发火炽了,拍啦啦溅在油布上。油布外面是一片滔滔的白,油布里面是黑沉沉的。视觉的世界早已消灭了,余下的仅仅是嗅觉的世界——雨的气味,打潮了的灰土的气味油布的气味,油布上的泥垢的气味,水滴滴的头发的气味,她的腿紧紧压在她母亲的腿上——自己的骨肉!

她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厌恶与恐怖。怕谁?恨谁?她母亲?她自己?她们只是爱着同一个男子的两个女人。她憎嫌她自己的肌肉与那紧紧挤着她的,温暖的,他人的肌肉。呵,她自己的母亲!

她痛苦地叫唤道:"妈,你早也不管管我!你早 在那儿干什么?"

许太太低声道:"我一直不知道……我有点知道,可是我不敢相信——一直到今天,你逼着我相信……"

小寒道:"你早不管!你.....你装着不知道!"

许太太道:"你叫我怎么能够相信呢?——总拿你当个小孩子!有时候我也疑心。过后我总怪我自己小心眼儿,'门缝里瞧人,把人都瞧扁了'。我不许我自己那么想,可是我还是一样的难受。有些事,多半你早已忘了:我三十岁以后,偶然穿件美丽点的衣裳,或是对他稍微露一点感情,你就笑我。

……他也跟着笑……我怎么能恨你呢?你不过是 一个天真的孩子!"

小寒剧烈地颤抖了一下,连她母亲也感到那震动。她母亲也打了个寒战,沉默了一会,细声道:"现

在我才知道你是有意的。"小寒哭了起来。她犯了罪。 她将她父母之间的爱慢吞吞地杀死了,一块一块割碎 了——爱的凌迟!雨从帘幕下面横扫进来,大点大点 寒飕飕落在腿上。

许太太的声音空而远。她说:"过去的事早已过去了。好在现在只剩了我们两个人了。"

小寒急道: "你难道就让他们去?"

许太太道:"不让他们去,又怎样?你爸爸不爱我,又不能够爱你——留得住他的人,留不住他的心。他爱绫卿。他眼见得就要四十了。人活在世上,不过短短的几年。由他们去罢!"

小寒道: "可是你——你预备怎样?"

许太太叹了口气道:"我么?我一向就是不要紧的人,现在也还是不要紧。要紧的倒是你——你年纪青着呢。"

小寒哭道:"我只想死!我死了倒干净!"

许太太道:"你怪我没早管你,现在我虽然迟了一步,有一分力,总得出一分力。你明天就动身,到你三舅母那儿去。"

小寒听见"三舅母"那三个字,就觉得肩膀向上一耸一耸的,熬不住要狂笑。把她过继出去?

许太太又道:"那不过是暂时的事。你在北方住几个月,定下心来,仔细想想。你要到哪儿去继续念书,或是找事,或是结婚,你计划好了,写信告诉我。我再替你布置一切。"

小寒道:"我跟龚海立订了婚了。"

许太太道:"什么?你就少胡闹罢!你又不爱他,你惹他做什么?"

小寒道:"有了爱的婚烟往往是痛苦的。你自己 知道。" 许太太道:"那也不能一概而论。你的脾气这么坏,你要是嫁了个你所不爱的人,你会给他好日子过?你害苦了他,也就害苦了你自己。"

小寒垂头不语。许太太道:"明天,你去你的。 这件事你丢给我好了。我会对他解释的。"

小寒不答。隔着衣服,许太太觉得她身上一阵一阵细微地颤栗,便问道:"怎么了?"

小寒道:"你——你别对我这么好呀!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许太太不言语了。车里静悄悄的,每隔几分钟可以听到小寒一声较高的呜咽。

车到了家。许太太吩咐女佣道:"让小姐洗了澡,喝杯热牛奶,赶紧上床睡罢!明天她还要出远门呢。"

小寒在床上哭一会,又迷糊一会。半夜里醒了过来,只见屋里点着灯,许太太蹲在地上替她整理衣箱。雨还澌澌地下着。

小寒在枕上撑起胳膊,望着她。许太太并不理会,自顾自拿出几双袜子,每一双打开来看过了,没有洞,没有撕裂的地方,重新卷了起来,安插在一叠一叠的衣裳里。头发油、冷霜,雪花膏,漱盂,都用毛巾包了起来。小寒爬下床头,跪在箱子的一旁,看着她做事,看了半日,突然弯下腰来,把额角抵在箱子的边沿上,一动也不动。

许太太把手搁在她头发上,迟钝地说着:"你放心。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还在这儿……"

小寒伸出手臂来,攀住她母亲的脖子,哭了。

许太太断断续续地道:"你放心……我……我自己会保重的……等你回来的时候……"

## (一九四三年七月)

封 锁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

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 封锁了。

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

电车停了,马路上的人却开始奔跑,在街的左面的人们奔到街的右面,在右面的人们奔到左面。商店一律地沙啦啦拉上铁门。女太太们发狂一般扯动铁栅栏,叫道:"让我们进来一会儿!我这儿有孩子哪,有年纪大的人!"然而门还是关得紧腾腾的。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

电车里的人相当镇静。他们有座位可坐,虽然设备简陋一点,和多数乘客的家里的情形比较起来,还

是略胜一筹。街上渐渐地也安静下来,并不是绝对的寂静,但是人声逐渐渺茫,像睡梦里所听到的芦花枕头里的赶咐。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

上海似乎从来没有这么静过——大白天里!—个 乞丐趁着鸦雀无声的时候,提高了喉咙唱将起来:"阿 有老爷太太先生小姐做做好事救救我可怜人哇?阿 有老爷太太……"然而他不久就停了下来,被这不经 见的沉寂吓噤住了。

还有一个较有勇气的山东乞丐,毅然打破了这静默。他的嗓子浑圆嘹亮:"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悠久的歌,从一个世纪唱到下一个世纪。音乐性的节奏传染上了开电车的。开电车的也是山东人。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抱着胳膊,向车门上一靠,跟着唱了起来:"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

电车里,一部分的乘客下去了。剩下的一群中, 零零落落也有人说句把话。靠近门口的几个公事房里 回来的人继续谈讲下去。一个人撒喇一声抖开了扇子,下了结论道:"总而言之,他别的毛病没有,就吃亏在不会做人。"另一个鼻子里哼了一声,冷笑道: "说他不会做人,他把上头敷衍得挺好的呢!"

一对长得颇像兄妹的中年夫妇把手吊在皮圈上, 双双站在电车的正中,她突然叫道:"当心别把裤子 弄脏了!"他吃了一惊,抬起他的手,手里拎着一包 熏鱼。他小心翼翼使那油汪汪的纸口袋与他的西装裤 子维持二寸远的距离。他太太兀自絮叨道:"现在干 洗是什么价钱?做一条裤子是什么价钱?"

坐在角落里的吕宗桢,华茂银行的会计师,看见了那熏鱼,就联想到他夫人托他在银行附近一家面食摊子上买的菠菜包子。女人就是这样!弯弯扭扭最难找的小胡同里买来的包子必定是价廉物美的!她一点也不为他着想——一个齐齐整整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事皮包的人,抱着报纸里的热腾腾的包子满街跑,实在是不像话!然而无论如何,假使这封锁延长下去,耽误了他的晚饭,至少这包子可以派用场。他看了看手表,才四点半。该是心理作用罢?他

已经觉得饿了。他轻轻揭开报纸的一角,向里面张了一张。一个个雪白的,喷出淡淡的麻油气味。一部分的报纸粘住了包子,他谨慎地把报纸撕了下来,包子上印了铅字,字都是反的,像镜子里映出来的,然而他有这耐心,低下头去逐个认了出来:

"讣告……申请……华股动态……隆重登场候 教……"都是得用的字眼儿,不知道为什么转载到包 子上,就带点开玩笑性质。也许因为"吃"是太严重 的一件事了,相形之下,其他的一切都成了笑话。吕 宗桢看着也觉得不顺眼,可是他并没有笑,他是一个 老实人。他从包子上的文章看到报上的文章,把半页 旧报纸读完了,若是翻过来看,包子就得跌出来,只 得罢了。他在这里看报,全车的人都学了样,有报的 看报,没有报的看发票,看童程,看名片。任何印刷 物都没有的人,就看街上的市招。他们不能不填满这 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 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

只有吕宗桢对面坐着的一个老头子,手心里骨碌碌骨碌碌搓着两只油光水滑的核桃,有板有眼的小动作代替了思想。

他剃着光头,红黄皮色,满脸浮油,打着皱,整个的头像一个核桃。他的脑子就像核桃仁,甜的,滋润的,可是没有多大意思。

老头子右首坐着吴翠远,看上去像一个教会派的少奶奶,但是还没有结婚。她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深蓝与白,很有点讣闻的风味。她携着一把蓝白格子小遮阳伞。头发梳成干篇一律的式样,唯恐唤起公众的注意。

然而她实在没有过分触目的危险。她长得不难看,可是她那种美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仿佛怕得罪了谁的美,脸上一切都是淡淡的,松弛的,没有轮廓。连她自己的母亲也形容不出她是长脸还是圆脸。

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女儿,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学生。大学毕了业后,翠远就在母校服务,担任英文助

教。她现在打算利用封锁的时间改改卷子。翻开了第一篇,是一个男生做的,大声疾呼抨击都市的罪恶,充满了正义感的愤怒,用不很合文法的,吃吃艾艾的句子,骂着"红嘴唇的卖淫妇……

大世界……下等舞场与酒吧间"。翠远略略沉吟了一会,就找出红铅笔来批了一个"A"字。若在平时,批了也就批了,可是今天她有太多的考虑的时间,她不由地要质问自己,为什么她给了他这么好的分数:不问倒也罢了,一问,她竟涨红了脸。她突然明白了:因为这学生是胆敢这么毫无顾忌地对她说这些话的唯一的一个男子。

他拿她当做一个见多识广的人看待;他拿她当做一个男人,一个心腹。他看得起她。翠远在学校里老是觉得谁都看不起她——从校长起,教授、学生、校役……学生们尤其愤慨得厉害:"申大越来越糟了!一天不如一天!用中国人教英文,照说,已经是不应当,何况是没有出过洋的中国人!"翠远在学校里受气,在家里也受气。吴家是一个新式的,带着宗教背景的模范家庭。家里竭力鼓励女儿用功读书,一步一步往

上爬,爬到了顶儿尖儿上——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在大学里教书!打破了女子职业的新纪录。然而家长渐渐对她失掉了兴趣,宁愿她当初在书本上马虎一点,匀出点时间来找一个有钱的女婿。

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她家里都是好人,天 天洗澡,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 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 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

...翠远不快乐。

生命像圣经,从希伯莱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 翠远读它的时候,国语又在她脑子里译成了上海话。 那未免有点隔膜。

翠远搁下了那本卷子,双手捧着脸。太阳滚热地晒在她背脊上。

隔壁坐着个奶妈,怀里躺着小孩,孩子的脚底心紧紧抵在翠远的腿上。小小的老虎头红鞋包着柔软而坚硬的脚......

这至少是真的。

电车里,一位医科学生拿出一本图画簿, 孜孜修改一张人体骨骼的简图。其他的乘客以为他在那里速写他对面盹着的那个人。大家闲着没事干,一个一个聚拢来,三三两两,撑着腰,背着手,围绕着他,看他写生。拎着熏鱼的丈夫向他妻子低声道:"我就看不惯现在兴的这些立体派,印象派!"他妻子附耳道:"你的裤子!"

那医科学生细细填写每一根骨头,神经,筋络的名字。有一个公事房里回来的人将折扇半掩着脸,悄悄向他的同事解释道:"中国画的影响。现在的西洋画也时兴题字了,倒真是'东风西渐'!"

吕宗桢没凑热闹,孤零零地坐在原处。他决定他 是饿了。 大家都走开了,他正好从容地吃他的菠菜包子,偏偏他一抬头,瞥见了三等车厢里有他一个亲戚,是他太太的姨表妹的儿子。他恨透了这董培芝。培芝是一个胸怀大志的清寒子弟,一心只想娶个略具资产的小姐。吕宗桢的大女儿今年方才十三岁,已经被培芝睃在眼里,心里打着如意算盘,脚步儿越发走得勤了。吕宗桢一眼望见了这年青人,暗暗叫声不好,只怕培芝看见了他,要利用这绝好的机会向他进攻。若是在封锁期间和这董培芝困在一间屋子里,这情形一定是不堪设想!

他匆匆收拾起公事皮包和包子,一阵风奔到对面一排座位上,坐了下来。现在他恰巧被隔壁的吴翠远挡住了,他表侄绝对不能够看见他。翠远回过头来,微微瞪了他一眼。糟了!

这女人准是以为他无缘无故换了一个座位,不怀好意。他认得出那被调戏的女人的脸谱——脸板得纹丝不动,眼睛里没有笑意,嘴角也没有笑意,连鼻洼里都没有笑意,然而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一点颤巍巍的

微笑,随时可以散布开来。觉得自己太可爱了的人, 是熬不住要笑的。

该死,董培芝毕竟看见了他,向头等车厢走过来 了,满卑地,老远地就躬着腰,红喷喷的长长的面颊, 含有僧尼气息的灰布长衫——一个吃苦耐劳,守身如 下的青年,最合理想的乘龙快婿。宗桢迅疾地决定将 计就计,顺水推舟,伸出一只手臂来搁在翠远背后的 窗台上,不声不响宣布了他的调情的计划。他知道他 这么一来,并不能吓退了董培芝,因为培芝眼中的他 素来是一个无恶不作的老年人。 由培芝看来,过了三 十岁的人都是老年人,老年人都是一肚子的坏。培芝 今天亲眼看见他这样下流,少不得一五一十要去报告 给他太太听——气气他太太也好!谁叫她给他弄上这 么一个表侄!气,活该气!

他不怎么喜欢身边这女人。她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 没有款式。 他向她低声笑道:"这封锁,几时完哪?真讨厌!" 翠远吃了一惊,掉过头来,看见了他搁在她身后的那只胳膊,整个身子就僵了一僵,宗桢无论如何不能容许他自己抽回那只胳膊。他的表侄正在那里双眼灼灼望着他,脸上带着点会心的微笑。如果他夹忙里跟他表侄对一对眼光,也许那小子会怯怯地低下头去——处女风韵的窘态,也许那小子会向他挤一挤眼睛——谁知道?

他咬一咬牙,重新向翠远进攻。他道:"您也觉 着闷罢?

我们说两句话,总没有什么要紧!我们——我们谈谈!"他不由自主的,声音里带着哀恳的调子。翠远重新吃了一惊,又掉回头来看了他一眼。他现在记得了,他瞧见她上车的——非常戏剧化的一刹那,但是那戏剧效果是碰巧得到的,并不能归功于她。他低声道:"你知道么?我看见你上车,前头的玻璃上贴的广告,撕破了一块,从这破的地方我看见你的侧面,就只一点下巴。"是乃络维奶粉的广告,画着一个胖孩子,孩子的耳朵底下突然出现了这女人的下巴,仔

细想起来是有点吓人的。"后来你低下头去从皮包里 拿钱,我才看见你的眼睛,眉毛,头发。"拆开来一 部分一部分地看,她未尝没有她的一种风韵。

翠远笑了。看不出这人倒也会花言巧语——以为他是个靠得住的生意人模样!她又看了他一眼。太阳光红红地晒穿他鼻尖下的软骨。他搁在报纸包上的那只手,从袖口里出来,黄色的,敏感的——一个真的人!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的人!她突然觉得炽热,快乐。她背过脸去,细声道:"这种话,少说些罢!"

宗桢道:"嗯?"他早忘了他说了些什么。他眼睛盯着他表侄的背影——那知趣的青年觉得他在这儿是多余的,他不愿得罪了表叔,以后他们还要见面呢,大家都是快刀斩不断的好亲戚;他竟退回三等车厢去了。董培芝一走,宗桢立刻将他的手臂收回,谈吐也正经起来。他搭讪着望了一望她膝上摊着的练习簿,道:"申光大学……您在申光读书!"

他以为她这么年青?她还是一个学生?她笑了, 没做声。

宗桢道:"我是华济毕业的。华济。"她颈子上有一粒小小的棕色的痣,像指甲刻的印子。宗桢下意识地用右手捻了一捻左手的指甲,咳嗽了一声,接下去问道:"您读的是哪一科?"

翠远注意到他的手臂不在那儿了,以为他态度的转变是由于她端凝的人格,潜移默化所致。这么一想,倒不能不答话了,便道:"文科。您呢?"宗桢道:"商科。"他忽然觉得他们的对话,道学气太浓了一点,便道:"当初在学校里的时候,忙着运动,出了学校,又忙着混饭吃。书,简直没念多少!"翠远道:"你公事忙么?"宗桢道:"忙得没头没脑。

早上乘电车上公事房去,下午又乘电车回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去,为什么来!我对于我的工作一点也不感到兴趣。说是为了挣钱罢,也不知道是为谁挣的!"器远道:"谁都有点家累。"

宗桢道:"你不知道——我家里——咳,别提了!" 翠远暗道:

"来了!他太太一点都不同情他!世上有了太太的男人,似乎都是急切需要别的女人的同情。"宗桢迟疑了一会,方才吞吞吐吐,万分为难地说道:"我太——一点都不同情我。"

翠远皱着眉毛望着他,表示充分了解。宗桢道:"我简直不懂我为什么天天到了时候就回家去。回到哪儿去?实际上我是无家可归的。"他褪下眼镜来,迎着亮,用手绢予拭去上面的水渍,道:"咳!混着也就混下去了,不能想——就是不能想!"近视眼的人当众摘下眼镜子,翠远觉得有点秽亵,仿佛当众脱衣服似的,不成体统。宗桢继续说道:"你——你不知道她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翠远道:"那么,你当初……"宗桢道:"当初我也反对来着。她是我母亲给订下的。

我自然是愿意让我自己拣,可是……她从前非常的美……我那时又年青……年青的人,你知道……"翠远点点头。

宗桢道:"她后来变成了这么样的一个人——连我母亲都跟她闹翻了,倒过来怪我不该娶了她 她……她那脾气——她连小学都没有毕业。" 翠远不禁微笑道:"你仿佛非常看重那一纸文凭!其实,女子教育也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她不知道为什么她说出这句话来,伤了她自己的心。宗桢道:"当然哪,你可以在旁边说风凉话,因为你是受过上等教育的。你不知道她是怎么样的一个——"他顿住了口,上气不接下气,刚戴上了眼镜子,又褪下来擦镜片。翠远道:"你说得太过分了一点罢?"宗桢手里捏着眼镜,艰难地做了一个手势道:

"你不知道她是——"翠远忙道:"我知道,我知道。"她知道他们夫妇不和,决不能单怪他太太,他自己也是一个思想简单的人。他需要一个原谅他,包涵他的女人。

街上一阵乱,轰隆轰隆来了两辆卡车,载满了兵。 翠远与宗桢同时探头出去张望;出其不意地,两人的 面庞异常接近。在极短的距离内,任何人的脸都和寻 常不同,像银幕上特写镜头一般的紧张。宗桢和翠远 突然觉得他们俩还是第一次见面。在宗桢的眼中,她 的脸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 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

他看着她,她红了脸,她一脸红,让他看见了, 他显然是很愉快。她的脸就越发红了。

宗桢没有想到他能够使一个女人脸红,使她微笑,使她背过脸去,使她掉过头来。在这里,他是一个男子。平时,他是会计师,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是家长,他是车上的搭客,他是店里的主顾,他是市民。可是对于这个不知道他的底细的女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

他们恋爱着了。他告诉她许多话,关于他们银行里,谁跟他最好,谁跟他面和心不和,家里怎样闹口舌,他的秘密的悲哀,他读书时代的志愿......无休无

歇的话,可是她并不嫌烦。恋爱着的男子向来是喜欢说,恋爱着的女人向来是喜欢听。恋爱着的女人破例 地不大爱说话,因为下意识地她知道:男人彻底地懂得了一个女人之后,是不会爱她的。

宗桢断定了翠远是一个可爱的女人——白,稀薄,温热,像冬天里你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你不要她,她就悄悄地飘散了。她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她什么都懂,什么都宽宥你。你说真话,她为你心酸;你说假话,她微笑着,仿佛说:

"瞧你这张嘴!"

宗桢沉默了一会,忽然说道:"我打算重新结婚。" 翠远连忙做出惊慌的神气,叫道:"你要离婚?那…… 恐怕不行罢?"

宗桢道:"我不能够离婚。我得顾全孩子们的幸福。我大女儿今年十三岁了,才考进了中学,成绩很不错。" 翠远暗道:

"这跟当前的问题又有什么关系?" 她冷冷地道:"哦,你打算娶妾。" 宗桢道:"我预备将她当妻子看待。我——我会替她安排好的。我不会让她为难。" 翠远道:"可是,如果她是个好人家的女孩子,只怕她未见得肯罢?种种法律上的麻烦……" 宗桢叹了口气道:"是的。你这话对。我没有这权利。

我根本不该起这种念头……我年纪也太大了。我已经三十五了。"翠远缓缓地道:'其实,照现在的眼光看来,那倒也不算大。"宗桢默然。半晌方说道:'你……几岁?"翠远低下头去道:'二十五。"宗桢顿了一顿,又道:'你是自由的么?"翠远不答。宗桢道:'你不是自由的。即使你答应了,你的家里人也不会答应的,是不是?……是不是?"

翠远抿紧了嘴唇。她家里的人——那些一尘不染的好人——她恨他们!他们哄够了她。

他们要她找个有钱的女婿,宗桢没有钱而有太太 ——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 车上的人又渐渐多了起来,外面许是有了"封锁行将开放"的谣言,乘客一个一个上来,坐下,宗桢与翠远给他们挤得紧紧的,坐近一点,再坐近一点。

宗桢与翠远奇怪他们刚才怎么这样的糊涂,就想不到自动地坐近一点,宗桢觉得她太快乐了,不能不抗议。他用苦楚的声音向她说:"不行!这不行!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你是上等人,你受过这样好的教育……我——我又没有多少钱,我不能坑了你的一生!"

可不是,还是钱的问题。他的话有理。翠远想道: "完了。"以后她多半是会嫁人的,可是她的丈夫决不会像一个萍水相逢的人一般的可爱——封锁中的电车上的人……一切再也不会像这样自然。再也不会……呵,这个人,这么笨!这么笨!她只要他的生命中的一部分,谁也不希罕的一部分。他白糟蹋了他自己的幸福。那么愚蠢的浪费!她哭了,可是那不是斯斯文文的,淑女式的哭。她简直把她的眼泪唾到他脸上。他是个好人——世界上的好人又多了一个! 向他解释有什么用?如果一个女人必须倚仗着 她的言语来打动一个男人,她也就太可怜了。

宗桢一急,竟说不出话来,连连用手去摇撼她手里的阳伞。她不理他。他又去摇撼她的手,道:"我说——我说——这儿有人哪!别!别这样!等会儿我们在电话上仔细谈。你告诉我你的电话。" 翠远不答。他逼着问道:"你无论如何得给我一个电话号码。" 翠远飞快地说了一遍道:"七五三六九。"

宗桢道:"七五三六九?"她又不做声了。宗桢嘴里喃喃重复着:"七五三六九,"伸手在上下的口袋里掏摸自来水笔,越忙越摸不着。翠远皮包里有红铅笔,但是她有意地不拿出来。

她的电话号码,他理该记得。记不得,他是不爱她,他们也就用不着往下谈了。

封锁开放了。"叮玲玲玲玲玲"摇着铃,每一个 "玲"字是冷冷的一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 断时间与空间。 一阵欢呼的风刮过这大城市。电车当当当往前开了。宗桢突然站起身来,挤到人丛中,不见了。翠远偏过头去,只做不理会。他走了。对于她,他等于死了。电车加足了速力前进,黄昏的人行道上,卖臭豆腐干的歇下了担子,一个人捧着文王神卦的匣子,闭着眼霍霍地摇。一个大个子的金发女人,背上背着大草帽,露出大牙齿来向一个意大利水兵一笑,说了句玩笑话。翠远的眼睛看到了他们,他们就活了,只活那么一刹那。车往前当当地跑,他们一个个的死去了。

翠远烦恼地合上了眼。他如果打电话给她,她一定管不住她自己的声音,对他分外的热烈,因为他是一个死去了又活过来的人。

电车里点上了灯,她一睁眼望见他遥遥坐在他原 先的位子上。她震了一震——原来他并没有下车去! 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 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开电车的放声唱道:"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可怜啊可……"一个缝穷婆子慌里慌张掠过车头,横穿过马路。开电车的大喝道:"猪猡!"

吕宗桢到家正赶上吃晚饭。他一面吃一面阅读他女儿的成绩报告单,刚寄来的。他还记得电车上那一回事,可是翠远的脸已经有点模糊——那是天生使人忘记的脸。他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可是他自己的话他记得很清楚——温柔地:

"你——几岁?"慷慨激昂地:"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

饭后,他接过热手巾,擦着脸,踱到卧室里来,扭开了电灯。一只乌壳虫从房这头爬到房那头,爬了一半,灯一开,它只得伏在地板的正中,一动也不动。在装死么?在思想着么?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然而思想毕竟是痛苦的。宗桢捻灭了电灯,手按在机括上,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地在爬。他又开了灯,乌壳虫不见了,爬回窜里去了。

## (一九四三年八月)

琉 璃 瓦姚先生有一位多产的太太,生的又都是女儿。亲友们根据着"弄瓦,弄璋"的话,和姚先生打趣,唤他太太为"瓦窖"。姚先生并不以为忤,只微微一笑道:"我们的瓦,是美丽的瓦,不能和寻常的瓦一概而论。我们的是琉璃瓦。"

果然,姚先生大大小小七个女儿,一个比一个美,说也奇怪,社会上流行着古典型的美,姚太太生下的小姐便是鹅蛋脸。鹅蛋脸过了时,俏丽的瓜子脸取而代之,姚太太新添的孩子便是瓜子脸。西方人对于大眼睛,长睫毛的崇拜传入中土,姚太太便用忠实流利的译笔照样给翻制了一下,毫不走样。姚家的模范美人,永远没有落伍的危险。亦步亦趋,适合时代的需要,真是秀气所钟,天人感应。

女儿是家累,是赔钱货,但是美丽的女儿向来不 在此例。 姚先生很明白其中的道理;可是要他靠女儿吃饭,他却不是那种人。固然,姚先生手头并不宽裕。祖上丢下一点房产,他在一家印刷所里做广告部主任,薪水只够贴补一部分家用。支持这一个大家庭,实在不是容易的事。然而姚先生对于他的待嫁的千金,并不是一味的急于脱卸责任。关于她们的前途,他有极周到的计划。

他把第一个女儿 嫁给了印刷所大股东的独 生子,这一头亲事 原不是十分满意。

她在大学里读了两年书,交游广阔,暂时虽没有一个人是她一心一意喜欢的,有可能性的却不少。自己拣的和父母拣的即使是不相上下的两个人,总是对自己拣的偏心一点。况且姚先生给她找的这一位,非但没有出洋留过学,在学校的班级比她还低。她向姚先生有过很激烈的反对的表示,经姚先生再三敦劝,说得唇敝舌焦,又拍着胸脯担保:"以后你有半点不顺心,你找我好了!" 和对方会面过多次,也觉得没有什么地方可挑剔的,只得委委屈屈答应了下来。姚先生依从了她的要求,一切都按照最新式的办

法。不替她置嫁妆,把钱折了现。对方既然是那么富有的人家,少了实在拿不出手,姚先生也顾不得心疼那三万元了。

结婚戒指,衣饰,新房的家具都是 和她的未婚夫亲自选择的,报上登的:

却是姚先生精心撰制的一段花团锦簇的四六文章。为篇幅所限,他未能畅所欲言,因此又单独登了一条"姚源甫为长女于归山阴熊氏敬告亲友"。启奎嫌他罗唆,怕他的同学们看见了要见笑。 劝道:"你就随他去罢!八十岁以下的人,谁都不注意他那一套。"

三朝回门, 卑卑褪下了青狐大衣, 里面穿着泥金缎短袖旗袍。人像金瓶里的一朵栀子花。淡白的鹅蛋脸, 虽然是单眼皮, 而且眼泡微微的有点肿, 却是碧清的一双妙目。夫妻俩向姚先生姚太太双双磕下头去。姚先生姚太太连忙扶着。

才说了几句话,佣人就来请用午餐。在筵席上,姚太太忙着敬菜,卑卑道:"妈!别管他了。他脾气 古怪得很,鱼翅他不爱吃。"

姚太太道:"那么这鸭子....."

道:"鸭子,红烧的他倒无所谓。"

站起身来布菜给妹妹们,姚先生道:"你自己吃罢!

别尽张罗别人!"

替自己夹了一只虾子,半路上,启奎伸出筷子来,拦住了,他从她的筷子上接了过去,筷子碰见了筷子,两人相视一笑。竟发了一回呆。 红了脸,轻轻地抱怨道:"无缘无故抢我的东西!"

启奎笑道:"我当你是夹菜给我呢!"

姚先生见她们这如胶如漆的情形,不觉眉开眼 笑,只把胳膊去推他太太道:"你瞧这孩子气,你瞧 这孩子气!"

旧例新夫妇回门,不能逗留到太阳下山之后。启奎与 ,在姚家谈得热闹,也就不去顾忌这些,一直玩到夜里十点钟方才告辞。两人坐了一部三轮车。那时候正在年下,法租界僻静的地段,因为冷,分外的显得洁净。霜浓月薄的银蓝的夜里,惟有一两家店铺点着强烈的电灯,晶亮的玻璃窗里品字式堆着一堆一堆黄肥皂,像童话里金砖砌成的堡垒。

启奎吃多了几杯酒,倦了,把十指交叉着,拦在 肩上,又把下巴搁在背上,闲闲地道:"你爸爸 同妈妈,对我真是不搭长辈架子!"他一说话,热风 吹到 的耳朵底下,有点痒。她含笑把头偏了一偏, 并不回答。

启奎又道:" ,有人说,你爸爸把你嫁到我家里来,是为了他职业上的发展。"

诧异道:"这是什么话?"

启奎忙道:"这话可不是我说的!"

道:"你在哪儿听来的?"

启奎道:"你先告诉我……"

怒道:"我有什么可告诉你的?我爸爸即使是老糊涂,我不至于这么糊涂!我爸爸的职业是一时的事,我这可是终身大事。我可会为了他芝麻大的前程牺牲我自己吗?"

启奎把头靠在她肩上,她推开了他,大声道:"你想我就死人似地让他把我当礼物送人么?你也太看不起我了!"

启奎笑道:"没敢看不起你呀!我以为你是个孝女。"

啐道:"我家里虽然倒运,暂时还用不着我 卖身葬父呢!"

启奎连忙掩住她的嘴道:"别嚷了——冷风咽到 肚子里去,仔细着凉。"

背过脸去,噗嗤一笑道:"叫我别嚷,你自己也用不着嚷呀!"

启奎又凑过来问道:"那么,你结婚,到底是为了什么?"

恨一声道:"到现在,你还不知道,为来为 去是为了谁?"

启奎柔声道:"为了我?"

只管躲着他,半个身子挣到车外去,头向后仰着,一头的鬈发,给风吹得乱飘,差一点卷到车轮上去。启奎伸手挽住了她的头发,道:"仔细弄脏了!"

猛把头发一甩,发梢直扫到他眼睛里去,道:"要你管!"

启奎嗳唷了一声,揉了揉眼,依旧探过身来,脱去了手套为她理头发。理了一会,把手伸进皮大衣里面去,搁在她脖子后面。 叫道:"别!别!冷哪!"

启奎道: "给我焐一焐。"

扭了一会,也就安静下来了。启奎渐渐地把手移到前面,两手扣住了她的咽喉,轻轻地抚弄着她的下颌。 只是不动。启奎把她向这面揽了一下,她就靠在他身上。

良久, 问道:"你还是不相信我?"

启奎道: "不相信。"

咬着牙道:"你往后瞧罢!"

从此 有意和娘家疏远了,除了过年过节,等闲不肯上门。姚太太去看女儿,十次倒有八次叫人回说少奶奶陪老太太出门打牌去了。熊致章几番要替亲家公谋一个较优的位置,却被儿媳妇三言两语拦住了。姚先生消息灵通,探知其中情形,气得暴跳如雷。不久,印刷所里的广告与营业部合并了,姚先生改了副主任。老太爷赌气就辞了职。

经过了这番失望,姚先生对于女儿们的婚事,早就把心灰透了,决定不闻不问,让她们自由处置。他的次女曲曲,更不比 容易控制。曲曲比 高半个头,体态丰艳,方圆脸盘儿,一双宝光璀璨的长方形的大眼睛,美之中带着点犷悍。姚先生自己知道绝对管束不住她,打算因势利导,使她自动地走上正途。这也是做父母的一番苦心。

一向反对女子职业的他,竟把曲曲荐到某大机关去做女秘书。那里,除了她的顶头上司是个小小的要人之外,其余的也都是少年新进。曲曲的眼界虽高,在这样的人才济济中,也不难挑出一个乘龙快婿。选择是由她自己选择!

然而曲曲不争气,偏看中了王俊业,一个三等书记。两人过从甚密。在这生活程度奇高的时候,随意在咖啡馆舞场里坐坐,数目也就可观了。王俊业是靠薪水吃饭的人,势不能天天带她出去,因此也时常的登门拜访她。姚先生起初不知底细,待他相当的客气。一旦打听明白了,不免冷言冷语,不给他好脸子看。王俊业却一味的做小伏低,曲意逢迎,这一天晚上,他顺着姚先生口气,谈到晚近的文风浇薄。曲曲笑道:"我大姊出嫁,我爸爸做的骈文启事,你读过没有?我去找来给你看。"

王俊业道:"正要拜读老伯的大作。"

姚先生摇摇头道:"算了,算了,登在报上,错字很多,你未必看得懂。"

王俊业道:"那是排字先生与校对的人太没有智识的缘故。现在的一般人,对于纯粹的美文,太缺乏理解力了。"

曲曲霍地站起身来道:"就在隔壁的旧报堆里, 我去找。"

她一出门,王俊业便夹脚跟了出去。

姚先生端起宜兴紫泥茶壶来,就着壶嘴呷了两口茶。回想到那篇文章,不由的点头播脑地背诵起来。他站起身来,一只手抱着温暖的茶壶,一只手按在口面,悠悠地抚摸着,像农人抱着鸡似的。身上穿着湖色熟罗对襟褂,拖着铁灰排穗裤带,摇摇晃晃在屋里转了几个圈子,口里低低吟哦着。背到末了,却有二句记不清楚。他嘘溜溜吸了一口茶,放下茶壶,就向隔壁的餐室里走来。一面高声问道:"找到了没有?

是十二月份的。"一语未完,只听见隔壁的木器砰訇有声,一个人逃,一个人追,笑成一片。姚先生这时候,却不便进去了,只怕撞见了不好看相。急得只用手拍墙。

那边仿佛是站住了脚。王俊业抱怨道:"你搽了什么嘴唇膏!苦的!"

曲曲笑道:"是香料。我特地为了你这种人,拣 了这种胭脂——越苦越有效力!"

王俊业道:"一点点苦,就吓退了我?"说着,只听见撒啦一声,仿佛是报纸卷打在人身上。

姚先生没法子,唤了小女儿瑟瑟过来,嘱咐了几句话,瑟瑟推门进去,只见王俊业面朝外,背着手立在窗前。旧报纸飞了一地,曲曲蹲在地上收拾着,嘴上油汪汪的杏黄胭脂,腮帮子上也抹了一搭。她穿着乳白冰纹绉的单袍子,粘在身上,像牛奶的薄膜,肩上也染了一点胭脂晕。

瑟瑟道:"二姊,妈叫你上楼去给她找五斗橱的钥匙。"曲曲一言不发,上楼去了。

这一去,姚太太便不放她下来。曲曲笑道:"急什么!我又不打算嫁给姓王的。一时高兴,开开玩笑是有的。让你们摇铃打鼓这一闹,外头人知道了,可别怪我!"

姚先生这时也上来了,接口冷笑道:"哦!原来 还是我们的错!"

曲曲掉过脸来回他道:"不,不,不,是我的错。 玩玩不打紧,我不该挑错了玩伴。若是我陪着上司玩, 那又是一说了!"

姚先生道:"你就是陪着皇帝老子,我也要骂你!"

曲曲耸肩笑道:"骂归骂,欢喜归欢喜,发财归 发财。我若是发达了,你们做皇亲国戚;我若是把事 情弄糟了,那是我自趋下流,败坏你的清白家风。你 骂我,比谁都骂在头里!

你道我摸不清楚你弯弯扭扭的心肠!"

姚先生气得身子软了半截,倒在藤椅子上,一把 揪住他太太颤巍巍说道:"太太你看看你生出这样的 东西来,你——你也不管管她!" 姚太太便揪住曲曲道:"你看你把你爸爸气成这 样!"

曲曲笑道:"以后我不许小王上门就是了!免得 气坏了爸爸。"

姚太太道:"这还像个话!"

曲曲接下去说道:"横竖我们在外面,也是一样 的玩,丢丑便丢在外面,也不干我事。"

姚先生喝道:"你敢出去!"

曲曲从他身背后走过,用鲜红的指甲尖在他耳朵根子上轻轻刮了一刮,笑道:"爸爸,你就少管我的事罢!别又让人家议论你用女儿巴结人,又落一个话柄子!"

这两个"又"字,直钻到姚先生心里去。他紧涨了脸,一时挣不出话来,眼看着曲曲对着镜子掠了掠鬓发开提取出一件外套,翩然下楼去了。

从那天起,王俊业果然没到姚家来过。可是常常有人告诉姚先生说看见二小姐在咖啡馆里和王俊业握着手,一坐坐上几个钟头。姚先生的人缘素来不错,大家知道他是个守礼君子,另有些不入耳的话,也就略去不提了。然而他一转背,依旧是人言籍籍。到了这个地步,即使曲曲坚持着不愿嫁给王俊业,姚先生为了她底下的五个妹妹的未来的声誉,也不能不强迫她和王俊业结婚。

曲曲倒也改变了口气,声言:"除了王俊业,也没有别人拿得住我。钱到底是假的,只有情感是真的——我也看穿了,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

她这一清高,抱了恋爱至上主义,别的不要紧,吃亏了姚先生,少不得替她料理一切琐屑的俗事。王俊业手里一个钱也没有攒下来。家里除了母亲还有哥嫂弟妹,分租了人家楼上几间屋子住着,委实再安插不下一位新少奶奶。姚先生只得替曲曲另找一间房子,买了一堂家具,又草草置备了几件衣饰,也就所费不赀了。曲曲嫁了过去,生活费仍旧归姚先生负担。

姚先生只求她早日离了眼前,免得教坏了其他的孩子们,也不能计较这些了。

幸喜曲曲的底下几个女儿,年纪都还小,只有三小姐心心,已经十八岁了,然而心心柔驯得出奇,丝毫没染上时下的习气,恪守闺范,一个男朋友也没有。姚先生过了一阵安静日子。

姚太太静极思动,因为前头两个女儿一个嫁得不甚得意;一个得意的又太得意了,都于娘家面子有损。一心只想在心心身上争回这口气,成天督促姚先生给心心物色一个出类拔萃的。姚先生深知心心不会自动地挑人,难得这么一个听话的女儿,不能让她受委屈,因此勉强地打起精神,义不容辞地替她留心了一下。

做媒的虽多,合格的却少。姚先生远远地注意到一个杭州富室嫡派单传的青年,名唤陈良栋,姚先生有个老同事,和陈良栋的舅父是干亲家,姚先生费了大劲间接和那舅父接洽妥当,由舅父出面请客,给双方一个见面的机会。姚先生预先叮嘱过男方,心心特别的怕难为情,务必要多请几个客,凑成七八个人,

免得僵的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宴席的坐位,可别把陈良栋排在心心贴隔壁。初次见面,双方多半有些窘,不如让两人对面坐着。看得既清晰,又没有谈话的必要。姚先生顾虑到这一切,无非是体谅他第三个女儿不擅交际酬应,怕她过于羞人答答的,犯了小家子气的嫌疑。并且心心的侧影,因为下颔太尖了,有点单薄相,不如正面美。

到了介绍的那天晚上,姚先生放出手段来:把陈良栋的舅父敷衍得风雨不透,同时匀出一只眼睛来看陈良栋,一只眼睛管住了心心,眼梢里又带住了他太太,唯恐姚太太没见过大阵仗,有失仪的地方。散了席,他不免精疲力尽。一回家便倒在藤椅上,褪去了长衫,衬衣,只剩下一件汗衫背心,还嚷热。

姚太太不及卸妆,便赶到浴室里逼着问心心:"你 觉得怎么样?"

心心对着镜子,把头发挑到前面来,漆黑地罩住了脸,左一梳,右一梳,只是不开口。

隔着她那藕色镂花纱旗袍,胸脯子上隐隐约约闪 着一条绝细的金丝项圈。

姚太太发急道:"你说呀!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尽管说!"

心心道:"我有什么可说的!"

姚先生在那边听见了,撩起裤脚管,一拍膝盖,呵呵笑了起来道:"可不是!她有什么可批评的?家道又好,人又老实,人品又大方,打着灯笼都没处找去!"

姚太太望着女儿,乐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搭讪着伸出手来,摸摸心心的胳膊,嘴里咕哝道:"偏赶着这两天打防疫针!

你瞧,还肿着这么一块!"

心心把头发往后一撩,露出她那尖尖的脸来。腮 上也不知道是不是胭脂,一直红到鬓角里去。乌浓的 笑眼, 笑花溅到眼睛底下, 凝成一个小酒涡。姚太太见她笑了, 越发熬不住要笑。

心心低声道:"妈,他也喜欢看话剧跟电影;他 也不喜欢跳舞。"

姚太太道:"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怎么老是'也'呀'也'的!"

姚先生在那边房里接口道:"人家是志同道合呀!"

心心道:"他不赞成太新式的女人。"

姚太太笑道:"你们倒仿佛是说了不少的话!"

姚先生也笑道:"真的,我倒不知道我们三丫头这么鬼精灵,隔得老远的,眉毛眼睛都会传话!早知道她有这一手儿,我也不那么提心吊胆的——白操了半天心!"

心心放下了桃花赛璐璐梳子,掉过身来,倚在脸盆边上,垂着头,向姚太太笑道:"妈,只是有一层,他不久就要回北京去了,我......我怪舍不得您的!"

姚先生在脱汗衫,脱了一半,天灵盖上打了个霹雳,汗衫套在头上,就冲进浴室。叫道:"你见了鬼罢?胡说八道些什么?陈良栋是杭州人,一辈子不在杭州就在上海,他到北京去做什么?"

心心吓怔住了,张口结舌答不出话来。

姚先生从汗衫领口里露出一双眼睛,亮晶晶地盯住他女儿,问道:"你说的,是坐在你对面的姓陈的么?"

心心两手护住了咽喉,沙声答道:"姓陈的,可 是他坐在我隔壁。"

姚先生下死劲啐了她一口,不想全啐在他汗衫上。他的喉咙也沙了,说道:"那是程惠荪。给你介

绍的是陈良栋,耳东陈。好不要脸的东西,一厢情愿, 居然到北京去定了,舍不得妈起来!我都替你害臊!"

姚太太见他把脖子都气紫了,怕他动手打人,连忙把他往外推。他走了出去,一脚踢在门上,门"蹦"地一声关上了,震得心心索索乱抖,哭了起来。姚太太连忙拍着哄着,又道:"认错人了,也是常事,都怪你爸爸没把话说明白了,罚他请客就是了!本来他也应当回请一次。这一趟不要外人,就是我们家里几个和陈家自己人。"

姚先生在隔壁听得清楚,也觉得这话有理,自己的确莽撞了一点。因又走了回来,推浴室的门推不开,仿佛心心伏在门上呜呜咽咽哭着呢。便从另一扇门绕道进去。他那件汗衫已经从头上扯了下来,可是依旧套在颈上,像草裙舞的花圈。他向心心正色道:"别哭了,该歇歇了。我明天回报他们,就说你愿意再进一步,做做朋友。明后天我邀大家看电影吃饭,就算回请。他们少爷那方面,我想绝对没有问题。"

心心哭得越发嘹亮了,索性叫喊起来,道:"把我作弄得还不够!我——我就是木头人,我——我 也受不住了哇!"

姚先生姚太太面面相觑。姚太太道:"也许她没有看清楚陈良栋的相貌,不放心。"

心心蹬脚道:"没有看清楚,倒又好了!那个人,椰子似的圆滚滚的头。头发朝后梳,前面就是脸,头发朝前梳,后面就是脸——简直没有分别!"

姚先生指着她骂道:"人家不靠脸子吃饭!人家再丑些,不论走到那里,一样的有面子!你别以为你长得五官端正些,就有权利挑剔人家面长面短!你大姊枉为生得齐整,若不是我替她从中张罗,指不定嫁到什么人家,你二姊就是个榜样!"

心心双手抓住了门上挂衣服的铜钩子,身体全部的重量都吊在上面,只是嚎啕痛哭。背上的藕色纱衫全汗透了,更兼在门上揉来揉去,揉得稀皱。

姚太太扯了姚先生一把,耳语道:"看她这样子, 还是为了那程惠荪。"

姚先生咬紧了牙关,道:"你要是把她嫁了程惠 荪哪!以后你再给我添女儿,养一个我淹死一个!还 是乡下人的办法顶彻底!"

程惠荪几次拖了姚先生的熟人,一同上门来谒见,又造了无数的借口,谋与姚家接近,都被姚先生挡住了。心心成天病奄奄的,脸色很不好看,想不到姚先生却赶在她头里,先病倒了。中医诊断说是郁愤伤肝。

这一天,他发热发得昏昏沉沉,一睁眼看见一个蓬头女子,穿一身大红衣裳,坐在他床沿上。他两眼直瞪瞪望着她,耳朵里嗡嗡乱响,一阵阵的轻飘飘往上浮,差一点昏厥了过去。

姚太太叫道:"怎么连 也不认识了?"

他定眼一看,可不是!烫鬈的头发,多天没有梳过,蟠结在头上,像破草席子似的。敞着衣领,大襟上钮扣也没有扣严,上面胡乱罩了一件红色绒线衫,双手捧着脸,哭道:

"爸爸!爸爸!爸爸你得替我做主!你——你若 是一撒手去了,叫我怎么好呢?"

姚太太站在床前,听了这话,不由地生气,骂道: "多大的人了,怎么这张嘴,一点遮拦也没有!就是 我们不嫌忌讳,你也不能好端端地咒你爸爸死!"

道:"妈,你不看我急成这个模样,你还挑 我的眼儿!

启奎外头有了人,成天不回家,他一家子一条心, 齐打伙儿欺负我。我这一肚子冤,叫我往哪儿诉去! 姚太太冷笑道:"原来你这个时候就记起娘家来了!我只道雀儿拣旺处飞,爬上高枝儿去了,就把我们撇下了。"

道:"什么高枝儿矮枝儿,反正是你们把我 送到那儿去的,活活地坑死了我!"

姚太太道:"送你去,也要你愿意!难不成'牛不喝水强按头'!当初的事你自己心里有数。你但凡待你父亲有一二分好处,这会子别说他还没死,就是死了,停在棺材板上,只怕他也会一骨碌坐了起来,挺身出去替你调停!"

道:"叫我别咒他,这又是谁咒他了!"说着放声大哭起来,扑在姚先生身上道:"呵!爸爸!爸爸!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可怜你这苦命的女儿,叫她往哪儿去投奔?我的事,都是爸爸安排的,只怕爸爸九泉之下也放不下这条心!"

姚先生听她们母女俩一递一声拌着嘴,心里只恨他太太窝囊不济事,辩不过。待要插进嘴去,狠

狠地驳 两句,自己又有气没力的,实在费劲。赌气翻身朝里睡了。

把头枕在他腿上,一面哭,一面唠唠叨叨诉说着,口口声声咬定姚先生当初有过这话:她嫁到熊家去,有半点不顺心,尽管来找爸爸,一切由爸爸负责任。姚先生被她絮聒得五中似沸,也不知有了多少时辰,好容易朦胧睡去。一觉醒来,不在了,褥单上被她哭湿了一大块,冰凉的,像孩子溺脏了床。问姚太太 哪里去了,姚太太道:"启奎把她接回去了。"

姚先生这一场病,幸亏身体底子结实,支撑过去了,渐渐复了原,可是精神大不如前了。病后他发现他太太曾经陪心心和程惠荪一同去看过几次电影,而且程惠荪还到姚家来吃过便饭。姚先生也懒得查问这笔帐了。随他们闹去。

但是第四个女儿纤纤,还有再小一点的端端,簌簌,瑟瑟,都渐渐的长成了——一个比一个美。她太太肚子又大了起来,想必又是一个女孩子。亲戚们都

说:"来得好!姚先生明年五十大庆,正好凑一个八仙上寿!"可是姚先生只怕他等不及。

他想他活不长了。

## (一九四三年十月)

年青的时候潘汝良读书,有个坏脾气,手里握着铅笔,不肯闲着,老是在书头上画小人,他对于图画没有研究过,也不甚感兴趣,可是铅笔一着纸,一弯一弯的,不由自主就勾出一个人脸的侧影,永远是那一个脸,而且永远是向左。从小画惯了,熟极而流。闭着眼能画,左手也能画,唯一的区别便是:右手画得圆溜些,左手画得比较生涩,凸凹的角度较大,显得瘦,是同一个人生了场大病之后的侧影。

没有头发,没有眉毛眼睛,从额角到下巴,极简单的一条线,但是看得出不是中国人——鼻子太出来了一点,汝良是个爱国的好孩子,可是他对于中国人没有多少好感。他所认识的外国人是电影明星与香烟广告肥皂广告俊俏大方的模特儿,他所认识的中国人

是他的父母兄弟姊妹。他父亲不是个坏人,而且整天 在外面做生意,很少见到,其实也还不至于讨厌。

可是他父亲晚餐后每每独自坐在客堂间喝酒,吃油炸花生,把脸喝得红红的,油光贼亮,就像任何小店的老板。

他父亲开着爿酱园,也是个店老板,然而......既做了他的父亲,就应当是个例外。

汝良并不反对喝酒。一个人,受了极大的打击,不拘是爱情上的还是事业上的,踉踉跄跄扶墙摸壁走进酒吧间,爬上高凳子,沙嗄地叫一声:"威士忌,不搁苏打!"然后用手托住头发起怔来,头发颓然垂下一绺子,扫在眼睛里,然而眼睛一瞬也不瞬,直瞪晚,空洞洞——那是理所当然的,可同情的。虽然喝得太多也不好,究竟不失为一种高尚的下流。

像他父亲,却是猥琐地从锡壶里倒点暖酒在打掉了柄的茶杯中,一面喝,一面与坐在旁边算帐的母亲

聊天,他说他的,她说她的,各不相犯。看见孩子们露出馋相了,有时还分两颗花生给他们吃。

至于母亲,母亲自然是一个没受过教育,在旧礼教压迫下牺牲了一生幸福的可怜人,充满了爱子之心,可是不能够了解他,只懂得为他弄点吃的,逼着他吃下去,然后泫然送他出门,风吹着她的飘萧的白头发。可恶的就是:汝良的母亲头发还没白,偶然有一根两根白的,她也喜欢拔去。有了不遂心的事,并不见她哭,只见她寻孩子的不是,把他们怄哭了。闲下来她听绍兴戏,叉麻将。

汝良上面的两个姊姊也和他一般地在大学里读书,涂脂抹粉,长的不怎么美而不肯安分。汝良不要他姊姊那样的女人。

他最看不上眼的还是底下那一大群弟妹,脏,惫赖,不懂事,非常孩子气的孩子。都是因为他们的存在,父母和姊姊每每忘了汝良已经大了,一来便把他们混作一谈,这是第一件使他痛心疾首的事。

他在家里向来不开口说话。他是一个孤伶伶的旁观者。他冷眼看着他们,过度的鄙夷与淡漠使他的眼睛变为淡蓝色的了,石子的青色,晨霜上的人影的青色。

然而谁都不觉得。从来没有谁因为他的批评的态度而感到不安。他不是什么要紧的人。

汝良一天到晚很少在家。下课后他进语言专修学校念德文,一半因为他读的是医科,德文于他很有帮助,一半却是因为他有心要避免同家里人一桌吃晚饭——夜校的上课时间是七点到八点半。像现在,还不到六点半,他已经坐在学生休息室里,烤着火,温习功课。

休息室的长台上散置着几份报纸与杂志,对过坐着个人,报纸挡住了脸。不会是学生——即使是程度高的学生也不见得看得懂德文报纸。报纸上的手指甲,红蔻丹裂痕斑驳。汝良知道那一定是校长室里的女打字员。她放下报纸,翻到另一页上,将报纸折叠

了一下,伏在台上看。头上吊下一嘟噜黄色的鬈发,细格子呢外衣,口袋里的绿手绢与衬衫的绿押韵。

上半身的影子恰巧落在报纸上。她皱皱眉毛,扭过身去凑那灯光。她的脸这一偏过去,汝良突然吃了一惊,她的侧面就是他从小东涂西抹画到现在的唯一的侧面,错不了,从额角到下巴那条线。怪不得他报名的时候看见这俄国女人就觉得有点眼熟。他再也没想到过,他画的原来是个女人的侧影,而且是个美丽的女人。口鼻间的距离太短了,据说那是短命的象征。汝良从未考虑过短命的女人可爱之点,他不过直觉地感到,人中短了,有一种稚嫩之美。她的头发黄得没有劲道,大约要借点太阳光方才是纯正的,圣母像里的金黄。

唯其因为这似有如无的眼眉鬓发,分外显出侧面那条线。他从心里生出一种奇异的喜悦,仿佛这个人整个是他手里创造出来的。她是他的。他对于她,说不上喜欢不喜欢,因为她是他的一部分。仿佛他只消走过去说一声:"原来是你!你是我的,你不知道么?"便可以轻轻掐下她的头来夹在书里。

他朝她发怔,她似乎有点觉得了。汝良连忙垂下眼去看书。书头上左一个右一个画的全是侧面,可不能让她看见了,她还以为画的是她呢!汝良性急慌忙抓起铅笔来一阵涂,那沙沙的声音倒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探过身来向他书上望了一望,笑道:"很像。像极了。"汝良嗫嚅着不知说了点什么,手里的笔疾如风雨地只管涂下去,涂黑了半张书。她伸手将书往那边拉,笑道:"让我瞧瞧。要不我也不认识自己的侧面——新近拍了照,有一张是半边脸的,所以一看见就知道是我。画的真不错,为什么不把眼睛嘴给补上去呢?"

汝良没法子解释说他不会画眼睛同嘴,除了这侧面他什么都不会画。她看了他一眼,见他满脸为难的样子,以为他说不惯英文,对答不上来,便搭讪道:"今天真冷,你是骑自行车来的么?"汝良点头道:"是的。晚上回去还要冷。"她道:

"可不是,真不方便。你们是哪个先生教?"汝 良道:"施密德。" 她道:"教的还好么?"汝良又点点头,道:"就是太慢,叫人不耐烦。"她道:"那他也是没法子。学生程度不齐,有些人赶不上。"汝良道:"随班上课,就是这点不好,不比私人教授。"她将手支着头,随意翻着书,问道:"你们念到哪儿了?"

掀到第一页,她读出他的名字道:"潘汝良。…… 我叫沁西亚。劳甫沙维支。"她提起笔来待要写在空白上,可是一点空白也没有剩下了,全画满了侧面,她的侧面。汝良眼睁睁看着,又不能把书给抢过来,自己兜脸彻腮涨得通红。沁西亚的脸也红了,像电灯罩上歇了个粉红翅的飞蛾,反映到她脸上一点最轻微的飘忽的红色。她很快地合上了书,做出随便的神气,另在封面上找了块空地将她的名字写给他看。

汝良问道:"你一直住在上海?"沁西亚道:"小时候在哈尔滨。从前我说的一口的中国话呢,全给忘了。"汝良道:

"那多可惜!" 沁西亚道:"我还想从头再学起来呢。你要是愿意教我的话,我们倒可以交换一下,我 教你德文。" 汝良笑道:

"那敢情好!"正说着,上课铃朗朗响起来了, 汝良站起身来拿书,沁西亚将手按在书上,朝他这面 推过来,笑道:"这样:

明天晌午你要是有空,我们就可以上一课试试。你到苏生大厦九楼怡通洋行来找我。我白天在那儿做事。吃中饭的时候那儿没人。"汝良点头道:"苏生大厦,怡通洋行。我一定来。"

当下两人别过了。汝良那天晚上到很晚方才入睡。这沁西亚……她误会了,以为他悄悄地爱上了她,背地里画来画去只是她的脸庞。她以为他爱她,而她这么明显地给了他一个机会与她接近。为什么呢?难道她……

她是个干练的女孩子,白天在洋行里工作,夜校 里还有兼职——至多也不过他姊姊的年纪罢?人家 可不像他姊姊。

照说,一个规矩的女人,知道有人喜欢她,除非她打算嫁给那个人,就得远着他。在中国是如此,在外国也是如此。

可是……谁不喜欢同喜欢自己的人来往呢?难道 她非得同不喜欢她的人来往么?沁西亚也许并没有 旁的意思。他别误会了,像她一样地误会了。不能一 误再误……

## 果真是误会么?

也许他爱着她而自己没有疑心到此。她先就知道了——女人据说是比较敏感。这事可真有点奇怪——他从来不信缘分这些话,可是这事的确有点奇怪……

次日,汝良穿上了他最好的一套西装,又觉得这么焕然一新地去赴约有些傻气,特意要显得潦草,不在乎,临时加上了一条泛了色的旧围巾。

清早上学去,冬天的小树,叶子像一粒粒胶质的 金珠子。

他迎着太阳骑着自行车,车头上吊着书包,车尾的夹板上拴着一根药水炼制过的丁字式的枯骨。从前有过一个时候,这是个人的腿,会骑脚踏车也说不定。 汝良迎着太阳骑着车,寒风吹着热身子,活人的太阳照不到死者的身上。

汝良把手按在疾驰的电车上。跟着电车飕飕跑。 车窗里望进去,里头坐着两个女人,脸对脸嘁嘁喳喳 说话,说两句,点一点头,黑眼睫毛在阳光里晒成了 白色。脸对脸不知说些什么有趣的故事,在太阳里煽 着白眼睫毛。活人的太阳照不到死者的身上。 汝良肚子里装满了滚烫的早饭,心里充满了快乐。这样无端端的快乐,在他也是常有的事,可是今天他想,一定是为了沁西亚。

野地里的狗汪汪吠叫。学校里摇起铃来了。晴天上凭空挂下小小一串金色的铃声。沁西亚那一嘟噜黄头发,一个鬈就是一只铃。可爱的沁西亚。

午前最后一课他没有去上,赶回家去换围巾,因为想来想去到底是那条簇新的白羊毛围巾比较得体。

路上经过落荒地带新建的一座华美的洋房,想不到这里的无线电里也唱着绍兴戏。从妃红累丝窗帘里透出来,宽亮的无表情的嗓子唱着"十八只抽斗"……文化的末日!这么优美的环境里的女主人也和他母亲一般无二。汝良不要他母亲那样的女人。沁西亚至少是属于另一个世界里的。汝良把她和洁净可爱的一切归在一起,像奖学金,像足球赛,像德国牌子的脚踏车,像新文学。

汝良虽然读的是医科,对于文艺是极度爱好的。 他相信,如果不那么忙,如果多喝点咖啡,他一定能 够写出动人的文章。他对于咖啡的信仰,倒不是因为 咖啡的香味,而是因为那构造复杂的,科学化的银色 的壶,那晶亮的玻璃盖。同样地,他献身干医学,一 半也是因为医生的器械一概都是崭新烁亮,一件一件 从皮包里拿出来,冰凉的金属品,小巧的,全能的。 最伟大的是那架电疗器,精致的齿轮孜孜辗动,飞出 火星乱迸的爵士乐,轻快,明朗,健康。现代科学是 这十分不全的世界上唯一的无可訾议的好东西。 做医 生的穿上了那件洁无纤尘的白外套,油炸花牛下酒的 父亲,听绍兴戏的母亲,庸脂俗粉的姊姊,全都无法 近身了.

这是汝良期待着的未来。现在这未来里添了个沁西亚。汝良未尝不知道,要实现他的理想,非经过一番奋斗不可。医科要读七年才毕业,时候还长着呢,半路上先同个俄国女孩子拉扯上了,怎么看着也不大合适。

自行车又经过一家开唱绍兴戏的公馆,无线电悠悠唱下去,在那宽而平的嗓门里没有白天与黑夜,仿佛在白昼的房间里点上了电灯,眩晕,热闹,不真实。

绍兴姑娘唱的是:"越思越想越啦懊呃悔啊啊!" 稳妥的拍子。汝良突然省悟了:绍兴戏听众的世界是 一个稳妥的世界——不稳的是他自己。

汝良心里很乱。来到外滩苏生大厦的时候,还有点惴惴不宁,愁的却是别一类的事了。

来得太早,她办公室里的人如果还没有走光,岂不是窘的慌?人走光了,一样也窘的慌。

他延挨了好一会,方才乘电梯上楼。一推门,就看见沁西亚单独坐在靠窗的一张写字台前面。他怔了一怔——她仿佛和他记忆中的人有点两样。其实,统共昨天才认识她,也谈不上回忆的话。时间短,可是相思是长的——他想得太多了,就失了真。现在他所看见的是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平凡的少女,头发是黄的,可是深一层,浅一层,近头皮的一部分是油腻的

栗色。大约她刚吃完了简便的午餐,看见他来,便将一个纸口袋团成一团,向字纸篓里一抛。她一面和他说话,一面老是不放心嘴唇膏上有没有黏着面包屑,不住地用手帕在嘴角揩抹。小心翼翼,又怕把嘴唇膏擦到界线之外去。她藏在写字台底下的一只脚只穿着肉色丝袜,高跟鞋褪了下来,因为图舒服。汝良坐在她对面,不是踢着她的鞋,就踢着了她的脚,仿佛她一个人长着几双脚似的。

他觉得烦恼,但是立刻就责备自己:为什么对她感到不满呢?因为她当着人脱鞋?一天到晚坐在打字机跟前,脚也该坐麻了,不怪她要松散松散。她是个血肉之躯的人,不是他所做的虚无飘渺的梦。她身上的玫瑰紫绒线衫是心跳的绒线衫——他看见她的心跳,他觉得他的心跳。

他决定从今以后不用英文同她谈话。他的发音不够好的——不能给她一个恶劣的印象。

等他学会了德文,她学会了中文,那时候再畅谈罢。目前只能借着教科书上的对白:"马是比牛贵么?

羊比狗有用。新的比旧的好看。老鼠是比较小的。苍蝇还要小。鸟和苍蝇是飞的。鸟比人快。光线比什么都快。比光线再快的东西是没有的了。太阳比什么都热。比太阳再热的东西是没有的了。十二月是最冷的一月。"都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就可惜不能曲曲表达出他的意思。

"明天会晴吗?——也许会晴的。"

"今天晚上会下雨吗?——也许会下雨的。"

会话书的作者没有一个不是上了年纪的人,郑重 而罗唆。

"您抽烟吗?——不大抽。"

"您喝酒吗?——不天天喝。"

"您不爱打牌吗?——不爱,我最不爱赌钱。"

"您爱打猎吗?——喜欢。我最喜欢运动。"

"念。念书。小说是不念。"

"看。看报。戏是不看。"

"听。听话。坏话是不听。"

沁西亚道:

汝良整日价把这些话颠来倒去,东拼西凑,只是 无法造成一点柔情的暗示。 沁西亚却不像他一般地为 教科书圈住了。

她的中文虽然不行,抱定宗旨,不怕难为情,只管信着嘴说去。缺乏谈话的资料,她便告诉他关于她家里的情形。她母亲是再醮的寡妇,劳甫沙维支是她继父的姓。她还有个妹妹,叫丽蒂亚。她继父也在洋行里做事,薪水不够养活一家人,所以境况很窘。她的辞汇有限,造句直拙,因此她的话往往是最生硬的,不加润色的现实。有一天,她提起她妹妹来:"丽蒂亚是很发愁。"汝良问道:"孙什么呢?"沁西亚道:"因为结婚。"汝良愕然道:"丽蒂亚已经结了婚了?"

"不,因为她还没有。在上海,有很少的好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也少。现在没有了。德国人只能结婚德国人。"汝良默然,半晌方道:"可是丽蒂亚还小呢。她用不着发愁。"沁西亚微微耸了耸肩道:"是的。她还小。"

汝良现在比较懂得沁西亚了。他并不愿意懂得她,因为懂得她之后,他的梦做不成了。

有时候,他们上完了课还有多余的时间,他邀她出去吃午饭。和她一同进餐是很平淡的事,最紧张的一刹那还是付帐的时候,因为他不大确实知道该给多少小帐。有时候他买一盒点心带来,她把书摊开了当碟子,碎糖与胡桃屑撒在书上,她毫不介意地就那样合上了书。

他不喜欢她这种邋遢脾气,可是他竭力地使自己 视若无睹。他单拣她身上较诗意的部分去注意,去回 味。他知道他爱的不是沁西亚。他是为恋爱而恋爱。 他在德文字典上查到了"爱"与"结婚",他背地里学会了说:"沁西亚,我爱你。你愿意嫁给我么?"他没有说出口来,可是那两句话永远在他舌头尖上。一个不留神,难保不吐露那致命的话——致命,致的是他自己的命,这个他也明白。冒失的婚姻很可以毁了他的一生。然而……仅仅想着也是够兴奋的。她听到了这话,无论她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一样的也要感到兴奋。若是她答应了,他家里必定要掀起惊天动地的大风潮,虽然他一向是无足重轻的一个人。

春天来了。就连教科书上也说:"春天是一年中 最美丽的季节。"

有一天傍晚,因为微雨,他没有骑自行车,搭电车从学校里回家。在车上他又翻阅那本成日不离身的德文教科书。书上说:

"我每天早上五点钟起来。

然后穿衣洗脸。

洗完了脸之后散一会儿步。

散步回来就吃饭。

然后看报。

然后工作。

午后四点钟停止工作,去运动。

每天大概六点钟洗澡,七点钟吃晚饭。

晚上去看朋友。

顶晚是十点钟睡觉。好好地休息,第二天再好好地工作。 "

最标准的一天,穿衣服洗脸是为了个人的体面。 看报,吸收政府的宣传,是为国家尽责任。工作,是 为家庭尽责任。看朋友是"课外活动",也是算分数 的。吃饭,散步,运动,睡觉,是为了要维持工作效 率。洗澡似乎是多余的——有太太的人,大约是看在太太面上罢?这张时间表,看似理想化,其实呢,大多数成家立业的人,虽不能照办,也都还不离谱儿。

汝良知道,他对于他父亲的谴责,就也是因为他老人家对于体面方面不甚注意。儿子就有权利干涉他,上头自然还有太太,还有社会。教科书上就有这样的话:"怎么这样慢呢?

怎么这样急促呢?叫你去,为什么不去?叫你来,为什么不就来?你为什么打人家?你为什么骂人家?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为什么不照我们的样子做?为了什么缘故,这么不规矩?为了什么缘故,这么不正当?"于是教科书上又有微弱的申请:

"我想现在出去两个钟头儿,成吗?我想今天早回去一会儿,成吗?"于是教科书又怆然告诫自己: "不论什么事,总不可以大意。不论什么事,总不能称自己的心意的。"汝良将手按在书上,一抬头,正 看见细雨的车窗外,电影广告牌上偌大的三个字:"自由魂"。

以后汝良就一直发着愣。电车摇耸镗答从马霍路 驶到爱文义路。爱文义路有两棵杨柳正抽着胶质的金 丝叶。灰色粉墙湿着半截子。雨停了。黄昏的天淹润 寥廓,年青人的天是没有边的,年青人的心飞到远处 去。可是人的胆子到底小。世界这么大,他们必得找 点网罗牵绊。

只有年青人是自由的。年纪大了,便一寸一寸陷入习惯的泥沼里。不结婚,不生孩子,避免固定的生活,也不中用。

孤独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泥沼。

只有年青人是自由的。知识一开,初发现他们的 自由是件稀罕的东西,便守不住它了。

就因为自由是可珍贵的,它仿佛烫手似的——自由的人到处磕头礼拜求人家收下他的自由。

• • • • • •

汝良第一次见到这一层。他立刻把向沁西亚求婚的念头来断了。他愿意再年青几年。

他不能再跟她学德文了,那太危险。他预备了一席话向她解释。那天中午,他照例到她办公室里去,门一开,她恰巧戴着帽子夹着皮包走出来,险些与他撞个满怀。沁西亚喔了一声,将手按在嘴上道:"你瞧我这记性!要打电话告诉你别来的,心里乱乱的,就给忘了!

今儿我打算趁吃中饭的时候出去买点东西,我们休息一天罢。"

汝良陪她走了出来,她到附近的服装店里看了几件睡衣,晨衣,拖鞋,打听打听价格。

咖啡馆橱窗里陈设着一只三层结婚蛋糕,标价一千五。她停住脚看看,咬了一回指甲,又往前走去。 走了一段路,向汝良笑道:"你知道?我要结婚了。"

汝良只是望着她,说不出话来。沁西亚笑道: "说:"恭喜你。'"

汝良只是望着她,心里也不知道是如释重负还是单纯的惶骇。

沁西亚笑道:"'恭喜'。书上明明有的。忘了么?" 汝良微笑道:"恭喜恭喜。"沁西亚道:"洋行里的事, 夜校里的事,我都辞掉了。我们的书,也只好搁一搁, 以后——"

汝良忙道:"那当然。以后再说罢。" 沁西亚道: "反正你知道我的电话号码。" 汝良道:"那是你母亲 家里。你们结婚之后住在什么地方?" 沁西亚很迅速 地道:"他搬到我们家来住。暂时的,现在房子真不 容易找。" 汝良点头道是。他们走过一家商店,橱窗 上涂了大半截绿漆。沁西亚笔直向前看着,他所熟悉 的侧影反衬在那强烈的戏剧化的绿色背景上,异常明晰,仿佛脸上有点红,可是没有喜色。

汝良道:"告诉我,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沁西亚的清浅的大眼睛里藏不住一点心事。她带着自卫的,戒备的神气,答道:"他在工部局警察所里做事。我们从小就在一起的。" 汝良道:"他是俄国人?" 沁西亚点点头。汝良笑道:"他一定很漂亮?" 沁西亚微笑道:"很漂亮。结婚那天你可以看见他。你一定要来的。"

仿佛那是世上最自然的事——一个年青漂亮的俄国下级巡官,从小和她在一起的。可是汝良知道:如果她有较好的机会的话,她决不会嫁给他。汝良自己已经是够傻的,为恋爱而恋爱。难道他所爱的女人竟做下了更为不可挽回的事么——为结婚而结婚?

他久久没有收到请帖,以为她准是忘了给他寄来,然而毕竟是寄来了——在六月底。为什么耽搁了这些时?是经济上的困难还是她拿不定主意?

他决定去吃她的喜酒,吃得酩酊大醉。他没有想到没有酒吃。

俄国礼拜堂的尖头圆顶,在似雾非雾的牛毛雨中,像玻璃缸里醋浸着的淡青的蒜头。礼拜堂里人不多,可是充满了雨天的皮鞋臭。神甫身上披着平金缎子台毯一样的氅衣,长发齐肩,飘飘然和金黄的胡须连在一起,汗不停地淌,须发兜底一层层湿出来。他是个高大俊美的俄国人,但是因为贪杯的缘故,脸上发红而浮肿。是个酒徒,而且是被女人宠坏了的。他 瞌睡得睁不开眼来。

站在神甫身边的是唱诗班领袖,长相与打扮都跟神甫相仿佛,只是身材矮小,喉咙却大,激烈地连唱带叫,脑门子上挣得长汗直流,热得把头发也脱光了。

圣坛后面悄悄走出一个香伙来,手持托盘,是麻而黑的中国人,僧侣的黑袍下露出白竹布裤子,赤脚趿着鞋。也留着一头乌油油的长发,人字式披在两颊上,像个鬼,不是《聊斋》上的鬼,是义冢里的,白蚂蚁钻出钻进的鬼。

他先送了交杯酒出来,又送出两只皇冕。亲友中预先选定了两个长大的男子高高擎住了皇冕,与新郎新娘的头维持着寸许的距离。在那阴暗,有气味的礼拜堂里,神甫继续诵经,唱诗班继续唱歌。新郎似乎局促不安。他是个浮躁的黄头发小伙子,虽然有个古典型的直鼻子,看上去没有多大出息。他草草地只穿了一套家常半旧白色西装。新娘却穿着隆重的白缎子礼服,汝良身旁的两个老太太,一个说新娘的礼服是租来的,一个坚持说是借来的,交头接耳辩了半日。

汝良不能不钦佩沁西亚,因而钦佩一切的女人。整个的结婚典礼中,只有沁西亚一个人是美丽的。她仿佛是下了决心,要为她自己制造一点美丽的回忆。她捧着白蜡烛,虔诚地低着头,脸的上半部在障纱的影子里,脸的下半部在烛火的影子里,摇摇的光与影中现出她那微茫苍白的笑。她自己为自己制造了新嫁娘应有的神秘与尊严的空气,虽然神甫无精打彩,虽然香伙出奇的肮脏,虽然新郎不耐烦,虽然她的礼服是租来的或是借来的。她一辈子就只这么一天,总得

有点值得一记的,留到老年时去追想。汝良一阵心酸, 眼睛潮了。

礼仪完毕之后,男女老少一拥上前,挨次和新郎新娘接吻,然后就散了。只有少数的亲族被邀到他们家去参加茶会。

汝良远远地站着,怔了一会。他不能够吻她,握 手也不行——他怕他会掉下泪来。他就这样溜走了。

两个月后,沁西亚打电话给他,托他替她找个小事,教英文,德文,俄文,或是打字,因为家里待着闷的慌。他知道她是钱不够用。

再隔了些时,他有个同学要补习英文,他打电话通知沁西亚,可是她病了,病的很厉害。

他踌躇了一天一夜,还是决定冒昧地上门去看她一次,明知道他们不会让一个生人进她的卧房去的,不过尽他这点心罢了。凑巧那天只有她妹妹丽蒂亚在家,一个散漫随便的姑娘,长得像跟她一个模子里印

出来的,就是发酵粉放多了,发得东倒西歪,不及她齐整。丽蒂亚领他到她房里去,道:"是伤寒症。医生昨天说难关已经过去了,险是险的。"

她床头的小橱上放着她和她丈夫的双人照。因为拍的是正面,看不出她丈夫那古典美的直鼻子。屋子里有俄国人的气味。沁西亚在枕上两眼似睁非睁蒙卑地看过来。对于世上一切的漠视使她的淡蓝的眼睛变为没有颜色的。她闭上眼,偏过头去。她的下巴与颈项瘦到极点,像蜜枣吮得光剩下核,核上只沾着一点毛毛的肉衣子。可是她的侧影还在,没大改——汝良画得熟极而流的,从额角到下颌那条线。

汝良从此不在书头上画小人了。他的书现在总是很干净。

## (一九四四年一月)

花 凋她父母小小地发了点财,将她坟上加工修葺了一下,坟前添了个白大理石的天使,垂着头,合着手,脚底下环绕着一群小天使。上上下下十来双

白色的石头眼睛。在石头的缝里,翻飞着白石的头发,白石的裙褶子,露出一身健壮的肉,乳白的肉冻子,冰凉的。是像电影里看见的美满的坟墓,芳草斜阳中献花的人应当感到最美满的悲哀。天使背后藏着个小小的碑,题着"爱女郑川嫦之墓"。碑阴还有托人撰制的新式的行述:

"……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十九岁毕业于宏济女中,二十一岁死于肺病。……爱音乐,爱静,爱父母……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

全然不是这回事。的确,她是美丽的,她喜欢静, 她是生肺病死的,她的死是大家同声惋惜的,可是...... 全然不是那回事。

川嫦从前有过极其丰美的肉体,尤其美的是那一双华泽的白肩膀。然而,出人意料之外地,身体上的脸庞却偏于瘦削,峻整的,小小的鼻峰,薄薄的红嘴唇,清炯炯的大眼睛,长睫毛,满脸的"颤抖的灵魂",

充满了深邃洋溢的热情与智慧,像《魂归离恨天》的作者爱米丽。勃朗蒂。实际上川嫦并不聪明,毫无出众之点。她是没点灯的灯塔。

在姊妹中也轮不着她算美,因为上面还有几个绝色的姊姊。郑家一家都是出奇地相貌好。从她父亲起,郑先生长得像广告画上喝乐口福抽香烟的标准上海青年绅士,圆脸,眉目开展,嘴角向上兜兜着,穿上短裤子就变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加上两撇八字须就代表了即时进补的老太爷,胡子一白就可以权充圣诞老人。

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

郑夫人自以为比他看上去还要年青,时常得意地 向人说:

"我真怕跟他一块儿出去——人家瞧着我比他小 得多,都拿我当他的姨太太!"俊俏的郑夫人领着俊 俏的女儿们在喜庆集会里总是最出风头的一群。虽然不懂英文,郑夫人也会遥遥地隔着一间偌大的礼堂向那边叫喊:"你们过来,兰西!露西!

沙丽!宝丽!"在家里她们变成了大毛头,二毛头,三毛头,四毛头。底下还有三个是儿子,最小的儿子是一个下堂妾所生。

孩子多,负担重,郑先生常弄得一屁股的债,他 夫人一肚子的心事。可是郑先生究竟是个带点名士派 的人,看得开,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牛孩子,没钱的时 候在家里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居多,因此家里的儿女 牛之不已, 牛下来也还是一样的疼。逢着手头活便, 不能说郑先生不慷慨,要什么给买什么。在鸦片炕上 躺着,孩子们一面给捶腿,一面就去掏摸他口袋里的 钱:要是不叫拿,她们就捏起拳头一阵乱捶,捶得父 亲又是笑,又是叫唤:"嗳哟,嗳哟,打死了,这下 子真打死了!" 过年的时候他领着头耍钱,做庄推牌 九,不把两百元换来的铜子儿输光了不让他歇手。然 而玩笑归玩笑,发起脾气来他也是翻脸不认人的。

郑先生是连演四十年的一出闹剧,他夫人则是一出冗长的单调的悲剧。她恨他不负责任;她恨他要生那么些孩子;她恨他不讲卫生,床前放着痰盂而他偏要将痰吐到拖鞋里。她总是仰着脸摇摇摆摆在屋里走过来,走过去,凄冷地磕着瓜子——一个美丽苍白的,绝望的妇人。

难怪郑夫人灰心,她初嫁过来,家里还富裕些的时候,她也会积下一点私房,可是郑家的财政系统是最使人捉摸不定的东西,不知怎么一卷就把她那点积蓄给卷得荡然无余。郑夫人毕竟不脱妇人习性,明知是留不住的,也还要继续地积,家事虽是乱麻一般,乘乱里她也捞了点钱,这点钱就给了她无穷的烦恼,因为她丈夫是哄钱用的一等好手。

说不上来郑家是穷还是阔。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床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客室里稀稀朗朗几件家具也是借来的,只有一架无线电是自己置的,留声机屉子里有最新的流行唱片。他们不断地吃零食,全家坐了汽车看电影去。

孩子蛀了牙齿没钱补,在学校里买不起钢笔头。 佣人们因为积欠工资过多,不得不做下去。

下人在厨房里开一桌饭,全巷堂的底下人都来分享,八仙桌四周的长板凳上挤满了人。厨子的远房本家上城来的时候,向来是耽搁在郑公馆里。

小姐们穿不起丝质线质的新式衬衫,布褂子又嫌累赘,索性穿一件空心的棉袍夹袍,几个月之后,脱下来塞在箱子里,第二年生了霉,另做新的。丝袜还没上脚已经被别人拖去穿了,重新发现的时候,袜子上的洞比袜子大。不停地嘀嘀咕咕,明争暗斗。在这弱肉强食的情形下,几位姑娘虽然是在锦绣丛中长大的,其实跟捡煤核的孩子一般泼辣有为。

这都是背地里。当着人,没有比她们更为温柔知礼的女儿,勾肩搭背友爱的姊妹。她们不是不会敷衍。从小的剧烈的生活竞争把她们造成了能干人。川嫦是姊妹中最老实的一个,言语迟慢,又有点脾气,她是最小的一个女儿,天生要被大的欺负,下面又有弟弟,

占去了爹娘的疼爱,因此她在家里不免受委屈,可是她的家对于她实在是再好没有的严格的训练。

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在家里虽学不到什么专门技术,能够有个立脚地,却非得有点本领不可。郑川嫦可以说一下地就进了"新娘学校"。

可是在修饰方面她很少发展的余地。她姊姊们对于美容学研究有素,她们异口同声地断定:"小妹适于学生派的打扮。

小妹这一路的脸,头发还是不烫好看。小妹穿衣服越素净越好。难得有人配穿蓝布褂子,小妹倒是穿蓝布长衫顶俏皮。"

于是川嫦终年穿着蓝布长衫,夏天浅蓝,冬天深蓝,从来不和姊姊们为了同时看中一件衣料而争吵。 姊姊们又说:"现在时行的这种红黄色的丝袜,小妹穿了,一双腿更显胖,像德国香肠。还是穿短袜子登样,或是赤脚。"又道:"小妹不能穿皮子,显老。" 可是三妹不要了的那件呢大衣,领口上虽缀着一些腐旧的青种羊皮,小妹穿着倒不难看,因为大衣袖子太短了,露出两三寸手腕,穿着像个正在长高的小孩,天真可爱。

好容易熬到了这一天,姊姊们一个个都出嫁了, 川嫦这才突然地漂亮了起来。可是她不忙着找对象。 她痴心想等爹有了钱,送她进大学,好好地玩两年, 从容地找个合式的人。

等爹有钱……非得有很多的钱,多得满了出来,才肯花在女儿的学费上——女儿的大学文凭原是最 狂妄的奢侈品。

郑先生也不忙着替川嫦定亲。他道:"实在经不起这样年年嫁女儿。说省,说省,也把我们这点家私鼓捣光了。再嫁出一个,我们老两口子只好跟过去做陪房了。"

然而郑夫人的话也有理(郑家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理的,就连小弟弟在裤子上溺了尿,也还说得出一篇道理来),她道:

"现在的事,你不给她介绍朋友,她来个自我介绍。碰上个好人呢,是她自己找来的,她不承你的情。碰上个坏人,你再反对,已经晚了,以后大家总是亲戚,徒然伤了感情。"

郑夫人对于选择女婿很感兴趣。那是她死灰的生命中的一星微红的炭火。虽然她为她丈夫生了许多孩子,而且还在继续生着,她缺乏罗曼蒂克的爱。同时她又是一个好妇人,既没有这胆子,又没有机会在其他方面取得满足。于是,她一样地找男人,可是找了来作女婿。

她知道这美丽而忧伤的岳母在女婿们的感情上是占点地位的。

二小姐三小姐结婚之后都跟了姑爷上内地去了, 郑夫人把川嫦的事托了大小姐。嫁女儿,向来是第一 个最麻菇,以后,一个拉扯着一个,就容易了。大姑爷有个同学新从维也纳回来。乍回国的留学生,据说是嘴馋眼花,最易捕捉。这人习医,名唤章云藩,家里也很过得去。

川嫦见了章云藩,起初觉得他不够高,不够黑。她的理想的第一先决条件是体育化的身量。他说话也不够爽利的,一个字一个字谨慎地吐出来,像隆重的宴会里吃洋枣,把核子徐徐吐在小银匙里,然后偷偷倾在盘子的一边,一个不小心,核子从嘴里直接滑到盘子里,叮当一声,就失仪了。措词也过分留神了些,"好"是"好","坏"是"不怎么太好"。

"恨"是"不怎么太喜欢"。川嫦对于他的最初印象是纯粹消极的,"不够"这个,"不够"那个,然而几次一见面,她却为了同样的理由爱上他了。

他不但家里有点底子,人也是个有点底子的人。 而且他齐整干净,和她家里的人大不相同。她喜欢他 头发上的花尖,他的微微伸出的下嘴唇;有时候他戴 着深色边的眼镜。也许为来为去不过是因为他是她眼前的第一个有可能性的男人。

可是她没有比较的机会,她始终没来得及接近第二个人。

最开头是她大姊请客跳舞,第二次是章云藩还请,接着是郑夫人请客,也是在馆子里。

各方面已经有了"大事定矣"的感觉。郑夫人道: "等他们订了婚,我要到云藩的医院里去照照爱克司 光——老疑心我的肺不大结实。若不是心疼这笔检查 费,早去照了,也不至于这些年来心上留着个疑影儿。 还有我这胃气疼毛病,问他可有什么现成的药水打两 针。

以后几个小的吹了风,闹肚子,也用不着求教别人了,现放着个姊夫。"郑先生笑道:"你要买药厂的股票,有人做顾问了,倒可以放手大做一下。"郑夫人变色道:"你几时见我买股票来?我哪儿来的钱?是你左手交给我的,还是右手交给我的?"

过中秋节,童云藩单身在上海,因此郑夫人激他 来家吃晚饭。不凑巧,郑先牛先一日把郑夫人一只戒 指押掉了,郑夫人和他争吵之下,第二天过节,气得 脸色黄黄的,推胃气疼不起床,上灯时分方才坐在枕 头上吃稀饭,床上架着红木炕几,放了几色咸菜。楼 下磕头祭祖,来客入席,佣人几次三番催请,郑夫人 只是不肯下去。郑先牛笑嘻嘻地举起筷子来让童云 藩,道:"我们先吃罢,别等她了。"云藩只得在冷盆 里夹了些菜吃着。川嫦笑道:"我上去瞧瞧就来。" 她 走下席来,先到厨房里嘱咐他们月慢上鱼翅,然后上 楼。郑夫人坐在床上,绷着脸,耷拉着眼皮子,一只 手扶着筷子,一只手在枕头边摸着了满垫着草纸的香 烟筒,一口气吊上一大串痰来,叶在里面。叶完了, 又去吃粥。川嫦连忙将手按住了碗口,劝道:"娘, 下去大家一块儿吃罢。一年一次的事,我们也团团圆 圆的。况月今天还来了人。人家客客气气的,又不知 道里头的底细。爹有不是的地方,咱们过了今天再跟 他说话!"左劝右劝,硬行替她梳头净脸,换了衣裳, 郑夫人方才委委屈屈下楼来了,和云藩点头寒暄既 毕,把儿子从桌子那面唤过来,坐在身边,摸索着他

道:"叫了章大哥没有?瞧你弄得这么黑眉乌眼的,亏你怎么见人来着?上哪儿玩过了,新鞋上糊了这些泥?还不到门口的棕垫子上塌掉它!"那孩子只顾把酒席上的杏仁抓来吃,不肯走开,只吹了一声口哨,把家里养的大狗唤了来,将鞋在狗背上塌来塌去,刷去了泥污。

郑家这样的大黄狗有两三只,老而疏懒,身上生 癣处皮毛脱落,拦门躺着,乍看就仿佛是一块敝旧的 棕毛毯。

这里端上了鱼翅。郑先生举目一看,阖家大小,都到齐了,单单缺了姨太太所生的幼子。便问赵妈道:"小少爷呢?"

赵妈拿眼看着太太,道:"奶妈抱到巷堂里玩去了。"郑先生一拍桌子道:"混帐!家里开饭了,怎不叫他们一声?平时不上桌子也罢了,过节吃团圆饭,总不能不上桌。去给我把奶妈叫回来!"郑夫人皱眉道:"今儿的菜油得厉害,叫我怎么下筷子?赵妈你去剥两只皮蛋来给我下酒。"赵妈答应了一声,却有

些意意思思的,没动身。郑夫人叱道:"你聋了是不是?

叫你剥皮蛋!"赵妈慌忙去了。郑先生将小银杯重重在桌面上一磕,洒了一手的酒,把后襟一撩,站起来往外走,亲自到巷堂里去找孩子。他从后门才出去,奶妈却抱着孩子从前门进来了。川嫦便道:"奶妈你端个凳子放在我背后,添一副碗筷来,随便喂他两口,应个景儿。不过是这么回事。"

送上碗筷来,郑夫人把饭碗接过来,夹了点菜放在上面,道:"拿到厨房里吃去罢,我见了就生气。 下流坯子——你再捧着他,脱不了还是下流坯子。"

奶妈把孩子抱到厨下,恰巧遇着郑先生从后门进来,见这情形,不由得冲冲大怒,劈手抢过碗,哗郎郎摔得粉碎。那孩子眼见才要到嘴的食又飞了,哇哇大哭起来。郑先生便一叠连声叫买饼干去。打杂的问道:"还是照从前,买一块钱散装的?"郑先生点头。奶妈道:"钱我先垫着?"郑先生点头道:

"快去快去。尽着唠叨!"打杂的道:"可要多买几块钱的,免得急着要的时候抓不着?"郑先生道:"多买了,我们家里哪儿搁得住东西,下次要吃,照样还得现买。"郑夫人在里面听见了,便闹了起来道:"你这是说谁?我的孩子犯了贱,吃了婊子养的吃剩下的东西,叫他们上吐下泻,登时给我死了!"

郑先生在楼梯上冷笑道:"你这种咒,赌它作甚? 上吐下泻……

知道你现在有人给他治了!"

章云藩听了这话,并不曾会过意思来,川嫦脸上却有些讪讪的。

一时撤下鱼翅,换上一味神仙鸭子。郑夫人一面替章云藩拣菜,一面心中烦恼,眼中落泪,说道:"章先生,今天你见着我们家庭里这种情形,觉得很奇怪罢?我是不拿你当外人看待的,我倒也很愿意让你知道知道,我这些年来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川嫦给章先生舀点炒虾仁。你问川嫦,你问她!她知道她父亲

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哪一天不对她姊姊们说——我说:" 兰西,露西,沙丽,宝丽,你们要仔细啊!不要像你母亲,遇人不淑,再叫你母亲伤心,你母亲禁不起了啊!'从小我就对她们说:"好好念书啊,一个女人,要能自立,遇着了不讲理的男人,还可以一走。'唉,不过章先生,这是普通的女人哪。我就不行,我这人情感太重。情感太重。

我虽然没进过学堂,烹饪,缝纫,这点自立的本领是有的。我一个人过,再苦些,总也能解决我自己的生活。"虽然郑夫人没进过学堂,她说的一口流利的新名词。她道:"我就坏在情感丰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孩子们给她爹作践死了。我想着,等两年,等孩子大些了,不怕叫人摆布死了,我再走,谁知道她们大了,底下又有了小的了。可怜做母亲的一辈子就这样牺牲掉了!"

她偏过身子去让赵妈在她背后上菜,道:"章先生趁热吃些蹄子。这些年的夫妻,你看他还是这样的待我。可现在我不怕他了!我对他说:"不错,我是个可怜的女人,我身上有病,我是个没有能力的女人,

尽着你压迫,可是我有我的儿女保护我!嗳,我女儿 爱我,我女婿爱我——'"

川嫦心中本就不自在,又觉胸头饱闷,便揉着胸脯子道:

"不知怎么的,心口绞得慌。"郑夫人道:"别吃了,喝口热茶罢。"川嫦道:"我到沙发上靠靠,舒服些。"便走到穹门那边的客厅里坐下。这边郑夫人悲悲切切倾心吐胆诉说个不完,云藩道:"伯母别尽自伤心了,身体经不住。也要勉强吃点什么才好。"郑夫人舀了一匙子奶油菜花,尝了一尝,蹙着眉道:

"太腻了,还是替我下碗面来罢。有蹄子,就是蹄子面罢。"一桌子人都吃完了,方才端上面来,郑夫人一头吃,一头说,面冷了,又叫拿去热,又嗔不替章先生倒茶。云藩忙道:"我有茶在客厅里,只要对点开水就行了。" 趁势走到客厅里。

客厅里电灯上的瓷罩子让小孩拿刀弄杖搠碎了 一角,因此川嫦能够不开灯的时候总避免开灯。屋里 暗沉沉地,但见川嫦扭着身子伏在沙发扶手上。蓬松的长发,背着灯光,边缘上飞着一重轻暖的金毛衣子。定着一双大眼睛,像云里雾里似的,微微发亮。云藩笑道:"还有点不舒服吗?"川嫦坐正了笑道:"好多了。"云藩见她并不捻上灯,心中纳罕。两人暗中相对毕竟不便,只得抱着胳膊立在门洞子里射进的灯光里。川嫦正迎着光,他看清楚她穿着一件葱白素绸长袍,白手臂与白衣服之间没有界限;戴着她大姊夫从巴黎带来的一副别致的项圈。是一双泥金的小手,尖而长的红指甲,紧紧扣在脖子上,像是要扼死人。

她笑道:"章先生,你很少说话。"云藩笑道:"刚才我问你好了些没有,再问下去,就像个医生了。我就怕人家三句不离本行。"川嫦笑了。赵妈拎着乌黑的水壶进来冲茶,川嫦便在高脚玻璃盆里抓了一把糖,放在云藩面前道:"吃糖。"郑家的房门向来是四通八达开着的,奶妈抱着孩子从前面踱了进来,就在沙发四周绕了两圈。郑夫人在隔壁房里吃面,便回过头来盯眼望着,向川嫦道:"别给他糖吃,引得他越发没规没矩,来了客就串来串去地讨人嫌!"

奶妈站不住脚,只得把孩子抱到后面去,走过餐室,郑夫人见那孩子一只手捏着满满一把小饼干,嘴里却啃着梨,便叫了起来道:"是谁给他的梨?楼上那一篮子梨是姑太太家里的节礼,我还要拿它送人呢!动不得的。谁给他拿的?"下人们不敢答应。郑夫人放下筷子,一路问上楼去。

这里川嫦搭讪着站起来,云藩以为她去开电灯, 她却去开了无线电。因为没有适当的茶几,这无线电 是搁在地板上的。川嫦蹲在地上扭动收音机的扑落, 云藩便跟了过去,坐在诉边的一张沙发上,笑道:"我 顶喜欢无线电的光。这点儿光总是跟音乐在一起的。" 川嫦把无线电转得轻轻的,轻轻地道:"我别的没有 什么理想,就希望有一天能够开着无线电睡觉。" 云 藩笑道:"那仿佛是很容易。" 川嫦笑道:"在我们家 里就办不到。谁都不用想一个人享点清福。"云藩道: "那也许。家里人多,免不了总要乱一点。" 川嫦很 快地溜了他一眼,低下头去,叹了一口气道:"我爹 其实不过是小孩子脾气。我娘也有她为难的地方。其 实我们家也还直亏了我娘,就是她身体不行,照应不 过来。"云藩听她无缘无故替她父母辩护着,就仿佛

他对他们表示不满似的;自己回味方才的话,并没有 这层意思。两人一时都沉默起来。

忽然听见后门口有人喊叫:"大小姐大姑爷回来了!" 川嫦似乎也觉得客堂里没点灯,有点不合适,站起来开灯。那电灯开关恰巧在云藩在椅子背后,她立在他紧跟前,不过一刹那的工夫,她长袍的下摆罩在他脚背上,随即就移开了。她这件旗袍制得特别的长,早已不入时了,都是因为云藩向她姊夫说过:他喜欢女人的旗袍长过脚踝,出国的时候正时行着,今年回国来,却看不见了。他到现在方才注意到她的衣服,心里也说不出来是什么感想,脚背上仿佛老是嚅嚅罗罗飘着她的旗袍角。

她这件衣服,想必是旧的,既长,又不合身,可是太大的衣服另有一种特殊的诱惑性,走起路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人的地方是人在颤抖,无人的地方是衣服在颤抖,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极其神秘。

川嫦迎了出去,她姊姊姊夫抱着三岁的女儿走进来,和云藩招呼过了。那一年秋暑,阴历八月了她姊

夫还穿着花绸香港衫。川嫦笑道:"大姊夫越来越漂亮了。" 她姊姊笑道:

"可不是,我说他瞧着年轻了二十五岁!"她姊 夫笑着牵了孩子的手去打她。

她姊姊泉娟说话说个不断,像挑着铜匠担子,担 子上挂着喋塔喋塔的铁片,走到哪儿都带着她自己的 单调的热闹。云藩自己用不着开口,不至于担心说错 了话,可同时又愿意多听川嫦说两句话,没机会听到, 很有点失望。川嫦也有类似的感觉。

她弟弟走来与大姊拜节。泉娟笑道:"你们今儿 吃了什么好东西?替我留下了没有?"

她弟弟道:"你放心,并没有瞒着你吃什么好的, 虾仁里吃出一粒钉来。"泉娟忙叫他禁声,道:"别让 章先生听见了,人家讲究卫生,回头疑神疑鬼的,该 肚子疼了。"她弟弟笑道:"不要紧,大姊夫不也是讲 究卫生的吗?从前他也不嫌我们厨子不好,天天来吃 饭,把大姊骗了去了,这才不来了,请他也请不到了。"泉娟笑道:"他这张嘴,都是娘惯的他!"

川嫦因这话太露骨,早红了脸,又不便当着人向弟弟发作。云藩忙打岔道:"今儿去跳舞不去?"泉娟道:"太晚了罢?"

云藩道:"大节下的,晚一点也没关系。"川嫦笑道:"章先生今天这么高兴。"

她几番拿话试探,觉得他虽非特别高兴,却也没有半点不高兴。可见他对于她的家庭,一切都可以容忍。知道了这一点,心里就踏实了。

当天姊姊姊夫陪着他们出去跳舞。夜深回来,临上床的时候,川嫦回想到方才从舞场里出来,走了一截子路去叫汽车,四个人挨得紧紧地挽着手并排走,他的胳膊肘子恰巧抵在她胸脯子上。他们虽然一起跳过舞,没有比这样再接近了。

想到这里就红了脸,决定下次出去的时候穿双顶高的高跟鞋,并肩走的时候可以和他高度相仿。可是那样也不对……怎样着也不对,而且,这一点接触算什么?下次他们单独地出去,如果他要吻她呢?太早了罢,统共认识了没多久,以后要让他看轻的。可是到底,家里已经默认了……

她脸上发烧,久久没有退烧。第二天约好了一同出去的,她病倒了,就没去成。

病了一个多月,郑先生郑夫人顾不得避嫌疑了,请章云藩给诊断了一下。川嫦自幼身体健壮,从来不生病,没有在医生面前脱衣服的习惯。对于她,脱衣服就是体格检查。她瘦得肋骨胯骨高高突了起来。他该怎么想?他未来的妻太使他失望了罢?

当然他脸上毫无表情,只有耶教徒式的愉悦——一般医生的典型临床态度——笑嘻嘻说:"耐心保养着,要紧是不要紧的……今天觉得怎么样?过两天可以吃橘子水了。"她讨厌他这一套,仿佛她不是个女人,就光是个病人。

病人也有几等几样的。在奢丽的卧室里,下着帘子,蓬着鬈发,轻绡睡衣上加着白兔皮沿边的,床上披的锦缎睡袄,现代林黛玉也有她独特的风韵。川嫦可连一件像样的睡衣都没有,穿上她母亲的白布褂子,许久没洗澡,褥单也没换过。

## 那病人的气味……

她不大乐意章医生。她觉得他仿佛是乘她没打扮的时候冷不防来看她似的。穿得比平时破烂的人们, 见了客,总比平时无礼些。

川嫦病得不耐烦了,几次想爬起来,撑撑不也就撑过去了么?郑夫人阻挡不住,只得告诉了她:章先生说她生的是肺病。

章云藩天天来看她,免费为她打空气针。每逢他的手轻轻按到她胸肋上,微凉的科学的手指,她便侧过头去凝视窗外的蓝天。从前一直憧憬着的接触......

是的,总有一天——总有一天……可是想不到是这样。想不到是这样。

她眼睛上蒙着水的壳。她睁大了眼睛,一眨也不眨,怕它破。对着他哭,成什么样子?

他很体谅,打完了针总问一声:"痛得很?"她点点头,借此,眼泪就扑地落了下来。

她的肉体在他手指底下溜走了。她一天天瘦下去。她的脸像骨架子上绷着白缎子,眼睛就是缎子上落了灯花,烧成两只炎炎的大洞。越急越好不了。川嫦知道云藩比她大七八岁,他家里父母屡次督促他及早娶亲。

她的不安,他也看出来了。有一次,打完了针, 屋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她以为他已经走了,却听见桌 上叮当作响,是他把药瓶与玻璃杯挪了一挪。静了半 晌,他牵牵她颈项后面的绒毯,塞得紧些,低低地道: "我总是等着你的。"这是半年之后的事。 她没做声。她把手伸到枕头套里面去,枕套与被窝之间露出一截子手腕。她知道他会干涉的,她希望他会握着她的手送进被里。果然,他说:"快别把手露在外面。看冻着了。"

她不动。因为她躺在床上,他分外地要避嫌疑, 只得像哄孩子似地笑道:"快,快把手收进去。听话 些,好得快些。"她自动地缩进了手。

有一程子她精神好了些,落后又坏了。病了两年,成了骨痨。她影影绰绰地仿佛知道云藩另有了人。郑先生郑夫人和泉娟商议道:"索性告诉她,让她死了这条心也罢了。这样疑疑惑惑,反而添了病。"便老实和她说:"云藩有了个女朋友,叫余美增,是个看护。"川嫦道:"你们看见过她没有?"

泉娟道:"跟她一桌打过两次麻将。" 川嫦道:"怎么也没听见你提起?" 泉娟道:"当时又不知道她是谁,所以也没想起来告诉你。" 川嫦自觉热气上升,手心烧得难受,塞在枕头套里冰着它。他说过:"我

总是等着你的。"言犹在耳,可是怨不得人家,等了她快两年了,现在大约断定了她这病是无望了。

无望了。以后预期着还有十年的美,十年的风头, 二十年的荣华富贵,难道就此完了么?

郑夫人道:"干吗把手搠在枕头套里?"川嫦道: "找我的一条手绢子。"说了她又懊悔,别让人家以 为她找了手绢子来擦眼泪。郑夫人倒是体贴,并不追问,只弯下腰去拍了拍她,柔声道:"怎么枕头套上 的钮子也没扣好?"川嫦笑道:"睡着没事做,就喜 欢把它一个个剥开来又扣上。"说着,便去扣那揿钮。 扣了一半,紧紧揪住枕衣,把揿钮的小尖头子狠命往 手掌心里揿,要把手心钉穿了,才泄她心头之恨。

川嫦屡次表示,想见见那位余美增小姐。郑夫人对于女儿这头亲事,惋惜之余,也有同样的好奇心,因教泉娟邀了章医生余小姐来打牌。这余美增是个小圆脸,窄眉细眼,五短身材,穿一件薄薄的黑呢大衣,襟上扣着小铁船的别针,显得寒素,入局之前她伴了章医生,一同上楼探病。川嫦见这人容貌平常,第一

个不可理喻的感觉便是放心。第二个感觉便是嗔怪她的情人如此没有眼光,曾经沧海难为水,怎么选了这么一个次等角色,对于前头的人是一种侮辱。第三个也是最强的感觉是愤懑不平。因为她爱他,她认为唯有一个风华绝代的女人方才配得上他。余美增既不够资格,又还不知足,当着人故意地撇着嘴和他闹别扭,得空便横他一眼。美增的口头禅是:"云藩这人就是这样!"仿佛他有许多可挑剔之处。川嫦听在耳中,又惊又气。她心里的云藩是一个最合理想的人。

是的,她单只知道云藩的好处,云藩的缺点要等旁的女人和他结婚之后慢慢地去发现了,可是,不能是这么一个女人......

然而这余美增究竟也有她的可取之点。她脱了大衣,隆冬天气,她里面只穿了一件光胳膊的绸夹袍,红黄紫绿,周身都是烂醉的颜色。川嫦虽然许久没出门,也猜着一定是最近流行的衣料。穿得那么单薄,余美增没有一点寒缩的神气。

她很胖,可是胖得曲折紧张。

相形之下,川嫦更觉自惭形秽。余美增见了她又有什么感想呢?章医生和这肺病患者的关系,想必美增也有所风闻。

她也要怪她的情人太没有眼光罢?

川嫦早考虑到了这一点,把她前年拍的一张照片 预先叫人找了出来压在方桌的玻璃下。

美增果然弯下腰去打量了半日。她并没有问:"这是谁?"她看了又看。如果是有名的照相馆拍的,一定有英文字凸印在图的下端,可是没有。她含笑问道:"在哪儿照的?"川嫦道:"就在这儿附近的一家。"美增道:"小照相馆拍照,一来就把人照得像个囚犯。就是这点不好。"川嫦一时对答不上来。美增又道:"可是郑小姐,你真上照。"意思说:照片虽难看,比本人还胜三分。

美增云藩去后,大家都觉得有安慰川嫦的必要。 连郑先生,为了怕传染,从来不大到他女儿屋里来的, 也上楼来了。

他浓浓喷着雪茄烟,制造了一层防身的烟幕。川 嫦有心做出不介意的神气,反倒把话题引到余美增身 上。众人评头品足,泉娟说:"长的也不见得好。"郑 夫人道:"我就不赞成她那副派头。"郑先生认为她们 这是过于露骨的妒忌,便故意地笑道:

"我说人家相当的漂亮。"川嫦笑道:"对了,爹喜欢那一路的身个子。"泉娟道:"爹喜欢人胖。"郑先生笑道:"不怪章云藩要看中一个胖些的,他看病人实在看腻了!"川嫦笑道:

"爹就是轻嘴薄舌的!"

郑夫人后来回到自己屋里,叹道:"可怜她还撑着不露出来——这孩子要强!"郑先生道:"不是我说丧气话,四毛头这病我看过不了明年春天。"说着,不禁泪流满面。

泉娟将一张药方递过来道:"刚才云藩开了个方 子,这种药他诊所里没有,叫派人到各大药房去买买 试试。"郑夫人向郑先牛道:"先把钱交给打杂的,明 儿一早叫他买去。"郑先生睁眼诧异道:"现在两药是 什么价钱, 你是喜欢买药厂股票的, 你该有数呀。明 儿她死了,我们还过日子不过?"郑夫人听不得股票 这句话,早把脸急白了,道:"你胡\*w 些什么?"郑 先生道:"你的钱你爱怎么使怎么使。我花钱可得花 得高兴,苦着脸子花在医药上,够多冤!这孩子一病 两年,不但你,你是爱牺牲,找着牺牲的,就连我也 带累着牺牲了不少。不算对不起她了,肥鸡大鸭子吃 腻了,一天两只苹果——现在是什么时世,做老子的 一个姨太太都养活不起,她吃苹果!我看我们也就只 能这样了。再要变着法儿兴出新花样来,你有钱你给 她买去。"

郑夫人忖度着,若是自己拿钱给她买,那是证实了自己有私房钱存着。左思右想,唯有托云藩设法。 当晚趁着川嫦半夜里服药的时候便将这话源源本本 告诉了川嫦,又道:"云藩帮了我们不少的忙,自从 你得了病,哪一样不是他一手包办,现在他有了朋友,若是就此不管了,岂不叫人说闲话,倒好像他从前全是一片私心。单看在这份上,他也不能不敷衍我们一次。"

川嫦听了此话,如同万箭钻心。想到今天余美增曾经说过:"郑小姐闷得很罢?以后我每天下了班来陪你谈谈,搭章医生的车一块儿来,好不好?"那分明是存心监督的意思。多了个余美增在旁边虎视眈眈的,还要不识相,死活纠缠着云藩,要这个,要那个,叫他为难。太丢人了。一定要她父母拿出钱来呢,她这病已是治不好的了,难怪他们不愿把钱扔在水里。这两年来,种种地方已经难为了他们。

总之,她是个拖累。对于整个的世界,她是个拖累。

这花花世界充满了各种愉快的东西——橱窗里的东西,大菜单上的,时装样本上的,最艺术化的房间,里面空无所有,只有高齐天花板的大玻璃窗,地毯与五颜六色的软垫;还有小孩——呵,当然,小孩

她是要的,包在毛绒衣、兔子耳朵小帽里面的西式小孩,像圣诞卡片上的,哭的时候可以叫奶妈抱出去。

川嫦自己也是可爱的,人家要她,她便得到她所要的东西。这一切都是她份内的。

然而现在,她自己一寸一寸地死去了,这可爱的世界也一寸一寸地死去了。凡是她目光所及,手指所触的,立即死去。余美增穿着娇艳的衣服,泉娟新近置了一房新家具,可是这对于川嫦失去了意义。她不存在,这些也就不存在。

从小不为家里喜爱的孩子向来有一种渺小的感觉。川嫦本来觉得自己无足轻重,但是自从生了病,终日郁郁地自思自想,她的自我观念逐渐膨胀。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她受不了这痛苦。她想早一点结果了她自己。

早上趁着爹娘没起床,赵妈上庙烧香去了,厨子在买菜,家里只有一个新来的李妈,什么都不懂,她叫李妈背她下楼去,给她雇了一部黄包车。她趴在李妈背上像一个冷而白的大白蜘蛛。

她身边带着五十块钱,打算买一瓶安眠药,再到旅馆里开个房间住一宿。多时没出来过,她没想到生活程度涨到这样。五十块钱买不了安眠药,况且她又没有医生的证书。她茫然坐着黄包车兜了个圈子,在西菜馆吃了一顿饭,在电影院里坐了两个钟头。她要重新看看上海。

从前川嫦出去,因为太忙着被注意,从来不大有机会注意到身外的一切。没想到今日之下这不碍事的习惯给了她这么多的痛苦。

到处有人用骇异的眼光望着她,仿佛她是个怪物。她所要的死是诗意的,动人的死。可是人们的眼睛里没有悲悯。她记起了同学的纪念册上时常发现的两句诗:"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世界对于他人的悲哀并不是缺乏同情:秦雪梅

吊孝,小和尚哭灵,小寡妇上坟,川嫦的母亲自伤身世,都不难使人同声一哭。只要是戏剧化的,虚假的悲哀,他们都能接受。可是真遇着了一身病痛的人,他们只睁大了眼睛说:"这女人瘦来!

怕来!"

郑家走失了病人,分头寻觅,打电话到轮渡公司,外滩公园,各大旅馆,各大公司,乱了一天。傍晚时分,川嫦回来了,在阖家电气的寂静中上了楼。郑夫人跟进房来,待要盘诘责骂,川嫦喘吁吁靠在枕头上,拿着把镜子梳理她的直了的鬈发,将汗腻的头发编成两根小辫。郑夫人忍不住道:

"累成这个样子,还不歇歇?上哪儿去了一天?" 川嫦手一松,丢了镜子,突然搂住她母亲,伏在她母 亲背上放声哭了起来,道:"娘!娘,我怎么变得这 么难看?"她问了又问,她母亲也哭了。

可是有时候川嫦也很乐观,逢到天气好的时候, 枕衣新在太阳里晒过,枕头上留有太阳的气味。郑夫 人在巷堂外面发现了一家小小的鞋店,价格特别便宜。因替合家大小每人买了两双鞋。川嫦虽然整年不下床,也为她置了两双绣花鞋,一双皮鞋。当然,现在穿着嫌大,补养补养,胖起来的时候,就合脚了。不久她又要设法减轻体重了,扣着点吃,光吃胡萝卜和花旗橘子,早晚做柔软体操。川嫦把一只脚踏到皮鞋里试了一试,道:"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

她死在三星期后。

## (一九四四年二月)

殷宝滟送花楼会——列女传之一门铃响,我去开门。门口立着极美的,美得落套的女人,大眼睛小嘴,猫脸圆中带尖,青灰细呢旗袍,松松笼在身上,手里抱着大束的苍兰,百合,珍珠兰,有一点儿老了,但是那疲乏仿佛与她无关,只是光线不好,或是我刚刚看完了一篇六号字排印的文章。

"是爱玲罢?"她说,"不认得我了罢?"

殷宝滟,在学校里比我高两班,所以虽然从未交谈过,我也记得很清楚。看上去她比从前矮小了,大约因为我自己长高了许多。在她面前我突然觉得我的高是一种放肆,慌张地请她进来,谢谢她的花。"为什么还要带花来呢?这么客气!"

我想着,女人与女人之间,而且又不是来探病。

"我相信送花。"她虔诚地说,解去缚花的草绳,把花插在瓶中。我让她在沙发上坐下,她身体向前倾,两手交握,把她自己握得紧紧地,然而还是很激动。"爱玲,像你这样可是好呀,我看到你所写的,我一

直就这样说:我要去看看爱玲!

我要去看看爱玲!我要有你这样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她眼睛里充满了眼泪,饱满的眼,分得很开,亮晶晶地在脸的两边像金刚石耳环。她偏过头去,在大镜子里躲过苍兰的红影子,察看察看自己含泪的眼睛,举起手帕,在腮的下部,离眼睛很远的地方,细心地擦了两擦。

宝滟在我们学校里只待过半年。才来就被教务长特别注意,因为她在别处是有名的校花,就连在这教会学校里,成年不见天日,也有许多情书写了来,给了她和教务处的检查添了许多麻烦。每次开游艺会都有她搽红了胭脂唱歌或是演戏,颤声叫:"天哪!我的孩子!"

我们的浴室是用污暗的红漆木板隔开来的一间 一间,板壁上钉着红漆凳,上面洒了水与皮肤的碎屑。 自来水龙头底下安着深绿荷花缸,暗洞洞地也看见缸 中腻着一圈白脏。灰色水门汀地,一地的水,没处可 以放鞋。活络的半截门上险凛凛搭着衣服,门下就是 水沟,更多的水。风很大,一阵阵吹来邻近的厕所的 寒冷的臭气,可是大家抢着霸占了浴间,排山倒海拍 啦啦放水的时候,还是很欢喜的。朋友们隔着几间小 房在水声之上大声呼喊。

我听见有个人叫"宝滟!"问她,不知有些什么 人借了夏令配克的地址要演《少奶奶的扇子》,"找你 客串是不是?" "没有的事!"

"把你的照片都登出来了!"

"现在我一概不理了。那班人……太缺乏知识。 我要好好去学唱歌了。"

那边把脚跨到冷水里,"哇!"大叫起来,把水往身上泼,一路哇哇叫。宝滟唤道:"喂!这样要把嗓子喊坏了!"然而她自己踏进去的时候一样也锐叫,又笑起来,在水中唱歌,意大利的"哦嗦勒弥哦!"("哦,我的太阳!")细喉咙白鸽似地飞起来,飞过女学生少奶奶的轻车熟路,女人低陷的平原,向上向上,飞到明亮的艺术的永生里。

贞亮的喉咙,"哦噢噢噢喷噢!哈啊啊啊啊啊!" 细颈大肚的长明灯,玻璃罩里火光小小的颤动是歌声 里一震一震的拍子。 "呵,爱玲,我真羡慕你!还是像你这样好——心静。你不大出去的罢?告诉你,那些热闹我都经过来着——不值得!

归根究底还是,还是艺术的安慰!我相信艺术。我也有许多东西一直想写出来,我实在忙不过来,而且身体太不行了,你看我这手膀子,你看——教我唱歌的俄国人劝我休息几年,可是他不知道我是怎样休息的——有了空我就念法文,意大利文,帮着罗先生翻译音乐史。中国到现在还没有一本像样的音乐史。罗先生他真是鼓励了我的——你不知道我的事罢?"

她红了脸,声音低了下去。她举起手帕来,这一次真的擦了眼睛,而且有新的泪水不停地生出来,生出来,但是不往下掉,晶亮地突出,像小孩喝汽水,舍不得一口咽下去,含在嘴里,左腮凸到右腮,唇边吹出大泡泡。"罗先生他总是说:

'宝滟,像你这样的聪明,真是可惜?! 你知道,从前我在学校里是最不用功的,可是后来我真用了几年的功,他教我真热心,使得我不好意思不用功

了。他是美国留学的,欧洲也去过,法文意大利文都有点研究。他恨不得把什么都教给我。"

我房的窗子正对着春天的西晒。暗绿漆布的遮阳拉起了一半,风把它吹得高高地,摇晃着绳端的小木坠子。败了色的淡赭红的窗帘,紧紧吸在金色的铁栅栏上,横的一棱一棱,像蚌壳又像帆,朱红在日影里,赤紫在阴影里。口欧!又飘了开来,露出淡淡的蓝天白云。可以是法国或是意大利。太美丽的日子,可以觉得它在窗外澌澌流过,河流似的,轻吻着窗台,吻着船舷。太阳暗队去,船过了桥洞,又亮了起来。

"可是我说,我说他害了我,我从前那些朋友我简直跟他们合不来了!爱玲!社会上像我们这样的不多呵!想必你已经发现了。——哦,爱玲,你不知道我的事:现在我跟他很少见面了,所以我一直说,我要去找爱玲,我要去找爱玲,看了你所写的,我知道我们一定是谈得来的。"

"怎么不大见面了呢?"我问。

她潇洒地笑了一声。"不行嗳!他一天天瘦下去,他太太也一天天瘦下去,我呢,你看这手膀子.....现在至少,三个人里他太太胖起来了!"

她愿意要我把她的故事写出来。我告诉她我写的 一定没有她说的好——我告诉她的。

她和罗潜之初次见面,是有一趟,她的一个女朋友,在大学里读书的,约了她到学校里聚头,一同出去玩。宝滟来得太早了,他们正在上课。丽贞从玻璃窗里瞥见她,招招手叫她进来。先生刚到不久,咬紧了嘴唇阴暗地翻书。丽贞拉她在旁边坐下,小声说:"新来的。

很发噱。"

罗教授戴着黑框眼镜,中等身量,方正齐楚,把两手按在桌子上,忧愁地说:"莎士比亚是伟大的。一切人都应当爱莎士比亚。"他用阴郁的,不信任的眼色把全堂学生看了一遍,确定他们不会爱莎士比亚,然而仍旧固执地说:"莎士比亚是伟大的,"挑战

地抬起了下巴,"伟大的 "把脸略略低了一低,不可 抵抗地平视着听众,"伟大的"肯定地低下头,一块 石头落地,一个下巴挤成了两个更为肯定的。"如果 我们今天要来找一个字描写莎士比亚,如果古今中外 一切文艺的爱好者要来找一个字描写莎士比亚——" 他激烈地做手势像乐队领班,一来一往,一来一往, 整个的空气痛苦振荡为了那不可能的字。他用读古文 的悠扬的调子流利快乐地说英文,渐渐为自己美酒似 的声音所陶醉,突然露出一嘴雪白齐整的牙齿,向大 家笑了。他还有一种轻倩的手势,不是转螺丝钉,而 是蜻蜓点水一般地在空中的一个人的身上殷勤爱护 地摘掉一点毛线头,两手一齐来,一摘一摘,过分灵 巧地。"朱丽叶十四岁。为什么十四岁?"他狂喜地 质问。"啊!因为莎士比亚知道十四岁的天真纯洁的 女孩子的好外!啊!十四岁的女孩子!

什么我不肯牺牲,如果你给我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他喋喋有声,做出贫嘴的样子,学生们哄堂大笑,说:"戏剧化。不坏——是有点幽默的。"

宝滟吃吃笑着一直停不了,被他注意到,就严厉起来:

"你们每人念一段。最后一排第一个人开头。"

丽贞说:"她是旁听的。" 教授没听见。挨了一会,教授讽刺地问:"英文会说吗?"

为了赌气,宝滟读起来了。

"唔,"教授说。"你演过戏吗?"

丽贞代她回答:"她常常演的。"

"唔……戏剧这样东西,如果认真研究的话,是 应当认真研究的。"仿佛前途未可乐观。

丽贞不大明白,可是觉得有争回面子的必要,防御地说:

"她正在学唱歌。"

"唱歌。"教授叹了口气。"唱歌很难哪!你研究 过音乐史没有?"

宝滟忧虑起来,因为她没有。下课之后,她挽着丽贞的手臂挤到讲台前面,问教授,音乐史有什么书可看。

教授对于莎士比亚的女人虽然是热烈、放恣,甚至于佻/达的,对于实际上的女人却是非常酸楚,怀疑。他把手指夹在莎士比亚里,冷淡地看了她一眼,然后合上书,合上眼睛,安静地接受了事实:像她那样的女人是决不会认真喜欢音乐史的。所以天下的事情就是这样可哀:唱歌的女人永远不会懂得音乐史。然而因为尽责,他叹口气,睁开眼来,拔出钢笔,待要写出一连串的书的名字,全然不顾到面前有纸没有。

宝滟慌乱地在丽贞手里夺过笔记簿,摊在他跟前。被这眼睁睁的至诚所感动,他忽然想,就算是年青人五分钟的热度罢,到底是难得的。他说:"我那

儿有几本书可以借给你参考参考。"便在笔记簿上写下他的地址。

宝滟到他家去,是阴雨的冬天,半截的后门上撑出一双黄红油纸伞,是放在那里晾干的。进去是厨房,她问:"罗先生在家吗?"自来水龙头前的老妈子回过头来向里边叫喊:

"找罗先生的。" 抱着孩子的少妇走了出来,披 着宽大的毛线围巾,更显得肩膀下削,有女性的感觉。 扁薄美丽的脸,那是他太太。她把宝滟引了进去,楼 下有两间房是他们的,并不很大,但是因为空,觉得 大而阴森。罗潜之的书桌书架占据了客室的一端。他 萧瑟地坐在书桌前,很冷,穿着极硬的两装大衣。他 不替宝滟介绍他太太,白顾白请她坐下,把书找出来 给她。 宝滟胆怯地带笑翻了一翻,忸怩地问他可有浅 一点的。他告诉她没有。他发现她连浅些的也看不懂, 他发现她的聪明是太可惜了的,于是他自动地要为她 补习。宝滟也考虑过要不要给他钱,断定他决不肯收 下,而且会认为是侮辱。她很高兴,因为虽然是高尚 的学问上的事情,拣着点小便宜到底是好的。

罗潜之一直想动手编译一部完美的音乐史。"回 国以后老没有这个兴致。在这样低气压的空气里,什 么都得拣省事的做,所以空下来也就只给人补补书。 可是看见你这样热心……

多少年来我没有像现在这么热心过。"宝滟非常感奋。每天晚饭后她来,他们一同工作,罗太太总在房间那边另一盏灯下走来走去忙碌着,如果罗太太不在,总有一两个小孩在那儿玩。潜之有时候嫌吵,罗太太就说:"叫他们出去玩,就打架闯祸。刚才三层楼上太太还来闹过呢!"宝滟心里发笑,暗暗说:"你监视些什么!你丈夫固然是可尊敬的,可是我再没有男朋友也不会看上他罢?"

宝滟常常应时按景给他们带点什么来,火腿、西瓜、代乳粉、小孩的绒线衫、她自己家里包用的裁缝,然而她从来不使他们感觉到被救济。她给他们带来的只有甜蜜、温暖、激励,一个美女子的好心。然而潜之夫妇两个时常吵架,潜之脾气暴躁,甚至要打人。

宝滟说:"爱玲,你得承认,凡是艺术家,都有 点疯狂的。"

她用这样的怜惜的眼光看着我,使我很惶恐,微弱地笑着,什么都承认了。

这样有三年之久,潜之的太太渐渐知道宝滟并没 有勾引她丈夫的意思。宝滟的清白威胁着她。使她觉 得自己下贱,小气。现在她不大和他们在一起,把小 孩也唤到里面房里去。 有时候她又故意坐在他们视线 内,心里说:"怎么样?到底是我的家!"潜之的书桌 上点着绿玻璃罩的台灯,鲜粉绿的吸墨水纸,搁在上 面的宝滟的手,映得青黄耀眼。 空滟看看那边的罗太 太,怀里坐着最小的三岁的孩子,她和孩子每人咀嚼 着极长极粗的一根芝麻麦芽糖,她的温柔的头发圣母 似地垂在脸上,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俯身看着小孩, 看他是在好好吃着,便放了心似地又去吃她的了。小 孩也探讨身来看看母亲手里的报纸包, 见里面还有两 块糖,便满意地又去吃他的了,再想一想,还是不能 安心,又挨过身来要拿,手臂只差一点点,抓不到, 屡屡用劲,他母亲也不帮助,也不阻止,只是平静地,

圣母似地想着她的心思,时而拍拍她衣兜里的芝麻屑,也把孩子身上掸一掸。

宝滟不由得回过眼来看了潜之一下,很明显地是一个问句:"怎么会的呢?这样的一个人....."

潜之觉得了,笑了一声,笑声从他的脑后发出**。** 他说:

"因为她比我还要可怜……"他除下眼镜来,他的眼睛是单眼皮,不知怎么的,眼白眼黑在眼皮的后面,很后很后,看起来并不觉得深沉,只有一种异样的退缩,是一个被虐待的丫环的眼睛。他说了许多关于他自己的事。在外国他是个苦学生,回了国也没有苦尽甘来。

他失望而且孤独,娶了这苦命的穷亲戚,还是一样的孤独。

对于宝滟的世界他妒忌,几乎像报复似地,他用 一本一本大而厚的书来压倒她,他给她太多的功课。 宝滟并不抗议,不过轻描淡写回报他一句:"忘了!" 娇俏地溜他一眼,伸一伸舌头,然后又认真地抱怨: "嗯嗯嗯!明明念过的吗,让你一问又都忘了!"逼 急了她就歇两天不来,潜之终于激慌起来,想尽方法 笼络她,先用中文的小说启发她的兴趣。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写信给她,天天见面仍然写极长的信,对自己是悲伤,对她是期望。她也被鼓励看写日记与日记性质的信,起头是"我最敬爱的潜之先生"。

有一天他当面递给她这样的信:"……在思想上你是我最珍贵的女儿,我的女儿,我的王后,我坟墓上的紫罗兰,我的安慰,我童年回忆里的母亲。我对你的爱是乱伦的爱,是罪恶的,也是绝望的,而绝望是圣洁的。我的滟——允许我这样称呼你,即使仅仅在纸上……"

宝滟伏在椅背上读完了它。没有人这样地爱过她。没有爱及得上这样的爱。她背着灯,无力地垂下她的手,信笺在手里半天,方才轻轻向那边一送,意

思要还给他。他不接信而接住了她的手。信纸发出轻微的脆响,听着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她也觉得是梦中,又像是自己,又像是别人,又像是骤然醒来,灯光红红地照在脸上,还在疑心是自己是别人,然而更远了。他恍惚地说:"你爱我!"她说:"是的,但是不行的。"他的手在她的袖子里向上移,一切忽然变成真的了。

她说:"告诉你的:不行的!" 站起来就走了,临 走还开了卧室的门探头进去看看他太太和小孩,很大 方地说:"睡了吗?

明天见呀!"有一种新的自由,跋扈的快乐。

他却从此怨苦起来,说:"我是没有希望的,然 而你给了我希望。"要她负责的样子。

他对他太太更没耐性了。每次吵翻了,他家的女佣便打电话把宝滟找来。宝滟向我说:"他就只听我的话!不管他拍台拍凳跳得三丈高,只要我来Charm他一下——我说:Darling....."

春天的窗户里太阳斜了。远近的礼拜堂里敲着昏 昏的钟。

太美丽的星期日,可以觉得它在窗外渐渐流了去。

这样又过了三年。

有一天她给他们带了螃蟹来,亲自下厨房帮着他 太太做了。晚饭的时候他喝了酒,吃了螃蟹之后又喝 了姜汤。单她跟他一起,他突然凑近前来,发出桂花 糖的气味。她虽没喝酒,也有点醉了,变得很小,很 服从。她在他的两只手里缩得没有了,双眉并在一起, 他抓住她的肩的两只手仿佛也合拢在一起了。他吻了 她——只一下子工夫。冰凉的眼镜片压在她脸上,她 心里非常清楚,这清楚使她感到羞耻。耳朵里只听见 "轰!轰!轰!"酒醉的大声,同时又是静悄悄的, 整个的房屋,隔壁房间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她准备着 如果有人推门, 立刻把他挣脱, 然而没有。

回家的时候她不要潜之送她下楼,心头恼闷,她一直以为他的爱是听话的爱……走过厨房,把电灯一开,仆人们搭了铺板睡觉,各有各的鼾声,在灯光下张着嘴。竹竿上晾的蓝布围裙,没绞干,缓缓往下滴水,"搭——搭——搭——"

寂静里,明天要煨汤的一只鸡在洋铁垃圾桶里息息率率动弹着,微微地咯咯叫着,宝滟自己开了门出去,觉得一切都是亵渎。

以后决不能让它再发生了——只这一次。

然而他现在只看见她的嘴,仿佛他一切的苦楚的问题都有了答案,在长年的黑暗里瞎了眼的人忽然看见一缕光,他的思想是简单的,宝滟害怕起来。当着许多人,他看着她,显然一切都变得模糊了,只剩下她的嘴唇。她怕他在人前夫礼,不大肯来了,于是他约她出去。

她在电话上推说今天有事,答应一有空就给他打电话。

"要早一点打来"他叮嘱。

"明天早上五点钟打来——够早么?"还是镇静 地开着玩笑,藏过了她的伤心。

常常一同出去,他吻够了她,又有别的指望,于是她想,还是到他家来的好。他和她考虑到离婚的问题,这样想,那样想,只是痛苦着。现在他天天同太太闹,孩子们也遭殃。宝滟加倍地抚慰他们,带来了馄饨皮和她家特制的荠菜拌肉馅子,去厨房里忙出忙进。罗太太疑心她,而又被她的一种小姐的尊贵所慑服。后来想必是下了结论,并没有错疑,因为宝滟觉得她的态度渐渐强硬起来,也不大哭了。

有一天黄昏时候,仆人风急火急把宝滟请了去。 潜之将一只墨水瓶砸到墙上,蓝水淋漓一大块渍子, 他太太也跟着跌到墙上去。老妈子上前去搀,口中数 落道:"我们先生也真是!太太有了三个月的肚子了 ——三个月了哩!" 宝滟呆了一呆,狠命抓住了潜之把他往一边推,沙着喉咙责问:"你怎么能够——你怎么能够——"眼泪继续流下来。

她吸住了气,推开了潜之,又来劝罗太太,扶她坐下了,一手圈住她,哄她道:"理他呢。简直疯了,越闹越不像样了,你知道他的脾气的,不同他计较!三个月了!"她慌里慌张,各种无味的假话从她嘴里滔滔流出来:"也该预备起来了,我给她打一套绒线的小衣裳。喂,宝宝,要做哥哥了,以后不作兴哭了,听妈妈的话,听爸爸的话,知道了吗?"

她走了出来,已经是晚上了,下着银丝细雨,天老是暗不下来,一切都是淡淡的,淡灰的夜里现出一家一家淡黄灰的房屋,淡黑的镜面似的街道。都还没点灯,望过去只有远远的一盏灯,才看到,它霎一霎,就熄灭了。有些话她不便说给我听,因为大家都是没结过婚的。她就说:"我许久没去了。希望他们快乐。听说他太太胖了起来了。"

"他还是瘦,更瘦了,瘦得像竹竿,真正一点点!" 她把手合拢来比着。

"哎哟!"

"他有肺病,看样子不久要死了。"她凄清地微笑着,原谅了他。"呵,爱玲,到现在,他吃饭的时候还要把我的一副碗筷摆在桌上,只当我在那里,而且总归要烧两样我喜欢吃的菜,爱玲,你替我想想,我应当怎么样呢?"

"我的话你一定听不进去的。但是,为什么不试 着看看,可有什么别的人,也许有你喜欢的呢?"

她带着笑叹息了。"爱玲,现在的上海……是个人物,也不会在上海了!"

"那为什么不到内地去试试看呢?我想像罗先生那样的人,内地大概有的。"

她微笑着,眼睛里却荒凉起来。

我又说:"他为什么不能够离婚呢?"

她扯着袖口,低头看着青绸里子。"他有三个小孩,小孩是无辜的,我不能让他们牺牲了一生的幸福罢?"太阳光里,珍珠兰的影子,细细的一枝一叶,小朵的花,映在她袖子的青灰上。可痛惜的美丽日子使我发急起来。"可是宝滟,我自己就是离婚的人的小孩子,我可以告诉你,我小时候并不比别的小孩特别地不快乐。而且你即使样样都顾虑到小孩的快乐,他长大的时候或许也有许多别的缘故使他不快乐的。无论如何,现在你痛苦,他痛苦,这倒是真的。"

她想了半天。"不过你不知道,他就是离了婚, 他那样有神经病的人,怎么能同他结婚呢?"

我也觉得这是无可挽回的悲剧了。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

等推拿医生庞松龄的诊所里坐了许多等候的人。 白漆~\*子里面,听得见一个男子的呼喊:"嗳唷哇! 嗳唷哇,庞先生——等一息,下趟,庞先生——庞 先生,下趟再——"庞先生笑了,背了一串歌诀,那 七字唱在庞先生嘴里成为有重量的,如同琥珀念珠, 有老太太屋子里的气味,古老平安托福。而庞先生在 这之外加上了脊骨,神经,科学化的解释。而墙壁上 又张挂着半西式的人体透视图,又是一张卫生局颁发 的中医执照,配着玻璃框子,上面贴着庞先生三十多 年前的一张二寸照。男子渐渐不叫痛了,冷不防还漏 出一句"嗳唷哇!"

外间的太太们听着,也都笑了。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佣拍拍孩子,怕他哭:"不要哭,不要哭,等一下我们买蟹粉馒头去!"孩子并没有哭的意思,坐在她怀里像一块病态的猪油,碎花开裆裤与灰红条子毛线袜之间露出一段冻腻的小白腿。

过了半天,他忽然回过头来,看住了女仆,发话了——简直使人不能相信这话是从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嘴里说出来的:"不要买馒头。馒头没有什么好吃

的。"富有经验地嘟囔着,仿佛上过许多次的当:"买蟹粉馒头,啊?"然而女佣黄着脸,斜着眼睛,很不端正地又去想她的心事了。

庞先牛和他推拿着的高先牛说到外面的情形: "现在真坏!三轮车过桥,警察一概都要收十块钱。 不给啊?不给他请你到行里去一趟。你晓得三轮车夫 的车子只租给他半天工夫,这半天之内,他挣来的钱 要养家活口的呢,要他到行里去一等等上两三个钟 头,就是后来问明白了,没有事,放他出来了,他也 吃亏不起的。所以十块就十块。你不给,后来给的还 要多。"庞松龄对于沦陷区的情形讲起来有彻底的了 解,慨叹之中夹着讽刺,同时却又夹着自夸,随时将 他与大官们的交情轻轻点一笔,道:"不过他们也有 数 , '公馆' 里的车他们看都不看就放过去的。朱公 馆的车我每天坐的,他们从来不敢怎样——"

"招子亮嗳!"庞太太在外间接口说。庞太太自己的眼睛也非常亮,黑眼眶,大眼睛,两盏灯似地照亮了黑瘦的小脸。

她瘦得厉害,驼着背编结绒线衫,身上也穿了一件缩缩的棕色绒线衫。她整天坐在诊所里,向来来去去的病人露出刨牙微笑点头,或是冷冷地,仅只露出刨牙。她这丈夫是需要一点看守的,尤其近来他特别得法,一等大人物都把他往家里叫。

女儿阿芳坐在挂号的小桌子跟前数钱。阿芳是个大个子,也有点刨牙,面如锅底,却生着一双笑眼,又黑又亮。逐日穿着件过于宽松的红黑小方格充呢袍子,自制的灰布鞋。家里兄弟姊妹多,要想做两件好衣裳总得等有了对象,没有好衣裳又不会有对象。这样循环地等下去。她总是杏眼含嗔的时候多。再是能干的大姑娘也闯不出这身衣服去。

庞太太看看那破烂的小书桌上的一只浅碗,爱惜 地叫道:

"松龄啊,你的汤团要冷了。"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她又叫:

"松龄啊!推完了这一个好来吃了。要冷了。"

庞先生答应了一声"唔",继续和高先生说正经 的:"朱先牛说'有饭大家吃'。嗳——我提出这个问 题,他当时就这么回报我:"有饭大家吃。'……朱先 牛这个人我就佩服他有两点。哪两点呢?"庞松龄牛 着阔大的黄狮子脸,粗颈项,头与颈项扎实地打成一 片,不论是前面是后面,看着都像个胖人的膝盖。庞 松龄究竟是战前便有身份地位的人,做官的尽管人来 人往,他是永远在此的,所以赞美起朱先生来也表示 慎重,两眼望着地下,断言道:"哪两点呢?啊?他 不论怎么忙,每天晚上,八点钟,板定要睡觉!而且 一上床就睡着。白天一个人疲倦了,身体里毁灭的细 胞 , 都可以在睡眠的时间里重新恢复过来的。 这些医 学上的道理朱先生他都懂得。所以他能够这样忙,啊 ——而照样的精神饱满!"庞先牛几乎是认真咬文嚼 字, 咂嘴咂舌, 口角噙香。仿佛一粒口香糖粘到牙齿 仁上去了,很费劲地要舔它下来,因此沉默了好一会。 他重新又把朱先生的优点加以慎重考虑,不得不承认 道:"他还有一点:每天啊,吃过中饭以后,立下规 矩,总要读两个钟头的书。第一个钟头研究的是国文 ——古文罗,四书五经——中国书。第二个钟头,

啊,研究的是现代的学问,物理啊,地理啊,翻译的外国文啊......请的一个先生,那真是学问好的,连这先生的一个太太也同他一样地有学问——你说难得不难得?"庞松龄不住手地推着,却把话头停了一停,问外面:

"阿芳啊,底下是哪个啊?"

阿芳查了查簿子,答道:"王太太。"

高先生穿着短打,绒线背心,他姨太太赶在他前面走出来,在铜钩子上取下他的长衫,帮他穿上,给他一个个地扣钮子。然后她将衣钩上吊着的他的手杖拿了下来,再用手杖一勾,将上面挂着的他的一顶呢帽勾了下来——不然她太矮了拿不到——手法娴熟非凡。是个老法的姨太太,年纪总有三十多了,瘦小身材,过了时的镂空条子黑纱夹长衫拖到脚面上,方脸,颧骨上淡淡抹了胭脂,单眼皮的眼睛下贱地仰望着,双手为他戴上呢帽。然后她匆忙地拿起桌上的一杯茶,自己先尝了一口,再递给他。他喝茶,她便伸

手到他的长衫里去,把皮夹子摸出来,数钞票,放一 搭子在桌上。

庞太太抬头问了一声: "走啦, 高先生?"

高先生和她点头,她姨太太十分周到,一路说: "庞先生,再会呵!明天会,庞太太!

明天会,庞小姐!包太太奚太太,明天会!"女 人们都不大睬她。

庞松龄出来洗手,脸盆架子就在门口。他身穿青熟罗衫裤,一只脚踏在女儿阿芳的椅子上,端起碗来吃汤团,先把嘴里的香烟交给庞太太。庞太太接过来吸着,庞松龄吃完了,香烟又还给他。夫妻俩并没有一句话。

王太太把大衣脱了挂在铜钩上,领口的钮子也解 开了,坐在里间的红木方凳上,等着推。庞太太道: "王太太你这件大衣是去年做的罢?去年看着这个 呢粗得很,现在看看还算好了。现在的东西实在推扳不过。"

王太太微笑答应着,不知道怎样谦虚才是。外面的太太们,虽然有多时不曾添置过衣服了,觉得说坏说贵总没错,都纷纷附和。

粉荷色小鸡蛋脸的奚太太,轻描淡写的眉眼,轻轻的皱纹,轻轻的一排前刘海,剪了头发可是没烫,她因为身上的一件淡绿短大衣是充呢的,所以更其坚决地说:"现在就是这样呀,装满了一皮包的钱上街去还买不到称心的东西——价钱还在其次!"她把一只手伸到蓝白网袋里来,握住里面的皮包,带笑颠一颠。

"稍微看得上眼的,就要几万,"庞太太说,"看不上眼的呢——也要几千!"

阿芳把小书桌的抽屉上了锁,走过这边来,一路把钥匙扣在肋下的钮绊上,坐到奚太太身边,笑道:"奚太太,听说你们先生在里头阔得不得了呀!"

奚太太骤然被注意,脸上红起来,"是的呀,他 混得还好,升了分行的行长了。不过没有法子,不好 寄钱来,我末在这里苦得要死!"

阿芳笑着黑眼眶的笑,一只手按着肋下叮当的钥匙,凑过身来,低低地说:"恐怕你们先生那边有了人哩!"

奚太太在蓝白网袋眼里伸出手指,手拍膝盖,叹道:"我不是不知道呀,庞小姐!我早猜着他一定是讨了小。本来男人离开了六个月就靠不住——不是我说!"

"那时候要跟着一道去就好了!"阿芳体己地把头点一点,笑着秘密的黑眼眶的笑。

"本来是一道去的呀,在香港,忽然一个电报来叫他到内地去,因为是坐飞机,让他先去了我慢慢地再来,想不到后来就不好走了。本来男人的事情就靠不住,而且现在你不知道,"她从网袋里伸出手指,

抓住一张新闻报,激烈地沙沙打着沙发,小声道:"蒋先生下了命令,叫他们讨呀!——叫他们讨呀!因为战争的缘故,中国的人口损失太多,要奖励生育,格\*K下了命令,太太不在身边两年,就可以重新讨,现在也不叫姨太太了,叫二夫人!都为了公务人员身边没有人照应,怕他们办事不专心——要他们讨呀!"

阿芳问:"你公婆倒不说什么?"

"公婆也不管他那些事,对我他们是这样说:反正家里总是你大。我也看开了,我过了四十岁的人了——"

阿芳笑了,说:"哪里?没有罢?看着顶多三十 多一点。"

奚太太叹道:"老了呀!"她忽然之间怀疑起来, "这两年是不是老了呵?"

阿芳向她端详了一会 , 笑道:"因为你不打扮了<mark>。</mark> 从前打扮的。" 奚太太往前凑一凑,低声道:"不是,我这头发脱得不成样子的缘故。也不知怎么脱得这样厉害。"一房间人都听着她说话,奚太太觉得也是应当的,怨苦中也有三分得意,网袋抓了一把攒在拳头里打手势。"……里边的情形你不知道,地位一高了自有人送上来的呀!

## 真有人送上来!"

王太太被推拿,敞开衣领,头向前伸,五十来岁的人,圆白脸还带着点孩子气,嘴上有定定的微笑,小弄堂的和平。庞先生向来相信他和哪一等人都谈得来,一走就走进人家的空气里。他问:"你还住在那条弄堂里么?"

王太太吃了一惊,说是的。

庞先生又问:"你们弄堂门口可是新开了一家药 房?" 王太太的弄堂口突然模糊起来,她只记得过街楼下水湿的阴影里有个皮匠摊子,皮匠戴着钢丝边眼镜,年纪还轻着,药房却没看见。她含笑把眼睛一霎一霎,答不上来。

庞先生又道:"那天我走过,看见新开了一家药房,好像是你们弄堂口。"他声音冷淡起来,由于本能的同行相妒。

王太太这时候很惶恐,仿佛都要怪她。她极力想了些话来岔开去:"上趟我们那里有贼来偷过。"然而她自己也觉得是很远很远,极细小的事了。

庞先生驳诘道:"弄堂里有巡捕口伐啦?"

王太太道:"有巡捕的。"

庞先生不再问下去了。随着他的手势, 王太太的 头向前一探一探, 她脸上又恢复了那定定的小小的 笑, 小弄堂的阴暗的和平。 外面又来了个五六十岁略带乡气的太太,薄薄的黑发梳了个髻,年青时候想必是端丽的圆脸,现在胖了,显得脓包,全仗脑后的"一点红"红宝簪子,两耳绿豆大的翡翠耳坠,与嘴里的两颗金牙,把她的一个人四面支柱起来,有了着落。她抱着个小女孩,径自走到里间,和庞先生打招呼。庞太太连忙叫:"童太太外边坐,外边坐!"拍着她旁边的椅子。

然而童太太一生正直为人,走到哪里都预期她该有份特别的优待,她依旧站在白~\*子旁边,说道:"庞太太,可不可以我先推一推,我这个孙囝我还要带她看牙齿去,出牙齿,昨天疼了一晚上。"

庞太太疏懒地笑道:"我也是才来,我也不接头 ——阿芳,底下还有几个啊?"

阿芳道:"还有不多几个了,童太太你请坐一会。"

童太太问道:"现在几点了?牙医生那里一点半 就不看了。" 阿芳道:"来得及,来得及的。"

沙发上虽然坐了人, 童太太善良而有资格地躬腰 说两声"对不起"便使她们自动地腾出一块地方来, 让她把小孙女儿安顿下了。小孩平躺在倾陷的破呢沙 发上,大红绒线衫与绒线裤的裤腰交叠着,肚子凸得 高高地,上头再顶着绒毛钮子蓬松的圆球,睡着了像 个红焰焰的小山。童太太笑道:"这下子工夫已睡着 了!"她预备脱下旗袍盖在小孩身上,正在解大襟上 的钮子,包太太和她是认识的,就说:"把我的雨衣 斗篷给她盖上罢!"童太太道谢,自己很当心地在一 张安乐椅上坐下,与包太太攀谈。包太太长得丑,冬 瓜脸,卡通画里的环眼,下坠的肉鼻子,因为从来就 没有好看过,从年青的时候到现在一直是处于女伴的 地位,不得不一心一意同情着旁人,有她同情着,童 太太随即悲伤起来。

"所以我现在就等庞先生把我的身体收作收作好,等时局一平定,"童太太说,"等我三个大小姐都有了人家,我就上山去了。我这病都是气出来的呀,气得我两条腿立都立不住。

每天烧小菜,我烧了菜去洗手,"她虚虚捋掉手上的金戒指,"我这边洗手,他们一家人,从老头子起,小老姆,姑太太,七七八八坐满一桌子,他们中意的小菜先吃得精光。

"老头子闯了祸,抓到县衙门里去了,把我急得个要命,还是我想法子把他弄了出来,找我的一个干女儿,走她的脚路,花了七干块钱。可怜啊——黑夜里乘了部黄包车白楞登白楞登一路颠得去,你知道苏州的石子路,又狭又难找,墨黑,可怜我不跌死是该应!好容易他放了出来了,这你想我是不是要问问他,里面是什么情形,难末他也要问问我,是怎么样把他救出来的。哦!——路进屋就往小老姆房里一钻!"

大家哄然笑了。包太太皱着眉毛也笑,童太太红着眼圈也跟着笑,拍着手,喷出唾沫星子,"难我气啊,气啊,气了一晚上,一晚上没睡。第二天看见他,我就说了:我说人家为了你这事担惊受怕,你也不告诉告诉我你在里边是什么情形,你也不问问我是怎么样把你救出来的。他倒说得好:"谁叫你救我出来?

拿钱不当钱,花了这么些,我在里面蛮好的。'啊哟我说:你在里面蛮写意——要不是我托了干女儿,这边一个电话打得去,也不会把你放在帐房间里——格\*K你蛮写意呀!真要坐在班房里,你有这么写意啊?包太太你看我气不气?——不然我也不会忍到如今,都为了我三个大小姐。"

包太太劝道:"反正你小孩子们都大了,只要儿女知道孝顺,往后总是好的。"

童太太道:"我的几个小孩倒都是好的,两个媳妇也好,都是我自己拣的,老法人家的小姐。包太太,我现在说着要离要离,也难哪!族里不是没有族长,族长的辈分比我们小,也不好出来说话。"

包太太笑起来:"这么大年纪了,其实也不必离了,也有这些年了。"

童太太又叹口气,"所以我那三个小姐,我总是劝她们,一辈子也不要嫁男人。——可有什么好处,用铜钿,急起来总是我着急,他从来不操心的。"

奚太太也搭上来,笑道:"童太太你是女丈夫。"

童太太手捶手掌,又把两手都往前一送,恨道: "来到他家这三十年,他家哪一桩事不是我?那时候 才做新嫁娘,每天天不亮起来,公婆的洗脸水,焐鸡 蛋,样式样给它端整好。

难后来添了小孩子,一个一个实在多不过,公婆前头我总还是......公婆倒是一直说我好的。"她突然寂寞起来,不开口了。

给了她许多磨难,终于被她克服了的公婆长辈早已都过世了,而她仍旧每天黑早起身,在黯红漆桶似的房里摸索摸索,息息率率,手触到的都是熟悉的物件,所不同的只是手指骨上一节节奇酸的冻疼。

奚太太劝道:"童太太你也不要生气。不晓得你可曾试过——到耶稣堂里听他们牧师讲讲,倒也不一定要相信。我认得有几个太太,也是气得很的,常常听牧师解释解释,现在都不气了,都胖起来了。"

包太太进去推拿,一时大家都寂寞无声。童太太抄手坐着,是一大块稳妥的悲哀。她红着眼睛,嘴里只是吸溜溜吸溜溜发出年老寒冷的声音,脚下的地板变了厨房里的黑白方砖地,整个世界像是潮抹布擦过的。里间壁上的挂钟滴嗒滴嗒,一分一秒,心细如发,将文明人的时间划成小方格;远远却又听到正午的鸡啼,微微的一两声,仿佛有几千里地没有人烟。

包太太把雨衣带走了,童太太又去解她那灰呢大衫的钮扣,要给孙囝盖在身上。奚太太道:"脱下了冷么?"童太太道:"不冷不冷。"奚太太道:"还是我这件短大衣给她盖上罢。"

便脱下她的淡绿大衣,童太太道谢不迭,两人又说起话来。

奚太太道:"你也不要生气,跟他们住开了,图 个眼不见。 童太太你不知道现在的时势坏不过,里边蒋先生因为打仗,中国人民死得太多的缘故\*K,下了一条命令,讨了小也不叫姨太太叫二夫人——叫他们讨呀!

童太太茫然听着,端丽的胖脸一霎时变得疤疤癞癞,微红微麻,说:"哦?哦?……现在坏真坏,哦?从前有两个算命的老早说了,说我是地藏王菩萨投胎,他呢是天狗星投胎,生冤家死对头,没有好结果的。说这话的也不止这一个算命的。"

奚太太道:"童太太你有空的时候到耶稣堂去一趟试试看,听他们讲讲就不气了。随便哪一个耶稣堂都行。这里出去就有一个。"

童太太点头,问道:"苏州金光寺有个悟圆老和 尚,不知你可晓得?"

奚太太摇摇头。她忽然想到另一件事,迫切地伸过腰去,轻轻问:"童太太你可知道有什么脱头发的方子?我这头发,你看,前头褪得这样!"

童太太熟练地答道:"把生姜片出来,头皮上擦擦,灵得很的。"

奚太太有训练过的科学化的头脑,当下又问:"隔多少时擦一擦呢?"

童太太诧异地笑了。"隔多少时?想起来的时候 么擦擦它好了。

我说给你听金光寺那和尚,灵真灵。他问我:你同你男人是不是火来火去的?我说是的呀。他就说: "快快不要这样。

前世的冤牵,今世里你再同他过不去,来生你们原旧还要做夫妻,那时候你更苦了,那时候他不会这样轻易放过你,一个钱也没有得给你!'难末我吓死了!老和尚他说:"太太你信我这一句话!我双手合十,我说谢谢你师傅,我双手把你这句话捧回去!从此我当真,大气也不呵他一口。从前我要管他的呀,他怕得我血滴子相似,难后来不怕了,堂子里走走,

女人一个一个弄回家来。难现在愈加恶了——放松得太早的缘故呀!"她叹息。

奚太太听得不耐烦起来,间或答应着"唔……唔……"偶尔点个头,渐渐头也懒得点了,单点一点眼睫毛,小嘴突出来像鸟喙,有许多意见在那里含苞欲放,想想又觉得没得说头,断定了童太太是个老糊涂。

轮到女仆领的小孩被推拿,小孩呱呱哭闹,庞先生厉声喝道:"不要哭,先生喜欢你!"

女仆也谄媚地跟着医生哄他:"先生喜欢你!呵,呵,呵,先生喜欢你!明天你娶少奶奶,请先生吃喜酒!"

庞先生也笑了:"对了,将来时局平定了,你结婚的时候,不请我吃酒我要动气的呵!"

童太太打听几点钟了,着急起来,还是多付了两 百块钱,拔号先看,看过了,把睡熟的小孙女儿抱了 起来,身上盖的短大衣还了奚太太,又道谢,并不觉得对方的冷淡。

童太太站在当地,只穿着衬里的黑华丝葛薄棉对襟袄裤,矮脚大肚子,粉面桃腮,像百子图里古中国的男孩。她伸手摘下衣钩子上的灰呢衬绒袍,慢悠悠穿上,一阵风,把整个的屋子都包在里面了。袍褂掸到奚太太肩上脸上,奚太太厌恶地躲过了。童太太扣上钮子,胳肢窝以上的钮子却留着不扣,自己觉得仿佛需要一点解释,抱着孩子临走的时候又回头向奚太太一笑,说:"到外头要把小囝遮一遮,才睡醒要冻着的。"然后道了再会。

现在被推拿的是新来的一个拔号的。奚太太立在门口看了一看,无聊地又回到原来的座位上。

这拔号的是个少爷模样,穿件麂皮外套,和庞先生谈到俄国俱乐部放映的实地拍摄的战争影片:"真怕人,眼看着个炮弹片子飞过来,一个兵往后一仰,脸一皱,非常痛苦的样子,把手去抓胸脯,真死了。死的人真多啊!"

庞先生睁眼点头道:"残忍真残忍!打仗这样东西,真要人的命的呢,不像我这推拿,也把人疼得叽哩哇啦叫,我这是为你好的呀!"他又笑又叹息。

青年道:"死的人真多, 堆得像山。"

庞先生有点惋惜地叹道:"本来同他们那边比起来,我们这里的战争不算一回事了!残忍真残忍。你说你在哪里看的?"

青年道:"俄国俱乐部。"

庞先生道:"真有这样的电影看么?多少钱一个 人?"

青年道:"庞先生你要看我替你买票去。"

庞先生不做声,隔了一会,问道:"几点钟演? 每天都有么?" 青年道:"八点钟,你要买几张?"

庞先生又过了一会方才笑道:"要打得好一点 的。"

庞太太在外间接口道:"要它人死得多一点的——" 嗨嗨嗨嗨笑起来了。庞先生也陪她笑了两声。

诊所的窗户是关着的,而且十字交叉封着防空的、旧黄报纸的碎条,撕剩下的。外面是白净的阴天,那天色就像是玻璃窗上糊了层玻璃纸。

庞太太一路笑着,走来开窗,无缘无故朝外看一看,嗅一嗅,将一只用过的牙签丢出去。然后把小书桌上半杯残茶拿起来漱口,吐到白洋瓷扁痰盂的黑嘴里去。痰盂便在奚太太脚下。奚太太也笑,但是庞太太只当没看见她,庞太太两盏光明嬉笑的大眼睛像人家楼上的灯,与路人完全不相干。奚太太有点感触地望到别处去,墙上的金边大镜里又看见庞太太在漱嘴,黑瘦的脸上,嘴撮得小小地,小嘴一拜一拜一拜。

奚太太连忙又望到窗外去,仿佛被欺侮了似地, 温柔地想起她丈夫。

"将来,只要看见了他……他自己也知道他对不 起我,只要我好好地同他讲……"

她这样安慰了自己,拿起报纸来,嘴尖尖地像啄食的鸟,微向一边歪着,表示有保留,很不赞成地看起报来了。总有一天她丈夫要回来。不要太晚了——不要太晚了呵!但也不要太早了,她脱了的头发还没长出来。

白色的天,水阴阴地;洋梧桐巴掌大的秋叶,黄翠透明,就在玻璃窗外。对街一排旧红砖的巷堂房子,虽然是阴天,挨挨挤挤仍旧晾满了一阳台的衣裳。一只乌云盖雪的猫在屋顶上走过,只看见它黑色的背,连着尾巴像一条蛇,徐徐波动着。不一会,它又出现在阳台外面,沿着栏杆慢慢走过来,不朝左看,也不朝右看;它归它慢慢走过去了。

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

##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

桂花蒸 阿小悲秋 "秋是一个歌,但是'桂花蒸'的夜,像在厨里吹的箫调,白天像小孩子唱的歌,又热又熟又清又湿。"

——炎樱丁阿小手牵着儿子百顺,一层一层楼爬上来。高楼的后阳台上望出去,城市成了旷野,苍苍的无数的红的灰的屋脊,都是些后院子,后窗,后巷堂,连天也背过脸去了,无面目的阴阴的一片,过了八月节还这么热,也不知它是什么心思。

下面浮起许多声音,各样的车,拍拍打地毯,学校\*R\*R 摇铃,工匠捶着锯着,马达嗡嗡响,但都恍惚得很,似乎都不在上帝心上,只是耳旁风。

公寓中对门邻居的阿妈带着孩子们在后阳台上吃粥,天太热,粥太烫,撮尖了嘴唇凋嗤凋嗤吹着,眉心紧皱,也不知是心疼自己的嘴唇还是心疼那雪白的粥。对门的阿妈是个黄脸婆,半大脚,头发却是剪

了的。她忙着张罗孩子们吃了早饭上学去,她耳边挂下细细一绺子短发,湿腻腻如同墨画在脸上的还没干。她和阿小招呼:"早呀,妹妹!"孩子们纷纷叫:"阿姨,早!"阿小叫还一声"阿姐!"百顺也叫:"阿姨!阿哥!"

阿小说:"今天来晚了——断命电车轧得要死, 走过头了才得下来。外国人一定揿过铃了!"对门阿 妈道:"这天可是发痴,热得这样!"阿小也道:"真 发痴!都快到九月了呀!"

刚才在三等电车上,她被挤得站立不牢,脸贴着一个高个子人的蓝布长衫,那深蓝布因为肮脏到极点,有一种奇异的柔软,简直没有布的劲道;从那蓝布的深处一蓬一蓬慢慢发出它内在的热气。这天气的气味也就像那袍子——而且绝对不是自己的衣服,自己的脏又还脏得好些。

阿小急急用钥匙开门进去,先到电铃盒子前面一看,果然,二号的牌子掉了下来了。主人昨天没在家吃晚饭,让她早两个钟头回去,她猜着他今天要特别

的疙瘩,作为补偿。她揭开水缸的盖,用铁匙子舀水, 灌满一壶,放在煤气炉上先烧上了。战时自来水限制, 家家有这样一个缸,酱黄大水缸上面描出淡黄龙。女 人在那水里照见自己的影子,总像是古美人,可是阿 小是个都市女性,她宁可在门边绿粉墙上粘贴着的一 只缺了角的小粉镜(本来是个皮包的附属品)里面照 了一照,看看头发,还不很毛。她梳辫子头,脑后的 头发一小股一小股恨恨地扭在一起,扭绞得它完全看 不见了为止,方才觉得清爽相了。额前照时新的样式 做得高高的,做得紧,可以三四天梳一梳。她在门背 后取下白围裙来系上,端过登子,踩在上面,在架子 上拿咖啡,因为她牛得矮小。

"百顺——又往哪里跑?这点子工夫还惦记着玩!还不快触祭了上学去!"她叱喝。她那秀丽的刮骨脸凶起来像晚娘。

百顺脸团团地,细眉细眼,陪着小心,把一张板凳搬到门外,又把一只饼干筒抱了出去,坐在筒上,凳上放了杯盘,静静等着。阿小从冰箱上的瓦钵子里拿出吃剩的半只大面包,说:

"哪!拿去!有本事一个人把它全吃了!——也想着留点给别人。没看见的,这点大的小孩,吃得比大人还多!"

窗台上有一只蓝玻璃杯,她把里面插着的牙刷拿掉了,热水瓶里倒出一杯水,递与百顺,又骂:"样样要人服侍!你一个月给我多少工钱,我服侍你?前世不知欠了你什么债!还不吃了快走!"

百顺嘴里还在咀嚼,就去拿书包。突然,他对于他穿了一夏天的泛了灰的蓝布工人装感到十分疲倦, 因此说:"姆妈,明天我好穿绒线衫了。"阿小道:"发什么昏!这么热的天,绒线衫!"

百顺走了她叹了口气,想着孩子的学校真是难伺候。学费加得不得了,此外这样那样许多花头,单只做手工,红绿纸金纸买起来就吓人。窗台上,酱油瓶底下压着他做的一个小国旗,细竹签上挑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阿小侧着头,看了一眼,心中只是凄凄惨惨不舒服。

才把咖啡煮了,大银盘子端整好了,电话铃响起来。阿小拿起听筒,撇着洋腔锐声说:"哈罗?……是的密西,请等一等。"她从来没听见过这女人的声音。又是个新的。她去敲敲门:"主人,电话!"

主人已经梳洗过了,穿上衣服了,那样子是很不高兴她。

主人脸上的肉像是没烧熟,红拉拉的带着血丝子。新留着两撇小胡须,那脸蛋便像一种特别滋补的半孵出来的鸡蛋,已经生了一点点小黄翅。但是哥儿达先生还是不失为一个美男子。非常慧黠的灰色眼睛,而且体态风流。他走出来接电话,先咳嗽一声,可是喉咙里还有些混浊。他问道:"哈罗?"然后,突然地声音变得极其微弱:"哈罗哦!"又惊又喜,销魂地,等于说:"是你么?难道真的是你么?"他是一大早起来也能够魂飞魄散为情颠倒的。

然而阿小,因为这一声迷人的"哈罗哦!"听过 无数遍了,她自管自走到厨房里去。昨天"黄头发女 有两只用过的酒杯,有一只上面腻着口红。女人不知 什么时候走的?他那些女人倒是从来不过夜的。女人 共了之后他一个人到厨房里吃了个牛鸡蛋, 阿小注意 到洋铁垃圾桶里有个完整的鸡蛋壳, 他只在上面凿一 个小针眼,一吸——阿小摇摇头,简直是野人呀!冰 箱现在没有电,不应当关上的,然而他拿了鸡蛋顺手 就关严了。她一开,里面冲出一阵甜郁的恶气。她取 出乳酪,鹅肝香肠,一只鸡蛋。 哥儿达除了一顿早饭 在家里吃,其余两顿总是被请出去的时候多。冰箱里 面还有半碗"杂碎"炒饭,他吃剩的,已经有一个多 扎拜了。她晓得他并不是忘记了,因为他常常开冰箱 打探情形的。他不说一声"不要了,你把它吃掉罢" 她也决不去问他"还要不要了?"她晓得他的脾气。

人"请客,后来想必跟了他一起回来的,因为厨房里

主人挂上电话,检视备忘录上阿妈写下的,他不在家的时候人家打了来,留下的号码;照样打了去,却打不通。他伸头到厨房里,曼声叫:"阿妈,难为情呀!数目字老是弄不清楚!"竖起一只手指警戒地摇晃着。阿小两手包在围裙里,脸上露出于红的笑容。

他向她孩子吃剩的面包瞟了一眼,阿小知道他起了疑心,其实这是隔壁东家娘有多余的面包票给了她一张,她去买了来的。主人还没有做声,她先把脸飞红了。苏州娘姨最是要强,受不了人家一点点眉高眼低的,休说责备的话了。尤其是阿小生成这一副模样,脸一红便像是挨了个嘴巴子,薄薄的面颊上一条条红指印,肿将起来。她整个的脸型像是被凌虐的,秀眼如同剪开的两长条,眼中露出一个幽幽的世界,里面"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主人心中想道:"再要她这样的一个人到底也难找,用着她一天,总得把她哄得好好的。"因此并不查问,只说:"阿妈,今天晚上预备两个人的饭。买一磅牛肉。"阿小说:"先煨汤,再把它炸一炸?"主人点点头。阿小说:"还要点什么呢?"主人沉吟着,一手支在门框上,一手撑腰;他那双灰色眼睛,不做媚眼的时候便翻着白眼,大而瞪,瞪着那块吃剩的面包,使阿小不安。他说:"珍珠米,也许?"她点头,说:

"珍珠米。"每次都是同样的菜,好在请的是不同的女人,她想。他说:"还要一样甜菜,摊两个煎饼好了。"阿小道:"没有面粉。"他说:"就用鸡蛋,不用面粉也行。"甜鸡蛋阿小从来没听见过这样东西,但她还是熟溜地回答:"是的主人。"

她把早饭送到房里去,看见小橱上黄头发女人的照片给收起来了。今天请的想必就是那新的女人,平常李小姐她们来他连照片也不高兴拿开。李小姐人最厚道,每次来总给阿小一百块钱。阿小猜她是个大人家的姨太太,不过也说不准,似乎太自由了些,而且不够好看——当然姨太太也不一定都好看。

阿小又接了个电话:"哈罗?……是的密西,请等一等。"

她敲门进去,说:"主人,电话。"主人问是谁。 她说"李小姐。"主人不要听,她便替他回掉了:"哥 儿达先生她在浴间里!"阿小只有一句"哈罗"说得 最漂亮,再往下说就有点乱,而且男性女性的"他" 分不大清楚。"对不起密西,也许你过一会再打来?" 那边说:"谢谢。" 她答道:"不要提。再会密西。"

哥儿达先生吃了早饭出去办公,临走的时候照例在房门口柔媚地叫唤一声:"再会呀,阿妈!"只要是个女人,他都要使她们死心塌地喜欢他。阿妈也赶出来带笑答应:"再会主人!"她进去收拾房间,走到浴室里一看,不由得咬牙切齿恨了一声。哥儿达先生把被单枕套衬衫裤大小毛巾一齐泡在洗澡缸里,不然不放心,怕她不当天统统洗掉它。今天又没有太阳,洗了怎么得干?她还要出去买菜,公寓里每天只有一个钟头有自来水,浴缸被占据,就误了放水的时间,而他每天要洗澡的。

李小姐又打电话来。阿小说:"哥儿达先生她去 办公室!"

李小姐改用中文追问他办公室的电话号码,阿小也改口说中文:"李小姐是吧?" 笑着,满面绯红,代表一切正经女人替这个女人难为情。"我不晓得他办公室的电话什么号头。

••••

他昨天没有出去。……是的,在家里吃晚饭的。……一个人吃的。今天不知道,没听见他说……

黄头发的女人打电话来,要把她昨天大请客问哥 儿达借的杯盘刀叉差人送还给他。阿小说:"哥儿达 先生她去办公室!

……是的密西。我是阿妈。……我很好,谢谢你密西。"" 黄头发女人"声音甜得像扭股糖,到处放交情,阿小便也和她虚情假意的、含羞带笑,仿佛高攀不上似的。阿小又问:"什么时候你派来阿妈?现在我去菜场,九点半回来也许。……

谢谢你密西。……不要提,再会密西。"她逼尖了嗓子,发出一连串火炽的聒噪,外国话的世界永远是欢畅,富裕,架空的。

她出去买了小菜回来。"黄头发女人"的阿妈秀琴,也是她自家的小姊妹,是她托哥儿达荐了去的,在后面拍门,叫:

"阿姐!阿姐!"秀琴年纪不过二十一二,壮大身材,披着长长的鬈发也不怕热,蓝布衫上还罩着件玉绿兔子呢短大衣。能够打扮得像个大学女生,显然是稀有的幸运。就连她那粉嘟嘟的大圆脸上,一双小眼睛有点红红地睁不大开(不知是不是痧眼的缘故),好像她自己也觉得有一种鲜华,像蒙古妇女从脸上盖着的沉甸甸的五彩缨络缝里向外界窥视。

阿小接过她手里报纸包的一大叠盘子,含笑问了 一声:

"昨天几点钟散的?"秀琴道:"闹到两三点钟。" 阿小道:"东家娘后来到我们这里来了又回去,总天 亮以后了。"秀琴道:

"哦,后来还到这里来的?"阿小道:"好像来 过的。"她们说到这些事情,脸上特别带着一种天真 的微笑,好像不在说人的事情。她们那些男东家是风,到处乱跑,造成许多灰尘,女东家则是红木上的雕花,专门收集灰尘,使她们一天到晚揩拭个不了。她们所抱怨的,却不在这上头。

秀琴两手合抱在胸前,看阿小归折碗盏,嘟囔道: "我们东家娘同这里的东家倒是天生的一对,花钱来得个会花,要用的东西一样也不舍得买。那天请客, 差几把椅子,还是问对门借的。面包不够了,临时又问人家借了一碗饭。"阿小道:

"那她比我们这一位还大方些。我们这里从来没说什么大请过客,请起来就请一个女人,吃些什么我说给你听:一块汤牛肉,烧了汤捞起来再煎一煎算另外一样。难末,珍珠米。

客人要是第一次来的,还有一样甜菜,第二次就没有了。......

他有个李小姐,实在吃不惯,菜馆里叫了菜给他送来。李小姐对他真是天地良心!他现在又搭上新的

了。我看他一个不及一个,越来越不在乎了。今天这一个连哥儿达的名字都说不连牵。"秀琴道:"中国人么?"阿小点头,道:"中国人也有个几等几样……妹妹你到房里来看看李小姐送他的生日礼,一副银碗筷,晓得他喜欢中国东西,银楼里现打的,玻璃盒子装着,玻璃上贴着红寿字。"秀琴看着,啧啧叹道:

"总要好几千?"阿小道:"不止!不止!"

这时候出来一点太阳,照在房里,像纸烟的烟的迷迷的蓝。榻床上有散乱的彩绸垫子,床头有无线电,画报杂志,床前有拖鞋,北京红蓝小地毯,宫灯式的字纸篓。大小红木雕花几,一个套着一个。墙角挂一只京戏的鬼脸子。桌上一对锡蜡台。房间里充塞着小趣味,有点像个上等白俄妓女的妆阁,把中国一些枝枝叶叶衔了来筑成她的一个安乐窝。最考究的是小橱上的烟紫玻璃酒杯,各式各样,吃各种不同的酒;齐齐整整一列酒瓶,瓶口加上了红漆蓝漆绿漆的蛋形大木塞。

还有浴室里整套的淡黄灰玻璃梳子,逐渐地由粗 齿到细齿,七八只一排平放着,看了使人心痒痒的难 过,因为主人的头发已经开始脱落了,越是当心,越 觉得那珍贵的头发像眼睫毛似的,梳一梳就要掉的。

墙上用窄银框子镶着洋酒的广告,暗影里横着个 红头发白身子,长大得可惊的裸体美女,题着"一城 里最好的",和这牌子的威士忌同样是第一流,这美 女一手撑在看不见的家具上,姿势不大舒服,硬硬地 支拄着一身骨骼,那是冰棒似的,上面凝冻着冰肌。 她斜着身子,显出尖翘翘的圆大乳房,夸张的细腰, 股部窄窄的 :赤着脚但竭力踮着脚尖仿佛踏在高跟鞋 上。短而方的"孩儿面",一双棕色大眼睛愣愣地望 着画外的人,不乐也不浮,好像小孩子穿了新衣拍照, 甚至干也没有自傲的意思:她把精致的乳房大腿蓬头 发全副披挂齐整,如同时装模特儿把店里的衣服穿给 顾客看。

她是哥儿达先生的理想,至今还未给他碰到过。 碰到了,他也不过想占她一点便宜就算了。如果太麻烦,那也就犯不着;他一来是美人迟暮,越发需要经 济时间与金钱,而且也看开了,所有的女人都差不多。他向来主张结交良家妇女,或者给半卖淫的女人一点业余的罗曼史,也不想她们劫富济贫,只要两不来去好了。他深知"久赌必输",久恋必苦的道理,他在赌台上总是看看风色,趁势捞了一点就带了走,非常知足。

墙上挂着这照片式的画,也并不秽亵,等于展览着流线型的汽车,不买看看也好,阿小与秀琴都避免朝它看,不愿显得她们是乡下上来的,大惊小怪。

阿小道:"趁着有水,我有一大盆东西要洗呢,妹妹你坐一歇。——天下就有这样痴心的女人!"她还在那里记挂李小姐,弯倒腰,一壁搓洗,一壁气喘吁吁说:"会得喜欢他!

他一个男人,比十个女人还要小奸小坏。隔壁东家娘多下一张面包票,我领了一只面包来,他还当是他的,一双眼睛瞄法瞄法。偷东西也偷不到他头上!他呀,一个礼拜前吃剩下来一点饭还留到现在,他不说不要了,我也不动他的。'上海这地方坏呀!中国

人连佣人都会欺负外国人! 他要是不在上海,外国的外国人都要打仗去的,早打死了!——上次也是这样,一大盆衣服泡在水里,怕我不洗似的,泡得衬衫颜色落得一塌胡涂,他这也不说什么了——看他现在愈来愈烂污,像今天这个女人——怎么能不生病?前两个月就弄得满头满脸疖子似的东西,现在算好了,也不知抹的什么药,被单上稀脏。"

秀琴半天没搭话,阿小回头看看,她倚在门上咬着指头想心思。阿小这就记起来,秀琴的婆家那边要讨了,她母亲要领她下乡去,她不肯。便问:"你姆妈还在上海么?"秀琴亲亲热热叫了一声"阿姐!"说道:"我烦死了在这里!"她要哭,水汪汪的温厚红润的眼睛完全像嘴唇了。

阿小道:"我看你,去是要去的。不然人家说你,这么大的姑娘,一定是在上海出了花头。"秀琴道:"姆妈也这样说呀!去是要去的,去一去我就来,乡下的日子我过不惯!姆妈这两天起劲得很在那里买这样买那样,闹死了说贵,我说你叽咕些什么,棉被枕头是你自己要撑场面,那些绣花衣裳将来我在上海穿

不出去的。我别的都不管,他们打的首饰里头我要一只金戒指。这点礼数要还给我们的。你看喏,他们拿只包金的来,你看我定规朝地下一掼!你看我做得出口伐?"

她的尊贵骄矜使阿小略略感到不快。阿小同她的 丈夫不是"花烛",这些年来总觉得当初不该就那么 住在一起,没经过那一番热闹。她说:"其实你将就 些也罢了。不比往年——你叫他们哪儿弄金子去?" 想说两句冷话也不行,伛偻在澡盆边,热得恍恍惚惚, 口鼻之间一阵阵刺痛冒汗,头上的汗往下直流,抬手 一抹,明知天热,还是诧异着。她蹲得低低的,秀琴 闻得见她的黑拷绸衫上的汗味阵阵上升,像西瓜剖开来清新的腥气。

秀琴又叹息。"不去是不行的了!他们的房子本来是泥地,单单把新房里装了地板……

我心里烦得要死 听说那个人好赌呀——阿姐你 看我怎么好?" 阿小把衣服绞干了,拿到前面阳台上去晒,百顺放学回来,不敢揿铃,在后门口大喊:"姆妈!姆妈!"拍着木栅栏久久叫唤,高楼外,正午的太阳下,苍淡的大城市更其像旷野了。一直等阿小晾完了衣裳,到厨房里来做饭,方才听见了,开门放他进来,嗔道:"叽哩哇啦叫点什么?等不及似的!"

她留秀琴吃饭,又来了两个客,一个同乡的老妈妈,常喜欢来同阿小谈谈天,别的时候又走不开,又不愿总是叨扰人家,自己带了一篮子冷饭,诚诚心心爬了十一层楼上来。还有个背米兼做短工的"阿姐",是阿小把她介绍了给楼下一家洗衣服。她看见百顺,问道:"这就是你自己的那一个?"阿小对孩子叱道:"喊'阿姨'!"慢回娇眼,却又脸红红的向朋友道歉似地说:"像个瘪三哦?"

现在这时候,很少看得见阿小这样的热心留人吃饭的人。

她爱面子,很高兴她今天刚巧吃的是白米饭。她 忙着炒菜,老妈妈问起秀琴办嫁妆的细节。秀琴却又 微笑着,难得开口,低着粉红的脸像个新嫁娘。阿小 ——代她回答了,老妈妈也有许多意见。

做短工的阿姐问道:"你们楼上新搬来的一家也是新做亲的?"阿小道:"嗳。一百五十万顶的房子,男家有钱,女家也有钱——那才阔呢!房子,家生,几十床被窝,还有十担米,十担煤,这里的公寓房子那是放也放不下!四个佣人陪嫁,一男一女,一个厨子,一个三轮车夫。"那四个佣人,像丧事里纸扎的童男童女,一个一个直挺挺站在那里,一切都齐全,眼睛黑白分明。有钱人做事是漂亮!阿小愉快起来——这样一说,把秀琴完全压倒了,连她的忧愁苦恼也是不足道的。

阿姐又问:"结了亲几天了?"阿小道:"总有三 天了罢?"

老妈妈问:"新法还是老法?"阿小道:"当然新法。不过嫁妆也有,我看见他们一抬盒一抬盒往上搬。"秀琴也问:"新娘子好看么?"阿小道:"新娘子倒没看见。他们也不出来,上头总是静得很,一点

声音都没有。"阿姐道:"从前还是他们看房子的时候我看见的,好像蛮胖,戴眼镜。"阿小仿佛护短似的,不悦道:"也许那不是新娘子。"

老妈妈捧了一碗饭靠在门框上, 叹道:"还是帮外国人家,清清爽爽!"阿小道:"阿呀!现在这个时世,倒是宁可工钱少些,中国人家,有吃有住;像我这样,名叫三干块钱一个月,光是吃也不够!——说是不给吃,也看主人。像对过他们洋山芋一炒总有半脸盆,大家就这么吃了。"百顺道:"姆妈,对过他们今天吃干菜烧肉。"阿小把筷子头横过去敲一下,叱道:"对过吃的好,你到对过吃去!为什么不去?啊?为什么不去?"百顺目夹了目夹眼,没哭出来,被大家劝住了。阿姐道:

"我家两个瘪三,比他大,还没他机灵哩!"凑过去亲昵地叫一声:"瘪三!"故意凶他:"怎么不看见你扒饭?菜倒吃了不少,饭还是这么一碗!"阿小却又心疼起来,说:"让他去罢!

不尽着他吃,一会儿又闹着要吃点心了。"又向百顺催促:

"要吃趁现在,待会随你怎么闹也没有了。"

老妈妈问百顺:"吃了饭不上学堂么?"阿小道: "今天礼拜六。"回过头来一把抓住百顺:"礼拜六, 一钻就看不见你的人了?你好好坐在这里读两个钟 头书再去玩。"百顺坐在饼干筒上,书摊在凳上,摇 摆着身体,唱道:"我要身体好,身体好!爸爸妈妈 叫我好宝宝,好宝宝!"读不了两句便问:

"姆妈,读两个钟头我好去玩了?姆妈,现在几点啊?"

阿小只是不理。秀琴笑道:"百顺一条喉咙真好听,阿姐你不送他去学说书,赚大钱?"阿小怔了一怔,红了脸,淡淡笑了一声道:"他不行罢?小学毕业还早呢。虽然他不学好,我总想他读书上进呀!"秀琴道:"几年级了?"阿小道:"才三年级。留班呀!难为情哦!"她看看百顺,心头涌起寡妇的悲哀。她

虽然有男人,也赛过没有,全靠自己的。百顺被她睃那一眼,却害怕起来,加紧速度摇摆唱念:"我要身体好,身体好....."

老妈妈道:"这天真奇怪,就不是闰月,平常九月里也该渐渐冷了。"百顺忽然想起,抬头笑道:"姆妈,天冷的时候我要买个嘴套子,先生说嘴套子好,不会伤风!"阿小突然一阵气往上冲,骂道:"亏你还有脸先生先生的!留了班还高高兴兴!你高兴!你高兴!"

在他身上拍打了两下,百顺哭起来,老妈妈连忙拉劝道:"算了算了,这下子工夫打了他两回了。"

阿小替百顺擤擤鼻涕,喝道:"好了,不许哭了, 快点读!"

百顺抽抽噎噎小声念书,忽然欢叫起来:"姆妈, 阿爸来了!" 阿爸来了姆妈总是高兴的,连他也沾光。客人们也知道,阿小的男人做裁缝,宿在店里,夫妻难得见面,极恩爱的。大家打个招呼,寒暄几句,各各告辞了。阿小送到后门口,说:

"来白相!"百顺也跟在后面说:"阿姨来白相呵!"

阿小的男人抱着白布大包袱,穿一身高领旧绸长衫。阿小给他端了把椅子坐着,太阳渐渐晒上身来,他依旧翘着腿抱着膝盖坐定在那里。下午的大太阳贴在光亮的,闪着钢锅铁灶白瓷砖的厨房里像一块滚烫的烙饼。厨房又小,没地方可躲。阿小支起架子来熨衣裳,更是热烘烘的。她给男人斟了一杯茶;她从来不偷茶的,男人来的时候是例外。男人双手捧着茶慢慢呷着,带一点微笑听她一面熨衣裳一面告诉他许多话。他脸色黄黄的,额发眉眼都生得紧黑机智,脸的下半部却不知为什么坍了下来;刨牙,像一只手似地往下伸着,把嘴也坠下去了。

她细细告诉他关于秀琴的婚事,没有金戒指不嫁,许多排场。他时而答应一声"唔,"

狡猾的黑眼睛望着茶,那微笑是很明白的,很同情的,使她伤心;那同情又使她生气,仿佛全是她的事——结婚不结婚本来对于男人是没什么影响的。同时她又觉得无味,孩子都这么大了,还去想那些。男人不养活她,就是明媒正娶一样也可以不养活她。谁叫她生了劳碌命。他挣的钱只够自己用,有时候还问她要钱去入会。

男人旋过身去课子,指着教科书上的字考问百顺。阿小想起来,说:"我姆妈有封信来,有两句文话我不大懂。""吴县县政府"的信封,"丁阿小女仕玉展",左角还写着"呈祥"字样。男人看信,解释给她听:

信通知。母在乡。一切智悉。近想女在沪。贵体康安。诸事迪吉。目下。女说。到十月。要下来。千吉。交女带点三日头药。下来。望你。收信。干定不可失误。者。乡下。近日。十分安乐。望女。不必远念。者再吾母。交女。一件。绒线衫。干定带下。不

要望纪。倘有。不下来。速寄。有便之人。不可失约。 余言不情。特此面谈可也。

## 九月十四日母王玉珍寄"

乡下来的信从来没有提到过她的男人,阿小时常 叫百顺代她写信回去,那边信上也从来不记挂百顺。 念完了信,阿小和她男人都有点寂寥之感。男人默坐 着,忽然为他自己辩护似地,说起他的事业:"除了 做衣裳,我现在也做点皮货生意。目前的时世,不活 络一点不行的。"他打开包袱,抖开两件皮大衣给她 过目,又把个皮统子兜底掏出来,说:"所以海獭这 样东西……"叙述海獭的生活习惯,原是说给百顺听。 百顺撒娇撒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书本,偎在阿 小身边,一只手伸到她衣服里找寻口袋,哼哼唧唧, 纠缠不休。阿小非常注意地听她丈夫说话,听得出神: "唔.....唔.....哦哦......

噢……嗳……"男人下了结论:"所以海里的东西真是奇怪。"

阿小一时没有适当的对答,想了一想,道:"现在小菜场上乌贼很多了。"男人道:"唔。乌贼鱼这东西也非常奇怪。你没看见过大的乌贼,比人还大,一身都是脚爪,就像蜘蛛……"阿小皱起面皮,道:"真的么!吓死人了。"向百顺道:

"呜哩呜哩吵点什么!……说什么!听不见!…… 发痴了!我哪里来五块钱给你!"然而她随即摸出钱 来给了他。

熨完了衣裳,阿小调了面粉摊煎饼,她和百顺名下的户口粉,户口糖。男人也有点觉得无功受禄,背着手在她四面转来转去,没话找话说。父子两个趁热先吃了,她还继续摊着。

太阳黄烘烘照在三人脸上,后阳台的破竹帘子上飞来一只蝉,不知它怎么夏天过了还活着,趁热大叫:"抓!抓!"

响亮快乐地。

主人回来了,经过厨房门口,探头讲来柔声唤: "哈罗,阿妈!"她男人早躲到阳台上去了,负手看 风景。主人花三千块钱雇了个人,恨不得他一回来她 就驯鸽似地在他头上乱飞乱啄,因此接二连三不断地 揿铃, 忙得她团团转。她在冰箱里取冰, 她男人立在 她身后,低声说:"今天晚上我来。"阿小嫌烦似地说: "热死了!"她和百顺住的那个亭子间实在像个蒸笼。 ——但她忽然又觉得他站在她背后,很伶仃似的:他 是不惯求人的——至于对她他从来没有求告过。…… 她面对着冰箱银灰色的肋骨,冰箱的构造她不懂,等 干人体内脏的一张爱克斯光照片,可是这冰箱的心是 在突突跳着,而里面喷出的一阵阵寒浪重得她鼻子里 发酸,要出眼泪了。她并不回头,只补上一句:"百 顺还是让他在对过过夜好了。他们阿妈同小孩子都住

她送冰进房出来,男人已经去了。她下楼去拎了两桶水上来,打发主人洗了澡。门铃响,那新的女人如约来了。阿小猜是个舞女。她问道:"外国人在家么?"一路扭进房去。脑后一大圈鬈发撅出来老远,电烫得枯黄虬结,与其他部分的黑发颜色也不同,像

在这里的。"男人说:"唔。"

个皮围脖子, 死兽的毛皮, 也说不上来这东西是死的 是活的, 一颤一颤, 走一步它在后面跳一跳。

阿小把鸡尾酒和饼干送进去。李小姐又来了电话。阿小回说主人不在家。李小姐这次忍不住有嗔怪的意思,质问道:

"我早上打电话来你有没有告诉他?" 阿小也生 气了——从来还没有谁对于她的职业道德发生疑问, 她淡淡地笑道:"我告诉他的呀!不晓得他可是忘记 了呢!怎么,他后来没有打得来么?"李小姐顿了一 顿,道:"没有呀!"声音非常轻微。阿小心想:谁叫 你找上来的,给个佣人刻薄两句!但是她体念到李小 姐每次给的一百块钱,就又婉媚地替哥儿达解释,随 李小姐相信不相信,总之不使她太下不来台:"今天 他本来起晚了,来不及地赶了出去,后来在行李间, 恐怕又是忙,又是人多,打电话也不方便……"李小 姐"唔,唔"地答应着,却仿佛在那边哭泣着了。 阿小道:"那么,等他回来了我再告诉他一声。" 李小 姐仿佛离得很远很远地,隐隐地道:"你也不要同他 说了……"可是随即又转了口:"讨天我有空再打来

罢。"她仿佛连这阿妈都舍不得撒手似的,竟和她攀 谈起来。

她上次留心到,哥儿达的床套子略有点破了,他一个独身汉,诸事没人照管,她意思要替他制一床新的。阿小这时候也有点嫌这李小姐婆婆妈妈讨厌,又要替主人争面子,便道:"他早说了要做新的,因为这张床是顶房子时候顶来的,也不大合意,一直想重买一只大些的;如果就这只床上做了套子,尺寸又不对了。现在我替他连连,也看不出来了。"她对哥儿达突然有一种母性的卫护,坚决而厉害。

正说着,哥儿达伸头出来探问,阿小忙向李小姐道:"听电梯响不晓得是不是他回来了呢!"一面按住听筒轻声告诉哥儿达。哥儿达皱了皱眉,走出来了,却向里指指,叫阿小进去把酒杯茶点收出来。他接过听筒,且不坐下来,只望墙上一靠,叉着腰,戒备地问道:"哈罗?……是的,这两天忙。

……不要发痴!哪有的事?"那边并没有炸起来, 连抽搭抽搭的哭声也一口气吸了进去听不见了。他便 消闲下来,重又低声笑道:"不要发痴了……你好么?"正好呢喃耳语着,万一房里那一个在那里注意听。"你那股票我已经托他买了。看你的运气!这一向头痛毛病没有发么?睡得还好?"他向电话里"嘘!嘘!"吹口气,使那边耳朵里一阵奇痒。也许他从前常在她耳根下吹口气作耍的,两人都像是旧梦重温,格格地笑起来。他又道:"那么,几时可以看见你呢?"说到幽会,是言归正传,他马上声音硬化起来,丁是丁,

"星期五怎么样?……这样好不好,先到我这里来再决定。"如果先到他这里来,一定就是决定不出去了,在家吃晚饭。他一只手整理着卷曲的电话线,一壁俯身去看桌上一本备忘簿上阿妈写下来的,记错了的电话号码——她总是把9字写反过来。

卯是卯的。

是谁打了来的呢?不会是……但这阿妈真是恼人!他粗声回答电话里:"……不,今天我要出去。我现在不过回来换件衣服就要走的。……"然而他又软了下来,电话上谈到后来应当是余音袅袅的。他道:"所以……那么,一直要到星期五!"

微喟着。叮咛着:"当心你自己。拜拜,甜的!" 末了一句仿佛轻轻的一吻。

阿小进去收拾阳台上一张藤桌上的杯盏,女人便 倚着铁栏杆。对于这年轻的舞女,这一切都是新鲜浪 漫的罢?傍晚的城中起了一层白雾,雾里的黄包车紫 阴阴地远远来了,特别地慢,慢慢过去一辆;车灯, 脚踏车的铃声,都收敛了,异常轻微,仿佛上海也是 个紫禁城。

楼下的阳台伸出一角来像轮船头上。楼下的一个少爷坐在外面乘凉,一只脚蹬着栏干,椅子向后斜,一晃一晃,而不跌倒,手里捏一份小报,虽然早已看不见了。天黑了下来;地下吃了一地的柿子菱角。阿小恨不得替他扫扫掉——上上下下都是清森的夜晚,如同深海底。黑暗的阳台便是载着微明的百宝箱的沉船。阿小心里很静也很快乐。

她去烧菜,油锅拍辣辣爆炸,她忙得像个受惊的鸟,扑来扑去。先把一张可以折叠的旧式大菜台搬进

房去,铺上台布,汤与肉先送进去,再做甜菜。甜鸡蛋到底不像话,她一心软,给他添上点户口面粉,她自己的,做了鸡蛋饼。

她和百顺吃的是菜汤面疙瘩,一锅淡绿的粘糊,嘟嘟煮着,面上起一点肥胖的颤抖。百顺先吃完了,走到后阳台上,一个人自言自语:"月亮小来!星少来!"

阿小诧异道:"瞎说点什么?"笑起来了,"什么'月亮小来,星少来'?发痴滴搭!"

她进去收拾碗盏,主人告诉她:"待会儿我们要出去。你等我们走了,替我铺了床再走。"阿小答应着,不禁罕异起来——这女人倒还有两手,他仿佛打算在她身上多花几个钱似的!

她想等临走的时候再把百顺交给对过的阿妈,太早了怕他们嫌烦。烧开了两壶水,为百顺擦脸洗脚,她自己也洗脚,洗脖颈。电话铃响,她去接:"哈罗?"那边半天没有声音。

她猜是个中国人打错了的,越发仿着个西洋悍妇的口吻,火高三丈锐叫一声"哈罗?"那边怯怯地说: "喂?阿妈还在吗?"

原来是她男人,已经等了她半天了。"十点钟了," 他说。

阿小听听主人房里还是鸦雀无声。百顺坐在饼干筒上盹着了。下起雨来了,竹帘子上淅沥淅沥,仿佛是竹竿梦见了它们自己从前的叶子。她想:"这样子倒好,有了个借口。"她喊醒了百顺,领他走到隔壁去,向对过阿妈解释:"下雨,不带他回去了,小人怕他滑跌跤,又喜欢伤风,跟着阿姨睡一晚罢!"回到这边来,主人还是没有动静,她火冒起来,敲门没人理,把门轻轻推开一线,屋里漆黑的,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双双出去了。阿小忍着气,替他铺了床。她自己收拾回家,拿了钥匙网袋雨伞,短大衣舍不得淋湿,反折着挽在手里,开后门下楼去。

雨越下越大。天忽然回过脸来,漆黑的大脸,尘世上的一切都惊惶遁逃,黑暗里拼铃碰隆,雷电急走。痛楚的青,白,紫,一亮一亮,照进小厨房,玻璃窗被逼得往里凹进去。

阿小横了心走过两条马路,还是不得不退回来,一步拖一步走上楼来,摸到门上的锁,开了门,用网袋包着手开了电灯,头上身上黑水淋漓。她把鞋袜都脱了,白缎鞋上绣的红花落了色,红了一鞋帮。她挤掉了水,把那双鞋挂在窗户钮上晾着。光着脚踏在砖地上,她觉得她是把手按在心上,而她的心冰冷的像石板。厨房内外没有一个人,哭出声来也不要紧。

她为她自己突如其来的癫狂的自由所惊吓,心里 模糊地觉得不行,不行!不能一个人在这里,快把百 顺领回来罢。

她走到隔壁去,幸喜后门口还没上闩,厨房里还点着灯。她一直走进去,拍拍玻璃窗,哑着喉咙叫: "阿姐!开开门!"对过阿妈道:"咦?你还没回去么?"阿小带笑道:"不好走呀! 雨太大,现在这断命路又没有灯!马路上全是些坑,坑里全是水——真要命,想想还是在这里过夜罢。 我那瘪三困了没有?还是让他跟我睡去罢。"

对过阿妈道:"你有被头在这里么?"阿小道: "有的有的。"

她把棉被铺在大菜台上,下面垫了报纸,熄了灯,与百顺将就睡下。厨房里紧小的团圆暖热里生出两只苍蝇来,在头上嗡嗡飞鸣。雨还是哗哗大下。忽地一个闪电,碧亮的电光里又出了一个蜘蛛,爬在白洋瓷盆上。

楼上的新夫妇吵起嘴来了, 訇訇响, 也不知是蹬脚, 还是人被推操着跌到橱柜或是玻璃窗上。女人带着哭声哩哩罗罗讲话, 仿佛是扬州话的"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死我啊!"阿小在枕上倾听, 心里想: "一百五十万顶了房子来打架!才结婚了三天, 没有打架的道理呀!......除非是女人不规矩......"她朦胧

中联想到秀琴的婆家已经给新房里特别装上地板,秀琴势不能不嫁了。

楼上闹闹停停,又闹起来。这一次的轰轰之声,一定是女人在那里开玻璃门,像是要跳楼,被男人拖住了。女人也不数落了,只是放声嚎哭。哭声渐低,户外的风雨却潮水似地高起来,呜呜叫嚣,然后又是死寂中的一阵哭闹,再接着一阵风声雨声,各不相犯,像舞台上太显明地加上去的音响效果。

阿小拖过绒线衫来替百顺盖盖好,想起从前同百顺同男人一起去看电影,电影里一个女人,不知怎么把窗户一推,就跨了出去;是大风雨的街头,她歪歪斜斜在雨里奔波,无论她跑到哪里,头上总有一盆水对准了她浇下来。阿小苦恼地翻了个身,在枕头那边,雨还是哗哗下,一盆水对准了她浇下来。她在雨中睡着了。

将近午夜的时候,哥儿达带了女人回来,到厨房 里来取冰水。电灯一开,正照在大菜台上,百顺睡梦 里唔唔呻吟,阿小醒了,只做没醒。她只穿了件汗衫 背心,条纹布短裤,侧身向里,瘦小得像青蛙的手与腿压在百顺身上,头上的两只苍蝇,叮叮地朝电灯泡上撞。哥儿达朝她看了一眼。这阿妈白天非常俏丽有风韵的,卸了装却不行。他心中很觉安慰,因为他本来绝对没有沾惹她的意思;同个底下人兜搭,使她不守本分,是最不智的事。何况现在特殊情形,好的佣人真难得,而女人要多少有多少。

哥儿达捧了一玻璃盆的冰进去。女人在房里呵呵笑着,她喝下的许多酒在人里面晃荡晃荡,她透明透亮地成了个酒瓶,香水瓶,躺在一个盒子的淡绿碎鬈纸条里的贵重的礼物。门一关,笑声听不见了,强烈的酒气与香水香却久久不散。厨下的灯灭了,苍蝇又没头没脑扑上脸来。

雨仿佛已经停了好一会。街上有人慢悠悠叫卖食物,四个字一句,不知道卖点什么,只听得出极长极长的忧伤。一群酒醉的男女唱着外国歌,一路滑跌,嘻嘻哈哈走过去了;沉沉的夜的重压下,他们的歌是一种顶撞,轻薄,薄弱的,一下子就没有了。小贩的歌,却唱彻了一条街,一世界的烦忧都挑在他担子上。

第二天,阿小向开电梯的打听楼上新娘子为什么 半夜三更寻死觅活大闹。开电梯的诧异道:"哦?有 这事么?今天他们请客,请女家的人,还找了我去帮 忙哩。"还是照样地请了客。

阿小到阳台上晾衣服,看见楼下少爷昨晚乘凉的一把椅子还放在外面。天气骤冷,灰色的天,街道两旁,阴翠的树,静静的一棵一棵,电线杆一样,没有一点胡思乱想。每一株树下团团围着一小摊绿色的落叶,乍一看如同倒影。

乘凉仿佛是隔年的事了。那把棕漆椅子,没放平, 吱格吱格在风中摇,就像有个标准中国人坐在上头。 地下一地的菱角花生壳,柿子核与皮。一张小报,风 卷到阴沟边,在水门汀栏杆上吸得牢牢地。阿小向楼下只一瞥,漠然想道:天下就有这么些人会作脏!好在不是在她的范围内。

(一九四四年九月)

留 情他们家十一月里就生了火。小小的一个火盆,雪白的灰里窝着红炭。炭起初是树木,后来死了,现在,身子里通过红隐隐的火,又活过来,然而,活着,就快成灰了。它第一个生命是青绿色的,第二个是暗红的。火盆有炭气,丢了一只红枣到里面,红枣燃烧起来,发出腊八粥的甜香。炭的轻微的爆炸,淅沥淅沥,如同冰屑。

结婚证书是有的,配了框子挂在墙上,上角凸出了玫瑰翅膀的小天使,牵着泥金飘带,下面一湾淡青的水,浮着两只五彩的鸭,中间端楷写着:

一年乙酉正月十一日亥时生淳于敦凤 江苏省 无锡县人 现年三十六岁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三月 九日申时牛……

敦凤站在框子底下,一只腿跪在沙发上,就着光,数绒线的针子。米晶尧搭讪着走去拿外套,说:"我出去一会儿。"

敦凤低着头只顾数,轻轻动着嘴唇。米晶尧大衣穿了一半,又看着她,无可奈何地微笑着。半晌,敦凤抬起头来,说:"唔?"

又去看她的绒线,是灰色的,牵牵绊绊许多小白疙瘩。

米先生道,"我去一会儿就来。"话真是难说。如果说"到那边去",这边那边的!说:"到小沙渡路去,"就等于说小沙渡路有个公馆,这里又有个公馆。从前他提起他那个太太总是说"她",后来敦凤跟他说明了:"哪作兴这样说的?"

于是他难得提起来的时候,只得用个秃头的句子。现在他说:

"病得不轻呢。我得看看去。"敦凤短短说了一 声:"你去呀。"

听她那口音,米先生倒又不便走了,手扶着窗台往外看去,自言自语道:"不知下雨不下?"敦凤像

是有点不耐烦,把绒线卷卷,向花布袋里一塞,要走出去的样子。才开了门,米先生却又拦着她,解释道:"不是的——这些年了……病得很厉害的,又没人管事,好像我总不能不——"敦凤急了,道:

"跟我说这些个!让人听见了算什么呢?" 张妈在半开门的浴室里洗衣裳。张妈是他家的旧人,知道底细的,待会儿还当她拉着他不许他回去看他太太的病,岂不是笑话!

敦凤立在门口,叫了声"张妈!"吩咐道:"今晚上都不在家吃饭,两样素菜不用留了,豆腐你把它放在阳台上冻着,火盆上头盖着点灰给它焐着,啊!"她和佣人说话,有一种特殊的沉淀的声调,很苍老,脾气很坏似的,却又有点腻搭搭,像个权威的鸨母。她那没有下颏的下颏仰得高高的,滴粉搓酥的圆胖脸饱地往下坠着,搭拉着眼皮,希腊型的正直端丽的鼻子往上一抬,更显得那细小的鼻孔的高贵。敦凤出身极有根底,上海数一数二有历史的大商家,十六岁出嫁,二十三岁上死了丈夫,守了十多年的寡方才嫁了米先生。现在很快乐,但也不过分,因为总是经过

了那一番的了。她摸摸头发,头发前面塞了棉花团,垫得高高的,脑后做成一个一个整洁的小横卷子,和她脑子里的思想一样地有条有理。她拿皮包,拿网袋,披上大衣。包在一层层衣服里的她的白胖的身体,实哚、收像个清水粽子。旗袍做得很大方,并不太小,不知为什么,里面总像是鼓绷绷,衬里穿了钢条小紧身似的。

米先生跟过来问道:"你也要出去么?"敦凤道:"我到舅母家去了,反正你的饭也不见得回来吃了,省得家里还要弄饭。今天本来也没有我吃的菜,一个砂锅,一个鱼冻子,都是特为给你做的。"米先生回到客室里,立在书桌前面,高高一叠子紫檀面的碑帖,他把它齐了一齐,青玉印色盒子,冰纹笔筒,水盂,钥匙子,碰上去都是冷的;阴天,更显得家里的窗明几净。

郭凤再出来,他还在那里挪挪这个,摸摸那个,腰只能略略弯着,因为穿了僵硬的大衣,而且年纪大了,肚子在中间碍事。敦凤淡淡问道:"咦?你还没走?"他笑了一笑,也不回答。她挽了皮包网袋出门,

他也跟了出来。她只当不看见,快步走到对街去,又怕他在后面气喘吁吁追赶,她虽然和他生着气,也不愿使他露出老态,因此有意地拣有汽车经过的时候才过街,耽搁了一会。

走了好一截子路,才知道天在下雨。一点点小雨,就像是天气的寒丝丝,全然不觉得是雨。敦凤怕她的皮领子给打潮了,待要把大衣脱下来,手里又有太多的累赘。米先生把她的皮包网袋,装绒线的镶花麻布袋——接了过来,问道:

"怎么?要脱大衣?"又道:"别冻着了,叫部三轮车罢。"等他叫了部双人的车,郭凤方才说道:"你同我又不顺路!"米先生道:"我跟你一块儿去。"敦凤在她那松肥的黑皮领子里回过头来,似笑非笑瞟了他一眼。她从小跟着她父亲的老姨太太长大,结了婚又生活在夫家的姨太太群中,不知不觉养成了老法长三堂子那一路的娇媚。

两人坐一部车,平平驶入住宅区的一条马路。路 边缺进去一块空地,乌黑的沙砾,杂着棕绿的草皮,

的 ,在雨中 ,不知为什么有一种极显著的外国的感觉。 米先生不由得想起从前他留学的时候。他再回过头 去,沙砾地上蹲着一只黑狗,卷着小小的耳朵。润湿 的黑毛微微卷曲,身子向前探着,非常注意地,也不 知它是听着什么还是看着什么。米先生想起老式留声 机的狗商标 , 开了话匣子跳舞 , 西洋女人圆领口里腾 起的体温与气味,又想起他第一个小孩的玩具中的— 只寸许高的绿玻璃小狗, 也是这样蹲着, 眼里嵌着两 粉红圈小水钻。想起那半透明暗绿玻璃的小狗, 牙齿 就发酸,也许他逗着孩子玩,啃过它,也许他阻止孩 子放到嘴里去啃,自己嘴里,由于同情,也发冷发酸 ——记不清了。他第一个孩子是在外国生的,他太太 是个女同学,广东人。从前那时候,外国的中国女学 牛是非常难得的,遇见了,很快地就发生感情,结婚 了。太太脾气一直是神经质的,后来更暴躁,自己的 儿女一个个都同她吵翻了,幸而他们都到内地读书去 了,少了些冲突。这些年来他很少同她在一起,就连 过去要好的时候,月子也过得仓促糊涂,只记得一耥 趟的吵架,没什么值得纪念的快乐的回忆,然而还是 那些年青痛苦,仓皇的岁月,真正触到了他的心,使

一座棕黑的小洋房,泛了色的淡蓝漆的百叶窗,悄悄

他现在想起来,飞灰似的霏微的雨与冬天都走到他眼睛里而去,眼睛鼻子里有涕泪的酸楚。

米先生定一定神,把金边眼镜往上托一托,人身 子也在衬衫里略略转侧一下,外面冷,更觉里面的温 暖清洁。微雨的天气像个棕黑的大狗,毛毵毵,湿蛴 呀,冰冷的黑鼻尖凑到人脸上来嗅个不了。敦凤停下 车子来买了一包糖炒栗子,打开皮包付钱,暂时把栗 子交给米先生拿着。滚烫的纸口袋,在他手里热得恍 恍惚惚。隔着一层层衣服,他能够觉得她的肩膀;隔 着他大衣上的肩垫,她大衣上的肩垫,那是他现在的 女人, 温柔, 上等的, 早两年也是个美人。这一次他 并没有冒冒失失冲到婚姻里去,却是预先打听好,计 划好的,晚年可以享一点清福艳福,抵补以往的不顺 心。可是……他微笑着把一袋栗子递给她,她倒出两 颗剥来吃:映着黑油油的马路,棕色的树,她的脸是 红红,板板的,眉眼都是浮面的,不打扮也像是描眉 画眼。米先生微笑望着她。他对从前的女人,是对打 对骂,对她,却是有时候要说"对不起",有时候要 说"谢谢你",也只是"谢谢你,对不起"而已。

郭凤丢掉栗子壳,拍拍手,重新戴上手套。和自己的男人挨着肩膀,觉得很平安。街上有人撩起袍子对着墙撒尿——也不怕冷的!三轮车驰过邮政局,邮政局对过有一家人家,灰色的老式洋房,阳台上挂一只大鹦哥,凄厉地呱呱叫着,每次经过,总使她想起她那一个婆家。本来她想指给米先生看的,刚赶着今天跟他小小地闹别扭,就没叫他看。她抬头望,年老的灰白色的鹦哥在架子上蹒跚来去,这次却没有叫喊;阳台栏杆上搁着两盆红瘪的菊花,有个老妈子伛偻着在那里关玻璃门。

从婆家到米先生这里,中间是有无数的波折。郭凤是个有情有义,有情有节的女人,做一件衣服也会让没良心的裁缝给当掉,经过许多悲欢离合,何况是她的结婚?她把一袋栗子收到网袋里去。纸口袋是报纸糊的。她想起前天不知从哪里包了东西来的一张华北的报纸,上面有个电影广告,影片名叫《一代婚潮》,她看了立刻想到她自己。她的结婚经过她告诉这人是这样,告诉那人是那样,现在她自己回想起来立时三刻也有点搅不清楚,就微笑叹息,说:"说起来话长嗳。"

就连后来事情已经定规了,她一个做了瘪三的小叔子还来敲诈,要去告诉米先生,她丈夫是害梅毒死的。当然是瞎说。不过仔细查考起来,他家的少爷们,哪一个没打过六零六。

后来还是她舅母出面调停,花钱买了个安静。她亲戚极多,现在除了舅舅家,都很少来往了。娘家兄弟们都是老姨太太生的,米先生同他们一直也没有会过亲,因为他前头的太太还在,不大好称呼。敦凤呢,在他们面前摆阔罢,怕他们借钱,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呢。又不愿对他们诉苦,怕他们见笑。当初替她做媒很出力的几个亲戚,时刻在她面前居功,尤其是她表嫂杨太太,疯疯傻傻的,更使她不能忍耐。杨太太的婆婆便是敦凤的舅母,这些人里,就只这舅母这表兄还可以谈谈。敦凤也是闷得没奈何,不然也不会常到杨家去。

杨家住的是中上等的弄堂房子。杨太太坐在饭厅 里打麻将,天黑得早,下午三点钟已经开了电灯。一 张包铜边的皮面方桌,还是多年前的东西。杨家一直 是新派,在杨太太的公公手里就作兴念英文,进学堂。杨太太的丈夫刚从外国回来的时候,那更是激烈。太太刚生了孩子,他逼着她吃水果,开窗户睡觉,为这个还得罪了丈母娘。杨太太被鼓励成了活泼的主妇,她的客厅很有点沙龙的意味,也像法国太太似的有人送花送糖,捧得她娇滴滴的。也有许多老爷,得空便告诉她,他们的太太怎样的不讲理。米先生从前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在自己家里得不到一点安慰,因此特别地喜欢同女太太们周旋,说说笑笑也是好的。就因为这个,杨太太总认为米先生是她让给敦凤的。

灯光下的杨太太,一张长脸,两块长胭脂从眼皮子一直抹到下颏,春风满面的,红红白白,笑得发花,眯细着媚眼,略有两根前刘海飘到眼睛里去;在家也披着一件假紫羔旧大衣,耸着肩膀,一手当胸扯住了大衣,防它滑下去,一手抓住郭凤的手,笑道:"嗳,表妹——嗳,米先生——好久不见了,好哇?"招呼米先生,双眼待看不看的,避着嫌疑;拉着敦凤,却又亲亲热热,把声音低了一低,再重复了一句"好么?"痴痴地用恋慕的眼光从头看到脚,就像敦凤这个人整个是她,一手造就的。敦凤就恨她这一点。

敦凤问道:"表哥在家么?" 杨太太细细叹了口 气道:"他有这样早回家来么?表妹你不知道,现在 我们这个家还像个家呀?"郭凤笑道:"也只有你们, 这些年了, 还像小两口子似的, 净吵嘴。"郭凤与米 先生第一次相见,就在杨家,男主人女主人那天也吵 嘴来着,非常洋派地,如同一对爱人。米先生在旁边, 吃了隔壁醋,有意地找着敦凤说话,引着杨太太吃醋, 未了又用他的汽车送了敦凤回家。就是这样开头 的……果真是为了这样细小的事开头的,那敦凤也不 能承认——太伤害了她的自尊心。要说与杨太太完全 无关罢,那也不对,郭风的妒忌向来不是没有根据的, 她相信。

她还记得那天晚上,围着这包铜边的皮面方桌打麻将,她是输不起的,可是装得很泰然。现在她阔了,尽管可以吝啬些;做穷亲戚,可得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大方。现在她阔了,杨家,像这艰难的时候多数的家庭,却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杨太太牌还是要打的,打牌的人却换了一批,不三不四的小伙子居多,敦凤简直看不入眼。其中一个,黑西装里连件背心都没有,

坐在杨太太背后,说:"杨伯母我去打电话,买肥皂要不要带你一个?"问了一遍,杨太太没理会,她大衣从肩上溜了下来了,他便伸出食指在她背上轻轻一划。她似乎不怕痒,觉也不觉得。他扭过身去吐痰,她却捏着一张牌,在他背上一路划下去,说道:"哪,划一道线——男女有别,啊!"

大家都笑了。杨太太一向伶牙俐齿,可是敦凤认为,从前在老爷太太丛中,因为大家都是正派人,只觉得她俏皮大胆;一样的话,说给这班人听,就显着下流。

隔壁房间里有人吹笛子。敦凤搭讪着走到门口张了一张,杨太太的女儿月娥,桌上摊了唱本,两手揿着,低着头小声唱戏,旁边有人伴奏。敦凤问杨太太:"月娥学的是昆曲吗?"

米先生也道:"听着幽雅得很!"杨太太笑道:"不久我们两个人要登台了,演《贩马记》,她去生,我去旦。"米先生笑道:

"杨太太的兴致还是一样的好!"杨太太道:"我不过夹在里面起哄罢了,他们昆曲研究会里一班小孩子们倒是很热心的。里头有王叔廷的小姐,还有顾宝生两个少爷——人太杂的话,我也不会让我们月娥参加的。"

牌桌上有人问:"杨伯母,你几个少爷小姐的名字都叫什么华什么华,怎么大小姐一个人叫月娥?"杨太太笑道:"因为她是中秋节生的。"亲戚们的生日敦凤记得最清楚,因为这些年来,越是没有钱,越怕在人前应酬得不周到,给人议论。

当下便道:"咦?月娥的生日是四月底呀!"杨太太格吱一笑,把大衣兜上肩来,脖子往里一缩,然后凑到敦凤跟前,蒙蒙地看着她,推心置腹地低声道:"下地是四月里,可是最起头有她这个人的影儿,是八月十五晚上。"众人都听见了,哄笑起来,抢着说:"杨伯母——""杨伯母——"敦凤觉得羞惭,为了她娘家的体面,不愿让米先生再往下听,忙道:"我上去看看老太太去,"点了个头就走。杨太太也点头道:"你们先上去,我一会儿也就来了。"

在楼梯上,敦凤走在前面,回过头来睃了米先生一眼,含笑把嘴一撇,想说,"亏你从前拿她当个活宝似的!"米先生始终带着矜持的微笑。杨太太几个孩子出现在楼梯口,齐声叫"表姑",就混过去了。

杨老太太爱干净,孩子们不大敢进房来,因此都 没有跟讲去。房间里有灰绿色的金属品写字台,金属 品圈椅, 金属品文件高柜, 冰箱, 电话: 因为杨家过 去的开诵的历史,连老太太也喜欢各色新颖的外国东 两,可是在那阴阴的,不开窗的空气里,依然觉得是 个老太太的房间。老太太的鸦片烟虽然戒掉了,还搭 着个烟铺。老太太躺在小花褥单上看报,棉袍衩里露 出肉紫色的绒线裤子,在脚踝上用带子—缚,成了扎 脚裤。她坐起来陪他们说话,自己把绒线裤脚扑一扯, 先带笑道歉道:"你看我弄成个什么样子!今年冷得 早,想做条丝棉裤罢,一条裤子跟一件旗袍一个价钱! 只好凑合着再说。"

米先生道:"我们那儿生一个炭盆子,到真冷的时候也还是不行。"敦凤道:"他劝我做件皮袍子。我

那儿倒有两件男人的旧皮袍子,想拿出来改改。"杨 老太太道:"那再好也没有了。

从前的料子只有比现在的结实考究。"敦凤道:" 就怕不够。"

杨老太太道:"男人的袍子大,还不够你改的么?"郭凤道:

"我那儿的两件,腰身特别地小。"杨老太太笑道:"是你自己的么?我还记得你从前扮了男装,戴一顶鸭舌帽子,拖一条大辫子,像个唱戏的。"敦凤道:"不,不是我自己的衣裳。"

她腆着粉白的鼓蓬蓬的脸,夷然微笑着,理直气 壮地有许多过去。

她的亡夫是瘦小的年青人,杨老太太知道她说的 是他的衣裳,米先生自然也知道,很觉得不愉快,立 起身来,背剪着手,看墙上的对联。门口一个小女孩 探头探脑,他便走过去,蹲下身来逗她玩。老太太问小孩:"怎么不知道叫人哪!

不认识吗?这是谁?"女孩子只是忸怩着。米先生心里想,除了叫他"米先生"之外也没有旁的称呼。老太太只管追问,连郭凤也跟着说:"叫人,我给你吃栗子!"米先生听着发烦,打断她道:"栗子呢?"敦凤从网袋里取出几颗栗子来,老太太在旁说道:"够了够了。"米先生道:"老太太不吃么?"敦凤忙道:"舅母是零食一概不吃的,我记得。"米先生还要让,杨老太太倒不好意思起来,说道:"别客气了,我是真的不吃。"

烟炕旁边一张茶几上正有一包栗子壳,老太太顺手便把一张报纸覆在上面遮没了。敦凤叹道:"现在的栗子花生都是论颗买的了!"杨老太太道:"贵了还又不好;名叫糖炒栗子,大约炒的时候也没有糖,所以今年的栗子特别地不甜。"敦凤也没听出话中的漏洞。

米先生问道:"您这儿户口糖拿过没有?"老太太道:"没有呀,今天报上也没有看见。定一份报,也就是为着看看户口米户口糖。我们家这些事呀,我不管,真就没人管!唉,没想到活到现在,来过这种日子!我要去算算流年了。"敦凤笑道:"我正要告诉舅母呢,前天我们一块儿出去,在马路上算了个命。"杨老太太道:"灵不灵呀?"敦凤笑道:"我们也是闹着玩,看他才五十块钱。"杨老太太道:"那真便宜了。他怎么说呢?"敦凤笑道:"说啊……"她望了望米先生,接下去道:"说我同他以后什么都顺心,说他还有十二年的阳寿。"

她欣欣然,仿佛是意外之喜,这十二年听在米先生耳里却有点异样,使他身上一阵寒冷。杨老太太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也有同样的感觉,深怪敦凤说话不检点了,连忙打岔道:"从前你常常去找的那个张铁口,现在听说红得很哪?"敦凤摇手道:

"现在不能找他了,特别挂号还挤不上去。"杨 老太太道:"现在也难得听见你说起算命了。有道是 '穷算命,富烧香!"说着,笑了起来。 这话敦凤不爱听,也不甚理会,只顾去注意米先生。米先生回到他座位上,走过炉台的时候看了看钟。 半旧式的钟,长方红皮匣子,暗金面,极细的长短针, 咝咝唆唆走着,也看不清楚是几点几分。敦凤知道他 又在惦记着他生病的妻。

杨老太太问米先生:"外国可也有算命的?"米 先生道:

"有的。也有根据时辰八字的,也有的用玻璃球,用纸牌。"敦凤又摇手道:"外国算命的我也找过,不灵!很出名的一个女的。还是那时候,死掉的那个天天同我吵。这一点倒给她看了出来:说我同我丈夫合不来。我说:"那怎么样呢? '她说:

'你把他带来,我劝劝他就好了。'这当不是笑话?家里多少人劝着不中用,给她一说就好了?我说:"不行嗳,我不能把他带来。他不同我好,怎么肯听我的话呢?'她说:"那么把他的朋友带一个来。'

可不是越说越离了谱子了?带他一个朋友来有什么 用?明明的是拉生意。后来我就没有再去。"

杨老太太听她一提起前夫又没个完,米先生显然是很难堪,两脚交叉坐在那里,两手扣在肚子上,抿紧了嘴,很勉强地微笑着。杨老太太便又打岔道:"你们说要换厨子,本来我们这里老王说有一个要荐给你们,现在老王自己也走了,跑单帮去了。"米先生道:"现在用人真难。"敦凤道:"那舅母这儿人不够用了罢?"杨老太太看了看门外无人,低声道:

"你不知道,我情愿少用个把人,不然,净够在牌桌旁边站着,伺候你表嫂拿东西的了!现在劈柴这些粗事我都交给看巷堂的,宁可多贴他几个钱。今天不知怎么让你表嫂知道了我们贴他的钱,马上就像个主人似的,支使他出去买香烟去了——你看这是不是……?"敦凤不由得笑了,问道:"表嫂现在请客打牌,还吃饭吃点心么?"杨老太太道:"哪儿供给得起?到吃饭的时候还不都回家去了!所以她现在这班人都是同巷堂的,就图他们这一点:好打发。"

老太太找出几件要卖的古董给米先生看,请他估价。又有一幅中堂,老太太扯着画卷的上端,米先生扯着下角,两人站着观看。敦凤坐在烟炕前的一张小凳上,抱着膝盖,胖胖的胳膊,胖胖的膝盖,自己觉得又变成个小孩子了,在大人之下,非常安乐。这世界在变,舅母卖东西过日子,表嫂将将就就的还在那里调情打牌,做她的阔少奶奶,可是也就惨了。只有敦凤她,经过了婚姻的冒险,又回到了可靠的人的手中,仿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米先生看画,说:"这一张何诗孙的,倒是靠得住,不过现在外头何诗孙的东西也很多……"老太太望着他,想道:

"股票公司里这样有地位的人,又这样有学问,新的旧的都来得,又知礼,体贴——真让敦凤嫁着了!敦凤这孩子,年纪也不小了,一点心眼儿都没有,说话之间净伤他的心!亏他,也就受着!现在不同了,男人就服这个!要是从前,那哪行?

可是敦凤,从前也不是没吃过男人的苦的,还这么得福不知!

米先生今年六十了罢?跟我同年。我就这么苦,拖着这一大家子人,媳妇不守妇道,把儿子怄得也不大来家了,什么都落在我身上,怎么能够像敦凤这样清清静静两口子住一幢小洋房就好了!我这么大年纪了,难道还有什么别的想头,不过图它个逍遥自在......

她卷起画幅,口中说道:"约了个书画商明天来, 先让米先生过目一下,这我就放心了。"虽然是很随 便的两句话,话音里有一种温柔托赖,却是很动人的。 米先生一生,从妇女那里没有得到多少慈悲,一点点 好意他就觉得了,他笑道:

"几时请老太太到我们那儿吃饭去,我那儿有几件小玩意儿,还值得一看。"老太太笑道:"天一冷,我就怕出门。"敦凤道:

"坐三轮车,反正快得很。等我们雇定了厨子, 我来接舅母。"

老太太口中答应着,心里又想,替我出三轮车钱,也是应该的;要是我自己来,总得有个人陪了来,多一个吃的,算起来也差不多。敦凤又道:"三轮车这样东西,还就只两个女人一块儿坐,还等样些。两个大男人并排坐着,不知怎么总显得傻头傻脑的。一男一女坐着,总有点难为情。"老太太也笑了,说:"要是个不相干的人一块儿坐着,的确有些不犯着。

像你同米先生,那有什么难为情?"敦凤道:"我总有点弄不惯。"她想着她自己如花似玉坐在米先生旁边,米先生除了戴眼镜这一项,整个地像个婴孩,小鼻子小眼睛的,仿佛不大能决定他是不是应当要哭。身上穿的西装,倒是腰板笔直,就像打了包的婴孩,也是直挺挺的。敦凤向米先生很快地睃了一眼,旋过头去。他连头带脸光光的,很齐整,像个三号配给面粉制的高桩馒头,郑重托在衬衫领上。她第一个丈夫纵有干般不是,至少在人前不使她羞于承认那是

她丈夫。他死的时候才二十五,窄窄的一张脸,眉清目秀的,笑起来一双眼睛不知有多坏!

米先生探身拿报纸,老太太递了过来,因搭讪道: "你们近来看了什么戏没有?有个《浮生六记》,我 孙女儿她们看了都说好,说里头有老法结婚,有趣得很。"敦凤摇头道:"我看过了,一点也不像!我们从前结婚哪里有这样的?"老太太道:"各处风俗不同。"敦凤道:"总也不能相差得太多!"老太太偷眼看米先生,米先生像是很无聊,拿着张报纸,上下一巷,又一折,折过来的时候,就在报纸头上看了看钟。敦凤冷冷地道:"不早了罢?

你要走你先走。"米先生微笑道:

"我不忙。等你一块儿走。"敦凤不言语了。然而他仍旧不时地看钟,她瞟瞟他,他又瞟瞟她。老太太心中纳罕,看他们神情有异,自己忖量着,若是个知趣的,就该借故走出房去,让他们把话说完了再回来,可是实在懒怠动,而且他们也活该,两口子成天

在一起,什么背人的话不好说,却到人家家里来眉来眼去的?

说起看戏,米先生就谈到外国的歌剧话剧,巴里岛上的跳舞。杨老太太道:"米先生到过的地方真多!" 米先生又谈到坎博地亚王国著名的神殿,地下铺着二尺厚的银砖,一座大佛,周身镀金,飘带上遍镶红蓝宝石。然而敦凤只是冷冷地朝他看,恨着他,因为他心心念念记挂着他太太,因为他与她同坐一辆三轮车是不够漂亮的。

米先生道:"那是从前,现在要旅行是不可能的了。"杨老太太道:"只要等仗打完了,你们去起来还不容易?"米先生笑道:"敦凤老早说定了,再去要带她一块去呢。"杨老太太道:"那她真高兴了!"敦凤叹了口冷气,道:"唉!将来的事情哪儿说得定?还得两个人都活着——"她也模糊地觉得,这句话是出口伤人,很有分量的,自己也有点发慌,又加了一句:"我意思说,也不知是你死还是我死……"她又想掩饰她自己,无味地笑了两声。

僵了一会,米先生站起来拿帽子,笑着说要走了。 老太太留他再坐一会,敦凤道:"他还要到别处去弯 一弯,让他先走一步罢。"

米先生去了之后,老太太问敦凤:"他现在上哪儿?"敦凤移到烟炕上来,紧挨着老太太坐下,低声道:"老太婆病了。

他去看看。"老太太道 :" 哦!什么病呢?"敦凤道 :" 医生还没有断定是不是气管炎。这两天他每天总要去一趟。"说到这里,她不由得鼓起脸来,两手搁在膝盖上,一手捏着拳头轻轻地捶,一手放平了前后推动,推着捶着,满腔幽怨的样子。

老太太笑道:"那你还不随他去了?反正知道他 是真心待你的。"敦凤忙道:"我当然是随他去。第一 我不是吃醋的人,而且对于他,根本也没有什么感 情。"老太太笑道:"你这是一时的气话罢?"敦凤愣 起了一双眼睛,她那粉馥馥肉奶奶的脸上,只有一双 眼睛是硬的,空心的,几乎是翻着白眼,然而她还是 微笑着的:"我的事,舅母还有不知道的?我是完全 为了生活。"老太太笑道:"那现在,到底是夫妻——" 敦凤着急道:"我同舅母是什么话都说得的:要是为 了要男人,也不会嫁给米先生了。"她把脸一红,再 坐近些,微笑小声道:

"其实我们真是难得的,隔几个月不知可有一次。"话说完了,她还两眼睁睁看定了对方,带着微笑。老太太一时也想不出适当的对答,只是微笑着。敦凤会出老太太的意思,又抢先说道:"当然夫妻的感情也不在乎那些,不过米先生这个人,实在是很难跟他发生感情的。"老太太道:"他待你真是不错了,我看你待他也不错。"敦凤道:"是呀,我为了自己,也得当心他呀,衣裳穿,脱,吃东西……总想把他喂得好好的,多活两年就好了。"自己说了笑话,自己笑了起来。老太太道:

"好在米先生身体结实,看着哪像六十岁的人?" 敦凤又道:

"先我告诉舅母那个马路上的算命的,当着他, 我只说了一半。 说他是商界的名人,说他命中不止一个太太。又说他今年要丧妻。"老太太道:"哦?

……那这个病,是好不了的了。"敦凤道:"唔。 当时我就问:可是我要死了?算命的说:不是你。

你以后只有好。"老太太道:"其实那个女人真是 死了也罢。"

敦凤低头捶看搓着膝盖,幽幽地笑道:"谁说不 是呢?"

老妈子进来回说:老虎灶上送了洗澡水来。老太太道:

"早上叫的水,到现在才送来!正赶着人家有客在这里!" 敦凤忙道:"舅母还拿我当客么?舅母尽管洗澡,我一个人坐一会儿。" 老虎灶上一个苍老的苦力挑了一担水,泼泼洒洒穿过这间房。老太太跟到浴

室里去,指挥他把水倒到浴缸里,又招呼他当心,别把扁担倚在大毛巾上碰脏了。

敦凤独自坐在房里,蓦地静了下来。隔壁人家的电话铃远远地在响,寂静中,就像在耳边:"噶儿铃……铃!"一遍又一遍,不知怎么老是没人接。就像有干言万语要说说不出,焦急、恳求、迫切的戏剧。敦凤无缘无故地为它所震动,想起米先生这两天神魂不定的情形。他的忧虑,她不懂得,也不要懂得。她站起身,两手交握着,自卫地瞪眼望着墙壁。"噶儿铃……铃!噶儿铃……铃!"电话还在响,渐渐凄凉起来。连这边的房屋也显得像个空房子了。

老太太押着挑水的一同出来,敦凤转过身来说: "隔壁的电话铃这边听得清清楚楚的。"老太太道: "这房子本来造得马虎,墙薄。"

老太太付水钱,预备好的一叠钞票放在炉台上,她把一张十元的后添给他作为酒钱,挑水的抹抹胡须上的鼻涕珠,谢了一声走了。老太太叹道:"现在这

时候,十块钱的酒钱,谁还谢呀?到底这人年高德劭。"敦凤也附和着笑了起来。

老太太进浴室去,关上门不久,杨太太上楼来了, 踏进房便问:"老太太在那儿洗澡么?" 敦凤点头说 是。杨太太道:

"我有一件玫瑰红绒线衫挂在门背后,我想把它 拿出来的,里头热气薰着,怕把颜色薰坏了。"她试 着推门,敦凤道:"恐怕上了闩了。" 杨太太在烟铺上 坐下了,把假紫羔大衣向上耸了一耸,裹得紧些,旁 边没有男人,她把她那些活泼全部收了起来。敦凤问 道:"打了几圈?怎么散得这样早?"杨太太道:"有 两个人有事先走了。"敦凤望着她笑道:"只有你,真 看得开,会消遣。"杨太太道:"谁都看不得我呢。其 实我打这个牌,能有多少输赢?像你表哥,现在他下 了班不回来,不管在哪儿罢,干坐着也得要钱哪!说 起来都是我害他在家里待不住。说起来这家里事无论 大小全亏了老太太。"她把身子向前探着,压低了声 音道:"现在的事,就靠老太太一天到晚嘀咕嘀咕省 两个钱,成吗?别瞧我就知道打牌,这巷堂里很有几 个做小生意发大财的人,买什么,带我们一个小股子,就值多了!"敦凤笑道:"那你这一向一定财气很好。"杨太太一仰身,两手撑在背后,冷笑道,"入股子也得要钱呀,钱又不归我管。我要是管事,有得跟她闹呢!不管又说我不管了!"

她突然跳起来,指着金属品的书桌圈椅,文件高柜,恨道:

"你看这个,这个,什么都霸在她房里!你看连 电话,冰箱......

我是不计较这些,不然哪——"

敦凤知道他们这里墙壁不厚,唯恐浴室里听得见,不敢顺着她说,得空便打岔道:"刚才楼底下,给月娥吹笛子的是个什么人?"杨太太道:"也是他们昆曲研究会里的。月娥这孩子就是'独'得厉害,她那些同学,倒还是同我说得来些。

我也敷衍着他们,几个小的功课赶不上,有他们给补补书,也省得请先生了。有许多事情帮着跑跑腿,家里佣人本来忙不过来——乐得的。可是有时候就多出些意想不到的麻烦。"她坐在床沿上,伛偻着身子,两肘撑着膝盖,脸缩在大衣领子里,把鼻子重重地嗅了一嗅,潇洒地笑道:"我自己说着笑话,桃花运还没走完呢!"

她静等敦凤发问,等了片刻,瞟了敦凤一眼。敦 凤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对杨太太这些事很感到兴趣 ,现 在她本身的情形与从前不同了,已是安然地结了婚, 对于婚姻外的关系不由地换了一副严厉的眼光。杨太 太空自有许多爱人,一不能结婚,二不能赡养,因此 敦凤把脸色正了一正,表示只有月娥的终身才有讨论 的价值,问道:"月娥可有了朋友了?"杨太太道: "我是不问她的事。我一有什么主张,她奶奶她爸爸 准就要反对。"敦凤道:"刚才那个人,我看不大好。" 杨太太道:"你说那个吹笛子的?那人是不相干的。" 然而敦凤是有"结婚错综"的女人,对于她,每一个 男人都是有可能性的,直到他证实了他没有可能性。 她执着地说:"我看那人不大好。

你觉得呢?"杨太太不耐烦,手捧着下巴,脚在地下拍了一下道:"那是个不相干的人。"敦凤道:"当然我看见他不过那么一下子工夫……好像有点油头滑脑的。"杨太太笑道:"我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相貌倒在其次,第一要靠得住,再要温存体贴,像米先生那样的。"敦凤一下子不做声了,脸却慢慢地红了起来。

杨太太伸出一只雪白的,冷香的手,握住敦凤的 手,笑道:"你这一向气色真好!......

像你现在这样,真可以说是合于理想了!"敦凤在杨太太面前,承认了自己的幸福,就是承认了杨太太的恩典,所以格外地要诉苦,便道:"你哪里知道我那些揪心的事!"杨太太笑道:"怎么了?"敦凤低下头去,一只手捏了拳头在膝盖上轻轻捶,一只放平了在膝盖上慢慢推,专心一致推着捶着,孩子气地鼓着嘴,说道:"老太婆病了。算命的说他今年要丧妻。你没看见他那失魂落魄的样子!"

杨太太半个脸埋在大衣里,单只露出一双眯嬉的 眼睛来,冷眼看着敦凤,心中想道:"做了个姨太太, 就是个姨太太样子!

口口声声'老太婆',就只差叫米先生'老头子' 了!"

杨太太笑道:"她死了不好吗?"她那轻薄的声口,敦凤听着又不愿意,回道:"哪个要她死?她又不碍着我什么!"杨太太道:"也是的。要我是你,我不跟他们争那些名分,钱抓在手里是真的。"敦凤叹道:"人家还当我拿了他多少钱哪!当然我知道,米先生将来他遗嘱上不会亏待我的,可是他不提,这些事我也不好提的——"杨太太张大了眼睛,代她发急道:

"你可以问他呀!"敦凤道:"那你想,他怎么会不多心呢?"杨太太怔了一会,又道:"你傻呀!钱从你手里过,你还不随时地积点下来?"敦凤道:"也要积得下来呀!现在这时候不比往年,男人们一天到晚也谈的是米的价钱,煤的价钱,大家都有数的。米

先生现在在公司里不过挂个名。等于告退了。家里开销,单只几个小孩子在内地,就可观了,说起来省着点也是应该的。可是家里用的都是老人,什么都还是老样。张妈下乡去一趟,花头就多了,说"太太,太太,问您要几个钱,买两匹布带回去送人。'回来的时候又给我们带了鸡来,鸡蛋喽,荞麦面,黏团子。不能白拿她的——简直应酬不起!

一来就打着个脸,往人跟前一站,'太太,太太'的。米先生也是的——一来就说:"你去问太太去! 他也是好意,要把好人给我做……"

杨太太觑眼望着敦凤,微笑听她重复着人家哪里的"太太,太太",心里想:"活脱是个姨太太!"

杨老太太洗了澡开门出来,唤老妈子进去擦澡盆,同时又问:"怎么闻见一股热呼呼的气味?不是在那儿烫衣裳罢?"

不等老妈子回答,她便匆匆地走到穿堂里察看, 果然楼梯口搭了个熨衣服的架子。老太太骂道:"谁 叫烫的?用过了头,剪了电,都是我一个人的事!难道我喜欢这样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时世不同了呀!"

正在嚷闹,米先生来了。敦凤在房里,从大开的房门里看见米先生走上楼梯,心里一阵欢喜,假装着诧异的样子,道:

"咦?你怎么又来了?"米先生微笑道:"我也是路过,想着来接你。"杨太太正从浴室里拿了绒线衫出来,手插在那绒线衫玫瑰红的袖子里,一甩一甩的,抽了敦凤两下,取笑道:"你瞧,你瞧,米先生有多好!多周到呀!雨淋淋的,还来接!"

米先生掸了一掸他身上的大衣,笑道:"现在雨倒是不下了。"

杨太太道:"再坐一会罢。难得来的。" 米先生脱了大衣坐下,杨太太斜眼瞅着他,慢吞吞笑道:"好吗,米先生?" 米先生很谨慎地笑道:"我还好,您

好啊?"杨太太叹息一声,答了个"好"字,只有出 的气没有入的气。

敦凤在旁边听着,心里嫌她装腔做势,又嫌米先 牛那过分小心的口吻,就像怕自己又多了心似的。她 想道:"老实同你说:她再什么些,也看不上你这老 头子!她真的同你有意思吗?"然而她对于杨太太, 一直到现在,背后提起来还是牙痒痒的,一半也是因 为没有新的妒忌的对象——对于"老太婆",倒不那 么恨——现在 她和杨太太和米先生三个人坐在一间 渐渐黑下去的房间里,她又翻尸倒骨把她那一点不成 形的三角恋爱的回忆重温了一遍。她是胜利的。虽然 算不得什么胜利,终究是胜利。她装得若无其事,端 起了茶碗。在寒冷的亲戚人家,捧了冷的茶。她看见 杯沿的胭脂渍,把茶杯转了一转,又有一个新月形的 红迹子。

她皱起了眉毛,她的高价的嘴唇膏是保证不落色的,一定是杨家的茶杯洗得不干净,也不知是谁喝过的。她再转过去,转到一块干净的地方,可是她始终并没有吃茶的意思。

杨老太太看见米先生来了,也防着杨太太要和他 搭讪,发落了烫衣服的老妈子,连忙就赶进房来。杨 太太也觉得了,露出不屑的笑容,把鼻子嗅了一嗅, 随随便便地站起来笑道:

"我去让他们弄点心,"便往外走,大衣披着当斗篷,斗篷底下显得很玲珑的两只小腿,一绞一绞,花摇柳颤地出去了。老太太怕她又借着这因头买上许多点心,也跟了出去,叫道:

"买点烘山芋,这两天山芋上市。"敦凤忙道: "舅母真的不要费事了,我们不饿。"

老太太也不理会。

婆媳两个立在楼梯口,打发了佣人出去买山芋,却又暗暗抱怨起来。老太太道:"敦凤这些地方向来是很留心的,吃人家两顿总像是不过意,还有时候带点点心来。现在她是不在乎这些了,想着我们也不在

乎了——"杨太太笑道:"阔人就是这个派头!不小 气,也就阔不了了。"

敦凤与米先生单独在房间里,不知为什么两人都有点窘。

敦凤虽是沉着脸,觉得自己一双眼睛弯弯地在脸上笑。米先生笑道:"怎么样?什么时候回去?"敦凤道:"回去还没有饭吃呢!——关照了阿妈,不在家吃饭。"说着,忍不住嘴边也露出了笑容,又道,"你怎么这么快,赶去又赶来了?"

米先生没来得及回答,杨老太太婆媳已经回到房中,大家说着话,吃着烘山芋。剩下两只,杨老太太吩咐佣人把最小的一个女孩叫了来,给她趁热吃。小女孩一进来便说:"奶奶快看,天上有个虹。"杨老太太把玻璃门开了一扇,众人立在阳台上去看。敦凤两手拢在袖子里,一阵哆嗦,道:"天晴了,更要冷了。现在不知有几度?"她走到炉台前面,炉台上的寒暑表,她做姑娘时候便熟悉的一件小摆设,是个绿玻璃

的小塔,太阳光照在上面,反映到沙发套子上绿莹莹的一块光。真的出了太阳了。

敦凤伸手拿起寒暑表,忽然听见隔壁房子里的电话铃又响了起来。"噶儿铃……铃!噶儿铃……铃!" 她关心地听着。

居然有人来接了——她心里倒是一宽。粗声大气的老妈子的喉咙,不耐烦的一声"喂?"切断了那边一次一次难以出口的恳求。然后一阵子哇啦哇啦,听不清楚了。敦凤站在那里,呆住了。回眼看到阳台上,看到米先生的背影,半秃的后脑勺与胖大的颈项连成一片;隔着个米先生,淡蓝的天上现出一段残虹,短而直,红,黄,紫,橙红。太阳照着阳台;水泥栏杆上的日色,迟重的金色,又是一刹那,又是迟迟的。

米先生仰脸看着虹,想起他的妻快死了,他一生的大部分也跟着死了。他和她共同生活里的悲伤气恼,都不算了。不算了。米先生看着虹,对于这世界他的爱不是爱而是疼惜。

敦凤自己穿上大衣,把米先生的一条围巾也给他送了出来,道:"围上罢。冷了。"一面说,一面抱歉地向她舅母她表嫂带笑看了一眼,仿佛是说:"我还不都是为了钱?我照应他,也是为我自己打算——反正我们大家心里明白。"

米先生围上围巾,笑道:"我们也可以走了罢? 吃也吃了,喝也喝了。"

他们告辞出来,走到巷堂里,过街楼底下,干地上不知谁放在那里一只小风炉,咕嘟咕嘟冒白烟,像个活的东西,在那空荡荡的巷堂里,猛一看,几乎要当它是只狗,或是个小孩。

出了巷堂,街上行人稀少,如同大清早上。这一带都是淡黄的粉墙,因为潮湿的缘故,发了黑。沿街种着小洋梧桐,一树的黄叶子,就像迎春花,正开得烂漫,一棵棵小黄树映着墨灰的墙,格外的鲜艳。叶子在树梢,眼看它招呀招的,一飞一个大弧线,抢在人前头,落地还飘得多远。

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然而敦凤与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踏着落花样的落叶一路行来,敦凤想着,经过邮政局对面,不要忘了告诉他关于那鹦哥。

## (一九四四年一月)

鸿 鸾 禧娄家姊妹俩,一个叫二乔,一个叫四美,到祥云时装公司去试衣服。后天他们大哥结婚,就是她们俩做傧相。二乔问伙计:"新娘子来了没有?"伙计答道:"来了,在里面小房间里。"四美拉着二乔道:"二姊你看挂在那边的那块黄的,斜条的。"二乔道:"黄的你已经有一件了。"四美笑道:"还不趁着这个机会多做两件,这两天爸爸总不好意思跟人发脾气。"两人走过去把那件衣料搓搓捏捏,问了价钱,又问可掉色。

二乔看了一看自己脚上的鞋,道:"不该穿这双 鞋来的。 待会儿试衣裳,高矮不对。"四美道:"后天你穿哪双鞋?"二乔道:"哪,就是同你一样的那双。玉清要穿平跟的,她比哥哥高,不能把他显得太矮了。"四美悄悄地道:"玉清那身个子……大哥没看见她脱了衣服是什么样子……"

两人一齐噗哧笑出声来。二乔一面笑,一面说: "嘘!嘘!"

回头张望着。四美又道:"她一个人简直硬得……简直'掷地作金石声!"二乔笑道:"这是你从哪里看来的?这样文绉绉。——真的,要不是一块儿试衣服,真还不晓得。可怜的哥哥,以后这一辈子……"四美笑弯了腰:"碰一碰,骨头克嚓嚓嚓响。跟她跳舞的时候大约听不见,让音乐盖住了。也奇怪,说瘦也不瘦,怎么一身的骨头?"二乔道:"骨头架子大。"四美道,"白倒挺白,就可惜是白骨。"二乔笑着打了她一下道:"何至于?…

…咳,可怜的哥哥,告诉他也没用,事到如今 了……" 四美道:"我看她总有三十岁。" 二乔道:"哥哥二十六,她也说是二十六。" 四美道:"要打听也容易。她底下还有那么些弟弟妹妹,她瞒了岁数,底下一个一个跟着瞒下来,年纪小的,推板几岁就看得出来。" 二乔做了个手势道:"一个一个跟着减,倒像把骨牌一个搭着一个,一推,泼哚泼哚一路往后倒。" 两人笑做一团。二乔又道:"顶小的,才生出来的,总没办法让他缩回肚里去。" 四美笑着,说道:"明儿我去问问我们学校里的棠倩梨倩,是玉清的表妹。" 二乔道:

"你跟棠倩梨倩很熟么?"四美道:"近来她们常常找着我说话。"二乔指着她道:"你要小心。大哥娶了玉清,我们家还有老三呢,怕是让她们看上了!也难怪她们眼热。不是我说,玉清哪一点配得上我们大哥?玉清那些亲戚,更惹不得,一个比一个穷!"

邱玉清背着镜子站立,回过头去看后影。玉清并不像两个小姑子说的那么不堪,至少,穿着长裙长袖的银白的嫁衣,这样严装起来,是很看得过去的,报

纸上广告里的所谓"高尚仕女";把二乔四美相形之下,显得像暴发户的小姐了。二乔四美的父亲虽是读书种子,是近年来方才"发迹"的。女儿的身体上留有一种新鲜的粗俗的喜悦。她们和玉清打了个招呼,把伙计轰了出去,就开始脱衣服,挣扎着把旗袍从头上褪下来,衬裙里看得出她们的赌气似的,鼓着嘴的乳。

玉清牵了牵裙子,问道:"你们看有什么要改的 地方么?"

二乔尽责任地看了一看,道:"很好嘛!"玉清还是不放心后面是否太长了,然而四美叫了起来,发现她自己那套礼服,上部的累丝纱和下面的乔琪纱裙是两种不同的粉红色。各人都觉得后天的婚礼中自己是最吃重的脚色,对于二乔四美,玉清是银幕上最后映出的雪白耀眼的"完"字,而她们是精采的下期佳片预告。

伙计进来了,二乔四美抱怨起来,伙计抚慰地这 里拎高一点,那里抹平下去,说:"没有错。尺寸都 有在这里;腰围一尺九,抬肩一尺二寸半,那一位是一尺二,没有错。颜色不对要换,可以可以!就这样罢,把上头的洗一洗,我们有种药水。颜色褪得不够呢,再把下面的染一染。可以可以!"

伙计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灰色爱国布长袍,小白脸上永远是滑笏的微笑,非常之耐烦,听他的口气决不会知道这里的礼服不过是临时租给这两个女人的。一个直条条的水仙花一般通灵的孩子,长大之后是怎样的一个人才,委实难于想象。

祥云公司的房屋是所谓宫殿式的,赤泥墙上凸出小金龙。

小房间壁上嵌着长条穿衣镜,四下里挂满了新娘的照片,不同的头脸笑嘻嘻由同一件出租的礼服里伸出来。朱红的小屋里有一种一视同仁的,无人性的喜气。

玉清移开了湖绿石鼓上乱堆着的旗袍,坐在石鼓上,身子向前倾,一手托着腮,抑郁地看着她的两个

女傧相。玉清非常小心不使她自己露出高兴的神气——为了出嫁而欢欣鼓舞,仿佛坐实了她是个老处女似的。玉清的脸光整坦荡,像一张新铺好的床;加上了忧愁的重压,就像有人一屁股在床上坐下了。

二乔问玉清:"东西买得差不多了么?"玉清皱眉道:"哪里!跑了一早上!现在买东西就是这样,稍微看得上眼的,价钱就可观得很。不买又不行,以后还得涨呢!"二乔伸手道:

"我看你买的衣料。"玉清递给她道:"这是搀丝的麻布。"二乔在纸包上挖了个小孔,把脸凑在上面,仿佛从孔里一吸便把里面的东西统统吸光,又像蚊子在鸡蛋上叮一口,立即散了黄;口中说道:"唔。花头不错。"四美道:"去年时行过一阵。"二乔道:"不过要褪色的。我有过一件,洗得不成样子了。"玉清红了脸,夺过纸包,道:"货色两样的。

一样的花头,便宜些的也有。我这人就是这样,那种不经穿,宁可不买!"

玉清还买了软缎绣花的睡衣,相配的绣花浴衣,织锦的丝棉浴衣,金织锦拖鞋,金珐琅粉镜,有拉链的鸡皮小粉镜;她认为一个女人一生就只有这一个任性的时候,不能不尽量使用她的权利,因此看见什么买什么,来不及地买,心里有一种决撒的,悲凉的感觉,所以她的办嫁妆的悲哀并不完全是装出来的。

然而婆家的人看着她实在是太浪费了。虽然她花的是自己的钱,两个小姑子仍然觉得气不愤。玉清家里是个凋落的大户,她父母给她凑了五万元的陪嫁,她现在把这笔款子统统花在自己身上了。二乔四美,还有三多(那是个小叔子),背地里都在议论。他们打听明白了,照中国的古礼,新房里一切的陈设,除掉一张床,应当全部由女方置办;外国风俗不同,但是女人除了带一笔钱过来之外,还得供给新屋里使用的一切毛巾桌布饭单床单。反正无论是新法老法,玉清的不负责总是不对的。公婆吃了亏不说话,间接吃了亏的小姑小叔可不那么有涵养。

二乔四美把玉清新买的东西检点一过,非但感到 一种切身的损害,即使纯粹以局外人的立场,看到这 样愚蠢的女人,这样会花钱而又不会用钱,也觉得无限的伤痛惋惜。

微笑还是微笑着的。二乔笑着问:"行过礼之后你穿那件玫瑰红旗袍,有鞋子配么?"

玉清道:"我没告诉你么?真烦死了,那颜色好难配。跑了多少家鞋店,绣花鞋只有大红粉红枣红。"四美道:"不用买了,我妈正在给你做呢,听说你买不到。"玉清道:"哟!那真是……而且,怎么来得及呢?"

四美道:"妈就是这个脾气!放着多少要紧事急等着没人管,她且去做鞋!这两天家里的事来得个多!"二乔觉得难为情——她母亲——来就使人难为情,在外人面前又还不能不替她辩护着,因道:"其实家里现放着个针线娘姨,叫她赶一双,也没有什么不行。妈就是这个脾气——哪怕做不好呢,她觉得也是她这一片心。"玉清觉得她也许应当被感动了,因而有点窘,再三地说:"那真是……那真是……"随即匆匆换了衣服,一个人先走,拖着疲倦的头发到理发

店去了。鬈发里感到雨天的疲倦——后天不要下雨才好。

娄太太一团高兴为媳妇做花鞋,还是因为眼前那些事她全都不在行——虽然经过二三十年的练习——至于贴鞋面,描花样,那是没出图的时候的日常功课。有机会躲到童年的回忆里去,是愉快的。其实连做鞋她也做得不甚好,可是现在的人不讲究那些了,也不会注意到,即使是粗针大线,尖口微向一边歪着,从前的姊妹们看了要笑掉牙的。

虽然做鞋的时候一样是紧皱着眉毛,满脸的不得已,似乎一家子人都看出了破绽,知道她在这里得到某种愉快,就都熬不得她。

她丈夫娄嚣伯照例从银行里回来得很晚,回来了,急等着娘姨替他放水洗澡,先换了拖鞋,靠在沙发上休息,翻翻旧的《老爷》杂志。美国人真会做广告。汽车顶上永远浮着那样轻巧的一片窝心的小白云。"四玫瑰"牌的威士忌,晶莹的黄酒,晶莹的玻璃杯搁在棕黄晶亮的桌上,旁边散置着几朵红玫瑰一

一一杯酒也弄得它那么典雅堂皇。 器伯伸手到沙发边的圆桌上去拿他的茶,一眼看见桌面的玻璃下压着的一只玫瑰红鞋面,平金的花朵在灯光下闪烁着,觉得他的书和他的财富突然打成一片了,有一种清华气象,是读书人的得志。 器伯在美国得过学位,是最道地的读书人,虽然他后来的得志与他的十年窗下并不相干。

另一只玫瑰红的鞋面还在娄太太手里。 器伯看见 了就忍不住说:"百忙里还有工夫去弄那个!不要去 做它好不好?"看见他太太就可以一连串地这样说下 去:"头发不要剪成鸭屁股式好不好?图省事不如把 头发剃了!不要穿雪青的袜子好不好?不要把袜子卷 到膝盖底下好不好?旗袍衩里不要露出—截里华丝 葛裤子好不好?"佳躁的,但仍然是商量的口吻,因 为器伯是出名的好丈夫。除了他,没有谁能够凭媒婆 娶到娄太太那样的女人,出洋回国之后还跟她牛了四 个孩子,三十年如一日。娄太太戴眼镜,八字眉皱成 人字, 团白脸, 像小孩子学大人的样捏成的汤团, 搓 来搓去,搓得不成模样,手堂心的灰揉进而粉里去, 成为较复杂的白了。

娄嚣伯也是戴眼镜,团白脸,和他太太恰恰相反,是个极能干的人,最会敷衍应酬。他个子很高,虽然穿的是西装,却使人联想到"长袖善舞",他的应酬实际上就是一种舞蹈,使观众眩晕呕吐的一种团团转的,颠着脚尖的舞蹈。

娄先生娄太太这样错配了夫妻,多少人都替娄先 生不平。

这,娄太太也知道,因为生气的缘故,背地里尽管有容让,当着人故意要欺凌娄先生,表示娄先生对于她是又爱又怕的,并不如外人所说的那样。这时候,因为房间里有两个娘姨在那里包喜封,娄太太受不了老爷的一句话,立即放下脸来道:

"我做我的鞋,又碍着你什么?也是好管闲事!"

器伯没往下说了,当着人,他向来是让她三分。 她平白地要把一个泼悍的名声传扬出去,也自由她; 他反正已经牺牲了这许多了,索性好丈夫做到底。然 而今天他有点不耐烦,杂志上光滑华美的广告和眼面前的财富截然分为两起,书上归书上,家归家。他心里对他太太说:"不要这样蠢相好不好?"

仍然是焦躁的商量。娘姨请他去洗澡,他站起身来,身上的杂志扑通滚下地去,他也不去拾它就走了。

娄太太也觉得嚣伯是生了气。都是因为旁边有人,她要面子,这才得罪了她丈夫。她向来多嫌着旁边的人的存在的,心里也未尝不明白,若是旁边关心的人都死绝了,左邻右舍空空地单剩下她和她丈夫,她丈夫也不会再理她了;做一个尽责的丈夫给谁看呢?她知道她应当感谢旁边的人,因而更恨他们了。

钟敲了九点。二乔四美骑着自行车回来了。先到她们哥嫂的新屋里去帮着布置房间,把亲友的贺礼带了去,有两只手帕花篮依旧给带了回来,玉清嫌那格子花洋纱手帕不大方,手帕花篮毛巾花篮这样东西根本就俗气,新屋里地方又小,放在那儿没法子不让人看见。正说着,又有人送了两只手帕花篮来,娄太太和两个女儿乱着打发赏钱。娄太太那只平金鞋面还舍

不得撒手,吊着根线,一根针别在大襟上。四美见了,忽然想起来告诉她:"妈,鞋不用做了,玉清已经买到了。"娄太太也听了出来,女儿很随便的两句话里有一种愉快的报复性质。娄太太也做出毫不介意的样子,说了一声:"哦,买到了?"就把针上穿的线给褪了下来,把那只鞋口没滚完的鞋面也压在桌面的玻璃下。

又发现有个生疏的朋友送了礼来而没给他请帖,还得补一份帖子去。娄太太叫娘姨去看看大少爷回来了没有,娘姨说回来了,娄太太唤了他来写帖子。大陆比他爸爸矮一个头,一张甜净的小脸,招风耳朵,生得像《白雪公主》里的哑子,可是话倒是很多,来了就报帐。

他自己也很诧异,组织一个小家庭要那么些钱。 在朋友家里分租下两间房,地板上要打蜡,澡盆里要 去垢粉,朝西的窗户要竹帘子,窗帘之外还要防空幕, 颜色不能和地毯椅套子犯冲;灯要灯罩灯泡,打牌要 另外的桌子桌布灯泡——玉清这些事她全懂——两 间房加上厨房,一间房里就得备下一只钟,如果要过 清白认真的生活。大陆花他父母几个钱也觉得于心无愧,因为他娶的不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玉清的长处在给人一种高贵的感觉。她把每一个人里面最上等的成分吸引了出来。像他爸爸,一看见玉清就不由地要畅论时局最近的动向,接连说上一两个钟头,然后背过脸来向大家夸赞玉清,说难得看见她这样有学问有见识的女人。

小夫妇两个都是有见识的,买东西先拣琐碎的买,要紧的放在最后,钱用完了再去要——譬如说,床总不能不买的。

娄太太叫了起来道:"瞧你这孩子这么没算计!" 心疼儿子,又心疼钱,心里一阵温柔的牵痛,就说: "把我那张床给了你罢,我用你那张小床行了。" 二 乔三多四美齐声反对道:"那不好,妈屋里本来并排 放着两张双人床,忽然之间去了一张,换上只小床, 这两天来的客又多,让人看着说娶了媳妇把一份家都 拆得七零八落,算什么呢?爸爸第一个要面子。"

正说着,器伯披着浴衣走了出来,手里拿着雾气 腾腾的眼镜,眼镜脚指着娄太太道:"你们就是这样! 总要弄得临时急了乱抓!去年我看见拍卖行里有全堂 的柚木家具,我说买了给大陆娶亲的时候用——那时 候不听我的话!"大陆笑了起来道:"那时候我还没认 识玉清呢。"器伯瞪了他一眼,自己觉得眼神不足, 戴上眼镜再去瞪他。娄太太深恐他父子闹意见,连忙 说道:"真的,当初懊悔没置下。其实大陆迟早要结 婚的,置下了总没错。" 器伯把下巴往前一伸,道: "这些事全要我管!你是干什么的?家里小孩子写个 请假条子也得我动手!"这两句话本身并没多大关系, 可是娄太太知道器伯在亲戚面前,不止一次了,已经 说过同样的抱怨的话,娄太太自己也觉得她委屈了她 丈夫,自己心里那一份委屈,却是没处可说的。这时 候一口气冲了上来,待要堵他两句:"家里待亏了你 你就别回来!还不是你在外头有了别的女人了,回来 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滥找碴子!" 再一想,眼 看着就要做婆婆了......话到口边又咽了下去:挺胸凸 肚,咚咚咚大步走到浴室里,大声漱口,呱呱漱着, 把水在喉咙里汩汩盘来盘去, 呸地叶了出来。娄太太 每逢生气要哭的时候,就逃避到粗豪里去,一下子把什么都甩开了。

浴室外面父子俩在那里继续说话。 器伯还带着挑战的口吻,问大陆:"刚才送礼来的是个什么人?我不认识的么?"大陆道:"也是我们行里的职员。" 器伯诧异道:"行里的职员大家凑了公份儿,偏他又出头露面地送起礼来,还得给他请帖!

是你的酒肉朋友罢?"大陆解释道:"他是会计股里的,是冯先生的私人。"器伯方才换了一副声口,和大陆一递一声谈到冯先生,小报上怎样和冯先生开了个玩笑。

他们父子总是父子,娄太太觉得孤凄。娄家一家大小,漂亮,要强的,她心爱的人,她丈夫,她孩子,联了帮时时刻刻想尽办法试验她,一次一次重新发现她的不够。她丈夫从前穷的时候就爱面子,好应酬,把她放在各种为难的情形下,一次又一次发现她的不够。后来家道兴隆,照说应当过两天顺心的日子了,没想到场面一大,她更发现她的不够。

然而,叫她去过另一种日子,没有机会穿戴齐整, 拜客,回拜,她又会不快乐,若有所失。繁荣,气恼, 为难,这是生命。娄太太又感到一阵温柔的牵痛。站 在脸盆前面,对着镜子,她觉得痒痒地有点小东西落 到眼镜的边缘,以为是泪珠,把手帕裹在指尖,伸进 去揩抹,却原来是个扑灯的小青虫。娄太太除下眼镜, 看了又看,眼皮翻过来检视,疑惑小虫子可曾钻了进 去;凑到镜子跟前,几乎把脸贴在镜子上,一片无垠 的团白的腮颊;自己看着自己,没有表情——她的伤 悲是对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两道眉毛紧紧皱着,永远 皱着,表示的只是"麻烦!麻烦!"而不是伤悲。

夫妻俩虽然小小地怄了点气,第二天发生了意外的事,太太还是打电话到嚣伯办公室里同他讨主意。原先请的证婚人是退职的交通部长,虽然不做官了,还是神出鬼没,像一切的官,也没打个招呼,悄然离开上海了。娄嚣伯一时想不出别的相当的人,叫他太太去找一个姓李的,一个医院院长,也是个小名流。娄太太冒雨坐车前去,一到李家,先把洋伞撑开了放

在客厅里的地毯上,脱下天蓝色的雨衣,拎着领子一抖,然后掏出手帕来擦干皮大衣上溅的水。皮大衣没扣纽子,豪爽地一路敞下去,下面拍开八字脚。她手拿雨衣,四下里看了一看,依然把雨衣湿漉漉地放在沙发上,自己也坐下来了。李医生没在家,李太太出来招待。

娄太太送过去一张"娄嚣伯"的名片,说道:"嚣 伯同李医生是很熟的朋友。"李太太是广东人,只能 说不多的几句牛硬的国语,对于一切似乎都不大清 楚。幸而娄太太对于嚣伯的声名地位有绝对的自信, 因之依旧态度白若,说明来意。李太太道:"待会儿 我告诉他,让他打电话来给您回信。"娄太太又递了 两筒茶叶过来,李太太极力推让,娄太太一定要她收 下,末了李太太收下了,态度却变得冷淡起来,娄太 太觉得这一次她又做错了事,然而,被三十年间无数 的失败支持着,她什么也不怕,屹然坐在那里。坐到 该走的时候,站起来穿雨衣告别,到门口方才发觉一 把雨伞丢在里面,再进来拿,又向李太太点一点头, 像"石点头"

似的有分量,有保留,像是知道人们决受不了她 的鞠躬的。

可是娄太太心里到底有点发慌,没走到门口先把 洋伞撑了起来,出房门的时候,过不去,又合上了伞, 重新洒了一地的雨。

李院长后来打电话来,答应做证婚人。

结婚那天还下雨,娄家先是发愁,怕客人来得太 少,但那是过虑,因为现在这年头,送了礼的人决不 肯不来吃他们一顿。下午三时行礼,,二时半,礼,堂里 已经有好些人在,自然而然地分做两起,男家的客在 一边,女家的又在一边,大家微笑,嘁喳,轻手轻脚 走动着,也有拉开椅子坐下的。广大的厅堂里立着朱 红大柱,盘着青绿的龙;黑玻璃的墙,黑玻璃壁龛里 坐着的小金佛,外国老太太的东方,全部在这里了。 其间更有无边无际的暗花北京地毯,脚踩上去,虚飘 飘地踩不到花,像隔了一层什么。整个的花团锦簇的 大房间是一个玻璃球,球心有五彩的碎花图案。客人 们都是小心翼翼顺着球面爬行的苍蝇,无法爬进去。

也有两个不甘心这么悄悄地在玻璃球外面搓手 搓脚逗留一回算数的,要设法走入那豪华的中心。 玉 清有五个表妹,都由他们母亲率领着来了。大的二的, 都是好姑娘,但是岁数大了,自己着急,势不能安分 了。二小姐梨倩,新做了一件得意的青旗袍,没想到 下了两天雨,天气暴冷,饭店里又还没到烧水汀的季 节,使她没法脱下她的旧大衣,并不是受不了冷,是 受不了人们的关切的询问:"不冷么?" 梨倩天牛是 一个不幸的人,虽然来得很早,不知怎么没找到座位。 她倚着柱子站立——她喜欢这样 她的苍白倦怠的脸 是一种挑战,仿佛在说:"我是厌世的,所以连你我 也讨厌——你讨厌我么?" 末了出其不意那一转 ,特 别富于挑拨性。

她姊姊棠倩没有她高,而且脸比她圆,因此粗看倒比她年青。棠倩是活泼的,活泼了这些年还没嫁掉,使她丧失了自尊心。她的圆圆的小灵魂破裂了,补上了白瓷,眼白是白瓷,白牙也是白瓷,微微凸出,硬冷,雪白,无情,但仍然笑着,而且更活泼了。老远看见一个表嫂,她便站起来招呼,叫她过来坐,把位

子让给她,自己坐在扶手上,指指点点,说说笑笑,悄悄地问,门口立着的那招待员可是新郎的弟弟。后来听说是娄嚣伯银行里的下属,便失去了兴趣。后来来了更多的亲戚,她一个一个寒暄,亲热地拉着手。棠倩的带笑的声音里仿佛也生着牙齿,一起头的时候像是开玩笑地轻轻咬着你,咬到后来就疼痛难熬。

乐队奏起结婚进行曲,新郎新娘男女傧相的辉煌的行列徐徐进来了。在那一刹那的屏息的期待中有一种善意的,诗意的感觉;粉红的,淡黄的女傧相像破晓的云,黑色礼服的男子们像云霞里慢慢飞着的燕的黑影,半闭着眼睛的白色的新娘像复活的清晨还没醒过来的尸首,有一种收敛的光。这一切都跟着高升发扬的音乐一齐来了。

然而新郎新娘立定之后,证婚人致词了:"兄弟。 今天。

非常。荣幸。"空气立刻两样了。证婚人说到旧道德,新思潮,国民的责任,希望贤伉俪以后努力制造小国民。大家哈哈笑起来。接着是介绍人致词。介

绍人不必像证婚人那样地维持他的尊严,更可以自由发挥。中心思想是:这里的一男一女待会儿要在一起睡觉了。趁现在尽量看看他们罢,待会儿是不许人看的。演说的人苦于不能直接表现他的中心思想,幸而听众是懂得的,因此也知道笑。可是演说毕竟太长了,听到后来就很少有人发笑。

乐队又奏起进行曲。新娘出去的时候,白礼服似 乎破旧了些,脸色也旧了。

宾客呐喊着,把红绿纸屑向他们掷去。后面的人抛了前面的人一身一头的纸屑。行礼的时候棠倩一眼不霎看着做男傧相的娄三多,新郎的弟弟,此刻便发出一声快乐的,撒野的叫声,把整个纸袋的红绿屑脱手向他丢去。

新郎新娘男女傧相去拍照。贺客到隔壁房里用茶点。棠倩非常活泼地,梨倩则是冷漠地,吃着蛋糕。

吃了一半,新郎新娘回来了,乐队重新奏乐,新郎新娘第一个领头下池子跳舞。这时候是年青人的世

界了,不跳舞的也围拢来看。上年纪的太太们悄悄站到后面去,带着慎重的微笑,仿佛虽然被挤到注意力的圈子外,她们还是有一种消极的重要性,像画卷上端端正正打的图章,少了它就不上品。

没有人请棠倩梨倩姊妹跳舞。棠倩仍旧一直笑着,嘴里仿佛嵌了一大块白瓷,闭不上。

棠倩梨倩考虑着应当不应当早一点走,趁着人还没散,留下一个惊鸿一瞥的印象,好让人打听那穿蓝的姑娘是谁。正要走,她们那张桌子上来了个熟识的女太太,向她们母亲抱怨道:"这儿也不知是谁管事!我们那边桌上简直什么都没有——照理每张桌上应当派个人负责看着一点才好!"母亲连忙让她吃茶,她就坐下了,不是活泼地,也不是冷漠地,而是毫无感情地大吃起来。棠倩梨倩无法表示她们的鄙夷,唯有催促母亲快走。

看准了三多立在娄太太身边的时候,她们上前向娄太太告辞。娄太太的困惑,就像是新换了一副眼镜, 认不清楚她们是谁,乃至认清了,也只皱着眉头说了 一句:"怎么不多坐一会儿?"娄太太今天忙来忙去, 觉得她更可以在人丛里理直气壮地皱着眉了。

因为娄家是绝对的新派,晚上吃酒只有几个至亲在座,也没有闹房。次日新夫妇回家来与公婆一同吃午饭,新娘的父母弟妹也来了,拍的照片已经拿了样子来。玉清单独拍的一张,她立在那里,白礼服平扁浆硬,身子向前倾而不跌倒,像背后撑着纸板的纸洋娃娃。和大陆一同拍的那张,她把障纱拉下来罩在脸上,面目模糊,照片上仿佛无意中拍进去一个冤鬼的影子。玉清很不满意,决定以后再租了礼服重拍。

饭后,器伯和他自己讨论国际问题,说到风云变色之际,站起来打手势,拍桌子。娄太太和亲家太太和媳妇并排坐在沙发上,平静地伸出两腿,看着自己的雪青的袜子,卷到膝盖底下。后来她注意到大家都不在那里听,却把结婚照片传观不已,偶尔还偏过头去打个呵欠。娄太太突然感到一阵厌恶,也不知道是对她丈夫的厌恶,还是对于在旁看他们做夫妻的人们的厌恶。

亲家太太抽香烟,娄太太伸手去拿洋火,正午的 太阳照到玻璃桌面上,玻璃底下压着的玫瑰红平金鞋 面亮得耀眼。娄太太的心与手在那片光上停留了一 下。忽然想起她小时候,站在大门口看人家迎亲,花 轿前呜哩呜哩,回环的,蛮性的吹打,把新娘的哭声 压了下去:锣敲得震心:烈日下,花轿的彩穗一排湖 绿,一排粉红,一排大红,一排排白归白波动着,使 人头昏而又有正午的清醒白醒,像端午节的雄黄酒。 轿夫在绣花袄底下露出打补丁的蓝布短裤,上面伸出 黄而细的脖子, 汗水晶莹, 如同坛子里探出头来的肉 中。轿夫与吹鼓手成行走过,一路是华美的摇摆。看 热闹的人和他们合为一体了,大家都被在他们之外的 一种广大的喜悦所震慑,心里摇摇无主起来。

隔了这些年娄太太还记得,虽然她自己已经结了婚,而且大儿子也结婚了——她很应当知道结婚并不是那回事。那天她所看见的结婚有一种一贯的感觉,而她儿子的喜事是小片小片的,不知为什么。

她丈夫忽然停止时事的检讨,一只手肘抵在炉台上,斜着眼看他的媳妇,用最潇洒,最科学的新派爸爸的口吻问道:

"结了婚觉得怎么样?还喜欢么?"

玉清略略踌躇了一下,也放出极其大方的神气, 答道:

"很好。"说过之后脸上方才微微红起来。

一屋子人全笑了,可是笑得有点心不定,不知道 应当不应当笑。娄太太只知道丈夫说了笑话,而没听 清楚,因此笑得最响。

(一九四四年五月)

相 见 欢 "表姐。"

"嗳 , 表姐。"

两人同年,相差的月份又少,所以客气,互相称 表姐。

女儿回娘家,也上前叫声"表姑"。

荀太太忙笑应道:"嗳,苑梅。"荀太太到上海来 发胖了,织锦缎丝棉袍穿在身上一匝一匝的,像盘着 条彩鳞大蟒蛇;两手交握着,走路略向两边一歪一歪, 换了别人就是鹅行鸭步,是她,就是个鸳鸯。她梳髻, 漆黑的头发生得稍低,浓重的长眉,双眼皮,鹅蛋脸 红红的,像咸鸭蛋壳里透出蛋黄的红影子。

问了好,伍太太又道:"绍甫好?祖志祖怡有信来?"

他们有一儿一女在北京,只带了个小儿子到上海来。

荀太太也问苑梅的弟妹可有信来,都在美国留学。他们的父亲也不在上海,战后香港畸形繁荣,因为闹共产党,敏感的商人都往香港发展,伍先生的企

业公司也搬了去了。政治地缘的分居,对于旧式婚姻夫妇不睦的是一种便利,正如战时重庆与沦陷区。他带了别的女人去的——是他的女秘书,跟了他了,儿子都有了——荀太太就没提起他。

新近他们女婿也出国深造了,所以苑梅回来多住些时,陪陪母亲。丈夫弟妹全都走了,她不免有落寞之感。这些年青人本来就不爱说话——五十年代"沉默的一代"的先驱。所以荀太太除了笑问一声"子范好?"也不去找话跟她说。

表姊妹俩一坐下来就来不及地唧唧哝哝,吃吃笑着,因为小时候惯常这样,出了嫁更不得不小声说话,搬是非的人多。直到现在伍太太一个人住着偌大房子,也还是像唯恐隔墙有耳。

"表姐新烫了头发。"荀太太的一口京片子还是那么清脆,更增加了少女时代的幻觉。

"看这些白头发。"伍太太有点不好意思似地噗嗤一笑,别过头去抚着脑后的短卷发。

"我也有呵, 表姐!"

"不看见\*獱!" 伍太太戴眼镜,凑近前来细看。

"我也看不见\*獱!"

两人互相检验,像在头上捉虱子,偶尔有一两次发现一根半根,轻轻地一声尖叫:"别动!"然后嗤笑着仔细拨开拔去。荀太太慢吞吞的,她习惯了做什么都特别慢,出于自卫。

如果很快地把你名下的家务做完了,就又有别的派下来,再不然就给人看见你闲坐着。

伍太太笑道:"看我这头发稀了,从前嫌太多, 打根大辫子那么粗,蠢相,想剪掉一股子,说不能剪, 剪了头发要生气的,会掉光的。

伍太太从前是个丑小鸭,遗传的近视眼——苑梅 就不肯戴眼镜。现在的人戴不戴还没有关系,眼镜与 前刘海势不两立,从前兴来兴去都是人字式两撇刘海,一字式盖过眉毛的刘海,歪桃刘海,模云度岭式的横刘海。"丰容盛裘",架上副小圆桃眼镜傻头傻脑的。

荀太太笑道:"那阵子兴松辫子,前头不知怎么挑散了卷着披着,三舅奶奶家有个走梳头的会梳,那 天我去刚巧赶上了,给梳辫子,第二天到田家吃喜酒。 回来只好趴在桌上睡了一晚上,没上床,不然头发乱了,白梳了。"

也是西方的影响,不过当时剪发烫发是不可想象的事,要把直头发梳成鬈发堆在额上,确实不容易。 辫根也扎紧了,盖住一部分颈项与耳朵。其实在民初 有些女学生女教师之间已经流行了,青楼中人也有模 仿的。她们是家里守旧,只在香烟画片上看见过。

"在田家吃喜酒,你说老想打呵欠,憋得眼泪都 出来了。

笑死了! "伍太太说。

苑梅在一旁微笑听着,像听讲古一样。

伍太太又道:"我也想把头发留长了梳头。"

荀太太笑道:"梳头要有个老妈子会梳就好了。 自己梳,胳膊老这么举着往后别着,疼!我这肩膀, 本来就筋骨疼,在他们家抬箱子抬的,扭了肩膀。" 说着声音一低,凑近前来,就像还有被人偷听了去的 危险。

"嗳,'大少奶奶帮着抬'," 伍太太皱着眉笑, 学着荀老太太轻描淡写若无其事的口吻。

"可不是。看这肩膀——都塌了!"把一只肩膀送上去给她看。原是"美人肩"——削肩,不过做惯粗活,肌肉发达,倒像当时正流行的坡斜的肩垫,位置特低。内伤是看不出来,发得厉害的时候就去找推拿的。

"也只有他们家——!"伍太太龇牙咧嘴做了个鬼脸。

"他们荀家就是这样。"荀太太眼睁睁望着她微笑,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就仿佛是第一次告诉她这秘密。

"做饭也是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做的菜好\*獱!"

"谁会?说'看看就会了'。"又像是第一次含笑 低声吐露,"做得不对,骂!"

"你没来是谁做?"

荀太太收了笑容,声音重浊起来。"还不就是老李。"是个女佣,没有厨子——贫穷的征象。

两人都沉默了一会。

女佣泡了茶来。

"表姐抽烟。"

伍太太自己不吸。荀太太曾经解释过,是"坐马桶薰的慌",才抽上的。当然那是嫁到北京以后,没有抽水马桶。

荀太太点上烟,下颏一扬道:"我就恨他们家客厅那红木家具,都是些爪子——"开始是撒娇抱怨的口吻,腻声拖得老长,"爪子还非得擦亮它,蹲在地下擦皮鞋似的,一个得擦半天。"显然有一次来了客不及走避,蹲着或是趴在地下被人看见了。说到这里声音里有极深的羞窘与一种污秽的感觉。

"嗳,北京都兴有那么一套家具,摆的都是古董。"

"他们家那些臭规矩!"

"你们老太太,对我大概算是了不得了,我去了总是在你屋里,叫你陪着我。开饭也在你屋里,你一个人陪着吃。有时候绍甫进来一会子又出去了,倔倔的。"

她们俩都笑了。那时候伍太太还没出嫁,跟着哥哥嫂子到北京玩,到荀家去看她。绍甫是已经见过的,新娘子回门的时候一同到上海去过,黑黑的小胖子,长得愣头愣脑,还很自负,脾气挺大。伍太太实在替她不平。这么些亲戚故旧,偏把她给了荀家。直到现在,苑梅有一次背后说她的脸还是漂亮,伍太太还气愤地说:"你没看见她从前眼睛多么亮,还有种调皮的神气。一嫁过去眼睛都呆了。整个一个人呆了。"

说着眼圈一红,嗓子都硬了。

荀太太探身去弹烟灰,若有所思,侧过一只脚,注视着脚上的杏黄皮鞋,男式系鞋带,鞋面上有几条细白痕子。"猫抓的,"她微笑着解释,一半自言自语。 "搁在床底下,房东太太的猫进来了。"

吸了口烟,因又笑道:"我们老太爷死的时候, 叫我们给他穿衣裳。"她只加深了嘴角的笑意代替扮鬼脸。"她怕,"她轻声说。当然还是指她婆婆。 "老伴一断气就碰都不敢碰。他们家规矩这么大,公公媳妇赤身露体的,这倒又不忌讳了?"伍太太带笑横眉咕哝了一声,"那还要替他抹身?"

"杠房的人给抹身,我们就光给穿衬里衣裳。寿衣还没做,打绍甫,怪他不提早着点。"又悄悄地笑道:"我不知道,我跟二少奶奶到瑞蚨祥去买衣料做寿衣,回来绍甫也没告诉我。"

"绍甫就是这样。"伍太太微笑着,说了之后沉默片刻,又笑道:"绍甫现在好多了。"

荀太太先没接口,顿了顿方笑道:"绍甫我就恨他那时候日本人来——"他在南京故宫博物院做事, 打起仗来跟着撤退,她正带着孩子们回娘家,在上海。 "他把他们的古董都装箱子带走了,把我的东西全美

了。我的相片全丢了,还有衣裳,皮子,都没了。"

"嗳,从前的相片就是这样,丢了就没了。"伍 太太虽然自己年青的时候没有漂亮过,也能了解美人 迟暮的心情。 "可不是,丢了就没了。"

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北京去。重庆生活程度高,小公务员无法接家眷,抗战八年,胜利后等船又等了一年。那时候他不知怎么又闹意见赌气不干了,幸而有个朋友替他在上海一个大学图书馆找了个事,他回北京去接了她出来。

她跟伍太太也是久别重逢。伍太太现在又是一个人,十分清闲,常找她来,其实还可以找得勤些,住得又近,但是打电话去,荀太太在电话上总有点模糊,说什么都含笑答应着,使人不大确定她听明白了没有。派人送信,又要她给钱。

她不愿让底下人看不起她穷亲戚,总是给得太多。寄信去吧,又有点不甘心,好容易又都住上海了,还要写信。这次收到回信,信封上多贴了一张邮票,伍太太有啼笑皆非之感。

她连邮局也要给双倍。

先在虹口租了间房,有老鼠,把祖铭的手指头都咬破了。

米面口袋都得悬空吊着,不然给咬了个窟窿,全漏光了。

"现在搬的这地方好 ," 荀太太常说。

上次苑梅到同学家去,伍太太叫她顺便弯到荀家 去送个信,也是免得让荀太太又给酒钱。是个阴暗的 老洋房,他们住在二楼近楼梯口,四面的房门,不大, 一只两屉桌,一只五斗橱,隔开一张双人木床与小铁 床。锅镬砧板摆了一桌子,小煤球炉子在房门外。荀 太太笑嘻嘻迎接着,态度非常大方自然,也没张罗茶 水,就像这是学生宿舍。

就她一个人在家。祖铭进中学,十四岁了,比他 爸爸还要高,爱打篮球。荀太太常说他去看球赛了。 "他们有了两个孩子之后不想要了,祖铭是个漏 网之鱼。

有天不知怎么没用药——是一种牙膏似地挤出来,"伍太太有一次笑着轻声告诉苑梅。

漏网之鱼倒已经这么大了。怎么能跟父母住一间房,多么不便。苑梅这么一想,马上觉得不应该,虽说久别胜新婚,人家年纪不轻了,怎么想到这上头去。子范刚走,难道倒已经心理不正常起来了?现代心理学的皮毛她很知道一些,就是不用功。所以她父亲就气她不肯念书——就喜欢她一个人,这样使他失望,中学毕业就跟一个同学的哥哥结婚了,家里非常反对。她从小家里有钱,所以不重视钱,现在可受别了。

要跟子范一块去是免开尊口,他去已经是个意外的机会。

她是感染了战后美国的风气,流行早婚。女孩子背上一只背袋驼着婴儿,天下去得。连男孩子都自动放弃大学学位,不慕荣利,追求平实的生活。

子范本来已经放弃了,找了个事,还不够养家,婚后还是跟父母住。美国也是小夫妇起初还是住在老家里,不过他们不限男家女家。

想不到这时候倒又蹦出这么个机会来。难道还要 他放弃一次?仿佛说不过去。

他走了, 丢下她一个人吊儿郎当, 就连在娘家都不大合适, 当她是个大人吧,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想出去找个事做, 免得成天没事干, 中学毕业生能做的事, 婆家通不过, 他们面子上下不来。

最气人的是如果没有结婚,正好跟他一块去—— 她父母求之不得,供给她出国进大学。

这时候只好眼看着弟弟妹妹一个个出去,也不能 眼红。 她不是不放心他。但是远在万里外,如果要完全放心,那除非是不爱他,以为他没人要,没有神话里一样美丽的公主会爱上他。

她母亲当初就是跟父亲一块出去的,她还是在外国出世的,两三岁才托便人带她回来,什么都不记得的,多冤!听上去她母亲在外国也不快乐。多冤!

其实伍太太几乎从来不提在国外那几年。只有一次,回国后初次见到荀太太,讲起在外面的伙食问题, "还不是自己做,"伍太太咕哝了一声,却又猝然道: "说是红烧肉要先炸一下。"

荀太太怔了怔,抗议地一声娇叫:"不用啊!"

"说要先炸\*獱。"伍太太淡然重复了一句。

荀太太也换了不确定的口气,只喃喃地半自言自语:"用不着炸\*獱!"

"嗳,说是要先炸。"像是声明她不负责任,反正是有这话。她虽然没像荀太太"三日入厨下",也没多享几天福,出阁不久就出国了。不会做菜,红烧肉总会做的,但是做出来总是亮汪汪的一锅油,里面浮着几小块黑不溜秋的瘦肉,伍先生生气地说:"上中学时候偷着拿两个脸盆倒扣着炖的还比这好。"

后来有一次开中国学生会,遇见两个女生——她们虽然平日不开伙仓,常常男朋女友大家合伙打牙祭——听她们说红烧肉要先炸过,将信将疑。她们又不是华侨,不然还以为是广东菜福建菜的做法,如果广东人福建人也吃红烧肉的话。

回去如法炮制,仿佛好些,不过要炸得恰正半生不熟也难,油不是多了就是少了,不是炸僵了就是炸得太透,再一煨,肉就老了。

回国几年后,有一次她拿着一只猪皮白手袋给荀太太看,笑道:"怪不得他们的肉没皮,都去做鞋做皮包去了!"

荀太太拖长了声音"哦"了一声,半晌方恍然道:"所以他们红烧肉要炸——没皮!不然肥肉都化了。"

"嗳,是说要炸嘛"伍太太夷然回答,就像是没听懂。她为它烦恼了那么久的事,原来有个简单的解释,倒仿佛是她笨,苦都是白苦了,苦得冤枉。

一个红烧肉,梳一个头,就够她受的。本来也不是非梳头不可,穿中式裙袄,总不能剪发。当时旗袍还没有名闻国际,在国外都穿洋服,只带一两套亮片子绣花裙袄或是梯形旗袍,在化装跳舞会上穿。就她一个人怕羞不肯改装,依旧一件仿古小折枝织花"摹本缎"短袄,大圆角下摆;不长不短的黑绸绉裥裙,距下缘半尺密密层层镶着几道松花彩蛋色花边,也足有半尺阔,倒像前清袄袖上的三镶三滚,大镶大滚,反而引人注目。她也不是不知道。也是因为他至少看惯了她这样子,骤然换个样子就怕更觉得丑八怪似的。好在她又不上学,就触目点也没关系。

他倒也没说什么。一直听见外国人夸赞中国女人 的服装美丽,外国太太们更是"哦"呀"啊"的没口 子称道,漆黑的长发又更视为一个美点,他没想到东 方美人没有胖胖的戴眼镜的。

他们定亲的时候就听见说她是个学贯中西的女学士,亲戚间出名的。但是因为害羞,外国人总以为她不懂英文。她那一身异国风味的装束也是一道屏障。拖着个不擅家务又不会应酬的丑太太到东到西,他不免怨声载道。

她就最怕每逢寒暑假,他总要纠合男女友人到欧洲各地旅行观光。一到了言语不通的地方,就像掉到浆糊缸里,还要订旅馆,换钱,看地图,看菜单,看帐单,坐地铁,赶火车,赶导游公车。是他组织的旅行团,他太太天然是他的副手,出了乱子饱受褒贬。女留学生物以稀为贵,一出国门身价十倍,但是也指不定内中真会出个把要人太太。伍先生对她们小心翼翼,道地绅士作风,止于培植关系,一味嗔怪自己太太照顾不周。

她闷声不响的,笑起来倒还是笑得很甜,有一种深藏不露的,不可撼的自满。他至少没有不忠于她。 样样不如人,她对自己腴白的肉体还有几分自信。

家里也就是为了不放心他,要她跟了去。他一来功课繁重,而且深知读名学府就是读个"老同学网"。外国公子王孙结交不上,国内名流的子弟只有更得力。新来乍到,他可以陪着到东到西寸步不离。起先不认识什么人,但是带家眷留学的人总是有钱罗,热心的名声一出,自然交游广阔起来。他在学生会活动,也并不想出风头,不过捧个场,交个朋友。

应酬虽多,他对本国女性固然没有野心,外国女人也不去招惹。他生就一副东亚病夫相,瘦长身材,凹胸脯,一张灰白的大圆脸,像只磨得黯淡模糊的旧银元,上面架副玳瑁眼镜,对西方女人没有吸引力。

花街柳巷没门路,不知底细的也怕传染上性病。 一回国,进了银行界,很快地飞黄腾达起来,就不对了。 沉默片刻后,荀太太把声音一低,悄悄地笑道: "那天绍甫拿了薪水,沈秉如来借钱。"他们夫妇背 后都连名带姓叫他这妹夫沈秉如。妹妹却是"婉小 姐",从小身体不好,十分娇惯。

苑梅见她顿了一顿才说,显然是不能决定当着苑梅能不能说这话。但是她当然知道他们家跟她小姑完全没有来往,不怕泄漏出去。

苑梅想着她应当走开——不马上站起来,再过一会。但是她还是坐着不动。走开让她们说话,似乎有点显得冷淡,在这情形下。她知道荀太太知道她母亲为了她结婚的事夹在中间受了多少气,自然怪她,虽然不形之于色。同时荀太太又觉得她看不起她。子女往往看不得家里经常周济的亲戚,尤其是母亲还跟她这么好。苑梅想道:"其实我就是看不起声名地位,才弄得这样。她哪懂?"反正尽可能地对她表示亲热点。

荀太太轻言悄语笑嘻嘻的,又道:"洪二爷也来借钱。幸亏刚寄了钱到北京去。"

伍太太不便说什么,二人相视而笑。

荀太太又笑道:"绍甫一说'我们混着也就混过去了',我听着就有气。我心想:我那些首饰不都卖了?还有表姐借给我们的钱。我那脖链儿,我那八仙儿,那翡翠别针,还有两副耳坠子,红宝戒指,还有那些散珠子,还有一对手镯。"

伍太太知道这话是说给她听的,还不是绍甫有一 天当着她说:"我们混着也就混过去了,"他太太怕她 多心,因为她屡次接济过他们。

"他现在不是很好吗?"她笑着说。

"祖志现在有女朋友没有?"她换了话题。

荀太太悄悄地笑道:"不知道。信上没提。"

"祖怡呢?有没有男朋友?"

"没有吧?"

兄妹俩一个已经在教书了,都住在宿舍里。

荀太太随又轻声笑道:"祖志放假回去看他奶奶。 对他哭。

说想绍甫。想我。"

"哦?现在想想还是你好?"伍太太不禁失笑。

荀太太对付她婆婆也有一手,尽管从来不还嘴。 他们二少奶奶三少奶奶就不管,受不了就公然顶撞起来。其实她们也比她年青不了多少,不过时代不同了。 相形之下,老太太还是情愿她。她也不见得高兴,只有觉得勾心斗角都是白费心机。

"嗳,想我。"她微笑咬牙低声说。默然片刻,又笑道:

"我在想着,要是绍甫死了,我也不回去。我也不跟祖志他们住。"

她不用加解释,伍太太自然知道她是说:儿子迟早总要结婚的。前车之鉴,她不愿意跟他们住。但是这样平静地讲到绍甫之死,而且不止一次了,伍太太未免有点寒心。一时也想不出别的宽慰的话,只笑着喃喃说了声"他们姊妹几个都好"。

荀太太只加重语气笑道:"我是不跟他们住!"然后又咕哝着:"我想着,我不管什么地方,反正自己找个地方去,不管什么都行。自己顾自己,我想总可以。"说到末了,比较大声,但是声调很不自然,粗嗄起来。她避免说找事,找事总像是办公室的事。她就会做菜。出去给人家做饭,总像是帮佣,给儿子女儿丢脸。开小馆子没本钱,借钱又蚀不起,不能拿人家钱去碰运气。哪怕给饭馆当二把刀呢!差不多的面食她都会做,连酒席都能对付,不过手脚慢些。

伍太太微笑不语。其实尽可以说一声"你来跟我住"。但是她不愿意承认她男人不会回来了。

"哦,你衣裳做来了,可要穿着试试?苑梅去叫 老陈拿来。"

荀太太叫伍太太的裁缝做了件旗袍,送到伍家来了,荀太太到隔壁饭厅去换上,回来一路低着头看自己身上,两只手使劲把那紫红色毡子似的硬呢子往下抹,再也抹不平,一面问道:"表姐看怎么样?"

伍太太笑道:"你别弯着腰,弯着腰我怎么看得见?好像差不多。后身不太大?——太紧也不好。" 心里不禁想着,其实她也还可以穿得好点。当然她是北派,丈夫在世的人要穿得"鲜和"些,不然不吉利。她买衣料又总是急急忙忙的,就在街口一爿小绸缎庄。家用什物也是一样,一有钱多下来就赶紧去买,乘绍甫还没借给亲戚朋友。她贤慧,从来不说什么。她只尽快把钱花掉。这是他们夫妇间的一个沉默的挣扎,他可是完全不觉得。反正东西买到手总比没有好,但是伍太太看她买东西总有点担心,出于阔亲戚天然的审慎,无论感情多么好。

"大肚子。"她站在大镜子前面端相自己的侧影, 又笑道:

"都是气出来的。真哚,表姐!说'气涨',真气出鼓胀病来。

有时候看电影看到什么叫我想起来了——嗳呀, 马上气哒,气哒,电影上做什么都看不见了!"

气谁?苑梅想。虽然也气绍甫,想必这还是指从前婆媳间的事。听她转述附近几爿店里人说的话,总是冠以"荀太太"——都认识她。讲房东太太叫她听电话,也从来不漏掉一个"荀太太",显然对她自己在这小天地里的人缘与地位感到满足。

伍太太搁了一圈小橘子在火炉顶上,免得吃了冰牙。新装的火炉,因为省煤。北边打仗,煤来不了。家里人又少,不犯着生暖气。吃了一只橘子,她把整块剥下的橘皮贴在炉盖的小黑铁头上,像一朵朱红的花。渐渐闻得见橘皮的香味。她倒很欣赏这提早退休的生活。也是因为这些年来吵得太厉害了。实在受够

了。几个孩子就是为苑梅怄气最多。这次回来可怜,老姊妹们说话,亏她也有这耐性一直坐这儿旁听——出了嫁倒反而离不开妈了。跟公婆住哪像自己家里,一比就知道了。受了气也不说,要强——家里本来不赞成。这回子范回来总该可以多赚两个钱了,可以搬出去住。不然出去住小家似的分租两间房,一样跟人合住,倒不跟自己人住,也说不过去。

底下几个孩子总算争气,虽然远隔重洋,也还没什么不放心的——不放心又怎样?就连苑梅,女婿不也出洋了?他们父亲在香港做生意也蚀本,倒是按月寄家用来,没短过她的。

经常通信,互相称"二哥","四妹",是照各人家里的排行,也还大方。她自称"妹",小字侧立一边。信上提起家产以及银钱来往的事,有些话需要下笔谨慎,只有他一个人看得懂,免得给婊子看了去——他要是告诉婊子,那是他糊涂——就连孩子们亲戚们有些事她也不愿明说,很要费点脑筋。

自己写得颇为得意。这在她这一辈子是最接近情书的了。空有一肚子才学,不写给他又写给谁呢?正在写的一封还在推敲,今天约了表姐来,预先收了起来。给她看见这么大年纪还哥呀妹的,不好意思,也显得她太没气性,白叫人家代她不平。绍甫给他太太写信总是称"家慧姊",他比她小一岁。

伍太太看了总有点反感——他还像是委屈了呢! 算她比他大。

又仿佛还撒娇,是小弟弟。

"那天有个什么事,想着要告诉你……"伍太太 打破了一段较长的沉默,半恼半笑的。

是个什么事?亲戚家的笑话,还是女佣听来的新闻?是什么果菜新上市,问他们买到没有?

一时偏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

荀太太也在搜索枯肠,找没告诉过她的事。

"那时候我们二少奶奶生病,请大夫吃了几帖药, 老没见好。那天我看她把药罐子扔了,把碎片埋在她 院子里树底下。

问她干吗呢,说这么着就好了。我心想,这倒没听见过。"说罢含笑凝视伍太太。

伍太太"唔"了一声,对这项民间小迷信表示兴趣。

"哪知道后来就疯了,娘家接回去了。"说着又 把声音低了低。

"哦!大概那就是已经疯了。"

"嗳。我说没听见过这话\*猿——药罐子摔碎了埋在树底下!"望着伍太太笑,半晌又\*溃骸八邓 亲胺瑁 【菜凳亲安】!鄙 粲忠坏汀!安痪褪歉 咸 嫫 穑 \*

苑梅没留神听,但是她知道荀太太并不是唠叨, 尽着说她自己从前的事。那是因为她知道她的事伍太 太永远有兴趣。

过去会少离多,有大段空白要补填进去。苑梅在学校里看惯了这种天真的同性恋爱。她自己也疯狂崇拜音乐教师,家里人都笑她简直就是爱上了袁小姐。初中毕业送了袁小姐一份厚礼,母亲让她自己去挑选,显然不是不赞成。因为没有危险性,跟迷电影明星一样,不过是一个阶段。但是上一代的人此后没机会跟异性恋爱,所以感情深厚持久些。

但是伍太太也有一次对苑梅说,跟着她叫表姑: "现在跟表姑实在不大有话说了。"

谈到上灯后,忽然铃声当当。

苑梅笑道:"统共这两个人,还摇什么铃!"

是新盖这座大房子的时候,伍先生定下的规矩, 仿照英国乡间大宅,摇铃召集吃饭,来度周末的客人 在各人房间里,也不必——去请。但是在他们家还是要去请,因为不习惯,地方又大,楼上远远听见铃声,总以为是街上或是附近学校。

来到饭厅里,一只铜铃倒扣在长条矮橱上。伍先生最津津乐道的故事是罗斯福总统外婆家从前在广州经商,买到一只盗卖苏州寺观作法事的古铜铃,陪嫁带了来,一直用作他家的正餐铃。

铜铃旁边一只八九寸长的古董雕花白玉牌,吊挂在红木架上,像个乐器。苑梅见了,不由得想起她从前等吃饭的时候,常拿筷子去哒哒哒打玉牌,催请铃声召集不到的人,故意让她母亲发急。父亲在家是不敢的,虽然就疼她一个人,回家是来寻事吵闹的。孩子们虽然不敢引起注意,却也一个个都板着脸。但是一大桌子人,现在冷冷清清,剩宾主三人抱着长餐桌的一端入座。

饭后荀太太笑道:"今儿吃撑着了!"

伍太太道:"那鱼容易消化。说是虾子胆固醇多。 现在就怕胆固醇,说是鸡蛋更坏了,十个鸡蛋可以吃死人。当然也要看年纪,血压高不高。"

荀太太似懂非懂地"唔""哦"应着,也留心记住了。那是她的职责范围内。

绍甫下了班来接太太,一来了就注意到折叠了搁 在沙发背上的紫红呢旗袍。

"衣裳做来啦?"他说。

她坐在沙发上,他坐在另一端,正结结实实填满了那角落,所以不会瘫倒,但是显然十分疲倦。从江湾乘公共汽车回家,路又远,车上又挤,没有座位。

"手又怎么啦?"伍太太见他伸手端茶,手指鲜红的,又不像搽了红药水。

"剥红蛋,洗不掉。"

"剥红蛋怎么这么红?"

"剥了四十个。今天小董大派红蛋,小刘跟我打赌吃了四十个。"

女人们怔了怔方才笑了。轻微的笑声更显出刚才 一刹那间不安的寂静。

"这怎么吃?噎死了!又不是卤蛋茶叶蛋。"伍 太太心里想他这种体质最容易中风,性子又急,说话 声音这样短促,也不是寿征。

说也没用,他跟朋友到了一起就跟小孩似的"人来疯",又爱闹着玩,又要认真,真不管这些了!

"所以我说小刘属狐狸的,爱吃白煮鸡子儿。"

他说话向来是囫囵的。她们几个人里只有伍太太 看过《醒世姻缘》,知道白狐转世的女主角爱吃白煮 鸡蛋。但是荀太太听丈夫说笑话总是笑,不懂更笑。 伍太太笑道:"那谁赢了?他赢了?"

他们脖子一拧,"吭"的一声,底下咕哝得太快, 听不清楚,仿佛是"我手下的败将"。

找专家设计的客厅,家具简单现代化,基调是茶褐色,夹着几件精巧的中国金漆百灵台条几屏风,也很调和。房间既大,几盏美术灯位置又低,光线又暗,苑梅又近视,望过去绍甫的轮廓圆墩墩的——他穿棉袍,完全没有肩膀——在昏黄的灯光里面如土色,有点麻麻楞楞的,像一座蚁山矗立在那里。他循规蹈矩,在女戚面前不抬起眼睛来,再加上脸上腻着一层黑油,等于置着面幕,真是打个小盹也几乎无法觉察。

她们不说他瞌睡,说了就不免要回去。荀太太知 道他并不急于想走。他一向很佩服伍太太。

两个女人低声谈笑着, 仿佛怕吵醒了他。

"你说要买绒线衫?那天我看见先施公司有那种叫什么'围巾翻领'的,比没领子的好。"伍太太下了决心,至少这一次她表姐花钱要花得值。

绍甫忽道:"有没有她那么大的?"他对他太太的衣饰颇感兴趣。

"大概总有吧。"荀太太两肘互抱着,冷冷地喃喃地说。

有片刻的沉默。

伍太太笑道:"我记得那时候到南京去看你们。"

"那时候南京真是个新气象——喝!"他说。

在他们俩也是个新天地。好容易带着太太出来了 ——生了两个孩子之后的蜜月。孩子也都带出来了。 他吃亏没进过学校,找事倒也不是没有门路,在北京 近水楼台,亲戚就有两个出来给军阀当部长总长的, 不难安插他,但是一直没出来做事。伍太太比他太太读书多些,觉得还是她比较了解他。

那次她到南京去住在他们家,早上在四合院里的桃树下漱口,用蝴蝶招牌的无敌牌牙粉刷牙,桃花正开。一块去游玄武湖,吃馆子,到夫子庙去买假古董——他内行。在上海,亲戚有古董想脱手,都找他去鉴定字画古玩。

伍太太接他太太到上海来,一住一两个月,把两个孩子都带了来,给孩子们买许多东西,替荀太太做时行的衣服,镶银狐的阔西装领子黑呢大衣,中西合璧的透明淡橙色"稀纺"

旗袍,头发也剪短了,烫出波纹来,耳后掖一大朵洒银粉的浅粉色假花。眉梢用镊子钳细了,铅笔画出长眉入鬓,眼神却怔怔的。有点怅惘。绍甫总是周末乘火车来接他们回去。

伍家差不多天天有牌局,荀太太还学会了跳舞, 开着留声机学,伍太太跳男人的舞步教她。但是有时 候请客吃饭余兴未尽,到夜总会去,当然也有男人跟她跳。

"绍甫吃醋 ," 伍太太背后低声向她说。两人都 笑了。

当时一块打牌的只有孙太太跟伍太太最知己,许多年后还问起:"那荀太太现在怎么了?冯太太前两天还牵记她。都说她好。说话那么细声细气的……"她找不到适当的字眼形容那种——与海派的太太们一比,一种安详幽娴。"噢哟!真文气。大家都喜欢她。"

"那时候还有个邱先生 ," 伍太太轻声说 , 略有点羞涩骇笑。

孙太太也微笑。那时候一块打牌的一个邱先生对 荀太太十分倾倒。邱先生是孙太太的来头,年纪也只 三十几岁,一表人才,单身在上海,家乡有没有太太 是不敢保,反正又不是做媒,而且是单方面的,根本 没希望。 其实,当时如果事态发展下去的话,伍太太甚至 于也不会怪她表姐。

自从晚饭后绍甫来了,他太太换了平日出去应酬的态度,不大开口,连烟都不抽了。倒是苑梅点上一支烟。也是最近闷的才抽上的。头发扎马尾,穿长裤,黯淡的粉红绒布衬衫,男式莲灰绒线背心,也都不是一套,是结了婚的年青人于马虎脱略中透出世故。她的礼貌也像是带点惜老怜贫的意味。坐在一边一声不出,她母亲是还拿她当孩子,只有觉得她懂规矩,长辈说话没有她插嘴的份。别人看来,就仿佛她自视为超然的另一个世界的人。

都不说话,伍太太不得不负起女主人的责任,不然沉默持续下去,成了逐客了。

讲起那天跟荀太太一块去看的电影,情节有两点荀太太不大清楚,连苑梅都破例开口,抢着帮着解释,是男主角喝醉了酒,与引诱他的女人发生关系,还自以为是强奸了她,铸成大错。

绍甫猝然不耐烦地悻悻驳道:"喝多了根本不行 呃!"

伍太太从来没听见他谈起性, 笑着有点不知所措。

苑梅也笑,却有点感到他轻微的敌意,而且是两性间的敌意。他在炫示,表示他还不是老朽。

此后他提起前两天有个周德清来找他,又道:"他太太在重庆出过情形的。"

伍太太笑道:"哦?"等着,就怕又没有下文了。 永远嗡隆一声冲口而出,再问也问不出什么,问急了 还又诧异又生气似的。

沉默半晌,他居然又道:"那回在重庆我去找周德清,不在家,说马上就回来,非得要我等他回来吃饭,忙出忙进,直张罗,让先喝酒等他。等了一个多钟头也没回来,我走了!

后来听见说出过情形——喝!"他摇摇头,打了 个擦汗的手势。

荀太太抿着嘴笑。伍太太一面笑,心中不免想道:"人又不是猫狗,放一男一女在一间房里就真会怎样。"但是她也知道他虽然思想很新——除了从来不批评旧式婚姻;盲婚如果是买奖券,他中了头奖还有什么话说?——到底还是个旧式的人。从前的笔记小说上都是男女单独相对立即"成双"——不过后来发现女的是鬼,不然也不会有这种机会。他又在内地打光棍这些年,干柴烈火,那次大概也还真侥幸。她不过觉得她表姐委屈了一辈子,亏他还有德色,很对得住太太似的。

"你们有日历没有?我这里有好几个,店里送 的。"

荀太太笑道:"嗳,说是日历是要人送——白拿 的,明年日子好过。" "你们今年也不错。"

荀太太笑道:"我在想着,去年年三十晚上不该 吃白鱼,都'白余'了。今年吃青鱼。"

她没向绍甫看,但是伍太太知道她是说他把钱都借给人了,心里不禁笑叹,难道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不会听出她话里有话。

"苑梅,叫他们去拿日历——都拿来。在书房里。"

苑梅自己去拿了来,荀太太——摊在沙发上,挑 了个海景。

"太太电话。" 女佣来了。

"谁打来的?"

"孟德兰路胡太太。"

伍太太出去了。夫妻俩各据沙发一端,默然坐着。

"你找到汤没有?我藏在抽屉里,怕猫进来。" 荀太太似乎是找出话来讲。

"嗯,我热了汤,把剩下的肉丝炒了饭。"他回答的时候声音低沉,几乎是温柔的。由于突然改变音调,有点沙哑,需要微咳一声,打扫喉咙。他并没有抬起眼睛来看她,而脸一红,看上去更黑了些,仿佛房间里灯光更暗了。

苑梅心目中蓦地看见那张棕绷双人木床与小铁 床。显然他不满足。

"饭够不够?"

"够了。我把饺子都吃了。"

伍太太听了电话回来,以为绍甫盹着了,终于笑道:"绍甫困了。"

他却开口了。"有一回晚上听我们老太爷说话, 站在那儿睡着了。老太爷说得高兴,还在说——还在说。嗳呀,那好睡呀!"

"几点了?"荀太太说。

"还早呢 ," 伍太太说。

"我们那街上黑。"

"有绍甫,怕什么。"

"一个人走是害怕,那天我去买东西,有人跟。 我心想真可笑——现在人家都叫我老太太了!"

伍太太震了一震,笑道:"叫你老太太?谁呀?"她们也还没这么老。她自己倒是也不见老,冬天也还是一件菊叶青薄呢短袖夹袍,皮肤又白,无边眼镜,至少富泰清爽相,身段也看不出生过这些孩子,都快要做外婆了。苑梅那天还在取笑她:"妈这一代这就是健美的了!"外国有这句话:"死亡使人平等。"其

实不等到死已经平等了。当然在一个女人是已经太晚了,不得夫心已成定局。

"在菜场上,有人叫我老太太!" 荀太太低声说, 没带笑容。

"这些人——也真是!"伍太太嘟囔着,有点不好意思。

"不知道算什么。算是客气?"

荀太太倚在沙发上仰着头,发髻枕在两只手上。 "我有一回有人跟。吓死了!在北京。

那时候祖志生肺炎,我天天上医院去。婉小姐叫我跟她到公园去,她天天上公园去透空气,她有肺病。 到公园去过了,她先回去,我一个人走到医院去。

这人跟着我进城门,问我姓什么,还说了好些话, 噜里噜苏的。大概是在公园里看见我们了。" 苑梅也见过她这小姑子,大家叫她婉小姐。娇小玲珑,长得不错,大概因为一直身体不好,耽搁了,结婚很晚。丈夫在上海找了个事做,虽然常闹穷吵架,也还是捧着她,娇滴滴的。婚前家里放心让她一个人上街,总也有二十好几了,她大嫂又比她大十几岁。那钉梢的不跟小姑子而跟嫂子,苑梅觉得这一点很有兴趣。荀太太是不好意思说这人选择得奇怪。

当然这是她回北京以后的事了。那时候想必跟这次来上海刚到的时候一样,还没发胖,头发又留长了。 梳髻,红红的面颊,旧黑绸旗袍,身材微丰。

"那城门那哈儿——那城墙厚,门洞子深,进去有那么一截子路黑赳赳的,挺宽的,又没人,挺害怕。"她已经坐直了身子,但是仍旧向半空中望着,不笑,声音有点凄楚,仿佛话说多了有点哑嗓子,或是哭过。"他说:"你是不是姓王?"——他还不是找话说。——吓死了。我就光说'你认错人了'。他说:"那你不姓王姓什么?'"

伍太太有点诧异,她表姐竟和一个钉梢的人搭话。她不时发出一声压扁的吃吃笑声,"咯"的一响,表示她还在听着。

"一直跟到医院。那医院外头都是那铁栏杆,上头都是藤萝花,都盖满了。我回过头去看,那人还扒在铁栏杆上,在那藤萝花缝里往里瞧呢!吓死了!" 她突然嘴角浓浓地堆上了笑意。

沉默了一会之后,故事显然是完了。伍太太只得打起精神,相当好奇地问了声:"是个什么样的人?"

"像个年生,"她小声说,不笑了。想了想又道: "穿着制服,像当兵的穿的。大概是个兵。"

"哦,是个兵 ,伍太太说,仿佛恍然大悟。

## 还是个和平军!

一阵寂静中,可以听见绍甫均匀的鼻息,几乎咻 咻作声。 天气暖和了,火炉拆了。黑铁炉子本来与现代化装修不调和,洋铁皮烟囱管盘旋半空中,更寒伧相,去掉了眼前一清。不知道怎么,头顶上出空了,客厅这一角落倒反而地方小了些,像居高临下的取景。灯下还是他们四个人各坐原处,全都抱着胳膊,久坐有点春寒。

伍太太晚饭后有个看护来打针。近年来流行打维 他命针代替补药。看护晚上出来赚外快,到附近几家 人家兜个圈子。

"刚才朱小姐说有人跟。奇怪,这还是从前刚兴女人出来在街上走,那时候常闹钉梢,后来这些年都不听见说了。打仗的时候灯火管制,那么黑,也没什么。"伍太太说。

"我有回有人跟,"荀太太安静地说。"那是在北京。那时候我天天上医院去看祖志,他生肺炎。那天嫁小姐叫我陪她上公园去——"

苑梅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荀太太这样精细的人,会不记得几个月前讲过她这故事?

伍太太已经忘了听见过这话,但是仍旧很不耐烦,只作例行公事的反应,每隔一段,吃吃地笑一声,像给人叉住喉咙似的,只是"吭!"一声响。

苑梅恨不得大叫一声,又差点笑出声来。妈记性 又不坏,怎么会一个忘了说过,一个忘了听见过?但 是她知道等他们走了,她不会笑着告诉妈:"表姑忘 了说过钉梢的事,又讲了一遍。"不是实在憎恶这故 事,妈也不会这么快就忘了——排斥在意识外—— 还又要去提它?

荀太太似乎也有点觉得伍太太不大感到兴趣,虽然仍旧有条不紊徐徐道来,神志有点萧索。说到最后"他还趴在那还往里看呢——吓死了!"也毫无笑容。

大家默然了一会,伍太太倒又好奇地笑道:"是 个什么样的人?" 荀太太想了想。"像学生似的。" 然后又想起来加 上一句:

"穿制服。就像当兵的穿的那制服。大概是个兵。"

伍太太恍然道:"哦,是个兵!"

她们俩是无望了,苑梅寄一线希望在绍甫身上——也许他记得听见过,又听见她念念不忘再说一遍,作何感想?他在沙发另一端脸朝前坐着,在黄黯黯的灯光里,面色有点不可测,有一种强烈的表情,而眼神不集中。

室内的沉默一直延长下去。他憋着的一口气终于放了出来,打了个深长的呵欠,因为刚才是他太太说话,没关系。

## (一九五○年)

色。戒麻将桌上白天也开着强光灯,洗牌的时候 一只只钻戒光芒四射。白桌布四角缚在桌腿上,绷紧 了越发一片雪白,白得耀眼。酷烈的光与影更托出佳芝的胸前丘壑,一张脸也经得起无情的当头照射。稍嫌尖窄的额,发脚也参差不齐,不知道怎么倒给那秀丽的六角脸更添了几分秀气。脸上淡妆,只有两片精工雕琢的薄嘴唇涂得亮汪汪的,娇红欲滴,云鬓蓬松往上扫,后发齐肩,光着手臂,电蓝水渍纹缎齐膝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领口一只别针,与碎钻镶蓝宝石的"纽扣"耳环成套。

左右首两个太太穿着黑呢斗篷,翻领下露出一根沉重的金链条,双行横牵过去扣住领口。战时上海因为与外界隔绝,兴出一些本地的时装。沦陷区金子畸形的贵,这么粗的金锁链价值不赀,用来代替大衣纽扣,不村不俗,又可以穿在外面招摇过市,因此成为汪政府官太太的制服。也许还是受重庆的影响,觉得黑大氅最庄严大方。

易太太是在自己家里,没穿她那件一口钟,也仍旧"坐如钟",发福了,她跟佳芝是两年前在香港认识的。那时候夫妇俩跟着汪精卫从重庆出来,在香港

耽搁了些时。跟汪精卫的人,曾仲鸣已经在河内被暗杀了,所以在香港都深居简出。

易太太不免要添些东西。抗战后方与沦陷区都缺货,到了这购物的天堂,总不能入宝山空手回。经人介绍了这位麦太太陪她买东西,本地人内行,香港连大公司都要讨价还价的,不会讲广东话也吃亏。他们麦先生是进出口商,生意人喜欢结交官场,把易太太招待得无微不至。易太太十分感激。珍珠港事变后香港陷落,麦先生的生意停顿了,佳芝也跑起单帮来,贴补家用,带了些手表西药香水丝袜到上海来卖。易太太一定要留她住在他们家。

"昨天我们到蜀腴去——麦太太没去过。"易太太告诉黑斗篷之一。

"哦。"

"马太太这有好几天没来了吧?"另一个黑斗篷 说。 牌声劈啪中,马太太只咕哝了一声"有个亲戚家 有点事"。

易太太笑道:"答应请客,赖不掉的。躲起来了。"

佳芝疑心马太太是吃醋,因为自从她来了,一切以她为中心。

"昨天是廖太太请客,这两天她一个人独赢," 易太太又告诉马太太。"碰见小李跟他太太,叫他们 坐过来,小李说他们请的客还没到。我说廖太太请客 难得的,你们好意思不赏光?刚巧碰上小李大请客, 来了一大桌子人。坐不下添椅子,还是挤不下,廖太 太坐在我背后。我说还是我叫的条子漂亮!

她说老都老了,还吃我的豆腐。我说麻婆豆腐是 要老豆腐嘛!

嗳哟,都笑死了!笑得麻婆白麻子都红了。"

大家都笑。

"是哪个说的?那回易先生过生日,不是就说麻姑献寿哩!"马太太说。

易太太还在向马太太报道这两天的新闻,易先生 进来了,跟三个女客点头招呼。

"你们今天上场子早。"

他站在他太太背后看牌。房间那头整个一面墙上都挂着土黄厚呢窗帘,上面印有特大的砖红凤尾草图案,一根根横斜着也有一人高。周佛海家里有,所以他们也有。西方最近兴出来的假落地大窗的窗帘,在战时上海因为舶来品窗帘料子缺货,这样整大匹用上去,又还要对花,确是豪举。人像映在那大人国的凤尾草上,更显得他矮小。穿着灰色西装,生得苍白清秀,前面头发微秃,褪出一只奇长的花尖;鼻子长长的,有点"鼠相",据说也是主贵的。

"马太太你这只几克拉——三克拉?前天那品芬 又来过了,有只五克拉的,光头还不及你这只。"易 太太说。

马太太道:"都说品芬的东西比外头店家好嘛!"

易太太道:"掮客送上门来,不过好在方便,又可以留着多看两天。品芬的东西有时候倒是外头没有的。上次那只火油钻,不肯买给我。" 说着白了易先生一眼。"现在该要多少钱了?火油钻没毛病的,涨到十几两、几十两金子一克拉,品芬还说火油钻粉红钻都是有价无市。"

易先生笑道:"你那只火油钻十几克拉,又不是鸽子蛋,'钻石'\*獱,也是石头,戴\*谑稚吓贫即虿欢、恕!\*

牌桌上的确是戒指展览会,佳芝想。只有她没有钻戒,戴来戴去这只翡翠的,早知不戴了,叫人见笑——正眼都看不得她。

易太太道:"不买还要听你这些话!"说着打出一张五筒,马太太对面的黑斗篷啪啦摊下牌来,顿时一片笑叹怨尤声,方剪断话锋。

大家算胡子,易先生乘乱里向佳芝把下颏朝门口略偏了偏。

她立即瞥了两个黑斗篷一眼,还好,不像有人注意到。她赔出筹码,拿起茶杯来喝了一口,忽道:"该死我这记性!约了三点钟谈生意,会忘得干干净净。怎么办,易先生先替我打两圈,马上回来。"

易太太叫将起来道:"不行!哪有这样的?早又 不说,不作兴的。"

"我还正想着手风转了。"刚胡了一牌的黑斗篷呻吟着说。

"除非找廖太太来。去打个电话给廖太太。"易 太太又向佳芝道:"等来了再走。" "易先生替我打着。"佳芝看了看手表。"已经晚了,约了个掮客吃咖啡。"

"我今天有点事,过天陪你们打通宵。"易先生说。

"这王佳芝最坏了!"易太太喜欢连名带姓叫她 王佳芝,像同学的称呼。"这回非要罚你。请客请客!"

"哪有行客请坐客的?"马太太说。"麦太太到 上海来是客。"

"易太太都说了。要你护着!"另一个黑斗篷说。

她们取笑凑趣也要留神,虽然易太太的年纪做她母亲绰绰有余,她们从来不说认干女儿的话。在易太太这年纪,正有点摇摆不定,又要像老太太们喜欢有年青漂亮的女性簇拥的,众星捧月一般,又要吃醋。

"好好,今天晚上请客,"佳芝说。"易先生替我 打着,不然晚上请客没有你。" "易先生帮帮忙,帮帮忙!三缺一伤阴骘的。先 打着,马太太这就去打电话找搭子。"

"我是真有点事 ," 说起正事 , 他马上声音一低 , 只咕哝了一声。"待会还有人来。"

"我就知道易先生不会有工夫"马太太说。

是马太太话里有话,还是她神经过敏?佳芝心里想。看他笑嘻嘻的神气,也甚至于马太太这话还带点讨好的意味,知道他想人知道,恨不得要人家取笑他两句。也难说,再深沉的人,有时候也会得意忘形起来。

这太危险了。今天再不成功,再拖下去要给易太太知道了。

她还在跟易太太讨价还价,他已经走开了。她费尽唇舌才得脱身,回到自己卧室里,也没换衣服,匆匆收拾了一下,女佣已经来回说车在门口等着。她乘

易家的汽车出去,吩咐司机开到一家咖啡馆,下了车便打发他回去。

时间还早,咖啡馆没什么人,点着一对对杏子红百折绸罩壁灯,地方很大,都是小圆桌子,暗花细白麻布桌布,保守性的餐厅模样。她到柜台上去打电话,铃声响了四次就挂断了再打,怕柜台上的人觉得奇怪,喃喃说了声:"可会拨错了号码?"

是约定的暗号。这次有人接听。

"喂?"

还好,是邝裕民的声音。就连这时候她也还有点怕是梁闰生,尽管他很识相,总让别人上前。

"喂,二哥,"她用广东话说。"这两天家里都好?"

"好,都好。你呢。"

"我今天去买东西,不过时间没一定。"

"好,没关系。反正我们等你。你现在在哪里?"

"在霞飞路。"

"好,那么就是这样了。"

片刻的沉默。

"那没什么了?"她的手冰冷,对乡音感到一丝温暖与依恋。

"没什么了。"

"马上就去也说不定。"

"来得及,没问题。好,待会见。"

她挂断了,出来叫三轮车。

今天要是不成功,可真不能再在易家住下去了,这些太太们在旁边虎视眈眈的。也许应当一搭上他就找个什么借口搬出来,他可以拨个公寓给她住,上两次就是在公寓见面,两次地方不同,都是英美人的房子,主人进了集中营。但是那反而更难下手了——知道他什么时候来?要来也是忽然从天而降,不然预先约定也会临时有事,来不成。打电话给他又难,他太太看得紧,几个办公处大概都安插得有耳目。便没有,只要有人知道就会坏事,打小报告讨好他太太的人太多。

不去找他,他甚至于可以一次都不来,据说这样的事也有过,公寓就算是临别赠品。他是实在诱惑太多,顾不过来,一个眼不见,就会丢在脑后。还非得钉着他,简直需要提溜着两只乳房在他跟前晃。

"两年前也还没有这样哩 ," 他拥着吻着她的时候轻声说。

他头偎在她胸前,没看见她脸上一红。

就连现在想起来,也还像给针扎了一下,马上看见那些人可憎的眼光打量着她,带着点会心的微笑,连邝裕民在内。

只有梁闰生佯佯不睬,装作没注意她这两年胸部越来越高。演过不止一回的一小场戏,一出现在眼前立刻被她赶走了。

到公共租界很有一截子路。三轮车踏到静安寺路 西摩路口,她叫在路角一家小咖啡馆前停下。万一他 的车先到,看看路边,只有再过去点停着个木炭汽车。

这家大概主要靠门市外卖,只装着寥寥几个卡位,虽然阴暗,情调毫无。靠里有个冷气玻璃柜台装着各色西点,后面一个狭小的甬道灯点得雪亮,照出里面的墙壁下半截漆成咖啡色,亮晶晶的凸凹不平;一只小冰箱旁边挂着白号衣,上面近房顶成排挂着西崽脱换下来的线呢长夹袍,估衣铺一般。

她听他说,这是天津起士林的一号西崽出来开 的。想必他拣中这一家就是为了不会碰见熟人,又门 临交通要道,真是碰见人也没关系,不比偏僻的地段使人疑心,像是有瞒人的事。

面前一杯咖啡已经冰凉了,车子还没来。上次接了她去,又还在公寓里等了快一个钟头他才到。说中国人不守时刻,到了官场才登峰造极了。再照这样等下去,去买东西店都要打烊了。

是他自己说的:"我们今天值得纪念。这要买个 戒指,你自己拣。今天晚了,不然我陪你去。"那是 第一次在外面见面。

第二次时间更逼促,就没提起。当然不会就此算了,但是如果今天没想起来,倒要她去绕着弯子提醒他,岂不太失身份,煞风景?换了另一个男人,当然是这情形。他这样的老奸巨滑,决不会认为她这么个少奶奶会看上一个四五十岁的矮子。

不是为钱反而可疑。而且首饰向来是女太太们的一个弱点。她不是出来跑单帮吗,顺便捞点外快也在情理之中。他自己是搞特工的,不起疑也都狡兔三窟,

务必叫人捉摸不定。她需要取信于他,因为迄今是在他指定的地点会面,现在要他同去她指定的地方。

上次车子来接她,倒是准时到的。今天等这么久,想必是他自己来接。倒也好,不然在公寓里见面,一到了那里,再出来就又难了。除非本来预备在那里吃晚饭,闹到半夜才走——但是就连第一次也没在那里吃饭。自然要多耽搁一会,出去了就不回来了。怕店打烊,要急死人了,又不能催他快着点,像妓女一样。

她取出粉镜子来照了照,补了点粉。迟到也不一定是他自己来。还不是新鲜劲一过,不拿她当桩事了。 今天不成功,以后也许不会再有机会了。

她又看了看表。一种失败的预感,像丝袜上一道 裂痕、阴凉地在腿肚子上悄悄往上爬。

斜对面卡位上有个中装男子很注意她。也是一个人,在那里看报。比她来得早,不会是跟踪她。估量不出她是什么路道?戴的首饰是不是真的?不大像舞女,要是演电影话剧的,又不面熟。

她倒是演过戏,现在也还是在台上卖命,不过没 人知道,出不了名。

在学校里演的也都是慷慨激昂的爱国历史剧。广州沦陷前,岭大搬到香港,也还公演过一次,上座居然还不坏。下了台她兴奋得松弛不下来,大家吃了宵夜才散,她还不肯回去,与两个女同学乘双层电车游车河。楼上乘客稀少,车身摇摇晃晃在宽阔的街心走,窗外黑暗中霓虹灯的广告,像酒后的凉风一样醉人。

借港大的教室上课,上课下课挤得黑压压的挨挨蹭蹭,半天才通过,十分不便,不免有寄人篱下之感。香港一般人对国事漠不关心的态度也使人愤慨。虽然同学多数家在省城,非常近便,也有流亡学生的心情。有这么几个最谈得来的就形成了一个小集团。汪精卫一行人到了香港,汪夫妇俩与陈公博等都是广东人,有个副官与邝裕民是小同乡。邝裕民去找他,一拉交情,打听到不少消息。回来大家七嘴八舌,定下一条美人计,由一个女生去接近易太太——不能说是学生,大都是学生最激烈,他们有戒心。生意人家的少

奶奶还差不多,尤其在香港,没有国家思想。这角色 当然由学校剧团的当家花旦担任。

几个人里面只有黄磊家里有钱,所以是他奔走筹款,租房子,借车子,借行头。只有他会开车,因此由他充当司机。

欧阳灵文做麦先生。邝裕民算是表弟,陪着表嫂,第一次由那副官带他们去接易太太出来买东西。邝裕民就没下车,车子先送他与副官各自回家——副官坐在前座——再开她们俩到中环。

易先生她见过几次,都不过点头招呼。这天第一次坐下来一桌打牌,她知道他不是不注意她,不过不敢冒昧。她自从十二三岁就有人追求,她有数。虽然他这时期十分小心谨慎,也实在别狠了,蛰居无聊,心事重,又无法排遣,连酒都不敢喝,防汪公馆随时要找他有事。共事的两对夫妇合赁了一幢旧楼,至多关起门来打打小麻将。

牌桌上提起易太太替他买的好几套西装料子,预备先做两套。佳芝介绍一家服装店,是他们的熟裁缝。"不过现在是旺季,忙着做游客生意,能够一拖几个月,这样好了,易先生几时有空,易太太打个电话给我,我去带他来。老主顾了,他不好意思不赶一赶。"临走丢下她的电话号码,易先生乘他太太送她出去,一定会抄了去,过两天找个借口打电话来探探口气,在办公时间内,麦先生不在家的时候。

那天晚上微雨,黄磊开车接她回来,一同上楼,大家都在等信。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下了台还没下装,自己都觉得顾盼间光艳照人。她舍不得他们走,恨不得再到那里去。已经下半夜了,邝裕民他们又不跳舞,找那种通宵营业的小馆子去吃及第粥也好,在毛毛雨里老远一路走回来,疯到天亮。

但是大家计议过一阵之后,都沉默下来了,偶尔有一两个人悄声叽咕两句,有时候噗嗤一笑。

那嗤笑声有点耳熟。这不是一天的事了,她知道 他们早就背后讨论过。 "听他们说,这些人里好像只有梁闰生一个人有性经验,"

赖秀金告诉她。除她之外只有赖秀金一个女生。

偏偏是梁闰生!

当然是他。只有他嫖过。

既然有牺牲的决心,就不能说不甘心便宜了他。

今天晚上,浴在舞台照明的余辉里,连梁闰生都不十分讨厌了。大家仿佛看出来,一个个都溜了,就剩下梁闰生。于是戏继续演下去。

也不止这一夜。但是接连几天易先生都没打电话来。她打电话给易太太,易太太没精打彩的,说这两天忙,不去买东西,过天再打电话来找她。

是疑心了?发现老易有她的电话号码?还是得到了坏消息,日本方面的?折磨了她两星期之后,易太太欢天喜地打电话来辞行,十分抱歉走得匆忙,来不及见面了,兼邀她夫妇俩到上海来玩,多住些时畅叙一下,还要带他们到南京去游览。想必总是回南京组织政府的计划一度搁浅,所以前一向销声匿迹起来。

黄磊拖了一屁股的债。家里听见说他在香港跟一 个舞女赁屋同居了,又断绝了他的接济,狼狈万分。

她与梁闰生之间早就已经很僵。大家都知道她是 懊悔了,也都躲着她,在一起商量的时候都不正眼看 她。

"我傻。反正就是我傻 ,"她对自己说。

也甚至于这次大家起哄捧她出马的时候,就已经 有人别具用心了。 她不但对梁闰生要避嫌疑,跟他们这一伙人都疏远了,总觉得他们用好奇的异样的眼光看她。珍珠港事变后,海路一通,都转学到上海去了。同是沦陷区,上海还有书可念。她没跟他们一块走,在上海也没有来往。

有很久她都不确定有没有染上什么脏病。

在上海,倒给他们跟一个地下工作者搭上了线。 一个姓吴的——想必也不是真姓吴———听他们有 这样宝贵的一条路子,当然极力鼓励他们进行。他们 只好又来找她,她也义不容辞。

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 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

这咖啡馆门口想必有人望风,看见他在汽车里,就会去通知一切提前。刚才来的时候倒没看见有人在附近逗留。横街对面的平安戏院最理想了,廊柱下的阴影中有掩蔽,戏院门口等人又名正言顺,不过门前的场地太空旷,距离太远,看不清楚汽车里的人。

有个送货的单车,停在隔壁外国人开的皮货店门口,仿佛车坏了,在检视修理。剃小平头,约有三十来岁,低着头,看不清楚,但显然不是熟人。她觉得不会是接应的车子。有些话他们不告诉她她也不问,但是听上去还是他们原班人马。——有那个吴帮忙,也说不定搞得到汽车。那辆出差汽车要是还停在那里,也许就是接应的,司机那就是黄磊了。她刚才来的时候车子背对着她,看不见司机。

吴大概还是不大信任他们,怕他们太嫩,会出乱子带累人。他不见得一个人单枪匹马在上海,但是始终就是他一个人跟邝裕民联络。

许了吸收他们进组织。大概这次算是个考验。

"他们都是差不多枪口贴在人身上开枪的,哪像电影里隔得老远瞄准。"邝裕民有一次笑着告诉她。

大概也是叫她安心的话,不会乱枪之下殃及池 鱼,不打死也成了残废,还不如死了。 这时候到临头,又是一种滋味。

上场慌,一上去就好了。

等最难熬。男人还可以抽烟。虚飘飘空捞捞的,简直不知道身在何所。她打开手提袋,取出一瓶香水,玻璃瓶塞连着一根小玻璃棍子,蘸了香水在耳垂背后一抹。微凉有棱,一片空茫中只有这点接触。再抹那边耳朵底下,半晌才闻见短短一缕栀子花香。

脱下大衣,肘弯里面也搽了香水,还没来得及再穿上,隔着橱窗里的白色三层结婚蛋糕木制模型,已见一辆汽车开过来,一望而知是他的车,背后没驮着那不雅观的烧木炭的板箱。

她捡起大衣手提袋,挽在臂上走出去。司机已经下车代开车门。易先生坐在靠里那边。

"来晚了,来晚了!"他哈着腰喃喃说着,作为 首歉。 她只看了他一眼。上了车,司机回到前座,他告诉他"福开森路"。那是他们上次去的公寓。

"先到这儿有爿店,"她低声向他说,"我耳环上掉了颗小钻,要拿去修。就在这儿,不然刚才走走过去就是了,又怕你来了找不到人,坐那儿傻等,等这半天。"

他笑道:"对不起对不起,今天真来晚了——已 经出来了,又来了两个人,又不能不见。"说着便探 身向司机道:"先回到刚才那儿。"早开过了一条街。

她噘着嘴喃喃说道:"见一面这么麻烦,住你们那儿又一句话都不能说——我回香港去了,托你买张好点的船票总行?"

"要回去了?想小麦了?"

"什么小麦大麦,还要提这个人——气都气死 ス r" 她说过她是报复丈夫玩舞女。

一坐定下来,他就抱着胳膊,一只肘弯正抵在她乳房最肥满的南半球外缘。这是他的惯技,表面上端坐,暗中却在蚀骨销魂,一阵阵麻上来。

她一扭身伏在车窗上往外看,免得又开过了。车到下一个十字路口方才大转弯折回。又一个U形大转弯,从义利饼干行过街到平安戏院,全市唯一的一个清洁的二轮电影院,灰红暗黄二色砖砌的门面,有一种针织粗呢的温暖感,整个建筑圆圆的朝里凹,成为一钩新月切过路角,门前十分宽敞。对面就是刚才那家凯司令咖啡馆,然后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并排两家四个大橱窗,华贵的木制模特儿在霓虹灯后摆出各种姿态。隔壁一家小店一比更不起眼,橱窗里空无一物,招牌上虽有英文"珠宝商"字样,也看不出是珠宝店。

他转告司机停下,下了车跟在她后面进去。她穿着高跟鞋比他高半个头。不然也就不穿这么高的跟

了,他显然并不介意。她发现大个子往往喜欢娇小玲珑的女人,倒是矮小的男人喜欢女人高些,也许是一种补偿的心理。知道他在看,更软洋洋地凹着腰。腰细,婉若游龙游进玻璃门。

一个穿西装的印度店员上前招呼。店堂虽小,倒也高爽敞亮,只是雪洞似的光塌塌一无所有,靠里设着唯一的短短一只玻璃柜台,陈列着一些"诞辰石"——按照生日月份 戴了运气好的,黄石英之类的"半宝石",红蓝宝石都是宝石粉制的。

她在手提袋里取出一只梨形红宝石耳坠子,上面碎钻拼成的叶子丢了一粒钻。

"可以配 ," 那印度人看了说。

她问了多少钱,几时有,易先生便道:"问他有没有好点的戒指。"他是留日的,英文不肯说,总是端着官架子等人翻译。

她顿了顿方道:"干什么?"

他笑道:"我们不是要买个戒指做纪念吗?就是 钻戒好不好?要好点的。"

她又顿了顿,拿他无可奈何似地笑了。"有没有钻戒?"

她轻声问。

那印度人一扬脸,朝上发声喊,叽哩哇啦想是印度话,倒吓了他们一跳,随即引路上楼。

隔断店堂后身的板壁漆奶油色,靠边有个门,门口就是黑洞洞的小楼梯。办公室在两层楼之间的一个阁楼上,是个浅浅的阳台,俯瞰店堂,便于监督。一进门左首墙上挂着长短不齐两只镜子,镜面画着五彩花鸟,金字题款:"鹏程万里

巴达先生开业志喜 陈茂坤敬贺",都是人送的。 还有一只横额式大镜,上画彩凤牡丹。阁楼屋顶坡斜, 板壁上没处挂,倚在墙根。 前面沿着乌木栏杆放着张书桌,桌上有电话,点 着台灯。

旁边有只茶几搁打字机,罩着旧漆布套子。一个矮胖的印度人从圈椅上站起来招呼,代挪椅子;一张苍黑的大脸,狮子鼻。

"你们要看钻戒。坐下,坐下。"他慢吞吞腆着 肚子走向屋隅,俯身去开一只古旧的绿毯面小矮保险 箱。

这哪像个珠宝店的气派?易先生面不改色, 佳芝倒真有点不好意思。听说现在有些店不过是个幌子, 就靠囤积或是做黑市金钞。吴选中这爿店总是为了地段, 离凯司令又近。刚才上楼的时候她倒是想着, 下去的时候真是瓮中捉鳖——他又绅士派, 在楼梯上走在她前面, 一踏进店堂, 旁边就是柜台。柜台前的两个顾客正好拦住去路。不过两个男人选购廉价宝石袖扣领针, 与送女朋友的小礼物, 不能斟酌过久, 不像女人蘑菇。要扣准时间, 不能进来得太早, 也不能在

外面徘徊——他的司机坐在车子里,会起疑。要一进来就进来,顶多在皮货店看看橱窗,在车子背后好两丈处,隔了一家门面。

她坐在书桌边,忍不住回过头去望了望楼下,只看得见橱窗,玻璃~\*架都空着,窗明几净,连霓虹光管都没装,窗外人行道边停着汽车,看得见车身下缘。

两个男人一块来买东西,也许有点触目,不但可能引起司机的注意,甚至于他在阁楼上看见了也犯疑心,俄延着不下来。略一僵持就不对了。想必他们不会进来,还是在门口拦截。那就更难扣准时间了,又不能跑过来,跑步声马上会唤起司机的注意。——只带一个司机,可能兼任保镖。

也许两个人分布两边,一个带着赖秀金在贴隔壁绿屋夫人门前看橱窗。女孩子看中了买不起的时装,那是随便站多久都行。男朋友等得不耐烦,尽可以背对着橱窗东张西望。

这些她也都模糊地想到过,明知不关她事,不要她管。这时候因为不知道下一步怎样,在这小楼上难免觉得是高坐在火药桶上,马上就要给炸飞了,两条腿都有点虚软。

## 那店员已经下去了。

东家伙计一黑一白,不像父子。白脸的一脸兜腮青胡子楂,厚眼睑睡沉沉半合着,个子也不高,却十分壮硕,看来是个两用的店伙兼警卫。柜台位置这么后,橱窗又空空如也,想必是白天也怕抢——晚上有铁条拉门。那也还有点值钱的东西?就怕不过是黄金美钞银洋。

却见那店主取出一只尺来长的黑丝绒板,一端略小些,上面一个个缝眼嵌满钻戒。她伏在桌上看,易先生在她旁边也凑近了些来看。

那店主见他二人毫无反应,也没摘下一只来看看,便又送回保险箱道:"我还有这只。"这只装在深蓝丝绒小盒子里,是粉红钻石,有豌豆大。

不是说粉红钻也是有价无市?她怔了怔,不禁如 释重负。

看不出这爿店,总算替她争回了面子,不然把他带到这么个破地方来——敲竹杠又不在行,小广东到上海,成了"大乡里"。其实马上枪声一响,眼前这一切都粉碎了,还有什么面子不面子?明知如此,心里不信,因为全神在抗拒着,第一是不敢朝这上面去想,深恐神色有异,被他看出来。

她拿起那只戒指,他只就她手中看了看,轻声笑道:"嗳,这只好像好点。"

她脑后有点寒飕飕的,楼下两边橱窗,中嵌玻璃门,一片晶澈,在她背后展开,就像有两层楼高的落地大窗,随时都可以爆破。一方面这小店睡沉沉的,只隐隐听见市声——战时街上不大有汽车,难得揿声喇叭。那沉酣的空气温暖的重压,像棉被捣在脸上。有半个她在熟睡,身在梦中,知道马上就要出事了,又恍惚知道不过是个梦。

她把戒指就着台灯的光翻来复去细看。在这幽暗的阳台上,背后明亮的橱窗与玻璃门是银幕,在放映一张黑白动作片,她不忍看一个流血场面,或是间谍受刑讯,更触目惊心,她小时候也就怕看,会在楼座前排掉过身来背对着楼下。

"六克拉。戴上试试。" 那店主说。

他这安逸的小鹰巢值得留恋。墙根斜倚着的大镜子照着她的脚,踏在牡丹花丛中。是天方夜谭里的市场,才会无意中发现奇珍异宝。她把那粉红钻戒戴在手上侧过来侧过去地看,与她玫瑰红的指甲油一比,其实不过微红,也不太大,但是光头极足,亮闪闪的,异星一样,红得有种神秘感。可惜不过是舞台上的小道具,而且只用这么一会工夫,使人感到惆怅。

"这只怎么样?" 易先生又说。

"你看呢?"

"我外行。你喜欢就是了。"

"六克拉。不知道有没有毛病,我是看不出来。"

他们只管自己细声谈笑。她是内地学校出身,虽然广州开商埠最早,并不像香港的书院注重英文。她不得不说英语的时候总是声音极低。这印度老板见言语不大通,把生意经都免了。三言两语讲妥价钱,十一根大条子,明天送来,份量不足照补,多了找还。

只有一千零一夜里才有这样的事。用金子,也是 天方夜谭里的事。

太快了她又有点担心。他们大概想不到出来得这么快。她从舞台经验上知道,就是台词占的时间最多。

"要他开个单子吧?"她说。想必明天总是预备派人来,送条子领货。

店主已经在开单据。戒指也脱下来还了他。

不免感到成交后的轻松,两人并坐着,都往后靠了靠。这一刹那间仿佛只有他们俩在一起。

她轻声笑道:"现在都是条子。连定钱都不要。"

"还好不要,我出来从来不带钱。"

她跟他们混了这些时,也知道总是副官付帐,特权阶级从来不自己口袋里掏钱的。今天出来当然没带副官,为了保密。

英文有这话:"权势是一种春药。" 对不对她不知 道。她是最完全被动的。

又有这句谚语:"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过胃。"是说男人好吃,碰上会做菜款待他们的女人,容易上钩。于是就有人说:"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据说是民国初年精通英文的那位名学者说的,名字她叫不出,就晓得他替中国人多妻辩护的那句名言:"只有一只茶壶几只茶杯,哪有一只茶壶一只茶杯的?"

至于什么女人的心,她就不信名学者说得出那样下作的话。她也不相信那话。除非是说老了倒贴的风尘女人,或是风流寡妇。像她自己,不是本来讨厌梁闰生,只有更讨厌他?

当然那也许不同。梁闰生一直讨人嫌惯了,没自信心,而且一向见了她自惭形秽,有点怕她。

那,难道她有点爱上了老易?她不信,但是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因为没恋爱过,不知道怎么样就算是爱上了。

从十五六岁起她就只顾忙着抵挡各方面来的攻势,这样的女孩子不大容易坠入爱河,抵抗力太强了。 有一阵子她以为她可能会喜欢邝裕民,结果后来恨他,恨他跟那些别人一样。

跟老易在一起那两次总是那么提心吊胆,要处处留神,哪还去问自己觉得怎样。回到他家里,又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他们睡得晚,好容易回到自己房间里,就只够忙着吃颗安眠药,好好地睡一觉了。邝

裕民给了她一小瓶,叫她最好不要吃,万一上午有什么事发生,需要脑子清醒点。但是不吃就睡不着,她是从来不闹失眠症的人。

只有现在,紧张得拉长到永恒的这一刹那间,这室内小阳台上一灯荧然,映衬着楼下门窗上一片白色的天光。有这印度人在旁边,只有更觉得是他们俩在灯下单独相对,又密切又拘束,还从来没有过。但是就连此刻她也再也不会想到

她爱不爱他,而是——他不在看她,脸上的微笑有点悲哀。本来以为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样的奇遇。当然也是权势的魔力。那倒还犹可,他的权力与他本人多少是分不开的。对女人,礼也是非送不可的,不过送早了就像是看不起她。明知是这么回事,不让他自我陶醉一下,不免怃然。

陪欢场女子买东西,他是老手了,只一旁随侍,总使人不注意他。此刻的微笑也丝毫不带讽刺性,不过有点悲哀。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

米色的蛾翅, 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 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 若有所失。

太晚了。

店主把单据递给他,他往身上一揣。

"快走" 她低声说。

他脸上一呆,但是立刻明白了,跳起来夺门而出, 门口虽然没人,需要一把抓住门框,因为一踏出去马 上要抓住楼梯扶手,楼梯既窄又黑赳赳的。她听见他 连蹭带跑,三脚两步下去,梯级上不规则的咕咚嘁嚓 声。

太晚了。她知道太晚了。

店主怔住了。他也知道他们形迹可疑,只好坐着不动,只别过身去看楼下。漆布砖上哒哒哒一阵皮鞋声,他已经冲入视线内,一推门,炮弹似地直射出去。店员紧跟在后面出现,她正担心这保镖身坯的印度人会拉拉扯扯,问是怎么回事,耽搁几秒钟也会误事,但是大概看在那官方汽车份上,并没拦阻,只站在门口观望,剪影虎背熊腰堵住了门。只听见汽车吱的一声尖叫,仿佛直耸起来,砰 关上车门——还是枪击?——横冲直撞开走了。

放枪似乎不会只放一枪。

她定了定神。没听见枪声。

一松了口气,她浑身疲软像生了场大病一样,支撑着拿起大衣手提袋站起来,点点头笑道:"明天。" 又低声喃喃说道:"他忘了有点事,赶时间,先走了。"

店主倒已经扣上独目显微镜,旋准了度数,看过这只戒指没掉包,方才微笑起身相送。

也不怪他疑心。刚才讲价钱的时候太爽快了也是一个原因。她匆匆下楼,那店员见她也下来了,顿了顿没说什么。她在门口却听见里面楼上楼下喊话。

门口刚巧没有三轮车。她向西摩路那头走去。执行的人与接应的一定都跑了,见他这样一个人仓皇跑出来上车逃走,当然知道事情败露了。她仍旧惴惴,万一有后门把风的不接头,还在这附近。其实撞见了又怎样?疑心她就不会走上前来质问她。就是疑心,也不会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她执行了。

她有点诧异天还没黑,仿佛在里面不知待了多少时候。人行道上熙来攘往,马路上一辆辆三轮驰过,就是没有空车。车如流水,与路上行人都跟她隔着层玻璃,就像橱窗里展览皮大衣与蝙蝠袖烂银衣裙的木美人一样可望而不可及,也跟他们一样闲适自如,只有她一个人心慌意乱关在外面。

小心不要背后来辆木炭汽车,一刹车开了车门,伸出手来把她拖上车去。

平安戏院前面的场地空荡荡的,不是散场时间,也没有三轮车聚集。她正踌躇间,脚步慢了下来,一回头却见对街冉冉来了一辆,老远的就看见把手上拴着一只纸扎红绿白三色小风车。车夫是个高个子年青人,在这当日简直是个白马骑士,见她挥手叫,踏快了大转弯过街,一加速,那小风车便团团飞转起来。

"愚园路 "她上了车说。

幸亏这次在上海跟他们这伙人见面次数少,没跟他们提起有个亲戚住在愚园路。可以去住几天,看看风色再说。

三轮车还没到静安寺,她听见吹哨子。

"封锁了。" 车夫说。

一个穿短打的中年人一手牵着根长绳子过街,嘴里还衔着哨子。对街一个穿短打的握着绳子另一头, 拉直来拦断了街。有人在没精打采的摇铃。马路阔, 薄薄的洋铁皮似的铃声在半空中载沉载浮,不传过来,听上去很远。

三轮车夫不服气,直踏到封锁线上才停止了,焦躁地把小风车拧了一下,拧得它又转动起来,回过头来向她笑笑。

牌桌上现在有三个黑斗篷对坐。新来的一个廖太 太鼻梁上有几点俏白麻子。

马太太笑道:"易先生回来了。"

"看这王佳芝,拆滥污,还说请客,这时候还不回来!"

易太太说:"等她请客好了!——等到这时候没吃饭,肚子都要饿穿了!"

廖太太笑道:"易先生你太太手气好,说好了明 天请客。" 马太太笑道:"易先生你太太不像你说话不算话, 上次赢了不是答应请客,到现在还是空头支票,好意 思的?想吃你一顿真不容易。"

"易先生是该请请我们了,我们请你是请不到的。"另一个黑斗篷说。

他只是微笑。女佣倒了茶来,他在茶杯碟子里磕了磕烟灰,看了墙上的厚呢窗帘一眼。

把整个墙都盖住了,可以躲多少刺客?他还有点心惊肉跳的。

明天记着叫他们把帘子拆了。不过他太太一定不肯,这么贵的东西,怎么肯白搁着不用?

都是她不好——这次的事不都怪她交友不慎? 想想实在不能不感到惊异,这美人局两年前在香港已 经发动了,布置得这样周密,却被美人临时变计放走 了他。她还是真爱他的,是他生平第一个红粉知己。 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番遇合。 不然他可以把她留在身边。"特务不分家",不是有这句话?况且她不过是个学生。他们那伙人里只有一个重庆特务,给他逃走了,是此役唯一的缺憾。大概是在平安戏院看了一半戏出来,行刺失风后再回戏院,封锁的时候查起来有票根,混过了关。跟他一块等着下手的一个小子看见他掏香烟掏出票根来,仍旧收好。预先讲好了,接应的车子不要管他,想必总是一个人溜回电影院了。那些浑小子经不起讯问,吃了点苦头全都说了。

易先生站在他太太背后看牌,揿灭了香烟,抿了口茶,还太烫。早点睡——太累了一时松弛不下来,睡意毫无。今天真是累着了,一直坐在电话旁边等信,连晚饭都没好好地吃。

他一脱险马上一个电话打去,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钟统统枪毙了。

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

当然他也是不得已。日军宪兵队还在其次,周佛海自己也搞特工,视内政部为骈枝机关,正对他十分注目。一旦发现易公馆的上宾竟是刺客的眼线,成什么话,情报工作的首脑,这么糊涂还行?

现在不怕周找碴子了。如果说他杀之灭口,他也 理直气壮:不过是些学生,不像特务还可以留着慢慢 地逼供,榨取情报。拖下去,外间知道的人多了,讲 起来又是爱国的大学生暗杀汉奸,影响不好。

他对战局并不乐观。知道他将来怎样?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易先生请客请客!"三个黑斗篷越闹越凶,嚷成一片。

"那回明明答应的!"

易太太笑道:"马太太不也答应请客,几天没来 就不提了。"

马太太笑道:"太太来救驾了!易先生,太太心疼你。"

"易先生到底请是不请?"

马太太望着他一笑。"易先生是该请客了。"她知道他晓得她是指纳宠请酒。今天两人双双失踪,女的三更半夜还没回来。他回来了又有点精神恍惚的样子,脸上又憋不住的喜气洋洋,带三分春色。看来还是第一次上手。

他提醒自己,要记得告诉他太太说话小心点:她那个"麦太太"是家里有急事,赶回香港去了。都是她引狼入室,住进来不久他就有情报,认为可疑,派人跟踪,发现一个重庆间谍网,正在调查,又得到消息说宪兵队也风闻,因此不得不提前行动,不然不但

被别人冒了功去,查出是走他太太的路子,也于他有碍。好好地吓唬吓唬她,免得以后听见马太太搬嘴,又要跟他闹。

"易先生请客请客!太太代表不算。"

"太太归太太的,说好了明天请。"

"晓得易先生是忙人,你说哪天有空吧,过了明天哪天都好。"

"请客请各!请吃来喜饭店。"

"来喜饭店就是吃个拼盆。"

"嗳,德国菜有什么好吃的?就是个冷盆。还是 湖南菜,换换口味。"

"还是蜀腴——昨天马太太没去。"

"我说还是九如,好久没去了。"

"那天杨太太请客不是九如?"

"那天没有廖太太,廖太太是湖南人,我们不会点菜。"

"吃来吃去四川菜湖南菜,都辣死了!"

"告诉他不吃辣的好了。"

"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

喧笑声中,他悄然走了出去。

(一九五○年)

五四遗事小船上,两个男子两个女郎对坐在淡蓝 布荷叶边平顶船篷下。膝前一张矮桌,每人面前一只 茶杯,一撮瓜子,一大堆菱角壳。他们正在吃菱角, 一只只如同深紫红色的嘴唇包着白牙。 "密斯周今天好时髦!"男子中的一个说。称未嫁的女子为"密斯"也是时髦。

密斯周从她新配的眼镜后面狠狠地白了他一眼, 扔了一只菱角壳打他。她戴的是圆形黑框平光眼镜, 因为眼睛并不近视。这是一九二四年,眼镜正入时。 交际明星戴眼镜,新嫁娘戴蓝眼镜,连咸肉庄上的妓 女都戴眼镜,冒充女学生。

两个男子各自和女友并坐,原因只是这样坐着重量比较平均。难得说句笑话,打趣的对象也永远是朋友的爱人。

两个女郎年纪约二十左右,在当时的女校高材生里要算是年轻的了。那时候的前进妇女正是纷纷地大批涌进初小,高小。密斯周的活泼豪放,是大家都佩服的,认为能够代表新女性。密斯范则是静物的美。她含着微笑坐在那里,从来很少开口。窄窄的微尖的鹅蛋脸,前刘海齐眉毛,挽着两只圆髻,一边一个。薄施脂粉,一条黑华丝葛裙子系得高高的,细腰喇叭

袖黑木钻狗牙边雪青绸夹袄,脖子上围着一条白丝 巾。

周身毫无插戴,只腕上一只金表,襟上一只金自来水笔。西湖在过去一千年来,一直是名士美人流连之所,重重叠叠的回忆太多了。游湖的女人即使穿的是最新式的服装,映在那湖光山色上,也有一种时空不协调的突兀之感,仿佛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

湖水看上去厚沉沉的,略有点污浊,却仿佛有一种氤氲不散的脂粉香,是前朝名妓的洗脸水。

两个青年男子中,身材较瘦长的一个姓罗,长长的脸,一件浅色熟罗长衫在他身上挂下来,自有一种飘然的姿势。他和这姓郭的朋友同在沿湖一个中学里教书,都是以教书为借口,借此可以住在杭州。担任的钟点不多,花晨月夕,尽可以在湖上盘桓。两人志同道合,又都对新诗感到兴趣,曾经合印过一本诗集,因此常常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自称"湖上诗人",以威治威斯与柯列利治自况。

密斯周原是郭君的远房表妹,到杭州进学校,家里托郭君照顾她,郭请她吃饭、游湖,她把同学密斯范也带了来,有两次郭也邀了罗一同去,大家因此认识了。自此几乎天天见面。混得熟悉了,两位密斯也常常联袂到宿舍来找他们,然后照例带着新出版的书刊去游湖,在外面吃饭,晚上如果月亮好,还要游夜湖。划到幽寂的地方,不拘罗或是郭打开书来,在月下朗诵雪莱的诗。听到回肠荡气之处,密斯周便紧紧握住密斯范的手。

他们永是四个人,有时候再加上一对,成为六个人,但是从来没有两个人在一起。这样来往着已经快一年了。郭与罗都是结了婚的人——这是当时一般男子的通病。差不多人人都是还没听到过"恋爱"这名词,早就已经结婚生子。郭与罗与两个女友之间,只能发乎情止乎礼,然而也并不因此感到苦闷。两人常在背后讨论得津津有味,两个异性的一言一笑,都成为他们互相取笑的材料。此外又根据她们来信的笔触,研究她们俩的个性——虽然天天见面,他们仍旧时常通信,但仅只是落落大方的友谊信,不能称作情书。——他们从书法与措词上可以看出密斯周的豪

爽,密斯范的幽娴,久已分析得无微不至,不可能再有新的发现,然而仍旧孜孜地互相传观,品题,对朋友的爱人不吝加以赞美,私下里却庆幸自己的一个更胜一筹。这一类的谈话他们永远不感到厌倦。

在当时的中国, 恋爱完全是一种新的经验, 仅只这一点点已经很够味了。

小船驶入一片荷叶,洒黄点子的大绿碟子磨着船 舷嗤嗤响着。随即寂静了下来。船夫与他的小女儿倚 在桨上一动也不动,由着船只自己漂流。偶尔听见那 湖水卟的一响,仿佛嘴里含着一块糖。

"这礼拜六回去不回去?"密斯范问。

"这次大概赖不掉,"罗微笑着回答。"再不回去 我母亲要闹了。"

她微笑。他尽管推在母亲身上,事实依旧是回到 妻子身边。 近来罗每次回家,总是越来越觉得对不起密斯范。回去之前,回来之后,密斯范的不愉快也渐渐地表示得更明显。

这一天她仅只问了这样一声,已经给了他很深的刺激。船到了平湖秋月,密斯周上岸去买藕粉,郭陪了她去。罗与密斯范倚在朱漆栏杆边等着,两人一直默然。

"我下了个决心,"罗突然望着湖低声说。然后, 看她并没有问他是什么决心,他便又说,"密斯范, 你肯不肯答应等我?也许要好些年。"

她低下了头,扭过身去,两手卷弄着左边的衣角。

当天她并没有吐口同意他离婚。但是那天晚上他们四个人在楼外楼吃饭,罗已经感到这可以说是他们的定情之夕,同时觉得他已经献身于一种奋斗。那天晚上喝的酒,滋味也异样,像是寒夜远行的人上路之前的最后一杯酒。

楼外楼的名称虽然诗意很浓,三面临湖,风景也确是好,那菜馆本身却是毫不讲究外表,简陋的窗框,油腻腻的旧家具,堂馆向楼下厨房里曼声高唱着菜名。一盘炝虾上的大玻璃罩揭开之后,有两只虾跳到桌上,在酱油碟里跳出跳进,终于落到密斯范身上,将她那浅色的袄上淋淋漓漓染上一行酱油迹。密斯周尖声叫了起来。在昏黄的灯光下,密斯范红着脸很快乐的样子,似乎毫不介意。

罗直到下一个星期六方才回家。那是离杭州不远的一个村庄,连乘火车带独轮车不到两个钟头。一到家,他母亲大声宣布蠲免媳妇当天的各项任务,因为她丈夫回来了。媳妇反而觉得不好意思。她大概因为不确定他回来不回来,所以在绸夹袄上罩上一件蓝布短衫,隐隐露出里面的大红缎子滚边。

这天晚上他向她开口提出离婚。她哭了一夜。那情形的不可忍受,简直仿佛是一个法官与他判处死刑的罪犯同睡在一张床上。不论他怎样为自己辩护,他知道他是判她终身守寡,而且是不名誉的守寡。

"我犯了七出之条哪一条?"她一面愤怒地抽噎着,一面尽钉着他问。

第二天他母亲知道了,大发脾气,不许再提这话。 罗回到杭州,从此不再回家。他母亲托他舅舅到杭州来找他,百般劝说晓谕。他也设法请一个堂兄下乡去代他向家里疏通。托亲戚办交涉,向来是耽误时候,而且亲戚代人传话,只能传好话,决裂的话由他们转达是靠不住的,因为大家都以和事佬自居,尤其事关婚姻。拆散人家婚姻是伤阴骘损阳寿的。

罗请律师写了封措辞严厉的信给他妻子。家里只是置之不理,他妻子娘家人却气得揎拳掳臂,说:"他们罗家太欺负人。当我们张家人都死光了?"恨不得兴师动众打到罗家,把房子也拆了,那没良心的小鬼即使不在家,也把老太婆拖出来打个半死。只等他家姑奶奶在罗家门框上一索子吊死了,就好动手替她复仇。但是这事究竟各人自己主张,未便催促。

乡下一时议论纷纷,都当作新闻来讲。罗家的族长看不过去,也说了话:"除非他一辈子躲着不回来,

只要一踏进村口,马上绑起来,到祠堂去请出家法来, 结结实实打这畜生。

闹得太不像话!"

罗与密斯范仍旧天天见面,见面总是四个人在一起。郭与密斯周十分佩服他们不顾一切的勇气,不断地鼓励他们,替他们感到兴奋。事实是相形之下,使郭非常为难。尽管密斯周并没有明言抱怨,却也使他够难堪的。到现在为止,彼此的感情里有一种哀愁,也正是这哀愁使他们那微妙的关系更为美丽。但是现在这样看来,这似乎并不是人力无法挽回的。

罗在两年内只回去过一次。他母亲病了,风急火急把他叫了回去。他一看病势并不像说的那样严重,心里早已明白了,只表示欣慰。他母亲乘机劝了他许多话,他却淡淡的不接口。也不理睬在旁边送汤送药的妻子。夜里睡在书房里,他妻子忽然推门进来,插金戴银,穿着吃喜酒的衣服,仿照宝蟾送酒给他送了点心来。

两人说不了两句话便吵了起来。他妻子说:"不 是你妈硬逼着我来,我真不来了——又是骂,又是对 我哭。"

她赌气走了。罗也赌气第二天一早就回杭州,一 去又是两年。

他母亲想念儿子,渐渐的不免有些后悔。这一年 她是整生日,罗被舅父劝着,勉强回来拜寿。这一次 见面,他母亲并没有设法替儿子媳妇撮合,反而有意 将媳妇支开了,免得儿子觉得窘。媳妇虽然怨婆婆上 次逼她到书房去,白受一场羞辱,现在她隔离他们, 她心里却又怨怼,而且疑心婆婆已经改变初衷,倒到 那一面去了。这几年家里就只有婆媳二人,各人心里 都不是滋味。心境一坏,日常的摩擦白然增多,不知 不觉间,渐渐把仇恨都结在对方身上。老太太那方面, 认定了媳妇是盼她死——给公婆披过麻戴过孝的媳 妇是永远无法休回娘家的。老太太发誓说她偏不死, 先要媳妇直着出去,她才肯横着出去。

外表上看来,离婚的交涉办了六年之久,仍旧僵持不下。

密斯范家里始终不赞成。现在他们一天到晚提醒她,二十六岁的老姑娘,一霎眼,望三十了,给人做填房都没人要。罗一味拖延,看来是不怀好意,等到将来没人要的时候,只好跟他做小。究竟他是否在进行离婚,也很可疑,不能信他一面之词。也可能症结是他拿不出赡养费。打听下来,有人说罗家根本没有钱。家乡那点产业捏在他妻子手里,也早靠不住了。他在杭州教书,为了离婚事件,校长对他颇有点意见,搞得很不愉快。倘若他并不靠教书维持生活,那么为什么不辞职?

密斯周背地里告诉郭,说有人给密斯范做媒,对象是一个开当铺的,相亲那天,在番菜馆同吃过一顿饭。她再三叮嘱郭君守秘密,不许告诉罗。

郭非常替罗不平,结果还是告诉了他。但是当然加上了一句。"这都是她家里人干的事。"

"是把她捆了起来送到饭馆子去的,还是她自己 走进去的?"罗冷笑着说。

"待会儿见面的时候可干万别提,拆穿了大家不好意思,连密斯周也得怪我多嘴。"

罗答应了他。

但是这天晚上罗多喝了几杯酒,恰巧又是在楼外楼吃饭,勾起许多回忆。在席上,罗突然举起酒杯大声向密斯范说:

"密斯范,恭喜你,听说要请我们吃喜酒了!"

郭在旁边竭力打岔,罗倒越发站了起来嚷着:"恭喜恭喜,敬你一杯!"他自己一仰脖子喝了,推开椅子就走,三脚两步已经下了楼。

郭与密斯周面面相觑,郭窘在那里不得下台,只得连声说:"他醉了。我倒有点不放心,去瞧瞧去。" 跟着也下了楼,追上去劝解。第二天密斯范没有来。 她生气。罗写了信也都退了回来。一星期后,密斯周又来报告,说密斯范又和当铺老板出去吃过一次大菜。这次一切都已议妥,男方给置了一只大钻戒作为订婚戒指。

罗的离婚已经酝酿得相当成熟,女方渐渐有了愿意谈判的迹象。如果这时候忽然打退堂鼓,重又回到妻子身边,势必成为终身的笑柄,因此他仍旧继续进行,按照他的诺言给了他妻子一笔很可观的赡养费,协议离婚。然后他立刻叫了媒婆来,到本城的染坊王家去说亲。

王家的大女儿的美貌是出名的,见过的人无不推为全城第一。

交换照片之后,王家调查了男方的家世。媒婆极力吹嘘,竟然给他说成了这头亲事。罗把田产卖去一大部分,给王家小姐买了一只钻戒,比传闻中的密斯范的那只钻戒还要大。不到三个月,就把王小姐娶了过来。

密斯范的婚事不知为什么没有成功。也许那当铺老板到底还是不大信任新女性,又听见说密斯范曾经有过男友,而且关系匪浅。据范家这边说,是因为他们发现当铺老板少报了几岁年纪。根据有些轻嘴薄舌的人说,则是事实恰巧相反——少报年纪是有的。

罗与密斯范同住在一个城市里,照理迟早总有一天会在无意中遇见。他们的朋友们却不肯听其自然发展。不知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两个人无论如何得要再见一面。他们并不是替罗打抱不平,希望他有机会饱尝复仇的甜味;他们并不赞成他的草草结婚,为了向她报复而牺牲了自己的理想。也许他们正是要他觉悟过来,自己知道铸成大错而感到后悔。但也许最近情理的解释还是他们的美感:他们仅只是觉得这两个人再在湖上的月光中重逢,那是悲哀而美丽的,因此就是一桩好事,不能不促成他们。

一切都安排好了,只瞒着他们俩。有一天郭陪着罗去游夜湖——密斯周已经结了婚,不和他们来往了。另一只船上有人向他们叫喊。是他们熟识的一对夫妇。那只船上还有密斯范。

两船相并,郭跨到那只船上去,招呼着罗也一同过去。罗发现他自己正坐在密斯范对面。玻璃杯里的茶微微发光,每一杯的水面都是一个银色圆片,随着船身的晃动轻轻地摇摆着。她的脸与白衣的肩膀被月光镀上一道蓝边。人事的变化这样多,而她竟和从前一模一样,一点也没改变,这使他无论如何想不明白,心里只觉得恍惚。

他们若无其事地寒暄了一番,但是始终没有直接 交谈过一句话。也没有人提起罗最近结婚的事。大家 谈论着政府主办的西湖博览会,一致反对那屹立湖滨 引人注目的丑陋的纪念塔。

"俗不可耐。完全破坏了这一带的风景 ," 罗叹息着。"反正从前那种情调 ,以后再也没有了。"

他的眼睛遇到她的眼睛,眼光微微颤动了一下,望到别处去了。

他们在湖上兜了个圈子,在西泠印社上岸,各自乘黄包车回去。第二天罗收到一封信,一看就知道是密斯范的笔迹。

他的心狂跳着,撕开了信封,抽出一张白纸,一个字也没有,他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

她想写信给他,但是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可以说?

他们旧情复炽的消息瞒不了人,不久大家都知道了。罗再度进行离婚。这次同情他的人很少。以前将他当作一个开路先锋,现在却成了个玩弄女性的坏蛋。

这次离婚又是长期奋斗。密斯范呢,也在奋斗。 她斗争的对象是岁月的侵蚀,是男子喜新厌旧的天 性。而且她是孤军奋斗,并没有人站在她身旁予以鼓 励,像她站在罗的身边一样。因为她的战斗根本是秘 密的,结果若是成功,也要使人浑然不觉,决不能露 出努力的痕迹。她仍旧保持着秀丽的面貌。她的发式 与服装都经过缜密的研究,是流行的式样与回忆之间的微妙的妥协。他永远不要她改变,要她和最初相识的时候一模一样。然而男子的心理是矛盾的,如果有一天他突然发觉她变老式,落伍,他也会感到惊异与悲哀。她迎合他的每一种心境,而并非一味地干依百顺。他送给她的书,她无不从头至尾阅读。她崇拜雪莱,十年如一日。

王家坚决地反对离婚。和平解决办不到,最后还是不能不对簿公庭。打官司需要花钱;法官越是好说话,花的钱就更多。前后费了五年的工夫,倾家荡产,总算官司打赢,判了离婚。手边虽然窘,他还是在湖边造了一所小白房子,完全按照他和密斯范计划着的格式,坐落在他们久已拣定了的最理想的地点,在幽静的里湖。乡下的房子,自从他母亲故世以后,已经一部分出租,一部分空着。新房子依着碧绿的山坡,向湖心斜倚着,踩着高跷站在水里。墙上爬满了深红的蔷薇,紫色的藤萝花,丝丝缕缕倒挂在月洞窗前。

新婚夫妇照例到亲戚那里挨家拜访,亲戚照例留他们吃饭,打麻将。罗知道她是不爱打麻将的。偶尔

敷衍一次,是她贤慧,但是似乎不必再约上明天原班 人马再来八圈。她告诉他她是不好意思拒绝,人家笑 她恩爱夫妻一刻都离不开。

她抱怨他们住得太远。出去打牌回来得晚了,叫不到黄包车,车夫不愿深更半夜到那冷僻的地方去,回来的时候兜不到生意。轮到她还请,因为客人回去不方便,只好打通宵,罗又嫌吵闹。

没有牌局的时候,她在家里成天躺在床上嗑瓜子,衣服也懒得换,污旧的长衫,袍叉撕裂了也不补,纽绊破了就用一根别针别上。出去的时候穿的仍旧是做新娘子的时候的衣服,大红大绿,反而更加衬出面容的黄瘦。罗觉得她简直变了个人。

他婉转地劝她注意衣饰,技巧地从夸赞她以前的淡装入手。她起初不理会,说得次数多了,她发起脾气来,说:"婆婆妈妈的,专门管女人的闲事,怪不得人家说,这样的男人最没出息。"

罗在朋友的面前还要顾面子,但是他们三天两天 吵架的消息恐怕还是传扬了出去,因为有一天一个亲 戚向他提起王小姐来,仿佛无意中闲谈,说起王小姐 还没有再嫁。"其实你为什么不接她回来?"

罗苦笑着摇摇头。当然罗也知道王家虽然恨他薄幸,而且打了这些年的官司,冤仇结得海样深,但是他们究竟希望女儿从一而终,反正总比再嫁强。

只要罗露出口风来,自有热心的亲戚出面代他奔 走撮合。

等到风声吹到那范氏太太的耳朵里,一切早已商议妥当。家里的太太虽然哭闹着声称要自杀,王家护送他们小姐回罗家那一天,还是由她出面招待。那天没有请客,就是自己家里几个人,非正式地庆祝了一下。她称王小姐的兄嫂为"大哥","嫂子",谦说饭菜不好:"住得太远,买菜不方便,也雇不到好厨子。房子又小,不够住,不然我早劝他把你们小姐接回来了。当然该回来,总不能一辈子住在娘家。"

王小姐像新娘子一样矜持着,没有开口,她兄嫂却十分客气,极力敷衍。事先王家曾经提出条件,不分大小,也没有称呼,因为王小姐年幼,姊妹相称是她吃亏。只有在背后互相称为"范家的""王家的"。

此后不久,就有一个罗家的长辈向罗说:"既然 把王家的接回来了,你第一个太太为什么不接回来? 让人家说你不公平。"

罗也想不出反对的理由。他下乡到她娘家把她接了出来,也搬进湖边那盖满了蔷薇花的小白房子里。

他这两位离了婚的夫人都比他有钱,因为离婚时候拿了他一大笔的赡养费。但是她们从来不肯帮他一个大子,尽管他非常拮据,凭空添出许多负担,需要养活三个女人与她们的佣仆,后来还有她们各人的孩子,孩子的奶妈。他回想自己当初对待她们的情形,觉得也不能十分怪她们。只是"范家的"不断在旁边冷嘲热讽,说她们一点也不顾他的死活,使他不免感到难堪。

现在他总算熬出头了,人们对于离婚的态度已经改变,种种非议与嘲笑也都已经冷了下来。反而有许多人羡慕他稀有的艳福。这已经是一九三六年了,至少在名义上是个一夫一妻的社会,而他拥着三位娇妻在湖上偕游。难得有两次他向朋友诉苦,朋友总是将他取笑了一番说:"至少你们不用另外找搭子。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

(一九五七年)